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二八冊目次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張九齡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〇〇一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宋）黃鶴補註 劉辰翁評點

年譜一卷 明嘉靖八年朱邦苧懋德堂刻本　一四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張九齡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曲江集二十卷 廣東巡撫採進本

唐張九齡撰。九齡事蹟具唐書本傳。徐浩作九齡墓碑，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而不及其文集卷數。唐宋二史藝文志俱載有九齡文集二十卷。其後流播稍稀。惟明文淵閣書目有曲江文集一部四冊，又一部五冊，而外間多未之覩。成化間，邱濬始從內閣錄出，韶州知府蘇韡爲刊行之。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猶宋以來之舊本也。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新唐書文藝傳載徐堅之言，謂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堅局於當時風氣，以富豔求之，不足以爲定論。至所撰制草，明白切當，多得王言之體。本傳稱爲祕書少監時，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命九齡爲之，被詔輒成。因還工部侍郎知制誥。今檢集中有勑渤海王大武藝書，當即其時所作。而其他詔命，亦多可與史傳相參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書，而核之唐書外國傳所載奚事，自開元以後，僅有李大酺、魯蘇、李詩、延寵、婆固諸酋長名，而不及歸國。知記載有所脫漏，是尤可以補史之闕矣。

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盖自三代以至于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盖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

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為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録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輙訪求之竟不可得盖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書中手自鈔録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暐倅郡偶語及之[illegible]守毘陵蘇

君諱同知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刻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茍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講學士瓊臺丘濬序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頌賦

龍池聖德頌并序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聖應圖賛并序
開元正歷握乾符頌并序
白羽扇賦并序及御批
荔枝賦并序

龍池聖德頌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賛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神无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粤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寞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若乃鬼神雖肸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為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為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為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昬墊堯德莫能弭其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底其績則洛為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千歲矣其間

木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鈎魚躍舟素靈哭黄
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
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錫真符聖
受明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
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耶今上卜居之
舊真京師爽塏之所傍無寶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
液滄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煙若雲所未
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於
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讖者
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

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上嘗歷試也靈符紹至天
其以是求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
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乘
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
之啓佑也如彼允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
宗韋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權若
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
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蹙之
提劍而起雷霆一奮祆沴以清內難既夷外虞有謐
推戴大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

乾綱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
然後返華僞於朴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爲原以至仁
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
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允
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
昆虫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
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
而不刑於斯須不久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
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於

穆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
王之表豈擎跽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
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
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
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祇齋粢盛以屬之神化以答
之興初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篤信敷由是言
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差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
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
土者黄中之精於金爲王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配
苟膺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

亦以阜育群化發揮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
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
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褒信
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
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
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
雖莫能名皇王之鎬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
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
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

湯武巳下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續禹之迹糸堯之紀五聖在天
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
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
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
洪源濬規實天之啓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衍化爲神池曰止曰行
惟聖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
天眼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臺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
瞻烏斯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諏既契我龜又叶我人
鎬雖舊京其命惟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
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于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
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右黃龍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巳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絶嘗有
拓境者矣而固也爲患或有款塞者矣必也無親是
以古之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
不王武功居後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
百蠻所以向化迨乎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
戎心大啓譊夏亂華干盟僭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道
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擾刼暴惡交侵雖雜霸之無成

亦及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長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蒭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隲畀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元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地莫不禀朔而東夏郡縣北隣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百里自玆氣奪數以病告既感讓之不恭且

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爲虺爲蛇幽鄗未遑以滅烽邊城安得而弛柝曠日持久兵連禍拏率由事邊是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以慮之乾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疾雷於非特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衆潰不保欲拒則兵鋒莫當因而僞降幸且紓禍遽圖反覆將肆

鴟張覬掩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諜而情得兼猜携而計從或奇兵以嘗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果自族誅兇元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前覆爲巢而何有於是諸部大駭率衆復歸責以不義之尤捨其不臣之罪既服即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之見也昔我睿祖取句驪於拾遺今玆聖謀易林胡於反掌獻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勳四夷未賓之俗自我底定巍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群帥因東師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爲主上憫一隅之苦垂不伐之畧以討易戰以信去兵神斷自天虜

率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膏原寇承無方之謀坐致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即王者之師敷而不彰美於吾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曷稱文武之時乃率其屬至於固請帝三讓德而曰俞哉夫曲成萬類者天爲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生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最靈雖無已無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其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玆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

整六師出幽陵兮轥九夷鏃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告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車不殆虜震驚兮兵氣倍昔負固兮今安在魁自殲兮脅既平謀既集兮聖自明我不戰兮獻戎捷俾厥後兮揚天聲

聖應圖賛并序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潜上黨也或託類於雲物或效靈於卜筮意者天之丁寧垂象唯恐後時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捷走馳騎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在九四神道幽賛聖期密邇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跡以瑞非常之后以決如神之策至于再三明必信耳有鄗掾崔弼時其從行見龍騎先馳謂河流可涉亦既數步遠已滅頂不沉也安足以驗飛無凡也於何以昭聖事來自久命常惟新臣不勝至願謹為聖圖遂獻賛曰

龍之或躍泉有可深神亦成象化為肯禽凌厲是獲明命則忱如彼從掾焉能不沉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垂示天下幸甚其沙門玄偘等所言益部著舊傳洛下閎改顓頊曆推校最為精密而曰後八百歲其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到于今曆果有差聖果有定誠非常之嘉應曠代之靈符不可得而間也臣誠歡誠喜臣聞天道先聖而啓期聖人後天而奉時不當乎天心不在曆數不登乎聖道不合元符玄命定而王者應幽數起而明者察故洛下閎極其數而知來著舊傳尚其占而示後我皇帝無思而感自然玄同僧玄偘等幸會而言豈云素慮非人事也非神道也天固已儲祥以俟時積分以差日出入數代多曆年所疇人極力不能課其祥上林雜候亦莫徵其失則明天意以俟聖期期數未臻乃藏於密聖證將至如應如響彼幽深之何有此會通之不謀所以下叶黃鍾上稽玄象以和六氣以合三光復其見心間不容髮斗樞且運而況於人時元氣已調而況於月令於戲天下之動日用不知昆蟲草木生者自遂麟鳳龜龍靈者自瑞蠻夷戎狄遠無不至山川鬼神幽罔不洎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天人之道備也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自時厥後符命非一空文而無應其殆乎人為實錄而有徵焉用乎龍負則洛下閎者此其神

乎不然是何見之明也夫聖有時而不作物無聖而不覩仲尼感時於鳳鳥古人嘆譯於清河皆傷於不逢而恨於難見我后受成命重光乎文武累聖而無窮殊祥而無數彼哀命之者曾不得而朝聞凡今之人誠何幸而目覩由是觀之當其來運唐虞之屋可封非其有時孔丘之徒不遇此千載之會也萬物豈知其謝生於天乎兆人亦云忘力於帝乎微臣荷寵靈揚休命則臣子之志在於盡美而惟天之大終莫能名不勝區區敢獻頌曰

於皇惟后受命于天時來于今兆是厥先既定乃日允叶斯年赫赫光明應于上玄

白羽扇賦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勑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携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而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皐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之何忘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御批答

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弃捐篋笥義不當也

荔枝賦并序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菓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遥累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歎以為甘旨之極也又謂龍眼凡菓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

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為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某之

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緗枝蓊鬱而霮䨴環合而棼纚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

沮洳惡層崖之嶮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
爾其句芒在辰凱風入律靡不含滋芬敷謐溢綠穗
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
故微文而妙質帶藥房而攢莖皮龍鱗以騈比膚玉
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冏然數寸
猶不可定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軟彼衆味之
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準非精言之能悉
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佗心恚可以蠲忿口爽
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之相橘持蒲桃之
見擬亦古人之深疾若乃甲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
燠煜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怯信雕
盤之仙液實瑶筵之綺繢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
治内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美李而莫取
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之為最夫其
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
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
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
躬柿可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
能辯乎其中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奉和聖製二十七首

樂章二首

和酬諸公詩二十八首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酺宴

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春發三條路酺開百戲場
流恩均庶品縱觀聚康莊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
分曹日抱戴赴節鳳歸昌幸奏承雲樂同晞湛露陽
氣和皆有感澤厚自無疆飽德君臣醉連歌奉栢梁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
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
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奉和聖製幸晉陽宮

隋季失天策萬方罹凶殘皇祖稱義旗三靈皆獲安
聖期將申錫王業成艱難盜移未改命曆在終履端
彼汾惟帝鄉洪都信盤盤一月朔巡狩群后陪清鑾
覇迹在沛庭舊儀覩漢官唐風思何深舜典敷更寬
家蒙枌榆復邑爭牛酒歡緬惟剪商後豈獨微禹歎

三后既在天萬年斯石刊尊祖類皇天文昔仰觀

奉和聖製同二相南出雀鼠谷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㸑擁三辰
寒出重關盡年隨行遍新瑞雲叢捧日芳樹曲迎春
舞詠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次成皐先聖擒建德之所

天命誠有集王業初惟艱翦商自文祖夷項在茲山
地識斬蛇處河臨飲馬間威加昔運往澤流今聖還
尊祖頌先烈賡歌安用攀紹成即我后封岱出天關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

漢皇思鉅鹿晉將在弘農入蜀舉長策平吳成大功
與渾雖不協歸浩實為雄孤績淪千載流名感聖衷
萬乘渡荒隴一顧凜生風古節猶不弃今人爭效忠

奉和聖製經孔子舊宅

孔門太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為明主思
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空在茲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
跡為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
道在紆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坐右

聖人合天德洪覆在元元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
興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得人此為盛咨岳今復存
降鑒引君道懃懃啓政門容光無不照有象必為言
成憲知所奉致理歸其根肅肅稟玄猷煌煌戒朱軒
豈徒任遇重兼爾宴錫繁載聞勵臣節持答明主恩

奉和聖製瑞雪篇 雜言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臺旅庭實物瑞雲兮霏微
同雲兮蒙密此時驟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
宿嬋娟飛雪度能使玉人俱掩嫭皓皓樓前月初白

紛紛陌上塵皆昨討驕陽積數旬始知和氣待迎
新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意天意豈云遙雪下不崇
朝皇情訢無斁雪委方盈尺草樹紛早榮京坻宛先
積君恩誠謂何歲稔復人和預數斯箱慶應如此雪
多朝寛旒兮載悅想簦笠兮農節倚瑤琴兮或歌續
薰風兮瑞雪福浸昌應尤盛瑞雪年年常感聖願以
栢梁作長為柳花詠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七言

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晴雲稍卷寒巖
樹宿雨能銷御路塵聖德由來合天道靈符即此應

時巡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

奉和聖製溫泉歌 雜言

有時神物待聖人去後湯還冷來時樹亦春今茲十
月自東歸羽旆逶迤上翠微混谷蒼蒼佳氣色離宮
弈弈斗光輝臨渭川近天邑浴日溫泉復在茲群仙
洞府那相及吾君利物心玄澤浸蒼黔漸漬神湯無
疾苦薰歌一曲感人深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四言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孰云陰隲惟聖克彰六月徂暑
四郊僭陽我后其勤告于壇場精意克溢群靈鼓舞
蔚兮朝雲霈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燭龍煌煌
明宗報祀于以助之天人帝子聞詩有訓國風茲始

奉和聖製喜雨 四言

艱我稼穡載育載亭如物應之曷聖與靈謂我何憑
惟德之馨誰云天遠以誠必至太清無雲羲和頻轡
于斯蒸人瞻彼非覬陰冥倏忽霈澤咸洎何以致之
我后之感無臯無隰黍稷蕡蕡無卉無木敷芬熙熙
黃龍勿來鳴鳥不思人和年豐皇心則怡豈與周宣
雲漢徒詩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課最力已陳賞延恩復惇
垂衣深共理政恐其成若首路廻竹符分鑣揚木鐸
戒程有攸往詔餞無淹泊昭昭動天文殷勤在人瘼
持久望茲念克終朝所託行已當自強春耕庶秋穫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館逢朝霽關門解宿陰
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冬狩何言是即禽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

眷言感忠義何有間山川徇節今如此離情空復然
皇心在勤恤德澤委昭宣周月成功後明年或勞還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東土淹龍駕西人竚翠華山川祇詢物宮觀豈爲家
十月星迴斗千官日俸車洛陽無怨思巡幸更非賒

奉和聖製謁元皇帝廟齋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雲雷初締構日月今悠然
紫氣尚蓊鬱玄元如在焉追茲事追遠輪奐復增鮮
洞府香林處齋壇清漢邊吾君乃尊祖鳳駕此留連
樂動人神會鐘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木萃靈僊
曾是福黎庶豈唯味虛玄賡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

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樂 四言樂章

祝史辭正人神慶叶福以德聪享以誠接六變云備
百禮斯洽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奉和聖製龍池篇

天啓神龍生碧泉泉水靈源浸迤延飛龍已向珠潭
出積水仍將銀漢連岸傍花柳看勝盡浦上樓臺問
是仙我后元符從此得方爲萬歲壽圖川

南郊大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 樂章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祀宗聖豐陳信表皇道
玉戚初蹈屬金匏既靜好介福何穰穰精誠格穹昊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革河陽濟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
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唱仍題寶劍名
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
歌鐘旋可望衽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憶履聲

奉和聖製途經華山

萬乘華山下千岩雲漢中靈居雖窔寂睿覽忽玄同
日月臨高掌神仙仰大風攢峯勢岌岌翊輦氣雄雄
揆物知幽贊銘勳表聖衷會應陪捻玉來此告成功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
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鋋林表出組練雪間明
動植希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
氣色烟猶喜恩光草尚榮昆蟲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大君畢能事端扆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懽將萬國同
漢酺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烟喜氣通
春華頻覺早天澤倍加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

奉和聖製渡潼關口號

隱嶙故城壘荒凉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明朝堂望南山

迢遞終南頂朝朝閶闔前揭來青綺外高在翠微先
雙鳳褰爲闕群龍儼若仙還知到玄圃更是謁甘泉
夜雨塵初滅秋空月正懸誰容紛入望霽色宛成妍
東極華陰踐西彌嶓冢連奔峯出嶺外瀑水落雲邊
漢帝宮將苑商君陌與阡林間鋪近甸烟霧遶晴川
既庶仁斯及分憂政已宣山公啓事罷吉甫頌聲傳
濟濟金門步洋洋玉樹篇徒歌雖有屬清越豈同年

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

秦帝始求仙驪山何遠卜中年既無效玆地所宜復
徒役如雷奔珎怪亦雲蓄黔首無寄命赭衣相馳逐
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土崩失天下龍鬪入函谷
國爲項籍屠君同華元戮始掘旣由楚終焚乃因牧
上宰議揚賢中阿感桓速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幸因清切地還遇艷陽時
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孤根若可用非直愛華滋

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蟬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霄聽應緣飲露知
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不是黃金飾清香徒爾爲

和姚令公從幸溫湯喜雪

萬乘飛黃馬千金孤白裘正逢銀霰積如向玉京遊
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還聞吉甫頌不共郢歌儔

和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吏部侍郎李林甫

秋天碧雲夜明月懸東方皓皓庭際色稍稍林下光
桂華澄遠近璧綵散池塘鴻鴈飛難度關山曲易長
揆予忝孫直歷薄忝文章握鏡慙先照持衡愧後行
多才眾君子載筆久辭場作賦推潘岳題詩許謝康
當時陪宴語今夕恨相忘願欲接高論清晨朝建章

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僕繼作

清秋發高興涼月復閑宵光逐露華滿情因水鏡搖
同時亦所見異路無相招美景向空盡歡言隨事銷
忽聽金華作誠如玉律調南宮尚爲後東觀何其遼
名數雖云隔風期幸未遙今來重餘論懷此更終朝

和崔尚書喜雨

積陽雖有悔經月未爲災上念人天重先祈雲漢迴

仁心及草木號令起風雷照爛陰霞上交紛瑞雨來
三辰破黍稷四達屏氛埃池沼因添滿林芳爲洒開
聽中聲滴瀝空處影徘徊惠澤成豐歲昌言發上才
無論驗石皷不是御雲臺直頌皇恩浹崇朝遍九垓

和王司馬折梅寄京邑昆弟

離別念同嬉芳榮欲共持獨攀南國樹遙寄北風時
林倩迎春早花愁去日遲還聞折梅處更有棣華詩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戶深
左掖知天近南窗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徙玉樓陰

他日聞更直中霄屬所欽聲華大國寳夙夜近臣心
逸與乘高闊雄飛在禁林寧思籠扑者情發爲知音
和裴侍中承恩拜掃旋轡途中有懷寄州縣
官寮鄉國故親
嵩岳神惟降汾川鼎氣雄生才作霖雨繼代有清通
天下稱賢相朝端挹至公自家來佐國移孝入爲忠
猶露多前感丘園想舊風扈巡過晉北問俗到河東
便道恩華降還鄉禮教崇野樽延故老朝服見兒童
和姚令公哭李尚書
貴賤雖殊等平生篤下風雲泥勢已絕山海納逾通

忽嘆登龍者翻將弔鶴同琴詩猶可託劍履獨成空
疇昔嘗論體興言每匪躬人思崔琰議朝掩祭遵公
作善神何酷依仁命不融天文靈北斗人事罷南宮
上宰既傷舊下流迷感衷無恩報國士徒欲問玄穹
張丞相與余有孝廉按理之舊又代余爲荆
州故有此贈襄州刺史宋鼎
漢上登飛幰荆南歷舊居已嘗臨砌橘更覩躍池魚
盛德繼微眇深衷能卷舒義申蓮閣際情坦廟堂初
郡挹文章美人懷燮理餘皇恩儻照亮豈厭承明廬
酬宋使君作

時來不自意宿昔謬樞衡翊聖負明主妨賢媿友生
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荊政有留棠舊風因繼組成
高軒問疾苦蒸庶荷仁明衰廢時所薄祇言僚故情
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
景獻
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興因膏潤洒情與惠風吹
所美應人譽何私亦我儀同聲感喬木比翼謝長離
價以陸生減賢慙鮑叔知薄遊嘗獨愧芳訊乃兼施
此夜金閨籍伊人瓊樹枝飛鳴復何遠相顧幸媞媞
和黃門盧侍郎詠竹

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吹
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鳳皇佳可食一去一來儀
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諸弟
清風閶闔至軒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堂開夜扉
何言兼濟日尚與宴私違興屬蒹葭變文因棠棣飛
人倫用忠孝帝德已光輝贈弟今爲貴方知陸氏微
和韋尚書答梓州兄南亭宴集
棠棣聞餘興烏衣有舊遊門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
暇日嘗繁會清風詠阻修始知西峙嶽同氣此相求
與袁補闕尋蔡拾遺會此公出行後蔡有五

韻詩見贈以此篇荅焉
轍迹陳家巷詩書孟子鄰偶來乘興者不值草玄人
契是忘年合情非累日申 聞君還薄暮見眷及茲晨
贈我如瓊玖將何報所親
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兩省舊寮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嘗願割持斧竟稱雄
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
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內聲滿柏臺中
顧己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荅陳拾遺贈竹簪

與君嘗此志因物復知心遺我鍾龍節非無玳瑁簪
幽素宜相重雕華豈所任為君安首飾懷此代兼金
荅太常靳博士見贈一絕
上苑春先入中園花盡開惟餘幽徑草尚待日光催
酬宋使君見貽
陝隣初稟訓獻策幸逢時朝列且云忝君恩復若茲
庭闈際海曲鄉傳荷天慈顧己歎烏鳥聞君泣素絲
才明應主召福善豈神欺但願白心在終然涅不緇
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見詒夏首獲見以詩
報焉

芳月盡離居幽懷重起予雖言春事晚尚想物華初
遲日徽方思高齋滄復虛笋成林向密花落樹應踈
贈鯉情無間求鶯思有餘暄妍不相待含歎欲焉如
贈濮陽韋明府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
竟與尚書佩遥應天子提何時遇操宰當使玉如泥
酬周判官巡至始與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
作兼呈耿廣州
惟昔遷樂土追今已重世陰慶荷先德素風紆後裔
唯益梓桑恭豈烹山川麗于時初自勉揆己無兼濟

殊士貪勞力良書忝叅蔽一探石室文再握金門第
既起南宮草復掌西掖制過舉及小人便蕃在中歲
亞司河海秩轉牧江湖澨匆謂符竹輕但覺消壓細
一塵尚云忝十駕宜求税心息已如灰跡牽且為贅
忽捧天書委將華海隅弊朝聞猶試節夕飲蒙瘴癘
義疾恥無勇盜憎攻亦銳萋菲是顧心豺狼何返噬
履險非所常勞貲忽相曳攬轡但荒服循陔便私第
嘉慶始獲申恩華復尤繼無膺我先舉同事君猶滯
當推秦使績且結拜親契更延懷安吉會見屬危際
爵秩雖若茲至理焉可替所仗有神道況承明主惠

在洪州荅綦毋學士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
常念消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
酬王六霽後書懷見示
雲雨俱行罷江天已洞開炎氛霽後滅邊緒望中來
作驥君垂耳爲魚我曝鰓更憐湘水賦還是洛陽才
酬王六寒朝見詒
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
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伐木詩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宅生惟海縣素業守郊園中覽霸王說上激明主恩
一行罷蘭徑數載歷金門既負潘生拙俄從周任言
逶迤戀軒陛蕭散及丘樊舊徑稀人跡前池耗水痕
竝有芳樹老唯覺舊藂存自我棲幽谷逢君翳覆盆
孟軻應有命賈誼得無冤江上傷行遠林門偶避喧
地偏人事絕時霽鳥聲繁獨善心俱閉窮居道共尊
樂因南澗藻憂豈北堂萱幽意如投漆新詩重贈軒
平生徇知己窮達與君論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雜著五十首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將命祈靈岳迴策詣真士絕跡尋一徑異香聞數里
分庭八桂樹肅容兩童子入室希把神登床願啓齒
誘我棄智訣迫茲長生理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
斯言眇霄漢顧子嬰紛滓相去九牛毛慙嘆知何已
登樂遊春望書懷
城隅有樂遊表裏見皇州策馬既長遠雲山亦悠悠

萬壑精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
憑眺茲爲美離居方獨愁已驚玄髮換空度綠荑柔
奮翼籠中鳥歸心海上鷗既傷日月逝且欲桑榆收
豹變焉能及鶯鳴非可求願言從所好初服返林丘
登襄陽峴山
昔年亟攀踐征馬復來過信若山川舊誰知歲月何
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今圖猶寂寞嘉會亦蹉跎
宛宛樊城岸悠悠漢水波逶迤春日遠感寄客情多
地本原林秀朝來煙景和同心不同賞留歎此巖阿
九月九日登龍山

郡庭常窘束凉野求昭曠楚客凜秋時桓公舊臺上
清明風日好歷落江山望極遠何蕭條中留坐惆悵
東彌夏首闊西拒荊門壯夷險雖異時古今豈殊狀
先賢耻不接故老猶可訪投弔傷昔人揮斤感前匠
自爲本疎散未始忘幽尚際會非有欲往來是無妄
爲邦復多幸去國殊還放且泛籬下菊還今郢中唱
灌園亦何爲於陵乃逃相

三月三日登龍山

伊川與霸津今日祓除人豈似龍山上還同湘水濱
衰顏憂更老淑景望非春禊飲豈吾事聊將偶俗塵

晚霽登王六東閣

試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合向晚白雲生
彼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情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登郡城南樓

閑閣幸無事登樓聊永日雲霞千里開洲渚萬形出
澹澹澄江漫飛飛度鳥疾邑人半艫艦津樹多楓橘
感別時已屢憑眺情非一遠懷不我同孤興與誰悉
平生本單緒邂逅承優秩謬忝爲邦寄多慙理人術
駑鈆雖自勉倉廩素非實陳力儻無效謝病從之术

歲杪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山城本孤峻憑高結層軒江氣偏宜早林英粲已繁
餘滋含宿潦氛妍在朝暾拂衣釋簿領伏檻遺紛喧
深俯東溪奧遠延南山樊歸雲納前嶺去鳥投遙村
目盡有餘意心惻不可諼朅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
春及但生思時哉無與言不才叨過舉唯力酬明恩
美化猶寂蔑迅節徒飛奔雖無立成效庶以去思論
行復徇孤迹亦云吾道存

登樓望西山

城樓枕南浦日久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煙霧間
仙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惟我授羽駕亦誰攀

簷際千峰遠雲中一鳥閑縱觀窮水國遊思遍人寰
勿復塵埃事歸來且閉關

候使石頭驛樓

山檻憑高望川途眇北流遠林天霽合前浦日華浮
萬井緣津渚千艘咽渡頭漁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疇
自守陳蕃榻嘗登王粲樓徒然騁目處豈是獲心遊
向跡雖愚谷求名亦盜丘息陰芳木所空復越鄉憂

登荊州城樓

天宇何其曠江城坐自拘層樓百餘尺迢遞在西隅
暇日時登眺荒郊臨故都纍纍見陳迹寂寂想雄圖

古往山川在今來郡邑殊北疆雖入鄭東距豈防吳
幾代傳荊國當時敵陝郛上流空有處中土復何虞
枕席夷三峽關梁豁五湖承平無異境守隘莫論夫
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端居向林藪微尚在桑榆
直似王陵戇非如甯武愚今茲對南浦乘鴈與雙鳧

登荊州城望江

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經閱幾世人復數誰家子
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為心那不愁

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

潦收沙衍出霜降天宇晶伏檻一長眺津途多望情

思來江山外望盡煙雲生滔滔不自辨役役且何成
我來颯衰鬢孰云飄華纓櫪馬苦踡跼籠禽念遐征
歲陰向晼晚日夕空屏營物生貴得性身累猶近名
內顧覺今是追數何時平

登臨沮樓

高深不可厭巡屬復來過本與眾山絕況茲韶景和
危樓入水倒飛檻向空摩雜樹緣青壁樛枝掛綠蘿
潭清能徹底魚樂好跳波有象言難具無端思轉多
同懷不在此孤賞欲如何

登古陽雲臺

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遺憂思乘興求相似
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
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侈
蔓草今如積朝雲為誰起

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

常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竄逐留遺跡悲涼見此心
府中因暇裕江山幸招尋人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
閑情多感歎清景暫登臨無復甘棠在空餘蔓草深
晴光送遠目勝氣入幽襟水去朝滄海春來換碧林
賦懷湘浦弔碑想漢川沉曾是陪遊日徒為梁甫吟

賀給事嘗詣蔡起居郊館有詩因命同作

記言聞直史築室面層阿豈不承明入終云幽意多
沉冥高士致休澣故人過前嶺游氛滅中林芳氣和
茲辰阻佳趣望美獨如何

常與大理丞裴公太府丞田公偶詣一所林
沼尤勝因並坐其次相得甚歡遂賦詩焉以
詠其事

方駕與吾友同懷不異尋偶逢池竹處便會江湖心
夏近林方密春餘水更深清華兩輝映閑步亦窺臨
蘋藻復佳色鳧鷖亦好音韶芳媚洲渚蕙氣襲衣襟

蕭散皆為樂俳佪徒所欽謂子成夙志歲晚共抽簪

與生公尋幽居處

同方久厭俗相與事遐討及此雲山去窅然巖徑好
疑入武陵源如逢漢陰老清諧欣有得幽閑欻盈抱
我本玉堦侍偶訪金仙道玆焉求卜築所過皆神造
歲晚林始敷日晏崖方杲不種緣嶺竹豈植臨潭草
即途可淹留隨日成蒲藻期為靜者說曾是終焉保
今為簡書畏抵令歸思浩

與生公遊石窟山

林秘孰云遠忘懷復爾同日尋高深意宛是神仙中

躋險遘靈室詭制非人功潛洞黝無底殊庭忽似夢
豈如武安鑿自若茅山通造物良有寄嬉遊邈悵東
猶希宴王液從此昇雲空咄咄共攜手泠然且馭風

林亭詠

穿竹非求巖幽閑欲寄情偶懷因壤石直意在蓬瀛
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從玆果蕭散無事亦無營

郡舍南有園畦雜樹聊以永日

為郡久無補越鄉空復深苟能秉素節安用叨華簪
却步園畦裏追吾野逸心形骸拘俗吏光景賴閑林
內訟誠知止外言猶匪忱成蹊謝李逕衛足感葵陰
榮達豈不偉孤生非所任江城何寂歷秋樹亦蕭森
下有北流水上有南飛禽我願從歸翼無然坐自沉

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靈心挹上善
乘流坐清曠舉目眺猶緬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
晶明畫不逮陰影鏡無辨晚秀復芬敷秋光更遊衍
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展羈孫忝邦牧顧已非時選
良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永念出籠縶常思退疲蹇
歲徂風露嚴日恐蘭若剪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
能與還江城閑關聊自遣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荊州臥病有
懷此地

出處各有在何者為陸沉幸無迫賤事聊可祛迷襟
世路少夷坦孟門未嶇嶔多慙入火術常惕履冰心
一跌不自保萬全為可尋行行念歸路耿耿惜光陰
浮生如過隙先達已吾箴敢忘丘山施亦云年病侵
力衰在所養時謝良不任但憶舊棲息願言遂窺臨
雲間目孤秀山下面清深蘿蔦自為幄風泉何必琴
歸此老吾老過當日千金

高齋閑望言懷

高齋復情景延眺屬清秋風物動歸思煙林生遠愁
紛吾自窮海薄宦此中州取路無高足隨波適下流
歲華空苒苒心曲且悠悠坐惜芳時宴胡然久滯留

與弟遊家園

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林烏飛舊里園果釀新秋
枝長南庭樹池靈北澗流星霜屢爾別蘭蕙爲誰幽
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棲棲將義動安得久情留

郡內閑齋

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窗葉掛蟲絲
拙病宦情少羈閑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爲郡但經時

唯有江湖意沉冥空在茲

晨出郡舍林下

晨輿按北林蕭散一開襟復見林上月娟娟猶未沉
片雲自孤遠叢篠亦清深無事由來貴方知物外心

司馬崔頒和

優閑表政清林薄賞秋成江上懸曉月往來虧復盈
天雲抗直意郡閣晦高名坐嘯應無欲寧辜濟物情

晨坐齋中偶而成詠

寒露潔秋空遙山分在矚孤頂乍修聳微雲復相續
人茲賞地遍鳥亦愛林旭結念憑幽遠撫躬曷羈束
仰霄謝逸翰臨路嗟疲足徂歲方暌攜歸心亟躑躅
休閑償有素豈負南山曲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

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場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蘭時獨不偶露節漸無芳
旨異菁爲蓄甘非蔗有漿人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又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羨旨蓄豈欲近名園
遇賞寧充佩爲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人論

城南隅山池春中田袁二公盛稱其美夏首

獲賞果會夙言故有此詠

憶昨聞佳境駕言尋昔蹊非唯初物變亦與舊遊暌
幽渚爲君說清晨即我攜途深獨眺覗歷險共攀躋
林篁苞青籜津楊委綠荑荷香初出浦草色復緣堤
樂處將鷗狎譚端用馬齊且言臨海郡兼話武陵溪
異壤風煙絕空山巖徑迷如何際朝野從此待金閨

林亭寓言

林居逢歲晏遇物使情多蘅茝不時與芬榮奈汝何
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蘿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

南山下舊居閑放

祗役已云久乘閑返服初塊然屏塵事幽獨坐林間
清曠前山遠紛喧此地疎喬木凌青霄修篁媚綠渠
耳和綿翼鳥目暢錦鱗魚寂寞心逾閑飄飖體自虛
興來命壺酒臨罷閱仙書但樂多幽意寧知有毀譽
尚想爭名者誰云要路居都忘下流歎傾奪竟何如

感遇一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似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二

幽林歸獨卧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

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其三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蝣羽薨薨亦何為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其四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
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五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
化蝶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其六

西日下山隱北風乘夕流燕雀感昏旦簷楹呼疋儔
鴻鵠雖自遠哀音非所求貴人棄疵賤下士嘗殷憂
眾情累外物恕己忘內修感歎長如此使我心悠悠

其七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推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其八

永日徒離憂臨風懷蹇修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
青鳥跂不至朱鱉誰云浮夜分起躑躅時逝曷淹留

其九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含幽色
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

其十

漢上有遊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其十一

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覯要之心所鍾
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填心胷
歸來扣寂寞人願天豈從

其十二

閉門跡群化憑林結所思嘯歎此寒木疇昔遡芳蕤
朝陽鳳安在日暮蟬獨悲浩思極中夜深嗟欲待誰
所懷誠已矣既往不可追鼎食非吾事雲山嘗我期
胡越方杳杳車馬何遲遲天壤一何異幽嘿卧簾帷

當塗界寄裴宣州

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如何分虎竹相與間山川
章綬胡爲者形骸非自然含情津渡闊倚望脰空延
遠近聞佳政平生仰大賢推心徒有屬會面良無緣
日夕遵前渚江村投暮煙念行祗意默懷遠豈言宣
委曲風波事難爲尺素傳

敬酬當塗界留贈宣州刺史裴耀卿

茂生寔王佐仲舉信時英氣覯衡天發人將下榻迎
珪符肅有命江國遠徂征九派期方越千鈞或可輕
高帆出風迥孤嶼入雲平遥遥嗟于役離憂空自情
飭朽陪早歲接壤厠專城曠別心彌軫宏規義轉傾

徒然恨饑渴况乃飄瑶瓊

再酬使風見示刺史裴耀卿

茲地五湖鄰艱哉萬里人驚飆翻是託危浪亦相因
宣室才華子金閨諷議臣承明有三入去去速歸輪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雜詩五十四首

口號一首

餞王尚書出邊

漢相推人傑，殷宗伐鬼方。還聞出將重，坐見即戎良。上策應為錄，中權且用光。令申兵氣倍，威憺虜魂亡。樹比公孫大，城如道濟長。夏雲登隴首，秋露怯遼陽。武德舒宸瞻，文思餞樂章。感恩身既許，激節膽猶嘗。祖帳傾朝列，軍麾駐道傍。詩人何所詠，尚父欲鷹揚。

送趙都護赴安西

將相有更踐，簡心良獨難。遠圖嘗畫地，超拜乃登壇。戎即崑山序，車同渤海單。義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粟且寬。自然來月窟，何用刺樓蘭。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自有處，征馬去嘽嘽。

送使廣州

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經過中正道，相送倍為情。心逐書郵去，形隨世網嬰。因聲謝遠別，緣義不緣名。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蜀嚴化已久，沉冥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驅傳應經此，懷賢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送竇校書見餞得雲中辨江樹

江水連天色，天涯淨野氛。微明岸傍樹，凌亂渚前雲。舉棹形隨轉，登艫意漸分。渺茫從此去，空復惜離羣。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別筵鋪柳岸，征棹倚蘆洲。獨歎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東湖臨泛餞王司馬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木黃。聊乘風日好，來泛芰荷香。蘭棹毋勞速，菱歌不厭長。忽懷京洛去，難與共清光。

餞濟陰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葉

荷葉生幽渚，芳華信在茲。朝朝空此地，采采欲因誰。但恐星霜改，還將蒲稗衰。懷君美人別，聊以贈心期。

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

荷葆旋江澳，銜杯餞霸陵。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煙凝。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通化門外送別

慶別容華改，長愁意緒微。義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薄宦無時賞，勞生有事機。離魂今夕夢，先繞舊林飛。

送楊道士往天台

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
此地煙波遠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送楊府李功曹

平生屬良友結綬望光輝何知人事拙相與宦情非
別路穿林盡征帆際海歸居然已多意況復兩鄉違

送宛句趙少府

解巾行作吏樽酒謝離居脩竹含清景華池澹碧虛
地將幽興愜人與舊遊踈林下紛相送多逢長者車

送韋城李少府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野花看欲盡林鳥聽猶新

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送蘇主簿赴偃師

我與文雄別胡然邑吏歸賢人安下位鷙鳥欲卑飛
激節輕華冕移官徇綵衣羨君行者樂從此拜庭闈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
里樹桄榔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迴

別鄉人南還

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陰何言榮落異因見別離心
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聞君去水宿結思渺雲林

牽纓從浮事邅迴謝所欽東南行舫遠秋浦念猿吟

郡江南上別孫侍郎

雲峰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
身負邦君寄情紆御史驄王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

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逖

受命讞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
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江上遇風疾

疾風江上起鼓怒揚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若雷
投林鳥鎩羽入浦魚曝鰓瓦飛屋且發帆快檣已摧

不知天地氣何為此喧豗

初發江陵有懷

極望涔陽浦江天渺不分扁舟從此去鷗鳥自為群
他日懷真賞中年負俗紛適來果微尚倏爾會斯文
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我行多勝寄浩思獨氛氳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
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征驂稍靡靡去國方遲遲路遶南登岸情搖北上旗

故人憐別日旅鴈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江上使風呈裴宣府

江路與天連風帆何淼然遥林浪出没孤舫鳥聯翩
常自千鈞重深恩萬事捐報恩非徇禄還逐賈人船

谿行寄王震

山氣朝來爽谿流自向清遂心何處愜閒棹此中行
叢桂林間待群鷗水上迎徒然適我願幽獨爲誰情

將至岳陽有懷趙二

湘浦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況復賈生心
草色雖云發天光或未臨江潭非所遇爲爾白頭吟

南陽道中作

登郢屬歲陰及宛懵所適復聞東漢主遺此南都迹
佳氣藹厥初霸圖紛在昔茲邦稱貴近與世嘗薰赫
遭遇感風雲綏袞空草澤不識鄧公祠猶傳陰后石
驅馬歷閭閻荊榛翳阡陌事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懌
懷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耿默遵岐路辛勤弊行役
雲鴈號相呼林麕走自索顧憶猶書劍未嘗安枕席
豈暇墨突黔空持遼豕白迷復期非遠歸歟賞農隙

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
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
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

使還湘水

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緣浦樹行
于役已彌歲言旋今愜情鄉郊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初發道中寄遠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
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鬢如絲

湘中作

湘流繞南嶽絶目轉青青懷禄未能已瞻途屢所經

煙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水路日多緒孤舟天復冥
浮没從此去嗟嗟勞我形

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閑
暝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
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
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

初入湘中有喜

征軺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唯貪疾聞猿亦罷愁
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洲却計從來憶譏疑夢裏遊

商洛山行懷古

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陳迹向千古荒途始一過
碩人久淪謝喬木自森羅故事昔嘗覽遺風今豈訛
泌泉空活活樵叟獨皤皤是處清暉滿從中幽興多
長懷赤松意復憶紫芝歌避世辭軒冕逢時解薜蘿
盛明今在運吾道竟如何

耒陽溪夜行

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
嵐氣船間入霜華衣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江上

長林何繚繞遠水復悠悠盡日餘無見為心那不愁
恒將親愛別行為主恩酬感激空如此芳時屢已遒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岫殊空闊雲煙處處浮上來群噪鳥中去獨行舟
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

赴使瀧峽

谿路日幽深寒空入兩嶔霜清百丈水風落萬重林
夕鳥聯歸翼秋猿斷去心別離多遠思況乃歲方陰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飛下雜樹灑落出重雲
日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彭蠡湖上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泆決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
所適雖淹曠中流且閑逸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
廬山直陽滸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
象類何交糺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

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

南國更數世此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

果下迴仙騎津傍駐綵旒鳥驚喧鳳管荷芰鬪龍舟
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
風俗因紓慢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
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
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在舘豈豫章留
水淀還相閱菱歌亦故遺雄圖不足問唯想事風流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
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
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

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默然置此去變死誰能了

出爲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玆山鎭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宫入煙沉攀崖猶昔境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况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横議侵豈匪翛鴻列惕如泉壑臨迨玆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棲閑義未果用拙歎在今願言荅休命歸事丘中琴

巡屬縣道中作

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途中卻郡掾林下招村民至邑無紛列來人但歡迎豈伊念邦政爾實在時清短才濫符竹弱歲起柴荆再入江村道永懷山藪精矧逢陽節獻默聽時琴鳴迹與素心別感從幽思盈流芳日不待夙志蹇無成知命且何欲所圖唯退耕華簪極身泰衰鬢慙不榮苟得不可遂吾其謝世嬰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薄宦晨昏闕遵尋義取斯窮愁年貌改寂歷爾胡爲不諂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微生尚何有遠跡固其宜思擾梁山曲情遥越鳥枝故園從海上良友邈天涯雲雨歎一別川原勞載馳上慙伯樂顧中負叔牙知去國誠寥落經途弊險巇歲逢霜雪苦林屬蕙蘭萎欲贈幽芳歇行悲舊賞移一從關作限兩見月成規冉冉窮年暮行行盡路岐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樹曉猶葱蒨江寒尚渺瀰士風從楚別山水入湘奇石瀨相奔觸煙林更蔽虧層崖夾洞浦輕舸泛澄漪松篠行皆傍禽魚動輒隨惜哉邊地隔不與故人窺疇昔陪鴛鷺朝陽振羽儀來音雖寂寞接景每逶迤朝罷冥塵事賓來話酒卮邀歡逐芳草結興選華池及此風成歎何時露可披自憐無用者誰念有情離

望美音容閟懷賢夢想疲因聲達霄漢持拙守東陂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

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居承顔方弄鳥放性或觀魚曾是安疵拙誠非議卷舒林園事益簡煙月賞恒餘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湛恩均大造弱植愧空虛肅命趨仙闕僑裝撫傳車念行開祖帳憐別降題輿誰謂風斯許叨延禮數除籍沾投分末情及解攜初追餞扶江界光輝燭里閭子雲應寂寞公緒爲吹噓景物春來異音容日向疎川原行稍隱鐘鼓聽猶徐林隔王公舉雲迷班氏廬戀親唯委咽思德更躊躇

徇義當由此懷安乃鬭如願酬明主恩行矣豈徒歟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緬然萬里路赫曦三伏時飛走逃深林流爍恐生疵
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肅事誠在公拜慶遂及私
展力慚淺效銜恩感深慈且欲湯火蹈況無鬼神欺
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湄秋㾕寧我毒夏水胡不夷
信知道存者但問心所之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湞陽峽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闇先秋冷山晴當晝陰
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使至廣州

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邅迴本謂雙鳧少何知駟馬來
人非漢使橐郡是越王臺去去雖殊事山川長在哉

春江晚景

江林皆秀發雲日復相鮮征路那逢此春心益眇然
興來祗自得佳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花滿客船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明發臨前渚寒來淨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
景物紛爲異人情賴此同乘桴自有適非欲破長風

初發曲江谿中

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爾可嘉處胡爲無賞心
我猶不忍別物亦有緣侵自匪嘗行邁誰能知此音

自始興谿夜上赴嶺

嘗蓄名山意茲爲世網牽征途屢及此初復已非然
日落青巖際谿行綠篠邊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
數曲迷幽嶂連圻觸闇泉深林風緒結遙夜客情懸
非梗胡爲泛無膏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樂在何年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征驂入雲壑情始步金門通籍微軀幸歸途明主恩
匪唯徇行役兼得慰晨昏是節暑云熾紛吾心所尊

海縣且悠緬山郵日駿奔徒知惡暑事未暇息陰論
峴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水聞南澗險煙望北林繁
遶霧千巖合幽聲百籟喧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暾
路此高深極徒令夢想存盛明期有報長往復奚言

巡按自灕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情況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
奇峯岌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目因
詭容逆心與清暉滌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即事
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盬庶以窮日夕

使還都湘東作

蒼庚昨歸候陽烏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
養真無上格圖進豈前期甘節徃來苦壯容離別衰
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檝清川渚征衣寒露滋
風朝津樹落日夕嶺猿悲牽役而無悔坐愁祗自怡
當須報恩已終爾謝塵緇

旅宿淮陽亭口號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耿星河
暗草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為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詩

雜著五十三首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
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燕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蹔來豈知泥滓賤秪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詠史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況乃務相詭
小道致泥難巧言因萋斐讒佞或見遅蘇生得陰揣
輕既長沙傅重亦邊郡徙勢傾不幸然跡在胡寧爾
滄溟所為大江漢日來委溢水雖復清魚鼈豈游此
賢哉有小白讐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勅賜寧王池宴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浮

徒參和鼎地終謝巨川舟皐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恩華逐芳歲形勝兼韶月中席倚魚潭前山倚龍闕
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衎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
泉鮪歡躍林鶯醉後歌賜恩頻若此爲樂奈人何

上賜水陸旬宴得移字韻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逐海槎窺
春賞時將換皇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尚書荊谷山集會

嘗聞繼老聃身退道述牀結宇倚青壁疏泉噴碧潭
苔石隨人古煙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稽亭追往事雖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
藉草人留酌御花鳥赴群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恩賜樂遊園宴

寶筵延厚命供帳序群公形勝宜春接威儀霆禮同
晞陽人似露解慍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
煇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爲無事寧知樂九功

驪山下逍遙公舊居游集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兼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
卜居舊何所休澣嘗來茲岑寂空人至高深獲我思
松澗聆遺風蘭林覽餘滋往事誠已矣道存猶可追
遺子後黃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秉彝
豈與磻溪老崛起周太師我心希碩人遠此問元龜
悵悵既懷遠沉吟亦皆私已云寵祿過況在華髮衰
軒蓋有迷復丘壑無磷緇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祠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指塗躋楚望策馬傍荊岑稍稍松篁入泠泠澗谷深

觀奇逐幽映歷險忘嶇嶔上界投佛影中天揚梵音
焚香懺在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聖光其可尋
高僧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蘚剝經行處猿啼燕坐林
歸真已寂滅留迹豈湮沉法地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冰閉崖谷無景及
仲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
萬木柔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
石壁開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
復此灰心者仍追巢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捐

郢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
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
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栢故行路盡知之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
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
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
宰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直上荒徑或斜侵
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關人

日守朱絲直年催華鬢新淮陽袛有卧持此度芳辰

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鴈

夜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半中夜有遺音
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
避繳歸南浦離群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忽對林亭雪瑤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迴
玉潤窗前竹花繁院裏梅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
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聯句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折楊柳

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
遲景那能久流芳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容鬢老邊塵

巫山高

巫山與天近煙景常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
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剪綵

姹女矜容色爲花不讓春既爭芳意早誰待物華真
葉作參差發枝從點綴新自然無限態長在豔陽人

聽箏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纖指傳新意繁絃起怨情
悠揚思欲絕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荊州作二首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況仕於君
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矣事往良難分

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勲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
千慮且猶昳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
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棼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
古劔徒有氣幽蘭祗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爲者無階忽上摶
明聖不世出巽亮非苟安崇高自有徵孤陋何足干
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
雖致負乘寇初無挾術鑽浩蕩出江湖飜覆如波瀾
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徇義在匹夫報恩猶一飡

況乃山海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今摧殘
胡爲復惕息傷鳥畏虛彈

在郡秋懷二首

秋風入前林蕭飋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
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嗤
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
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
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勉遠途巢枝思故林
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
掛冠東都門採薇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覺分還愜今
無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郡府中每晨輿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
而返哢唳雲路甚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常
目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遺曉日東田去霄煙北渚歸
讙呼良自適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翔衆鳥稀
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忝宫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
詩焉

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捨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
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一郡苟能化百城豈云寡
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
閑宇嘗自閑沉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陴臨曠野
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灑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均兩弟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
憂喜嘗同域飛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二弟宰邑南海見群雁南飛因成詠以寄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粱惠豈憚江山永
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參霄警
爲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歲陽亦頹止林意日蕭槭云胡當此時緬邈復爲客
至愛孰能捨名義來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靡所惜
一木逢厦構纖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寧利客卿璧
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

敘懷二首

弱歲讀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
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爲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岐路良非一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
木瓜誠有報玉楮論無實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
去去勿重陳歸來茹芝朮

秋懷

感惜芳時換誰知客思懸憶隨鴻向暖愁學馬思邊
留滯機還息紛拏網自牽東南起歸望何處是江天

雜詩五首

孤桐亦胡爲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
高岡地復迥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其二

雖蒙必有託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
運命雖爲宰寒暑自迴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其三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蹉跎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
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弔靈妃斑竹爲情緒漢水訪遊女解佩無誰與
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
行吟至落日坐望祗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木直幾自寇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火膏同
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
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失香臭誰爲中
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
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其二

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瑣拜翰入紫宸擇
題劍思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沉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
渺漫野中草微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革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爵能賢出世卿
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情藏壑今如此爲山遂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

清規留草議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殁始揚

其三

返葬長安陌秋風簫鼓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
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遲寧知建旟罷丹旐向京師

故滎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
劒去雙龍別雛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其二

永嘆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
竟龍生芻贈空留畫爲悲客車候曉發何歲是歸期

其三

縞服紛相送玄扃駐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廻
像宅容衣奠新塋拱樹栽唯應月照簟潘岳此時哀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禎徒有氣管輅獨無年
謫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從來匣中劒埋歿罷衝天

題畫山水障

心累猶不盡果爲物外牽偶因耳目好復假丹青妍
嘗抱野間意而迫區中緣塵事固已矣秉意終不遷
良工適我願妙墨揮巖泉變化合群有高深侔自然

置陳北堂上仿像南山前靜無戶庭出行已茲地偏
萱草憂可樹合歡忿亦蠲所因本微物況乃憑幽筌
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對翫有佳趣使我心眇綿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制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觀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惕厲斯在為人上而慙德

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大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廟禋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禋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同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公舊勳不二之力求言榮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實封子孫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量其官榮進者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治跡著時至符出

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群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夭櫱建皇極幸致大和烝乃幽遐率由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覽悟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初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膺
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肹蠁來
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
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事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
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
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禱立祈恩誓欲
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頻首霽融奠獻之辰變同部景
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封
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

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
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任於村坊宴樂不得聚斂煩
勞其節文有未露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
處行事者從一處敘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著蓋取誠享以遵告類
朕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祗畏不敢荒
寧故勒兵朔陲先展義於汾社迴旆睢上遂有事於
郊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
禮降神乃為徼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于道為先惟
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求康於兆人是
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
終且春秋之議大事若祀齋祭之福庶品維祺豈獨
在予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為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
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趣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
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
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歲初吉農
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粢盛是所嚴禋敢

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
謂敦本之為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
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
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
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一紀
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眚未弭黎人未康若
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
每渴賢良無忘監寐頃雖屢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
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
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

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勘責有才堪應務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老邁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實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折衝並改與郎將郎將改與中郎其亡官失爵量加收敘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日布告遐邇咸使知聞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敕制

敕皇太子納妃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敕處分十道使　敕處分朝集使
敕處分十道使　敕歲初處分
敕令禮部掌貢人　敕幸西京
敕置十道使　敕授十道使
敕停官祭贈太子
敕處分縣令　敕處分縣令
敕處分選人　敕議放私鑄錢
敕處分宴朔方將　敕宴幽州老人
敕慮囚　敕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洪州刺史制　廢王皇后制
停張說中書令制　敕處分舉人

敕皇太子納妃

敕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姻媾且猶正於人倫況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宜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

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
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偽不首勾合知情受偽
人等罪雖徒流仍使隸爲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
征行人家及鰥寡惸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
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
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彍騎衛士雜匠
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羊食弓等
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
及禮生有職掌者各賜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
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
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宮官
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祗供官等更加勳一轉五禮
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
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
勳一轉禮官儐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等
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
緣太子禮會祗供者各賜勳一轉皇太子賓尚輦奉
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
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
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肅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
事舍人薛嚴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
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
賜物即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
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
共理黎元于玆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
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
務其職不惜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
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
里解帶仁政不遠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
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
生念玆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州逅相勸勉遵此王度恊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勑處分十道朝集使

勑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志至理實佇群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風壓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未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邑之能泉源既清萎蔀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逅宣慰諭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備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處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憂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識朕盡關覧入朝計集宰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紊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勑處分朝集使

勑朕受命于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不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己之誠宜到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字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華且不務於政成欲速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勑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丞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吏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没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

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今已後天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禁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勑處分十道朝集使

勑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惰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未圖政之殊尤未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安況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逃者未必爲削爲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逃之費是爲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爲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澤以時農桑爲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冤滯致有妨奪鰥寡惸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勑歲初處分

勑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

欽崇命不求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乎合於仁義之意也夫宓羲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爲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盡去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踳駁俗尚澆醨當是爲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毋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盖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爲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盖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誡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慊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愼無殺伐致令受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惸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盖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己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癈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所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誡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勑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懐

勑令禮部掌貢人

勑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勑幸西京

勑朕所時巡皆順物情須爲關輔無年遠爾東幸固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從節減所由明爲條例勿使勞煩

勑置十道使

勑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㮣色朕用疚懷而牧宰是寄恩養猶缺黎元爲本賦斂未均當宁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責在簡要其餘常物不可妄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即簡擇奏聞朕將親覽焉

勑處分縣令

勑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爲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貿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勑處分縣令

勑新除河南府等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遴選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宜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勑處分選人

勑朕閱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自教寄在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特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食訖好去

勑授十道使

勑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循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緝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殷懷吏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伏賢而前此使車不無殷鑒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不條察却用煩苛求言所期豈云自弊令既各膺重寄允謂適才以蠲疾苦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依前件

勑停官祭贈太子

勑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為致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烝悉停若無後宜令依舊

勑議放私鑄錢

勑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秘勺貿有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勑處分宴朔方將士

勑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陲經略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略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征冦獲梟以奔北群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安郡王禕與一子官

勑宴幽州老人

勑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虣覆存歲不寧戎

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
略無遺噍實除邊患且咸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
陳賀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勑慮囚

勑時向炎蒸人或寃縶豈志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
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撿覆訖徒已下罪
各委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使放死罪已下遞降
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
諸州亦並准此

勑擇日告廟

勑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東
徙屢出蕃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
落常為能入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
柔而不變梟音輒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
珪等秉閫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剪滅則東
北之祲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
廟之略下仗群帥之功令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
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粢盛所以奉神祇耕籍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

主而敬在其中是為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
古而號公致諫漢文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
以來勤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遺神因人降災
稼成雍不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
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會神庥宜
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
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
王洽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涓等性皆中

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
未嚐於井賦項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
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
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
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
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
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
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

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君者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黎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内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鸇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為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國大計蓋非獲已佈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險阻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修撰主者施行

勑處分舉人

勑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浮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勑書

勑薛泰書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張待賓書　勑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勑張薆賓書　勑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勑北庭將士等書　勑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勑北庭士庶等書　勑新羅王金興光書
勑牛仙客書　勑渤海軍使蓋嘉運書
勑王斛斯書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劒南節度使王昱書
勑投降奚等書　勑契丹王據埒可突干書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薛泰書

勑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虻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諭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勑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因此遂起姦謀朕以徧荒此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審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以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勑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勑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過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勑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

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爲災今將藥
物可以時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
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勑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
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
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
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盖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
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
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河西節度牟仙客書

勑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
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貲用有餘動
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壓
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
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北庭將士已下書

勑北庭將士瀚海軍使盖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

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
雖在絶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覩釁而動
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
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
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
乘其已疲之衆犄摘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
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
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勑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祲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敘定
當有酬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勑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勑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此狂愚忽於奧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新羅王金興光書

勑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何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道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疾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荅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勑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勑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陲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勃達等路入碎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勑朔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幷豐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勑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下蘇祿亥虜敢為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地果自氷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連醜皆可成擒應為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弱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討會同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冠讐自斃犬羊之群我無亭燧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翦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其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是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

懸賞須明至如冦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實示信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華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爲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取況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稗將復爾以討殘蘖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略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以特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蔡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爲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劒南節度使王昱書

勑劒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懐來在卿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爲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投降奚等書

勑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因怒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性行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此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勑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

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
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爲福因敗
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
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
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
未嘗負約況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
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
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
誰不求安保此末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
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
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
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
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
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
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
滅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
恐其不安卿可宜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使處置訖
奏聞朕當即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令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九

勑書

勑新羅王金興光書
勑契丹都督涅禮書
勑李歸國書
勑奚都督李歸國書
勑烏知義書
勑松模都督涅禮書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五篇
勑平盧使烏知義書
勑平盧諸將士書
勑新羅王金興光書
勑渤海大武藝四書
勑平盧烏知義書
勑河東節度王忠嗣

勑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勑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況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未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惻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洪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契丹都督涅禮書

勑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令隨事賞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理亦聞殺害無罪棒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顧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既亡卿初
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往彼
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
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
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勑奚都督李歸國書

勑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衙官犄實輒構異謀潛
間部落兼誡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遜無
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
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爲驚擾安危動靜處
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
去亂羣當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
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凉卿及衙官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奚都督李歸國書

勑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
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勑守珪嚴爲防護今聞湼禮以
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湼禮相
爲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鄉可伺其歸師乘其
喪氣與諸將討會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
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勑平盧使烏知義書

勑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
誠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
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關防困敝
誘僣蘇師兵家之難愼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
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

全不可輕舉已勑守珪與卿討會可須觀釁義之秋
凉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松模都督湼禮書

勑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湼禮得張守珪表知
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
之與神道可得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
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況卿赤心復
加戎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
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
須邀截亦與之討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勢升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鬬窮寇勿遏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筭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疹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之威武取叛亾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卿大朝節制暫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甚爾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遣誘其東叛亡相繼及師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暉取雪前耻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須弔祭應合贈餙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覘𠊓是時不有蹔勞何以除惡永久爲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闇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鬬亦有誅殺又冦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冦讎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給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禄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爲林闇山深持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必事有勝有負無以避近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奔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奬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來晚也

勑平盧使烏知義書

勑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西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安禄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平盧諸將士書

勑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負其遷善而數年之内謀叛相仍信是梟鴟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遞爲唇齒所慮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彊爲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禄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實鄉貫

具以狀聞惻彼傷逝當有贈飾與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援縲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愞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新羅王金興光書

勑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

異宜奄忽爲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渤海王大武藝書

勑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鬩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宜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勑渤海王大武藝書

勑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成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渤海王大武藝書

勑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没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未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渤海王大武藝書

勑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遠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平盧使烏知義書

勑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略頃有没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演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寇徒亦即無虞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勑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勑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即辦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當悉羌首領書
勅許齊物書
勅隴右節度蔭成本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略蓋嘉運書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踈董忩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究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韜經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至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羌首領書

勅當息柘静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卻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爲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討其不合爲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

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
念雙爰爰嘉弄等亦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勅蕃部祿
備惡人冦讎敘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
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熱
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巂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鹽井比
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
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
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凉及吏人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顔至省表具之朕
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
密相來往事既醒露却以怨尤乃去姚巂用兵取其
城堡略觀此意必欲為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
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驗狀以聞諸處軍城
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
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
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
士等突騎施輒因㬥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遏此狂賊
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其勤苦近者聞在
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呑噬又聞兵勢漸合
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為
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
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宋仁惠竟致淪
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
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
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即有優擢自餘戰士
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
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
難以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
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
逸豈不在茲所奏從賓執魏寨等官及前年第一立
功人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領送初春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勑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往賊經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嘆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役難必豈能無階乘此一舉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為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拔呵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廻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知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況強寇壓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嘆激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彌年足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書指不多及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田既踐暴軍人亦被拘因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支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為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受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敕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進今授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和好其意不真近勑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速著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渤海使蓋嘉運書

敕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自夏已來圍逼踈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漏城張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鬬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久則難不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勢臨機適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敕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讐

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賞亦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華心請和亦復當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討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令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我大恩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勑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

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爲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爲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務量力爲彼此之計也所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別勑牛仙客訖四鎮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襲父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上與鬬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爲料亦以爲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怨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將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啜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

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
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勑牛仙客且
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勑北庭計會卿可
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令也
其時勉樹邊勲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
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勑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勑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
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
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翦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勑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
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群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亥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
料北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叙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
已若因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
是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勑書

勑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勑突厥苾伽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金城公主書
勑劒南節度王昱書
勑突厥登利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勑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突干狡算獲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虐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illegible]愚蔽與之同惡卿比親覩實爲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令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爲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直爲上智今將

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遂便宜今既一家憂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幷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苾伽可汗書

勑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爲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苾伽可汗
傾逝聞以憫然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
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踈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踈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
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
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勑金城公主書

勑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
忘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
當善執柔謙永以爲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
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
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勑劍南節度王昱書

勑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
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
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
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
向炎蒸路且修阻鄉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
是有情想卿聽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
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
多及

勑突厥登利可汗書

勑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

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
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
將答忠孝故襃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
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
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
厚意更襃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
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
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
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爲父子及兒紹續情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爲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爲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玆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總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

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勑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逆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爲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爲勢援諸蕃聞此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爲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爲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鎭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

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後蕃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勑半道令廻豈是元心有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絶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爲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鐵石爲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無義却以我爲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理論奏闕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爲補荅亦何足難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爲讐暴我邊鎭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討案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為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㤀領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逆還賛普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奇黑氈赤麖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
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朕為惡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
更思恩舊朕即弃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
去歲以見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各前至納馬倍多
故總與留着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勤兼領堅昆
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
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
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
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怪計兒忠
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
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令覩都賜蘇農賀勤下及
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絹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
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
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
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
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
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
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
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爲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
迴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
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
利達于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覆寬心今

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廻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任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爲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突厥兒可汗内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于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於兒處大爲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此蕃復與朕爲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于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許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廻亦勿怪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爲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過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兇何爲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諸教藏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誡

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悚也晚春極暄贊普及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不多及

勑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勑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相爲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㑹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嶲州將兵抄掠兼有詭誘嶲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過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嶲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汎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内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壃埸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為通和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巂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遣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為詞令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儻有所傷慎勿為怪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廻日更別具委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文集卷第十一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張待賓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書
勅爨仁哲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牛仙客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柘靜州首領書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為惟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

此總無備兵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
界邊頭有要隨事修管何所致疑以此爲語如彼頻
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
足爲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
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
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書元禮中間
所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
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

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
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
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
在蠻中人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群蠻皆在荒遐豈
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
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
此贊普亦湏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
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
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
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勑金城公主書

勑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
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
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
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
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浪之緣此
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
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此
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
於突騎施蕞爾醜虜頃年恃我爲援幸至今日而敢
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
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爲必然今
乃定婚如初黨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今
賓元禮往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爲此追還其
人實將兵向西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
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有信有禮

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恥媿何况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

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答并更附少信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此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為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鬬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

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但為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令莽問欲盡舊情必定為惡別為之所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

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
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爲賊
所守事乃交切已勑蓋嘉運與卿討會簡練驍雄於
要處出兵以爲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
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勑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勑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
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秪長寇讐自夏
及今連營不散疎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

爲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杜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
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
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
得成師若無暫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
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泰
豈有寧時已勑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爲
計既爲卿採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勑發三
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覆聞又恐安
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
隨事支擬及克宴賜朕則續支送涼州云云

勑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勑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卿去竟無
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疎闊此一分頭抄掠
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
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
異一家況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勑蓋嘉運訖可與之
籌宜凶黨復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護密國王書

勑護密國王真檀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

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
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宜獨人心亦有神助甚
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勑護密國王書

勑護密國王真檀發匈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
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綠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
固無隔閡卿宜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
節突騎施凶逆應其寇掠卿宜善計勿令不覺其來
已西商胡北遣發匈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

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
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遺書
指不多及

勑識匿國王書

勑識匿國王烏訥没莫賀咄卿此與護密相爲唇齒
而發匐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
惡積改立真檀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讐疾頑暴
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
今授卿將軍賜物一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
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

好遺書指不多及

勑勃律國王書

勑勃律國王蘇没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
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彼賊
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
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
勑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
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遺
書指不多及

勑諸國王葉護城等書

勑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
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
誅夷比卿等亦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祲自消
逆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
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
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
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勳勞已令敍定當續
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遺書指
不多及

勑罽賓國王書

勑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
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
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
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遺書
指不多及

勑日本國王書

勑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
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
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
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

尋巳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巳勑安南都護令宣勑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巳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勑西南蠻大師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況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攜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凉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拓靜州首領書

勑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爲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巳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巳熱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勑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勑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嶲州鹽井本屬國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爲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得先舉嶲州相去道里稍遥若有警急復須爲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討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爲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凉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蠻首領鐸羅望書

勑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郁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遠聞徂逝深愴于懐言念遺人必籍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纘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龍襃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勑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頗革變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表狀

讓起復平章事表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荆州謝上表　賀赦表
慶冊皇太子表　洪州進白鹿表
爲王晙謝表　獻寫聖真圖表
爲何給事進父書　論教皇太子狀
論勘內婦女事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薛王疾宜史館狀　薛王薨請上復膳狀
請御注道經疏狀　請將吏刊石紀功狀
請御注經傳授狀　西幸改期請付史館狀
上寫經宜付史館　賀張侍賓奏克捷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并御批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治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單人本無大用况在艱疚觸緒哀迷殃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頓感恩匍匐祗命其如塵玷聖鑑汙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疚疢之際遽乖救藥窮諱之日違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道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眷情有以求錫况質言非讓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體實冀哀矜有次爽紀獲終俯襞荒迷乞遂情禮臣無任感絕哀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爲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雖奪豈成命可移此日行在佇卿促謁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蓋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
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
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
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
上事鑑一章分爲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
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
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

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賴惜
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
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
遂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
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
而奏乞事不敢隱未止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
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
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
聲蹤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
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血
誠夙夜煩冤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者必訴於昊天
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
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知人[illegible]
姧剝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
者臣爲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
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累答則
然恩禮猶重面目有覥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荅殊私跼蹐兢皇動失次第
無任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經略判官所部朝義
郎法曹參軍蘇銑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
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爲春者發生
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
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
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
罪荊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

部送永主俸料官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
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
天實生德睿哲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
是屬一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荊南不獲稱慶闕
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任忭踊慶躍之至謹遣所
部宣義郎行枝江縣尉楊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
群生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
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
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諜所載殊祥罔不臻
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
白鹿一休氣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爲馴狎臣
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
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
物實爲禎祥之表雖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

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
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爲兵部尚書王晙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殊常寵寄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
臣誠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滿盈之
過夏載陳其招損臣階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
尚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鎮爲王之爪牙雖忠烈之
誠心知所竭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
能爲光爲寵寘之廟堂之上參以軍國之謀實恐非

足不任鵷鷺爲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
以永夕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爲懼冰炭在懷道雖願
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
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僂恭命對揚休光庶盡效於
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譽台席謬齒國華將何
以允荅鴻私彌諧大化拜命祇惕罔知所爲臣不勝
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
六軍之衆修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

獸肥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荆州而起烏陛下
親御弧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群
之狡走險之捷而飛黃騁轡縈紼如組縱沉縱鏑宛
轉若神必命中於前期皆應絃而絶倒其餘變態不
測神妙無窮非臣贅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
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故獲畢賜爵
親無禁羽騎無犯宿客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
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
差擬將此義於非熊臣忝藉宗枝幸陪鑾輅竊觀神
武冠絶古今以爲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
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
好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
大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法箴規因著十篇名曰
帝圖秘録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舋夙
遘閔凶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縢二
紀及兹遺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
父之業聖代莫傳雖忝掖垣若實求谷伏惟陛下聴
政中昃觀書乙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
臣亡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垂於空
文誠宜上感宸衷由浚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
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傷之至謹繕
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膚質
斬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
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
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爲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
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爲
之太傅傅其德義召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
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傅其太子胡亥因
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
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
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
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人生則聲
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
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
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
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里巷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頒宣付憲司糾摘其罪令便收捕人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宜皆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況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與外議切切未爲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尉武頡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爲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爲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討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爲遠圖無得妄動切納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狀 幷御批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幷荅制以薛王業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變遂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懷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

謙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於昭宣況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恒品望以邠王等狀宣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況有疾亦自成憂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瘥乎顧玆德薄實慚多慮所請宜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 幷御批

右未經旬時悠溢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戚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

願抑損恩命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百恒情之至謹奉狀以聞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衰麻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閫閾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覩御注道

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宣祖業何能廻日月之光鑿乾坤之戶牖使盲者反視聾者發聽蒙蔽頓袪沉迷有適凡在率土實多慶賀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特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岐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并失旨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未知所適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并御批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奪群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

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唯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以返耕卧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瞽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貫已盈人神棄之
指期可滅今之底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
頗矜功伐不願爲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
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玆乎

請御注經内外傳授狀 幷御批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
經墨勑批荅兼九齡說睿思幽賛玄關洞闢微言奥
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
若巳有所得欣戴感悦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
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
内外傳授則冀明積劫之重昏納群迷於正覺朝聞
夕死尚不足怪顧此輕生於焉何幸臣等不勝忭躍
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固請
欲以弘教心有所得輙復疏之今請須行慮無所荅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幷御批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
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
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商度以爲何
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宫苑之間制
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爲心萬
姓以陛下爲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
小小陛下遂當宁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
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
恩愛育遂及於此又勑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
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
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
朝列幷宣付史官等臣不勝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行然積
虚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
未免匱之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
不忍至於宫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
爲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徧示朝列及宣付
史館亦爲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爲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 幷御批

右臣奉勑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爲寧王及
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伏以膺
恩友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亡利益之資方

弘道要諸經筆據景福云集彌賛兹日功用有成教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睿略但狂胡背誕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等伏料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讋氛祲坐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悦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明固在大臣良筭所謂宣付史館者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狀并御批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契丹廓清有期狀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狀
賀蓋嘉運破賊狀　賀賊蘇祿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偏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雨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并御批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讐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違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鎭撫四夷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貳兼安禄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鬬結猜携邉鎭勤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遁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此未窮巢穴有慎往兵果自猜携人神所棄折衝鐏俎遥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于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旣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飜覆背恩之賊旣已誅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未無動搖陛下邉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禀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爲賦税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小寇適降復爲騷動邉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田而今獻捷當鑄劒戟以爲農器也

賀破突厥狀 并御批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餘訖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棄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奔逐北討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衆在於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邉隅猶軫天筭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本自無策勞師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壁坐觀成敗自戰蠻夷今契丹繼殄突厥已破計其奔北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懾從此氣衰東胡保邉永不携貳寬係罷柝自此可期斯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樞近親承廟略抃躍之至倍百恒情謹奏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邉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驅驕之騎突厥頗强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强也歷遠已

弊此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況遠大漠瀚當[illegible]竝
亭障稜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 幷御批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緣
見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
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背恩窮凶[illegible]
襲兩蕃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
戰便尅巳聞殺傷無算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日
蠻夷相伐我則不勞疆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衍
信於漠北有大造於燕鄙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稱

萬全之策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
孰不欣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恒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含育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
稍警邊陲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之早預故亦常圖
今乃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
信安郡王褘承王忠嗣驚固牒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三日
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

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國大來微有輸
失便去鶻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
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
曉至云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
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
來云突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
在路每日於帳衙前哭此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等
親奉睿筭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蹈躍
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賊
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勑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借問
突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却走
廻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
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
伊吐于情狀亦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此
其歸至本處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
陛下聖德無遠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巳清朔漠臣等

獲奉廟筭不勝抃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招隱宣勑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言氣兵馬欲鬬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後從突厥來者說事多同况此婦人尤為指實死既非謬天實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為桀不待征戰而自取殲夷此誠天助有道坐清妖祲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息兵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勑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厥施店客城逢賊便鬬多有殺獲且凶黨大衆見在邊城方擬經春圖為邊患忽聞嘉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當有攜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暫警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非臣叅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勑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鎮懸遠比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為弊亦深今自奔亡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氣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廻旆不費軍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邊等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為惡天何容之力屈討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知

賀雪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益於萬箱臣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致茲嘉應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覈詩人爰託師資親行講讀章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孰不知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敎學以助明時無任悅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爲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用符正道既至亘益特加章綬是先敦奬應會謀猷因斯行講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并御批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每旬時雨稍晚陛下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纔發甘霔滂沱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答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傷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共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久冤抑亦宜疎理宜成朕懐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并御批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霽乃數日已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望蚕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潜運豈陰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就業載懐所致休徵必加謹慎天聖相合福致群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勝無任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稼濟深非己明靈聆鑒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徳允時麥既登百穀有望亦卿等同體之効

賀雨狀并御批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徳至于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於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竦踊之至

御批

時愆宵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所請

憂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爲陰因玆霈然若以誠應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幷御批）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下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玄遠不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洽豐年有望卽事可期既來非常之祥實倍不任之喜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收朕用責躬天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幷御批）

右臣一昨而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暫愆念及黎元見于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昭鑒嘉瑞必臻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壇場未及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宿潤雲暑暫清實異膚寸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造蒼生何幸每及於聖私無任欣戴抃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爲之今則滂沱與卿等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幷御批）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曆皆蝕十分已上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辰應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齋戒精誠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德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賢良極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以圖之極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爲心所請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幷御批）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奏稱今月十日夜陛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爲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

以聖德以精至勤天天意以昭饗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答神道何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居近侍義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籍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通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顯記史臣以彰降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聞勤於稼穡必有來𦶟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郊順時則千畝在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況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上靈昭德已聞瑞日增輝當暑不疲則有祥雲自覆是彰敦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人謠在茲天意可驗且禹之盡力堯實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為範未有休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况古千載未聞請付史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戴抃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種麥剋殷粢場訓于勸人因之表奏粢盛薦寢是契夙心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史官任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忻仰喜躍之至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狀 并御批

賀御製開元音義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金剛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賀聖陵徵應狀
謝知章綬狀　謝工部侍郎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初賜麥麪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頌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謝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謝賜御書喜雪篇　讓賜宅狀
讓兩弟起復授官　謝赴拜除狀
進龍池聖德頌狀　謝弟授官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右今月廿日鳳祥宣勑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今存篆以懲古發揮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孅於翰皐信含靈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爲降情於篆隸臣等忝居近侍再捧發蒙抃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付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篆物成文以行代教傳書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當用效小學而歸實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 并御批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聞好尚之論事殊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夫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爲思該玄妙考六經之同異詮三教之幽賾將以降照群疑敷化率土昇洋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忭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略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未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況會三歸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

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官

賀御注金剛經狀 并御批

右內侍尹鳳祥宣勑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關妙鍵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地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尚戴無任慶躍之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爲難說且用稽合同異疏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群請以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闕豈茲秘藏能有探詳所賀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并御批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義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輙宜留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爲此文次令繕寫卿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無愧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真氣自不食鹽泊于遷神更標奇跡伏惟聖系本於道源妙有所種靈異必降不然則何得幼而能悟性與非常適來以時且契於玄運超然而蛻復昇於丹籙杳冥雖遠髣髴如存則知仙路有歸宸念已釋理絕今古事昭聞見況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無任感慰之至伏望宣付史官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彰玄元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 并御批

右御史中丞徐申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
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
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箭頭立恐有破敗
志誠久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
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
金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
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遂破滅
謹參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㓜敢猖狂而
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威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

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頃刻之間逃形
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
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官
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
忝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啟悟形於動靜豈茲狂勃
勞我神兵保祐實深載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
所請宣付史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綬狀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
魚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
再加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
謝以聞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綬義在優賢今特賜
卿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并御批

右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
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忝清資出牧南州

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遂自炎荒忽至
霄漢秘文副學淺陋無堪遂蒙聖恩及忝華省丘山
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彌綸之
司卿從應務剸當獎擢何乃謙撝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 并御批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
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
恐不逮跪受寵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
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奥故有特命宜副朕
心何所謙撝誰與爲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并御批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
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
地近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
效之所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爰請二弟
近鄉就養申之友愛遥爲隱卹用加此請故遂雅懷
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并御批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恩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
不以不才却賜榮奬拔擢非次荷躍惟深但中書近
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
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疇庸斟酌朝經

動關政本當茲寄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勑賜麥麵狀并御批
右林招隱宣勑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
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楷
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如陛下嚴祗
於宗廟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
近奉徽音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義况寔此
時羞綢繆渥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
以示將來臣等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宫中閑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
以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芟
是刈稼穡艱難取知爲國之本宗廟致敬寔謂思於
所先既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
宣付史館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并御批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
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
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爲謝也

謝賜藥狀 幷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涯澤日深多謝股肱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年之錫事絶希幸禮優常遇微軀賤貌因大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臣等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臘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何足爲謝

謝賜尺詩狀 幷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勑賜臣等御製詩幷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歷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裒集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爲數陰陽象之寒暑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奉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指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多藝綵鳳騫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慁篆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工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爲謝

謝兩弟授官狀 幷御批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皐殿中大監九章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釁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外除弟九皐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猶存非常之恩一朝總集慙皇哽咽罔識言次不知微命餘生何以上報天造戴悲戴懼五情飛越不勝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宜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 幷御批

右高力士宣勑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猶存企及
御制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
臣有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
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纆綫今禮制以過服用兹始少許衣
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因爲隷
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
循涯自失伏望俯停渥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
宮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悃欵之
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并御批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
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
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
食者萬姓之命雪爲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
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
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
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霑濡況臣忝在樞衡無能
翼亮聞罪已之義若負米谷循忘軀之節無益涓塵
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歎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
替所期戮力保合大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并御批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
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
異傳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霑則不知玄造曲成宸毫
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生何幸叨此殊賜是知
君臣之深義感不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
生何以上答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
微誠雖厨饌每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冀達
臣子之情幸甚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逐至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積
久每事虔誠兩雪驟盈喜慰切集率爾成作書情而
已方示朝廷

讓賜宅狀 并御批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勑賜臣前件宅仍令官修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虛受轉懼滿盈臣生身蓬蓽所居淺陋纍屬苴麻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兢惶失圖啓處無地況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爲豐厚以此貿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修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特垂寬容而臣苟爲貪冒其如物議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至

御批

此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修飾已有處分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修其如國命況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爲宜可擇日移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隳冐家且未正焉能正人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勑令與兩弟京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臣自罹殃罰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之恩繆懷罔極几筵在遠負酹不親惟有兩弟在家獲申情紀今若恭承恩命盡在墨縗何心何顏可以偷此陛下每弘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以矜憫若使九皋等獲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閨門已霑殊澤更令授職俱違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豈敢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登賢俱在朝列而尚居哀紀顧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縞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幷御批

右殃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蹔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恩

異知死所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
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思
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并御批

右先奉勑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啓聖地乃出符歷考
圖籙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竊命難言雖已極於
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汚磨礱以此慚惶
無寧啓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啓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策是
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兹卿之詞旨度越
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
不朽

謝弟授官狀 并御批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涘
無益取捨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
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
之謗且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懼
隕越無措不勝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
有以昭亮況卿令弟尚淪甲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
所謝知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對所舉道侔伊呂科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荅書　荅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勑送張說上賜燕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綱斯頻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覩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佽飛皆出畿甸丁年貿甲耆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豐穰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陳開物

之宜無效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覩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憤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後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宇慮此假攝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莫若滿於胸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振旅羞舍之儀羽林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倖特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識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樸樸非得言之地慊慨禾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成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即敘肅愼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征在其辭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與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頻彫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啻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眞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其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文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斷木盖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群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吳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

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
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
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
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
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
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
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爲

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
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
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
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
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
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
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
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
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
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

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
令已下固不可勝言盡眦　廢所繫國家之本務本
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
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
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莫不重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
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
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
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
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

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
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
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
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
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
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
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爲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
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

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令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盡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三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爲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蓋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
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于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
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
履霜堅氷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今所言上
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
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筭振此頹風使
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
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及本之法微臣企竦

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聽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
之非晚不勝塵露禆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閤下公登
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
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霽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
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
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
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
死徇軀而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謟親戚以求譽媚賓
客以取容肩[illegible]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
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
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
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
明王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
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
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
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樂

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
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潜璧匿無先容以
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宜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
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
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内耳
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
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顧無以人故而
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答書

忽辱牋翰喜慰彼集退自循省愧懼亦深實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寧避嫌疑實有邦英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
矣但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
首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尉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
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
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
利而合但推奬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司時議
然則初有超擢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
稱其服又加之謗聞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
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猜憎之地自惟既往何幸

而全追想冥心悦悦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讒巧言潜構期僕傾覆故使者之來怒
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瘢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無事也有爲而
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疵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
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
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
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
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

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寘寘入窮神之奧鬼莫我窺而悃悃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劒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

於明濟不無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恕何横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與道合中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固輕千駟而脫屣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盍下慎閉門而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遂生疑此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别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儋耳之酋北取族頭之虜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内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爲盜固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論道從時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廻城闕感激身名未毕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拖傣猶擬於侏儒舉未便於儲峙所以飢寒在厦扶持增遥而慈親在堂如日将暮遂乃卉心附驥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氷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且二年頗明公審圖彼人向者何爲鳴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乃嫌嫌之見及恨不能懷肝膂膽徇知已以求申而欽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遲留眷戀行路屛營斯薄宦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烟烟式微心爲誰矣綠當側聽竦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循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凡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醴下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擁職在焉或尚稷大賢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銘文

王少府東閣序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
送容縣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遙臺序
開鑿大庾嶺路序　魏山公蘇詵銘
餞宋司馬序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李司馬別業集　別韋侍御使蜀序
獅子贊序　鷹鶻圖贊序
畫天尊像銘幷序　尚書裴公畫贊幷序
宋使君真贊幷序　惠莊太子哀冊文幷序
祭舜廟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祭故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神文
祭王司馬妻父文　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爲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板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必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

虞卿之著書豈貴以風月在懷江山為事搏領何廢形勝不辜旣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溪流瞻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閒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懷抑夷狄則有特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践撫其封疆旣一行而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趣在諸侯之選世有實績今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豈非德能枕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秉擁旄於五凉再命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軌模素遠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巴疊平夜郎是時也四序鮮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宇

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合豈徒肆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組交映肴較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為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鉠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客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斷旣抑華而務實將設敎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為列仙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為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疏祗取樂焉高士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臣幽奇宅爽塏十里九阪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偃蹇而垂條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石茵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氣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際旣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

野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卻討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迫如彈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寓蹔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序

故郡城有荒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歸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慇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陽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紓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數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墟指甌貊以南馳雲合山川距荆吴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翺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前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懐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述焉某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祗命爲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嶻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斬絶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内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懐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胷之類殊琛絶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

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
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
戚况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
浸遠絕垠習洎古所不載寧可嘿而無述也盍刊石
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給事中魏山公蘇頲題而銘曰

石巖嵬兮山崔崖嶔崟岑崿兮相蔽虧嵯崒屼兮萃
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
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懐荒服
兮走上京還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
兮休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餞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蹇雲翼泥蟠終邑朔方不屬琴書之
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
以同歸追餞北渠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
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人情之自遠群公有感中
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
荊之詠遂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擇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
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間則已聲藉天
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
髦彥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遇結軫連袂携壺抱琴
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
美陽時眥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群
莘豈懐安於鹿豕不日垂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
西笑之美况伊歲華東征之勤兼彼戎旅盖樂不違
含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為用今之作者聞
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韋司馬別業集序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
渠脩竹左並宜春山霤下連谿氣中絕此皆節公之
有也余固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假奈散職居多放
情政彼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七召果獲於前期遐
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
駕焉韋公方拭席見待盖以樂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
嘯歌之韻清言移晷閑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爲得
斯亦吾儕之樂事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舊漢古跡
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羚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
之懿業是所爲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異之

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跡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昳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弓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衆德之輔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占酒有餞或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賛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殳與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縣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

戲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佗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阜時剛而無用鉎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盖彎弓若長歲時貢獻或殊蹤絕貴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其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爲之賛曰

鷹鶻圖賛序

鳥之鷙爲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倅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貧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

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被何有爲况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惟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鞲威力不敵群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絶倫者也故君子寵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爲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逮當代所悲况作嬪于公鞠肉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戚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在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大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籙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倚歟銘曰

至哉天京災劫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闡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猶歎我君尉爲人傑命庙金鉉神傳王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永觀厥成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乎於執人柄振天網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晅中來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爲頌俾凡今之人也色斯而覩與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爲山爲具瞻表師君之重焉贊曰

赫晅人望時爲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韞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陽不俟深鑒是猶雞羣見鶴象齒如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

也聲聞如彼風俗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贋子羽之色即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其瑰異焉杨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爲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寮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爲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從遷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爲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爲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志以俟也其後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兄曰之望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絶偉公之貌作爲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爲贊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懿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寢輿閣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栢城轜幕宵布羽儀宿設西序啓攅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慼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于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番衛京師克荷成憲圖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脗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邃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韡韡同華皇皇改服疾遘中路凶傳左轂寧不憖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荏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墻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宫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舊俎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周禮從柎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按三挍而徐進將一去而不廻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騤騤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寂兮畫帷遊舊途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長辭嗚呼哀哉潛清揮於幽穸召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

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
諒既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祭舜廟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
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略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
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敢昭告
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
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
不以黄屋之尊巡守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求結
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於壽宫載祀雖遐威靈如在

今聖朝紹興至道懋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
神幽鑒顯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
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爲善
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
欽到顯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
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
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爲信然今夫子
之不福而舉墓之是從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

直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
式朝宿既至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
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
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茲兩
换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仳離君子昌其愛而甫云覯
止正司空之掾第爲荊州之罷市歎交臂而相失殷
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繐帳象設冥闃
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甘
棠之勿翦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
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
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内冰鏡而無垢善常
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
後對淑慎自己否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
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歎生涯遽盡
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
韡曄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旐孑孑白驥蕭蕭
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無覯
悲辛自至頃客遞而寄音今冥然而結歎南北千遠

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奠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之靈恭惟明神聰皆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以秉正直攸好忝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滛雨不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爲命人者神之所以爲祀祀可不以爲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爲王司馬祭妻父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以牢清酌之奠祭于故某公府君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鵩䳡之憂方畏蝶蟻之患嗚呼哀哉始更榮盛早睦嘉姻謬入郡公之選嘗荷冀侯之遇情勢闊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宦其又犯時永矣去國貲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隣境之在故所忌者法豈忘於私闕析聲而寄遞

畏簡書而聞之然猶風煙可與翰墨無輟心已運於虛舟跡尚濡於涸轍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穴京兆之使忽道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寘嘗許恤人之孤況霑愛子之半謹因遣奠聊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着是薦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泫目於郊坰嗚呼哀哉尚饗

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益震故能北擁旌於玄朔南伏節於朱垠行部無禦卧理斯屬榮除在聽薤歌成曲下泚是仰長塗反促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形禮載揮今也秋季丹旐言歸既寒來而暑往將物改而人非駟馬不驅雙鳧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昔之音徽無越方地耿胡山兮路微莫有觴之在席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聽有餘而無黜猶豹變而成文旹鳳鳴而中律故能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皐陶之謨謀盡仲山之夙夜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永於王覇綢繆恩渥荏苒代謝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如何玄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墮司南文殞宗臣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徽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驗望甸甸而心斷跡既拘於彝憲情未展於哀欵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煇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繐帳之令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與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醢脯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降罰[illegible]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教誨幸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及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茲珠錫今謹具贈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故張太師墓誌銘
故楊都督墓誌銘
故王府君墓誌銘
故畢都護墓誌銘
故趙許州墓誌銘
故韋司馬墓誌銘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塋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瑰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杜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膺楊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階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遭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毋餘地聲者之發數階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拔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枌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

激昻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
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
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
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
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
相武陵公懐慎之女也動爲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
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已内執謙下外睦親
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
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
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埱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

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壤斯在亦云
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眷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
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
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兹後之與歸
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

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食采於楊因邑爲
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雄之高祖
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勲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洎右衛
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
皆千里一舉近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
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
文長而嘉聞增季友之業孝弟忠信藴乎生知禮樂
詩書成於將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參軍中宗之
在春宫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
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遷右
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勲而
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

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禄大夫又特進散騎
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傅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又爲
光禄卿復出爲亳襄陳鄭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
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脩
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
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
奉以周旋加以撝謙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
善自爲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卯遘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持節都督

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令返葬京師
率禮有加哀榮畢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
孫曰某等㷀㷀在疚顧圖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
世祿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
爲漢元輔爰及胤裔克復先古猗嗟槩公不忝前人
荷天休寵爲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
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發萬鍾賦食千室
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㝠命不融
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返連崗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盖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
今上下千載海沂爲領始壯厥猷淮水作朝克昌其
後纍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韙其立言史官褒其行
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謀粲然宜爲冠族高
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秉亭侯曾祖某陳度
支尚書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
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
名器性閑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
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
傷於物同爲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
中初以門子選爲孝敬皇帝挽郎解巾相王府參軍
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
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踰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疚哀
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于鏌之鋒
截無不斷展騏騮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宣
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決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
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
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
考父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
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
蒲州長史三爲郡佐一心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
雖已秪之體素觀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
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
名擢爲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
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
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
得攸塈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
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
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選列辟專謀用賢且

有後命而公爲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
連率紏察杭婺衢睦温撫台閩八州長史巳下率由
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榮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
禄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閭望而草風必偃至
止而蓬麻自直與夫任賢坐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
此我無爲而巳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
馬頃之又正名爲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桑土居
巳重世買臣還郡無矜於出授張既本州是榮於衣
繡公雖作貳我亦爲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
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騶正
于群僕日加數焉之慎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即真可
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
究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
洛陽之陶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
人范陽盧氏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
合葬于偃師之某原却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
之樂盖取邢山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旻泣血苦壤哀
纏於遠日勒銘金石儀叶于吉時假以斯文爲之實
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爲未德音罔違貽厥謀翼
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曾史學匪爲人
義如在巳施於有政響之柔矣

其三

稚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
厥庸邇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期未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鶴弔人悲
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
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
衛郎將祖义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
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即孝廉府君
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
諸生之中巳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
於其親友于兄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
身根萌素厚操有制未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從

來遠矣其年初有御史將命黜陟幽明公時盤桓居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式固才是求褐衣見召直縕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錄事參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劫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遮盜肅然歲滿授廣州湞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穩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內憂公有志性幾於毀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蕭璟彼孝悌之士也以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授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勑授新州刺史屬息

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授按察使廣平郡宋璟以公為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狼戾化為人廣平公深以為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閱忽遽殂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為己所莅數郡遺愛在人全己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煢哀遠日永惟稱伐存乎幽篆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載寔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猷嗟彼懿宗是生孝友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夫豈善守亦既從政厥聞載崇邑餘訟息郡用禮成蠻夷慕教鴟鴞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絕域義忘險艱綏律未改舟旐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微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襄子大為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

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參軍轉相州司兵參軍學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養德在藩擇賢為吏公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為相王府戶曹參軍轉法曹參軍及龍德既亨鶴鳴有應往而利見際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錄事參

軍綱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與其中欽從其薄惠小鎮大徇公滅私政之在人令而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陝州司馬許州長史千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參州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為郡佐莫不所居而績宣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苟然厥聲尚矣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葦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崔氏祔焉公自然淡泊不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不過參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能濟推厚居薄內安其仁急病攘災外多其義不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抑情就禮哀想窀穸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覆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止風流肆好名取公器善為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蒞事其然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春秋霜露茫茫九原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晝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執載揚厥問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擇苟毅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恰盤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天竟南州終于參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粵開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蔽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修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
名不可掩學古入官盍取諸漸

右其二

忝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
胡然有待天局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頌碑銘

故蘄公遺愛銘
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銘

故襄州刺史蘄公遺愛銘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廢縣冗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

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轉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深厲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爲御史儼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壓群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趙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優我公私費以

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壍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格庭少諍訟絫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陜州刺史暨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而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舂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譔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鮦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續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動必兼遂能皆再踐糾逷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煥汚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物故推誠事匪忘教感被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緊公既没厥跡可尋勒石是圖以慰甿心

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舘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并序

夫道尊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麤是天縱於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哉徑取才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虚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横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所則哲雖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爲易餘允明主之鑒不負眞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爲人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兹厥後奕代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隋光禄大夫追贈持節原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大

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獻
尊名之典也公即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不
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譏學
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矜一番弱歲居太尉
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引文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
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
累外轉尋入爲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大夫人
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未之就
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
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

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略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
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
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
之休烈蓋太尉之元勳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
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
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
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賝責
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
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
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

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
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脤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
方佑我光啓舊服懔彼獯鬻敢違天乎無庸勤人可
以謀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
其介阿史德暾泥熟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
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
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詳征稅簡稽之
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遷
鄯不登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霈乎人有歸也天憲惟

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郎
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總百揆之樞轄
酌九流之淵奥叶文軌之殷度人神之和水火象鼎
其惟實錄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
先是大化之行務以玄默導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
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
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
以衆之姦回無所措其邪蹲踏不能介其量多士動
色郡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間不容髮或
曰執事無乃悪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

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
古汨而隨流守而勿失云耳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
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
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臧僖之
慶有後於魯欒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廼喟然嘆
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修
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沖如也謂日用不
知存諸方冊何天年未永瘼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
三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

八朝廷哀傷晃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第弔祭
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
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憲使某官某監護喪事以其
月日葬我忠憲公於聞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
上相有變良臣將殁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
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為知命夫天下之達
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
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
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胥於事者必蓋其謗政公知
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懃厚矣禮為人子春秋以

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
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功莫不責
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彝文雷同疑獄歲搆梏
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
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于箴規
以為惇叙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以
無訓作瑶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彰志而晦
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
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
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殁有遺愛嗣子

積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
命紓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鉞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卿卿象賢
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略
文教內敷武功外鑠緇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
慮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
納于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
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殁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
日月有既令聞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

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翊人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啓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穆侯至五代祖梁直閣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貞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孝德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聃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殁光靈訓子克家詒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粵自童齓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聲振乎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輿誨以志學公遂尅勉諸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懸孫令伯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叅軍部送邉備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筭悉以咨之坐耀鋒鋩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主簿親累出爲揚府工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太子文學時秘閣群籍大抵訛謬有勑召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伏其博達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經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勑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敎慰賜爵慈源縣子沓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戶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闥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錄二教寶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今上夷亂主鬯東朝官相四員特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宮實在公矣

遂除右庶子兼崇文舘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黄門侍郎尋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宫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又授叔父齊莊帝用懐之遂封莊爲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職事深自危懼求典閑司以遠祇悔遂改太子詹事追羲禍敗地絶嫌疑先是不安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衛四郡山川分位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

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于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沿或革言出而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遂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衍素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謨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温樹不言啓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

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内侍尹鳳祥弔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疋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銘其弓冶國有大事修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塟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寛裕有禮温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黄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

得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於升堂入室探微覩奥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盖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疊疊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産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艾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峴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

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俟後述者之後
敬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行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閥
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
右其一
曾是好學東行洵美日就嬖成厲積鵰起黃綬覆貴
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吏
右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慍常思啓沃
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
立言立德胡不孑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
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
右其五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碑碣銘

牛刺史碑銘
竇少府墓誌銘
呂慶王碑銘
果州長史李公碑銘
李參軍碑銘
後漢徐穉碣銘
趙令碣銘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

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姓實始啟後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微裔蕃衍人物更盛邯爲護羌校尉崇爲隴西主簿遂家隴上是稱冠族其後因官安定家處鶉觚今爲郡人亦既重代矣公之族祖有奇章公者隋宗室臣風流篤厚典章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尚守道不撓當時交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

才無禄公夙構閔凶終鮮兄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
劬以子立志不違邦與道爲徒求仁自我不屑軒冕
耆槃丘園雖云屢空晏如也六郡自古五方雜錯負
力怙利上氣好武人庶相放風俗不純及公冲和其
返真樸外以義行格物内以默致願神不飾智以驚
愚不弃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斆於人鄰落爲之變
風狼戾以之率化公既浮雲不羲介石性一或勸之
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
函從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魂氣其歸賢達
共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羗廻遑舍將年七十有六

冬十一月歸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享偕老先
是即代母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
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
足國修充國寇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圩長
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
逮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
州長史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
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
沒有餘烈福自昭於玄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
同符寵光如荅雖松楸已拱而章紱載華死有可作

無異會稽之節生苟爲恥安用鴈門之肉貴與不貴
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大僕卿判梁州持節
河西節度使兼隴右郡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
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仙客叩心知
遠昊天莫逮以爲先美蓋闕後嗣有媿且澤漏幽壤
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羨而已銘曰
隴上多壕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勿不斯取惟道爲徒
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
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
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紛禮

印廻矓燧門重旃麾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
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行
不家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爲跡而實以阜
蕃不沽名而聲以遒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
少尹竇公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
將軍侍中永富公至烈考瀛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華
國公六葉矣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
于宣龍旂成祀六纓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

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傳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純固既白而受采亦黃以通中天假不器之性人服自然之理而況於文雅緣飾志業孔修引伸足以長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乃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明經上第授彭州參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遇霧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爲始於覆簣如江之導終以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友賛善大夫燕王築館以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賓當其推擇莫匪賢俊議者惟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匱隋和十城空其價蹤踞驥騄

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爲洛陽令三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貫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出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及於其身亦既誠信被之於物是爲惠懷故雖二州餘弊險巧而辯理五郡尤劇權顯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令自求之善處中於下講能合遊刃至於聲華風俗之謬裁正人倫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爲己任無間人言故視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忒爲人之攸堅亦曷由臻茲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渙

孔明祝良公實繼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邑咨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遷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屢府而復遷河南焉以公之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則天下而年不克祚位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爲體一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爲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銓擇所事無方有恒其德終且溫溫不伐其功昭然赫赫所以遺愛固結以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子產之死已而神道欺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之

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塟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某次曰某家有六岳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能哀傷以殆滅毀華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爲文以叙孝子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其莫其葛藟王孫承祀世其昌兮而我實績如金如玉載揚光兮次亞尹之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毗胥詠兮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

所勞實降梓兮有美無度曷不肯胙今則亡兮我著
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位才雖屈命福善者未
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爲富貴在天于公決曹之
平則云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代生數猶奇流慶後人
玄體乃用亨之會也蓋有原焉
公諱處貞字虔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
諱賓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
諱師昔伯夷佐唐實典三禮四嶽佐禹用平九州虞
夏以功而見封申呂因邑而命氏惟府君厥後弈代不
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詘嘉勇退之乂德
避近名之末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器
履行期於滅迹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苟於義方之
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公下
椽於東齊載起家授玄州司戶參軍晏如也言旋初
服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闡
於詩禮所謂溫良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年夏
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十
一月窆於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夫
果於立誠靜以俟命力不足者則不疚運不至者則
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公
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神
不勞福不流未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衛
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玄
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奭左衛長上惟玄悟至大官
此其教忠有嗜服義無斁好爵是與餘慶所貽入爲
王門之長出居邦伯之列屬恩推子貴名彰身後事
有光於冥漠令德乃發於馨香三命爲大夫百代稱先
子孝理所賜邦族爲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王
友夫人贈河間郡君異人之符至是所驗惟神之鑒
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右
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也
氷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貴人
齊姜子歸魚軒韡以照路鄭時之往熊軾殷其若雷
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忝
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泱泱大風悠悠終古施于僞齊
寔是文武我羨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惟碩德
我王之友彼夫之特既貞且亮宜語而默投足皆安

終身不惑峩峩積善以福後人肸嚮家慶煒煌宗姻
瞻彼松檟錫之綸綸令也追飾寳爲先臣先臣伊何
宜其有後志之所尚義無所苟身雖既沒名豈虛受
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其先自段干木至栢仁侯
皆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蒲魏終而將趙其名
不殞遂濟于今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封襄公琛
琛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太守君
諱鳳昇鳳昇生駙馬都尉直閤將軍府君諱道宗道
宗生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即郎中
府君之子仍世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和發
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奧旨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
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爲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
修德輿云遠固未可量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泊唐興
調隸州司戶參軍凡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戶曹參軍
宜州錄事參軍莫不事人以直反身於誠處卑能安
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旋我咎自州徂州或嘯或
諾既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尤事寬敎以長
人四封用乎三英以槃破蒲與密獨何有爲以課最
遷歸州治中鄧州司馬加 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
桓參佐未復公侯道非苟行德無必貴遂以沒化豈
命也夫某年月卒于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自蜀而
塋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墳子孫遂家亦既重
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寀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
之祀壹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
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霜露爲感恭惟春秋之
事刻石是 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敘而志
之銘曰

長史英英作爲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入官
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爲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貴德
終于參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家樹蒼蒼
徽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參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
郎中父仁贍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
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綏之以絲性悅
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處善以動
而規矩皆中恶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
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參軍換瀛州司

戶叅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不嚴柢長史之所嘉歎無不崇讓同年之所厭服宜爾戩穀光昭令圖如顏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世尚儉子孫是式初先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積高標是營而庶有餘慶豈所謂不𤀹本達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窆于斯及嗣子寀受教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繡而歸雖榮之在晝晝𠀆以立而悲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懿德以示後蓋承夷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特範言士則二英發百夫特肥而家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慶堂次嵩我丕訓蠲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氏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卒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杭迹以庇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循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甍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廢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顏闔雖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跡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悖受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巳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縣揚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

德不可名斯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部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嗚呼魯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荀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也故其言而無苟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遂故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真不奪固窮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為名名非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非欲下以屬守而遂卑此由命而然歟為自我而然歟無代無之而今實繼之矣

公大祖肝北齊河間通守因家于饒陽亦既重世今為饒陽人也曾祖壯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正性直道遂終於公公剛潔不群精明獨斷非義所在不以利污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教有立卓爾童丱而然既學大成紛綸博綜將求禄養也而俯就鄉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遠親自乞執政自衷遂屈換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秩滿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色彼用我讐此貪而無親雖與心競公剛亦不吐乃邁力爭迄用上聞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咨嗟求而得仁退則無慍矣乃返初服遨遊墳素精義致用清風被物或太守咨訪假息自蕃或諸儒稽疑廢疾皆起是時中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將命河朔實舉廢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聞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為無妄之禍矣進既曾毋致疑退而賈生投弔不無故也以此左遷盧溪丞公竟不自列窮則體命雖在幽闇鬼神不欺苟推忠誠蠻貊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歲月

而已成無谿谷而不悦五鄉自專之子左言難曉之民翕然同辭乞為父母於是詣闕投疏至于再三朝廷尤之則受盧溪令公事副誠請增修德化乃鄒魯設教而夷楚變風追公遷殂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以加也遺令戒子留葬洛陽斯又不戀本達也有子曰瑝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洪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代君子所懼于斯譔德銘曰趙侯之德好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忒寔邦之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折膏明自煎辰陽于遠溆浦廻遭下邑巳矣君子殲旃遺令桐鄉歸魂崇芒瞻彼

有洛維水泱泱德音不已於斯揚揚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

附錄

誥命

轉司勲員外郎敕

通直郎判尚書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温粹沖簡
虔懷朝議郎河南府法曹參軍袁暉清直雅正　器
軌物並富仁踐義崇德著言詞學高步於當時領袖
允彰於後進或早遊禮闈或久處神京甄其奏議可
序勲禮之籍九齡可守尚書司勲員外郎暉可行尚
書禮部員外郎散官各如故

開元八年四月七日

加朝散大夫誥

朝議郎行司勲員外郎護軍張九齡

右可朝散大夫

門下朝議郎中驍騎尉王昱等文臺茲美書省推能
句籍冊擇署華紫帳或策升儲館或政洽端僚畿甸
揚芬京都課最咸達朝慶式光通級可依前件主者
施行

開元九年十月十四日

轉中書舍人敕

門下朝散大夫行尚書省司勳員外郎上柱國張九齡含章間出稟秀挺生學擒丘墳詞變風雅早應旌辟累踐青華行居四科之首才稱一臺出妙司言缺位側席求賢宜以起草出䏶式長文綸之命可中書舍人內供奉

開元十年二月十七日

加朝請大夫敕

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張九齡

右可朝請大夫如故

門下守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崔沔等並愷悌忠信士林推重禮樂詞華掖垣高選郊禋上帝侍從圓丘宜增榮級俾承大慶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敕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張九齡

右可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門下朝議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上谷縣開國男賈玼等俱膺五等之榮俾光兩閣之寵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加守中書舍人敕

門下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文含風雅道貫簪裾朝請大夫試給事中上柱國褚琇學總古今詞兼典則或司言右掖綸綍載華或參議東垣駁正斯允便繁日久忠績逾深宜章稱職之名俾加即真之命九齡可守中書舍人琇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封各如故

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加中散大夫敕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中散大夫勳封如故

門下太中大夫御史中丞內供奉上柱國蔣欽緒等咸以雅望並登朝列緯乎功績光我朝猷而有事岱宗侍升柴燎告成之典既展於封崇行慶之恩宜加於班序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轉太常少卿制

門下中書舍人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夙擅餘文早推強學清簡彰於莅職謹確著於立身掌誥

禁揖是稱無對亞司宗禮時稱有歸宜叅彔河之任
以光得人之美可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勳封如故
主者施行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授冀州刺史制

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
九齡可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散官如故

門下中武將軍前守左金吾衛將軍壽春縣開國男
上柱國臣範等才幹卓立智術旁通從事昭於藝能
效勞美於官政求瘼之重惟良是屬廷遷中外抑有
常規分牧黎烝咸歷佼選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授洪州刺史制

門下中散大夫新除冀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
男張九齡稟秀傑出含章挺生蔚文華以擅奇躬孝
友以誠德大中大夫前行尚書都官郎中上柱國始
興縣開國子李成裕體仁以善率禮以訓守官闕以
獨茂履忠信而不害皆人物表才聲方歸如贍彼江
漢允籍仁明運協歌良之勤式應咨岳之重九齡可
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成裕可使持
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
行

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加中大夫制

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中大夫

門下朝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崔沔等溫良恭儉明
允篤誠時懋乃官能有從政慶承大禮恩賜通班宜
循舊章便增榮級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轉授桂州刺史兼嶺南按察使制

門下中大夫守洪州刺史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雅有才幹兼達政理
文孝著於四科忠信弘於十室豫章昔海見實翕之
衛天合浦今來見明珠之返水宜加優借之寵更委
澄清之任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
散官勳封如故仍充當管經畧使兼嶺南道按察使
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馳驛赴任主者施行

開元十八年七月三日

守秘書少監制

門下中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軍事守桂州刺史充當管經畧使兼領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履行高厲含章挺生學究而精詞麗而則南宮留其奏草西掖藉其綸言自擁旌登途下車按察五嶺德化而風美九皐聲遠而用闕足以式副虛求允諧僉屬書院綜緝必籍英儒蓬山典校是資宏達宜膺兼副之職俾叶文明之理可守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散官勳封如故

開元十九年三月七日

賜紫敕

敕中大夫守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袋宜前件賜紫

開元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轉工部侍郎制

門下中大夫守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識茂而遠體正而清行兼純一詞會風雅寀忽累年留心於西垣澄清萬里樹聲於萬國秘室屬書甫流微婉之譽公事侍詔稔聞忠讜之言更著論於會府仍獻納於高門可守尚書工部侍郎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年　月三日

知制誥敕

敕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宜知制誥

開元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加正議大夫制

門下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兼知制誥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才識通茂藝能該洽或修撰是兼應加獎命或公方克著隨所班秩昨汾陰展禮南面覃恩進等升榮抑惟常序可正議大夫行本官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八日

加檢校中書侍郎制

門下良才敏學允屬疇庸西掖中臺舊皆難其選正議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朝散大夫中書舍人集

賢院學士侍講陳希烈等先待風望夙推器識知名
日久爲政必聞頃在詞司特推雅誥爰升侍講能識
道文國經代教勤多弘益而樞近之職擇人久曠奏
議之地惟賢相望屬應朝典克厭朕心九齡可檢校
中書侍郎希烈可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如故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起復拜相制詞

門下風雲之感必生賢佐廊廟之任爰在柱臣中大
夫守京兆尹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裴耀卿含元精之
休體度宏遠正議大夫前檢校中書侍郎集賢院學

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張九齡挺生人之秀器識通明並風望素高人倫是
仰可以叶彼寅亮當茲啓沃幹時待士既資勳實之
和爲國急賢寧惟金革之事耀卿可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學士散官勳封如故九齡可
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餘如
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制

門下春秋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

其命必正其名中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弘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
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賜紫
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
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
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光而親賢
稱首當能群會所涖有孚寧惟是日疇咨固已多年
歷選國鈞緊賴邦禮允清宜命鼎臣置之廊廟耀卿
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九齡可銀青光祿大
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勳封如故

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三品勳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都事 宣一
左司郎中 光
尚書左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
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暠
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璩
吏部侍郎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袋挺之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
中書侍郎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
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
黃門侍郎朝請大夫給侍中內供奉臣昱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請
授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主事　懷琛
郎中　惲
令史　王烈
書令史　姚元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開元二十三年
正月日在中書省考
右
御註詞云允釐大政財成物宜利器無前明心皆照

臨事能斷輸忠必盡況識貫今古思周變通衆字又
安斯人是賴考中上
以前右丞相嵩奏准令京官三品以上考奏裁
臣等各得所由司牒報功狀如前
敕旨上考依註餘並中中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奉
敕旨如右符到奉行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尚書考功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牒奉
敕旨如右令以狀牒牒至准
敕故牒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令史　壽

加紫金光祿大夫制
門下功宣帝載大任所以寄賢道到時雍寵章所以
褒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李林甫並明識遠圖

資忠履孝自升樞近咸竭至誠每於協契同心則詞
上和氣讜言造膝則忠盡嘉謀既成開濟之美且多
弘益之實屬禮展躬耕功參齋奠宜崇班秩出命式
想勳庸之典並可金紫光禄大夫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五日
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制
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
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進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
門下五等之制七命所崇苟非大賢孰延懋賞金紫

光禄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裴耀卿等忠規克節始
終不渝或榮盛台階且叶賛於三軍或才優國華咸
允藴於庶績屬屢祥展禮賦并頌恩宜膺誓河之典
以紹景風之候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
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脩國史始興縣開國子
張九齡開元二十三年在中書省日
御註考詞云令之中書持我大政事之所制不以為
難義之所在必談其奥乃心甚勤文章經國曄以為
議考中上

克右丞相制
門下燮理陰陽儀形端揆自非人傑孰副僉諧金紫
光禄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稷山縣開國男
裴耀卿才實國楨望為人範懷匪躬之節竭奉上之
心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
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器識宏遠文詞博達負經
緯之量有謀猷之能自翼賛台階彝倫攸叙直道之
心彌固蹇諤之操逾堅並可以儀範百僚緝熙庶績
宜處樞垣之任得列官師之長耀卿可守尚書左丞
相九齡可尚書右丞相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張九齡開元二十四年在尚書省日
御註考詞云才稱命代道可濟時自予獨亮刑於端
揆可中上
赴荆州長史制
門下舍弘光大是為國體棄瑕録用乃曰朝經金紫
光禄大夫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
齡幸以才術特從任使台衡之地受寄以深端揆之
職增榮亦至而不能乃心夙夜與進用旋慕近小人

虧於大德素所引用險詖遂彰今於繆官自貽
可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散官勳封如故即馳驛赴
任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封始興縣伯制
金紫光祿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始興
縣開國子張九齡
右可封始興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門下稽古丕訓封建諸侯所以褒崇有德爲國之屏
金紫光祿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始興縣

開國子張九齡宏才達識資忠履信或當樞近早有
令聞或踐崇班每成政績自中及外既文且武克懋
厥猷不懈于位屬禋禴徽稱覃恩燕僚宜加井邑之
封求固山河之業率由典則貽爾子孫稅糧丁役一
皆除免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贈司徒制
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
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乎
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

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懷賢
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
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按贈司徒舊史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
覺下詔云云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新史云德宗建
中元年賢九齡風烈贈司徒考之本紀玄宗以天
寶十五年七月庚辰至蜀郡八月癸未朔赦天下
癸巳靈武使至知太子即位丁酉稱上皇詔稱誥
己亥臨軒冊肅宗自庚辰至己亥僅二十日且蒙
塵之餘固無暇贈典神道碑但言發使至韶州弔

祭而已新史蓋據碑也其贈司徒當以建中爲正
趙德麟侯鯖錄云明皇在蜀每思張曲江則淚下遣
使韶州祭之兼齎貨帛以䘏其家其誥刻白山屋
壁下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脩
國史尚書右丞相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太都督上
柱國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
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嶺
南節度度支鹽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使上柱
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譔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時有若平陽王敬漢陽王張扶陽王桓南陽王袁博陵王崔光復宗社在玄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起一援綱目再闢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良位爲帝師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涂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爲土著

姓大父諱子胄越州剡縣令烈考諱弘愈新州索盧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蓄光力行未棘地積高而成嶽雲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爲人傑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樹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追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詳病拂衣告歸太

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嶢絕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起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换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領南按察兼選補使黜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究賢勞事澤被嘗雨令行祥風屬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將排抵解梱歲除深不得意渤海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

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巡使祠后土命公譔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藁草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累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皋九章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疋奔喪南歸祔塋先塋毀無圖生嗌不容粒白雀黄犬馴擾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口敕敦喻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

闕下懇請喪手詔有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慕纏之
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
訴即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疋尋遷中書令集
賢學士知院事脩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
取良吏不許入奏罷常奏諸軍兵省年支賜諫臣議
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
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表服公上千
秋金鑑録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
有死無二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薛王奏前
太子瑛甲二千領上極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曰

子弄父兵罪當誅况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因涕泣
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
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
何得輙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隱大府卿裴伷先不禮
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責公全庇焉幽州節度張守
珪緣降兩蕃斬歷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度牛仙客
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争竟不奏詔平盧將
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爲必亂中原固請誅
戮上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
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留中不行公諫曰穰苴出

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虚祿
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等上
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妄舉結後代讎
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納及羯胡亂常大戎逆命玄
宗思嘆曰自公殁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
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条微旨或
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焉上表論事事
多機密入皆削藁人莫得知常以致君堯舜齊衡管
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
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缺政百揆時序庶

工允釐同僚見嫉内寵潜構罷公爲尚書右丞相初
不介意居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彖冠
得罪借以爲累貶荆州長史公三歲爲相萬邦底寧
而善惡大分背憎者衆虞機旁發投杼生疑百犬吠
聲衆狙皆怒毋賈韓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
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
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荆州大都督有司謚
行曰文獻公越來歲孟冬葬於洪義里武臨原近子
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諱
之子也淑慎宜家齊莊刑國環珮有節纂組皆功幼

作女儀長爲内則大夫人樂在南國不欲比轅克勤奉養森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七晝哭闔門日月綿遠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皐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略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温吉曹等州刺使鴻臚卿腰金拖紫三虎爲榮立德行政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賛善大夫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承保先業克尊義方姪殿中侍御史抗文吏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器幼孤未見豊碑乃

刋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浩義深知己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恵兼甥舅羞投劾德無媿其辭銘曰

鳳生丹穴 鵬翥南溟 天垂粹氣 地發精靈
傑生我公 揚于王庭 甫稱降神 說表騎星
學究經術 文高宗匠 再掌司言 爰立作相
忠義柱石 謀猷帷幄 王綱以釐 帝采惟亮
退居右掖 出入南荊 玄鶴弭翼 青蠅營營
不瞑猶視 雖歿如生 昭昭令名 千古作程

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姪孫嶺南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仲舉建立 曾孫承奉郎虔州文學敦慶勾當建立 墳塋在西北去此三百四十有四步 曾姪孫鄉貢進士可復同勾當立 玄孫鄉貢進士景新 玄孫鄉貢進士景童

歐陽公集古録跋尾云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特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張說卒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禄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

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張荊州畫賛并序 呂温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浸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

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鑿
帝檻曆天階犯雷霆之威不懾不止日月蝕卻爲
分明虎而冠之不敢復視群胥倚賴天下仰望凛凛
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秉柄
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梳我公爰寘于侯服
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
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
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群下勵
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
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

淟流而鼓迅風彎翱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
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满於是乎有泰極
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當
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冒雲而吐冊氣
欻爗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蹊其防
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泄草茅
流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
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携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
之仍作賛曰
唐右補闕陸侍作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惟異
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
貌與神會凛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
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頹摩天而下
無喜無愠亦如斯書嗚呼爲臣儆爾夙夜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文集附録終

書文獻張公文集後

韡承乏韶郡之又明日進拜文獻公祠退求夫文獻之猶有存者僅得詩文二十許篇而已餘未得也成化己丑冬始得全集於翰林學士瓊臺丘公仲深所因念古君子之爲政必因其俗尚又必表章其鄉之先賢以爲之勸俾人樂而從之蓋悅於使民之道固如斯也文獻公之集一時治道之盛靡不具載而此郡之俗易治樂從者亦多見焉垂之後世足以爲訓捐俸重刊惠此學者有能於此契其道而施之於時則豈徒爲此郡人而已哉蓋文之行矣尚有望於所謂獻者之復起也

常郡江陰蘇韡書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宋）黄鶴補註　劉辰翁評點

年譜一卷

明嘉靖八年朱邦苧懋德堂刻本

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人名氏。前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夢
弼四序。所採不滿百家。而題曰千家、蓋務誇摭拾
之富、如魏仲舉韓柳集註亦虛稱五百家也。其句
下篇末諸評、悉劉辰翁之語。朱彝尊謂夢弼所編
入。然夢弼所撰本名草堂詩箋。其自序內標識註
例甚詳、與此本不合。宋犖謂杜詩評點自劉辰翁
始。劉本無註、元大德間有高楚芳者、刪存諸註、以
劉評附之。此本疑即楚芳編也。辰翁評所見至淺、
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禎乃比
之郭象註莊、殆未爲篤論。至編中所集諸家之註、
眞贋錯雜、亦多爲後來所抨彈。然宋以來註杜諸
家鮮有專本傳世、遺文緒論、頗賴此書以存。其篳
路藍縷之功、亦未可盡廢也。

重刊集千家註批點杜詩序

杜少陵之詩古人稱之者多矣有曰詩之史記有曰詩之六經有曰詩之大成是三代以下風雅不作之後少陵一人而已予始因其言取其詩而讀之且病其注意之深寄興之遠而舊註淺易或未足以盡發藴奧及一日得蜀郡所刊集千家註批點杜詩者而觀之因其註索其理則少陵之微辭與旨愛君憂國之意宛然在目真可以匹休風雅之盛而爲三代以下一人彼如曹如劉如鮑如謝之輩騖聲律侈風騷不足言矣古人之亟稱謂不在是哉茲予幼冲寵膺王爵愧無德以副我

皇祖訓迪之勤

今上禮遇之篤謂誦詩讀書是亦養心第一義心旣治而百事理矣迺以少陵之詩探之索之其心殆有最樂存焉遂因其舊本重刻以傳工旣完書是庸贅言簡首切唯詩以道志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盛則言亦盛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與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故禮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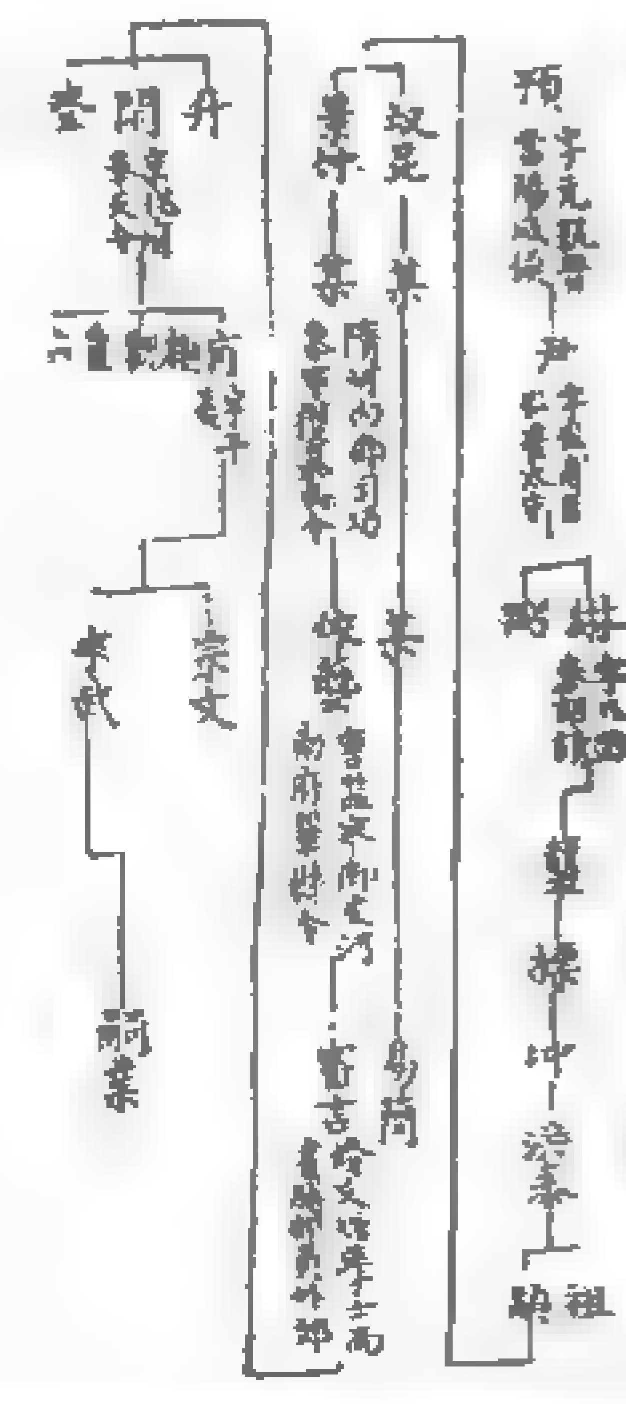
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樂而
憂民之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至乎此是謂五至而作詩之妙盡
之矣少陵之詩其殆庶幾乎是故
善謀聘事志不忘君志之至也靈
丹一粒點鐵成金詩之至也規君
德刺時政有節有文禮之至也協
金石諧鳴球格力天縱自成一家
樂之至也北征篇憂國百舌詠憂
讒秋雨嘆憂虐兵車行憂開邊石
壕吏憂苦役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哀之至也夫以少陵之詩先之以
志繼之以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
而又切之以哀不亦可傳乎哉後

之君子體其忠愛之心會其精神
之妙即以其詩用鳴我
國家之盛杜少陵弗專美矣是爲序
嘉靖己丑仲春既望
靖江懋德堂書

杜工部年譜

按唐史記世系表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侯預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二子綝弼綝字弘固奉朝請生襲襲生摽摽生冲冲生洪泰二子祖顒顒生景仲又按唐舊史杜易簡傳云易簡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從祖弟審言次子閑閑生甫又按公誌姑萬年縣君墓云曾祖茱隋河內郡司功參軍徙嘉縣令王父依藝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考審言脩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又按公傳云曾祖依藝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父閑終奉天令又按元微之誌公墓云晉當陽侯十世而生依藝及公祭當陽君文曰十三葉孫據此則自當陽侯八世至景仲叔毗與景仲爲兄弟易簡審言出叔毗下獲嘉乃叔毗之子是爲公之高祖又按杜氏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至公時又居京兆之杜陵豈依藝爲鞏令故徙河南閑爲奉天令故徙杜陵耶然則公實生於杜陵公母鄭氏生母崔氏子宗文小名熊兒宗武小名驥子孫嗣業宗武之子也又按公集中詩題有觀豐占皆公弟也又有從弟位姪佐從姪勤從孫濟崇簡則未詳所出

杜子世系考



先天元年壬子	時睿宗在位之三年		公以是年生於京兆之杜陵
先天二年癸丑	八月玄宗受禪即位改元開元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按年譜蔡行時本云開元三年公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郾城許州
開元四年丙辰			
開元五年丁巳			
開元六年戊午			按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進鵰賦表云臣素賴先人緒業自

			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七年己未			
開元八年庚申			按壯遊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九年辛酉			公年十歲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開元十二年甲子			
開元十三年乙丑			

開元十四年丙寅		出遊選場	按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自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也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開元十八年庚午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以是文獻考之所遊吳越當起於是年自是下姑蘇渡會稽數年方歸

開元二十年壬申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赴鄉舉	自越中歸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唐制年舉貢士	下第	壯遊詩云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按是年三月始移貢舉以禮部侍郎掌之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遊齊趙從李白高適遊兗州時白寓兗之任城適客梁宋間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歲在東都祭遠祖晉[illegible] 築[illegible]于偃師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	正月丁未大赦改元		在東都按是年公之姑萬年縣君卒于東都之仁風里
天寶二年癸未			在東都
天寶三年甲申	正月丙申改年爲載		五月祖母范陽太君盧氏卒于陳留之私第
天寶四載乙酉			在齊州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天寶五載丙戌			歸長安
天寶六載丁亥	詔天下通一藝[illegible]	應詔退下	
天寶七載戊子			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在東都
天寶九載庚寅			
天寶十載辛卯	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illegible]南郊	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	公年四十歲
天寶十一載壬辰		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	
天寶十二載癸巳			在京師
天寶十三載甲午		進封西岳賦	
天寶十四載乙未	十一月安祿山反[illegible]范陽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十一月往奉先縣
天寶十五載丙申	六月[illegible]入[illegible] 七月[illegible]肅宗即位於靈武[illegible]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縣依舅氏崔十九翁六月自白水往鄜州聞肅宗立自鄜羸服奔行在
	[illegible]		陷賊中
至德二載丁酉	[illegible]	五月[illegible]拜左拾遺[illegible]	春在賊中間至東都夏[illegible] 脫賊中
	[illegible]		
乾元元年戊戌	二月[illegible]	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參軍[illegible]	春在諫省夏赴華州[illegible] 官闕至東都
乾元二年己亥	[illegible]	七月棄官	春自東都回華州七月[illegible]秦州[illegible]同谷[illegible]十二月入蜀
上元元年庚子	[illegible]		[illegible]成都西郭[illegible]寺居[illegible]浣花[illegible]
上元二年辛丑	[illegible]	[illegible]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	公年五十歲居草堂召補京兆功曹時道梗又嚴武入蜀故不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寶應元年壬寅	建巳月[illegible]	上嚴武詩	在成都七月因送嚴武還朝到綿州[illegible]亂因入梓州冬復歸成都迎家而往
	[illegible]		
	[illegible]		
廣德元年癸卯	正月[illegible]		在梓州秋往閬州冬復回梓州

	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州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還		
廣德二年甲辰	[illegible]	嚴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春自梓往閬州參嚴武將鎮蜀遂歸成都六月在嚴武幕中
永泰元年乙巳	[illegible]	辭幕府	正月三日歸浣花溪草堂五月離草堂下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縣居之
大曆元年丙午	[illegible]		春自雲安縣至夔州居之秋寓于夔州之西閣
大曆二年丁未	[illegible]		在夔州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復遷東屯尋還瀼西
大曆三年戊申	[illegible]		正月出峽去夔三月至江陵暮之秋晚遷公安縣冬去之岳陽
大曆四年己酉	[illegible]		春自岳陽之潭州未幾衡州夏復回潭州秋欲之襄陽不果
大曆五年庚戌	[illegible]		今年[illegible]在潭州[illegible]避臧玠之亂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illegible]耒陽[illegible]回潭州欲歸襄陽道卒殯於岳陽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目錄

須溪先生劉 會孟評點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石門宴集　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 二首
贈李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畫鷹
寄臨邑舍弟　冬日懷李白　龍門
假山植茲竹　春日憶李白　李監宅 二首
與許主簿遊南池　過宋員外舊莊
夜宴左氏莊　鄭駙馬宅宴洞中
重題鄭氏東亭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登歷下員外新亭　嵋山湖亭懷李員外
行次昭陵　飲中八仙歌　贈汝陽王
贈蕭郎中　今夕行　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韋左丞丈濟　贈韋左丞丈　高都護驄馬行

謁玄元皇帝廟　贈衛八處士　贈張學士
重經昭陵　故武衛將軍挽詞 三首
兵車行　登慈恩寺塔　簡成華兩縣諸子
杜位宅守歲　寄元逸人　樂遊園歌
贈鄭諫議　送常書記　贈太常張卿
贈鮮于京兆　貧交行　白絲行
贈哥舒翰　送高書記　贈崔于二學士

卷之二

遊何將軍山林 十首　醉時歌　上韋左相
麗人行　重過何氏 五首　渼陂行
渼陂西南臺　城西陂泛舟　送張參軍
寄高書記　喜雨　丈八溝納涼 二首
送裴虬　秋雨歎 三首　苦雨寄隴西公
贈陳二補闕　贈田舍人　寄沈東美
崔駙馬山亭宴集　九日寄岑參　楊奉先會崔明府
歎庭前甘菊　示從孫濟　東靈湫作
橋陵詩　過王倚飲　沙苑行
送蔡希魯　贈田判官　陪李金吾飲
醉歌行　簡鄭廣文　夜聽許十一誦詩
夏日李公見訪　宴渼陂　九日曲江
自京赴奉先詠懷　劉少府山水障歌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官定後戲贈
簡薛華醉歌　崔少府高齋　三川觀水漲

卷之三

贈高式顏　彭衙行　得舍弟消息 二首
哀王孫　月夜　遣興
曲江 三章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寄常氏妹　春望
憶幼子　寒食夜對月　哀江頭
送孔巢父　贊公房 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鄭駙馬池臺飲
達行在所 三首　述懷　得家書

送從孫侍御　送樊侍御　送從弟亞
送韋評事　送郭中丞　送楊六判官
哭長孫侍御　贈嚴八閣老　留別賈嚴二閣老
晚行口號　獨酌　徒步歸行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 三首
北征　月　聞官軍臨賊境
收京 三首　潼關吏　留花門
塞蘆子　送鄭虔　瘦馬行
畫鶻行　臘日

卷之四

和賈至早朝　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
題省中壁　春宿左省　送賈閣老
送翰林張司馬　陪鄭南史飲　曲江 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值雨　尋崔戢學封
送程錄事　題松障　陪鄭駙馬韋曲 二首
答岑參　贈王御　送許拾遺
寄旻上人　憶弟 二首　得舍弟消息
送李校書　偪側行　題鄭著作
得舍弟消息　贈畢四曜　義鶻行
胡馬行　端午日賜衣　酬孟雲卿
移華州掾　題鄭縣亭子　望嶽
早秋苦熱　雨晴　初月
觀安西兵赴關中 二首　九日藍田
崔氏東山草堂　寄高詹事　遣興 八首
貽阮隱居　至日遣興 二首　劉顥宅宴飲
姜少府設膾　贈秦少府　呈楊綰

卷之五

洗兵馬　觀兵　不歸
獨立　所思　不見
新安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歎
夏夜歎　立秋後題　赤谷西崦

昔遊　佳人　懷鄭司戶
遣興 五首　遣興 二首　秦州雜詩 二十首
野望　天河　東樓
山寺　阮隱居致薤　從人覓胡孫
蕃劒　銅缾　寓目
即事　歸燕　促織
螢火　蒹葭　苦竹
日暮　夕烽　秋笛
擣衣　月夜憶弟　遣興
夢李白 二首　遣興 三首　天末懷李白
卷之六
喜薛璩畢曜遷官　寄高使君岑長史
寄李白　寄賈司馬嚴使君
寄張山人　前出塞 九首　後出塞 五首
示姪佐　佐還山後寄 三首　宿贊公房
遣懷　廢畦　除架
西枝村 二首　寄贊上人　太平寺泉眼
空囊　病馬　送人從軍
送李判官　送遠　別贊上人
吳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同谷縣七歌　萬丈潭
發同谷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劒門　鹿頭山　成都府
散愁 二首　恨別
卷之七
酬高適　酬李都督　卜居
王司馬弟遣草堂貲　堂成

游修覺寺　後遊　賓至
狂夫　有客　蜀相
石笋行　漫興 九首　題新津北橋樓
雲山　杜鵑行　爲農
梅雨　田舍　江村
江漲　題韋偃畫馬　題王宰畫山水
戲韋偃爲雙松圖　寄陶王二少尹
過韋少仙　丈人山　出郭
泛溪　贈閭丘師　野老
一室　北鄰　南鄰
村夜　簡高使君　寄楊譚
西郊　和裴迪　覓桃栽
覓榿木栽　覓松栽　於韋少府乞瓷盌
早起　琴臺　漫成 二首
客至　江畔尋花 七首　春水生 二首
春夜喜雨　遣意 二首　春水
江亭　徐步　寒食
石鏡　少年行 二首　花卿歌
高柟　惡樹　戲爲六絕

卷之八

寄杜位　送裴五　送韓十四
送劉主簿弟　和裴迪登新津寺
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寄高適
聞斛斯六官未歸　徐卿二子歌　贈花卿
百憂集行　石犀行　江漲
朝雨　晚晴　病柏
病橘　枯棕　枯柟
所思　進艇　草堂即事
徐少尹見過　寄范員外吳侍郎
請王侍御邀高使君　王竟攜酒同高見過
寄別馬巴州　觀造竹橋　觀橋成呈李司馬
高使君成都回　詣徐卿覓果子栽

奉待嚴大夫　江頭五詠　野望
三絶句　畏人　可惜
落日　獨酌　寄楊長史
寄張判官　送段功曹　魏侍御就弊廬別
從韋明府覔竹栽　贈別何邕　贈鄭鍊
重贈　嚴中丞見過　酬嚴公
遭田父泥飲　野人送朱櫻　寄嚴公
舟前小鵝　官池春鴈 二首　和嚴中丞
短歌行　入奏行　答嚴公見憶
詰王録事　謝嚴中丞送酒　江上值水
戲贈友 二首　水檻遣心 二首　屏跡 二首
絶句 四首　大麥行　嚴公枉駕草堂
即事　少年行　詠蜀道畫圖
大雨　溪漲　寄高適
送嚴公入朝　送嚴侍郎　重寄嚴公
送李使君　苦戰行　去秋行
觀打魚歌　又觀打魚

卷之九

越王樓歌　海棕行　畫角鷹歌
宗武生日　光祿坂行　悲秋
客夜　客亭　寄漢中王 二首
贈韋贊善別　九日登梓州城　九日寄嚴武
題玄武師屋壁　翫月呈漢中王　相從行
嚴氏溪放歌　述古 三首　秋盡
野望　陳拾遺學堂　故宅
贈李四丈　謁文公上方　早發射洪縣
通泉驛　過郭代公故宅　薛稷書畫壁
薛稷畫鶴　陪王侍御宴　登東山
建都　遠遊　聞官軍收河南北
梓州登樓 二首　花底　柳邊
題郪使君兄　送人赴成都　郭明府茅屋
送崔都水翁　陪四使君登寺　送韋班

香積寺　送竇九　送路侍御
泛江送客　上牛頭寺　望牛頭寺
上兜率寺　望兜率寺　送魏倉曹
登牛頭山亭　送何侍御　陪李梓州泛江 二首
送王少尹　送韋司直　絕句
短歌行　送辛員外　又送
送韋諷　江漲呈竇使君　又一首
又呈竇使君　行次鹽亭縣　倚杖
泛房公西湖　得房公池鵝　答楊梓州
甘園　題江外草堂　宴南樓
臺上　送王判官　餞崔都督
隨章留後送諸君　餞竇少尹
章梓州水亭　寄濮中王 二首　椶拂子
送元二　送路使君　簡梓州幕府
客舊館

卷之十

九日　薄暮　薄遊
酬十一舅　送二十四舅　送十二舅
南池　放船　與嚴二別
贈裴南部　對雨　警急
王命　征夫　漁陽
西山 三首　遣憂　巴山
早花　城上　送李卿曄
發閬中　歲暮　舍弟占歸草堂
桃竹杖引　東狩行　山寺
留別章使君　收京　贈別賀蘭銛
有感 五首　寄賀蘭銛　愁坐
避地　閬山歌　閬水歌
送班司馬　送司馬入京　泛江
送辛別駕　陪王使君泛江 二首　傷春 五首
釋悶　餞蕭遂州　滕王閣
玉臺觀　滕王亭　玉臺觀

渡江　春寒　憶昔 二首
寄章侍御　逃難　寄別李劍州
遊子　雙燕　百舌
赴蜀山行　別房太尉墓　寄嚴鄭公 五首

卷之十一

春歸　歸來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絕句 六首　題桃樹　登樓

朱山人水亭　敬謝斯校書莊 二首
寄崔錄事　寄司馬山人　贈王侍御
別唐十五誡　長吟　歸雁
絕句 二首　曹將軍畫馬圖引
送韋諷　丹青引　寄李員外
寄董嘉榮　青絲　黃河 二首
揚旗　寄流人劉叟　立秋日雨
和嚴鄭公　晚晴　到村

村雨　倦夜　遣悶
宿府　樹間　送弟潁 三首
嚴鄭公階下松　竹　岷山沱江圖
摩訶池泛舟　北池臨眺　初冬
張舍人遺織段　至後　山水圖 二首
哭鄭司戶蘇少監　去矣行

卷之十二

正月歸溪上　營屋　寄高常侍

春日江村 五首　春遠　四安寺
絕句 三首　屏跡　天邊行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喜雨
莫相疑行　赤霄行　去蜀
宿青溪驛　狂歌行　喜雨
宴楊使君東樓　候嚴侍御　撥悶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　題龍興寺壁　哭嚴僕射

旅船　旅夜書懷　懷舊
茅屋爲秋風所破　八月十五夜月 二首
九日陪諸公宴　雨　長江 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　石硯　三韻三篇
諸將 五首　聞房相公靈櫬歸 二首
別常徵君　近聞　遣憤
鄭典設自施州歸　寄裴施州　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角鷹　賀陽城王　冬深
將曉 二首　十二月一日 三首　又雪
送王侍御

卷之十三

立春　懷錦水居止 二首　老病
雨　南楚　子規
簡嚴雲安　往在　客居
客堂　杜鵑　贈鄭賁
別蔡著作　答鄭七郎　寄王承俊
寄常有夏　杜鵑行　八哀詩 王思禮 蘇源明
李光弼 張九齡 汝陽王璡
嚴武 李邕 鄭虔

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郭　漫成
上白帝城　謁先主廟　武侯廟
八陣圖　贈崔公輔　曉望塩山
陪宴越公堂　白帝城最高樓
上白帝城 二首　古柏行　負薪行
最能行　愁　遣悶
覽栢中丞除官制詞　遣懷
王十五前閣會　暮雲　寄常徵君
園官送菜　課伐木　除草
引水　園人送瓜　信行遠脩水筒
催宗文樹鷄柵　示獠奴阿段　貽柳少府
峽中覽物　憶鄭南玭　寄李文嶷 二首
雷　火　熱 三首

終明府水樓 二首　呈元曹長　牽牛織女
毒熱　雨 三首　種萵苣
晚晴　宿江閣　白鹽山
灔澦堆　瞿唐懷古　黃草
柏中丞宴將士 二首　奉漢王手札　覽鏡
聽楊氏歌　夔府詠懷　存沒口號 二首
送十五弟侍御　送李功曹　別崔潩
贈四男　簡蘇徯　贈蘇徯
別蘇徯

卷之十五

壯遊　白帝　雨
雨晴　晝白　洞房
宿昔　能畫　鬭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偶題　吾宗
寄弟豐 二首　送田將軍　解悶 十二首

哭王掄　覆舟 二首　峽口 二首
秋風 二首　西閣 二首　社日 二首
江月　吹笛　孤雁
遣愁　夔府書懷　十六夜翫月
贈李十五丈別　送韋判官　江上
寄崔評事　西閣雨望　吳郎見過
九日諸人集于林　夜　題鄭監湖亭 二首
秋興 八首　寄柏學士　詠懷古跡 五首
張旭草書圖　畫鷹　送楊監赴蜀

卷之十六

孟冬　悶　雷
朝 二首　南極　晚
西閣夜　月圓　中宵
不寐　鷗　猿
黃魚　白小　麂
鸚鵡　雞　昔遊

寄杜位　送鮮于萬州　西閣期嚴明府
西閣曝日　小至　縛雞行
玉腕騮　黑白鷹 二首　送栢別駕
閣夜　瀼西寒望　送十七舅
送王判官　不離西閣 二首　謁真諦寺禪師
赤甲　入宅　江雨懷鄭典設
雨不絕　崔評事許迎不到
晝夢　熟食日示兩兒
又示　晴 二首　雨
卜居　題瀼西賃屋 五首
諸節度入朝 十二首　得弟觀書　喜觀即到 二首
寄薛郎中　即事　懷灞上遊
月　晚登瀼上堂　李潮八分小篆歌
醉為馬墜
卷之十七
豎子至　槐葉冷淘　園

歸　上後園山脚　諸葛廟
弟觀歸藍田 二首　張望補稻畦水歸
返照　灩滪　送弟韶
夔州十絕　請卿谷脩武侯廟
又上後園山脚　夜雨　更題
峽隘　東渚耗稻　阻雨
柴門　甘林　小園散病
月　見螢火　寄劉伯華
草閣　月　十七夜對月
白露　孟氏　摘蒼耳
同元使君舂陵行　寄狄博濟　寄韓諫議
寄岑嘉州　魏將軍歌　秋峽
日暮　月　曉望
別李秘書　九月一日　過客相尋
孟倉曹惠酒醬　移床 三首　溪上
中夜　復愁 十二首　搖落

九日 五首　季秋江村　江樓宴 二首
暮歸　送孟倉曹　覓舊莊
耳聾　小園　夜
酬薛十二丈　送李秘書　贈李秘書
送韋中丞　聞惠子過東溪
太覺高僧蘭若

卷之十八

移居東屯 四首　簡吳司法　又呈
柏大兄弟山居 二首　覃山人隱居　柏學士茅屋
東屯月夜　東屯北崦　夜 二首
收稻 二首　秋野 五首　傷秋
雨　秋清　瞿唐兩崖
晚　雲　晨雨
天池　即事　獨坐 二首
雨 四首　返照　向夕
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俳諧体遣悶 二首
復至東屯 二首　從白帝還東屯　刈稻了
柳司馬至　自平　期王將軍
虎牙行　寫懷 二首　舞劒器行
有歎　園樹　白鳧行
冬至　寄弟觀 三首　別李義
送高司直　錦樹行　白帝城樓
呈元曹長　西閣口號　寄從孫崇簡
送卿翁還江陵　白帝樓　夜歸
夜聞觱篥　前苦寒行 二首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 二首　元日示宗武
又示　懷弟穎觀等　大歲日
聞賊退口號 五首　得觀書　人日 二首
江梅　庭草　贈南卿兄果園
送大理封主簿　白帝城放船　汾州唐使君宴別
田侍御津亭宴　寄唐使君　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　入行軍六弟宅　上巳日宴集

宴胡侍御書堂　月下賦絕句　逢李龜年
南征　地隅　歸夢
送李長史　送馬大卿　送鄭監湖亭
蚕穀行　三絕句　和宋大少府
重送鄭監前湖　惜別行　送崔侍御常正字
送宇文石首　懷李尚書　水宿遣興
江陵望幸　虢國夫人　遣悶
陽城王新樓　奉衛王　江邊星月 二首
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荊南述懷
江漢　遠遊　折檻行
送薛明府　哭李尚書　重題
獨坐　哭李常侍 二首　安王使君宅 二首
久客
卷之十九
寄鄭少尹　移居公安　簡顏少府
醉歌行　贈衛大郎　送常少府
贈虞司馬　公安懷古　呀鶻行
送李晉肅　北風　憶昔行
送顧八分　別公安大易沙門
曉發公安　歲晏行　發劉郎浦
別董頲　幽人　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　登岳陽樓　送魏少府
送長孫漸　登岳陽樓　送王砯
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白沙驛
上水遣懷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遣遇　解憂　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登白馬潭　歸雁　野望
入喬口　銅官渚　北風
詠懷 二首　望嶽　清明 二首
客從　發潭州　雙楓浦

酧郭判官　送李大夫　回棹
餞裴端公　送王信州　哭韋大夫
江閣卧病　送韋員外　酧韋韶州
樓上

卷之二十

千秋節　蘇侍御訪江浦
可歎　贈盧參謀　送劉僕射
送劉十弟判官　登舟適漢陽　送敬使君
寄蘇侍御　贈李判官　送殷參軍
別張建封　送盧侍御　舟中伏枕
夜雪懷盧侍御　對雪　送蘇徯
酧高蜀州　贈蕭使君　送二十三舅
送魏司直　送趙明府　貽李員外子棐
歸鴈 二首　燕子來舟中　小寒食
清明　贈韋贊善　看舟前落花
岳麓道林　酧寇侍御　白馬
入衡州　呈陽中丞　懷裴端公
文宣王廟　朱鳳行　呈聶耒陽
送李銜　留別湖南親友
過洞庭湖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目錄 畢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須溪先生劉會孟　評點

遊龍門奉先寺

會要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黃鶴曰唐志河南自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按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翊與河中府爲郡並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即事河至龍門之地土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閣龍門舍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峽又有闕塞山云即龍門緋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龍門云考絳至河中不滿三百里馮翊至河中不滿百里兩地相接按地理河南即春秋時爲龍地後漢秦置雍州乃爲秦州宜此山之勝數郡是詩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卧字可虛可實用天闕語渾若天闕天闕星不牽强耶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師古曰釋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此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靈巖即式也猶兩曰靈兩條夢弼曰本一作虛楠蔡傳西清詩話劉公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卧爲親切書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

贈李白

夢弼曰時李白爲梁宋之遊鶴曰詩云李侯金閨深亦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按公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伏書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云天寶初已引對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五載作蓋公詩云二年客東都又有梁宋遊殆是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瀚在十二載非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李侯金閨深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他人跡宜頻見此機巧者乎鮮有難合遠其至遠者王彥輔曰東都洛陽也事林新編云陶隱居登眞訣有乾石青精餓飯音迅謂陰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漫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延年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杜脩可曰丹書抱陽山人祭經曰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汞能取鉛底金黃牙爲根蒂水火鍊功深王涉曰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鮑文堂曰青供奉翰林故云趙次公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也山海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瑤草西文通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師曰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服餌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而言即齊魯青未了五字雄蓋一世○青未了語好大字誰何狀蕩非湊句也齊魯跋涉廣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胷生曾雲對下句苦○盪胷語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見其趣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鄭卬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兖州升中告代于此是山爲五嶽之長故曰岱宗趙曰陰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割者分也洙曰張衡南都賦用水盪其胷鄭曰盪他浪切郎曰曾與層通趙曰眥目睫也音墻細切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此借用其字

三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鶴曰按唐志瑕丘縣本魯負瑕邑屬兗州石門屬齊州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無可取○洙曰漢制以曹官爲掾如晏之掾也言其有所負荷晉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人謂之連璧張詠曰史記注古人以一鎰爲一金一鎰三十兩也洙括曰漢書班超傳注胡樂有橫吹之名洙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下注卿不得終侍祝見自喻耳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雖恐羌推字不顧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洙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趙曰東蒙山在兗州洙曰後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比郭生指言范十隱居猶可曰楚詞有橘頌趙曰晉張翰在齊王冏府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

題張氏隱居二首鶴曰按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爲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憲叔明叔卿山是二人卿與明有疑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詩題張氏隱居豈其人歟詩中不貪遺害之句與白傳及雜述應頗合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

虛舟 鶴曰石門見前詩洙曰史天官書敗軍跋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今詩意謂不貪故夜識其氣也師曰虛舟喻虛己以遊出洙曰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人能遊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洙曰濟一作齊杜康善造酒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意處注以爲祿山且淡交吟〇趙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北史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之志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鶴仰海岱指何地無之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洙曰兗州漢之東郡夢弼曰公父閑嘗爲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王禹偁曰海岱東海

泰山也青徐二州也皆與兗相接洙曰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魯志兗州魯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恭王餘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鶴曰兗州任城縣是也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洙曰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魏略魏太祖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已上人茅齋 歐陽公曰僧齊己也善吟詩知名於時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洙曰白羽謂扇也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改蔓字爲夢又釋天棘爲柳皆非也趙曰歐陽公善本夢作蔓字夢弼曰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若顛天棘相近也趙曰晉支遁字道林諱姓關氏析物當試問難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彷彿老成亦無玄黃亦無批壯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鄭曰批於乘切批薄迷切趙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品藝驍騰

畫鷹

素練風霜起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絹色耳注誤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兎側目似愁胡以碧眼言之絛鏇光堪擿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洒平蕪鄭■攫句勇切洙曰攫身搏攫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以愁胡鄭曰絛他刀切縧絲繩也鏇徐劍切圓鑪轄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攫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曰按唐地理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又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大家數語獨字鶴聞道洪河坼遥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皋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矢萬艘隨事有氣無不可寫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洙曰漢書考城令王渙謂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趙曰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為橋梁洙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鶴曰齊地記云勃海東有碣石徐聞亦齊地也洙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釣而連六鰲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此與出處別謂他種樹為隱者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時故也裋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洙曰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漢書貢禹裋褐不完注云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鄭曰裋臣庾切褐胡葛切師曰還丹九轉丹也九變墮壞然後成就洙曰晉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龍門 鶴曰龍門在河南北詩□作來行樂民當是天寶初作○天寶初來都作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 公自注山有佛寺金碧照耀盡爲勝□ 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曾南豐曰皇居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多色世界銀色世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嵚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鶴曰按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爲南書侍郎之貳蓋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趙曰南曹小司寇則小司寇爲刑部侍郎而今未聞以侍郎判南曹豈部亦侍稱爲小司寇耶太夫人乃公之祖母盧氏按年譜天寶三載盧氏卒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氲 洙曰書爲九仞虧一匱匱土籠也師曰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慈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時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殊曰詩如南山之壽

春日懷李白 鶴曰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東之句蓋其時也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鄭曰庾信字子山在周爲車騎將軍開府洙曰鮑照字明遠爲宋臨海王參軍趙齊閒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茍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子美渊白太過反爲白發語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之美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李泰伯云渭北子美所寄江東白之所在也

李監宅二首 趙曰按舊注錄李令問開元中爲殿中監好美服玩饌以書聞於天下有只饌要錄之爲條書取宋令詩有異味字之句置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洙曰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毅仕周尚武帝姊襄陽公主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輩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于帝師曰隱如隱凡之隱黃希曰異本字見左傳薛夢符曰趙岐先賢傳孫儁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二峰出嶂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趙曰任城縣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 洙曰晉王獻之夜臥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公自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 趙曰按史宋之問虢州弘農人嘗考功員外郎之問居雖在虢而有莊在首陽之間弟之悌以驍勇聞又按中宗時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故之問有送審言詩云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審言死之問有祭文公與之蓋有世契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更過 謂之問姪矣一任作詩過之夢集前輩自謙之詞趙注何足以知 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他人開花野草之感真不知其可厭耳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夢弼曰河南鄴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 趙曰凡枉道而進者猶任其入況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公自真可知也洙曰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師曰將軍樹美員外弟執金吾也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是也興 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書語閑橫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盃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蔡纖自然結趣蕭散〇鶴曰本一作說劍鶴曰公本鄉貫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因吳詠而思吳也

鄭駙馬 潛曜 宴洞中 鶴曰按鄭潛曜尚明皇臨晉公主而廣文學士

長之姪也史稱潛曜有孝行又按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公與潛曜有舊天寶四載間嘗爲作皇甫淑妃碑此詩在其先後也○天寶四載東都作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如此秦樓鄭谷亦是創見時聞雜珮聲珊珊鄭曰磴下刻切磴道也洙曰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鄭子真耕於谷口也

一 重題鄭氏東亭公自注在新安界鶴曰新安縣屬河南府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作故云重題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洙曰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夢弼曰詩注水成文曰漣水衣水草也隼鷙鳥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公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鶴曰李北海即李邕也按唐史天寶初邕爲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歷下亭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名又按邕天寶五載以贓事貶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間

東藩駐皂蓋北渚淩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鄭稱適當如此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皆山東濟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清河郡又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洙曰按漢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夢弼曰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洙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江淹詩悵悵亞與趣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藉臺觀舊氣溟海岳深此指此亭亦為北海千卿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師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府舍中大抵是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在清湖之北殊藉臺觀舊謂此亭有鄒轄執後齊所築今之芳因其舊跡故新亭也氣溟海岳深謂此城憑岳帶海二岳之氣溟蒙深遠也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具本一作拱趙曰禮記絲聲哀洙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

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耿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邕詩本不可曉師曰曾冰延樂方謂此亭夏月除凉如積冰然可以延引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也洙曰易既有典常又含弘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見也

暫如臨邑至㟙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鶴曰臨邑縣屬齊州㟙山湖亭豈所李白詩題所謂鵲湖耶㟙當有一誤 魯曰㟙按玉篇叨夢切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趙曰李員外應在青關故有却望之句

行次昭陵 夢弼曰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 鶴曰按天寶五載詔天下函一 蔡者指京師公自東都西歸意謂此道經昭陵也○天寶五載長安作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 有典有則 讖歸龍鳳質威

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 秋他又予問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爐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上句叔寶下句青典皆玄意入實矣 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洙曰唐主謂隋煬帝群雄謂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薛奉傳奏虎狼之國也今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也天屬父子也謂高祖禪位于太宗也希曰高祖遜神堯之號位如堯太宗有九功之德可歌如禹也師曰風雲隨絕足謂李靖之輩從高祖而起也趙曰龍文帝與孫權書中國雄競馬其知名絕足求時有之歐曰蠻鄉撫洪爐謂陶成天下如洪爐爾洙曰漢書黃帝鑄鼎於荊山下鼎成而仙去後人名其地為鼎湖鮪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洙曰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歌東死亦賜玉衣夢弼曰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箧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出在神外

飲中八仙歌 洙曰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備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可曰蔡修云此歌重疊

洲韻古無其體昔賀之汲父元度人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於三百篇分畫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浙人不善騎馬而書乘船杜甫嘲之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不倫不理各擬其平生擬其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謂爲八仙若賜○八篇皆之吾意復知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失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難爲拘檢者道耳洙曰賀知章會稽人少爲秘書監汝陽王璡唐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師曰唐史於讀汝陽王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扶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戢福祿縣地或常聞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洙曰唐史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仙客爲左丞相按爲李林甫所中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昔何曾不食萬錢客齋三輩云杜子美八仙歌銜盃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打本誤以萬世賢絕無意義使世字足云宗謂豈敢用哉來口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晁會與浪侯古共坐肆人謂之蘇晉有工材能可曰蘇晉一學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事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之他佛不愛也弥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頭詩人無識之者定功曰苑傳正作白墨碑曰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白已扶醉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故云蜀人謂衣領爲船襟也洙曰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爲神仙呼之顛後漢張芝好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彦甫曰按史睿宗長子寧本名成器立爲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讓儲位封爲寧王薨諡曰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加特進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言其寵數諸賜精妙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

麈清閑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
孝義稱自多親隸尊誰敢問山陵山陵指宋此十字最有禮氣本吾長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
章罷鳳騫騰昭亦杜雖杜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
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
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
爽氣澄樽罍臨極浦見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
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簪動玉壺冰瓢飲唯
三逕巖栖在百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
寶寧全祕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
登上下不相紹從押韻見意從來相送皆通○洙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兩漢魏晉以加官從子馬特可以殊寵當又賜之從於海濱也待扶攜而上九萬里則尊據論不雜風塵魏志邯鄲淳獻曹植之才謂之天人今為已容歸曹植公以況己之與汝陽王也從漢杜密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以前有李固杜喬今云何知對李膺公謙辭也晉衛瓘奇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參酬曰澠無已本作澠沔異一勝勝神變刀孫時也洙曰蠡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注蟲蛛蟄也李戈又左傳晉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注澠食陵切水出齊國讀書對向傳注南有綬中鴻寶苑秘書注云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得泄也漢書選詩注亦陵丹梯壞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若書隱遁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今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公自注有從姑之子鵠曰唐比部屬刑部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
王孫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
雅藹孤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
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
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
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洙曰漢丞相蕭何梁武帝姓蕭秉觀漢紀恒榮溫恭有蘊藉周勃傳勃魁梧奇偉晉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嵇康為中散大夫吾士陽性絕巧而好鍛鄰曰鍛都玩切偷可曰韓升子齊威入山問父老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賣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為愚遂多為愚公谷洙曰長者轍見前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不深不成語○洙曰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毋文子曰博盡閏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塞行棊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先代切夢弼曰左傳馮陵敝邑洙曰宋玉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法云五白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而呼頹子數也宋劉毅於東府聚摴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禁容實與韓黃李称等摴蒲嘗之曰世云摴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師曰梟盧持來也如今之持來有指有豹是也洙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蒲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漢蒯通曰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應劭云齊人名甖為儋石受二斛晉灼云石斗石也師古云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音義云儋丁濫切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公自註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鮑曰韋濟嗣立之子自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天寶七載在長安作

有客傳河尹今人稱河南尹曰河尹豈不傳矣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裋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真怯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雞翁趙曰漢李膺為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為上客時韋濟尹河南故公得以孔融為比洙曰晉郭璞妙於陰陽筭曆著天囊於郭公得青囊中書九卷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韋尹之貴下句又美其善詩能繼詩之國風也晉陶淵明字元亮性嗜酒嘗為彭澤令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洙曰漢書負為裋褐不完詩首如飛蓬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治攻成稱神明獲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贈韋左丞文濟

公自注濟之兄恆前為給事中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常氏在經術漢
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鴒原荒宿草鳳
沼接亭衢兩沼叔姪兄弟世沒有甥弟姪爭之甚而讀之亦自可傷有客雖
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自謝
○用事不用事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
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撒
感激亦足慰榛蕪俯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轄省事糾舉憲章昧曰漢書
賢及子丈成皆以經術為相詩存今在原兄弟急難搜子朋友之甚有宿草而不哭焉晉荀勗
自平書監是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
諸君賀我耶中書疑遷晉人比天上鳳凰池月
令奏臣老投几杖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越
孟名而謝過曰使晉子厚在此堂丈矣乃武
之罪也吳志陳琳答張紘書曰小巫見於大巫
神器盡矣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魏
志陳登謂呂布曰昔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
則為用飽則颺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哮嘶曰
按唐書常思謙高宗時為尚書左丞子承慶嗣
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嗣立武后時亦以
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嗣立二子迥齊於陳留
太守濟天寶中代尚書左丞三世並為省轄世
罕其比

奉贈常左丞丈二十二韻鶴曰此詩前後考陳情也公以

開元二十四頃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困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戶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云主上頃見徵實却垂翅來云呪陳許大臣公明年累久方來都之遊也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
具陳既集情見起語具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猶言近萬賦料揚
雄敵詩看子建親封也入不能敵者惟有子建或近下又用同時前輩二人
英氣排出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出立
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
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
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
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入得丞左每於百寮
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
心怏怏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

大臣白鷗沒浩蕩沒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語勢當是沒字相應

萬里誰能馴此起結皆可惘然非乞憐語也常自如杜必當蕩而不違故有心快

快走蹤跡之歎未止如此悲壯未衰○洙曰前漢班氏叙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閒非其所好也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也夢弼曰漢樓護傳王邑居第下稱賤子主奇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前漢揚雄傳雄好詞賦每作賦常擬相如黄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師曰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聚觀傳其眉目有異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

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鄰夢弼曰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洙曰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脩可曰猶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洙曰史記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東城志林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稱望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盡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中氣索然

高都護驄馬行鶴曰按新舊史高仙芝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舊注以爲高適非也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但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亦是借語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此氣骨下可少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

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只亦此語絕足○洙曰唐安西都來至烏壘磧去交河郡七百一十里都上蕃西連疏勒去悉蕃之百里北[illegible]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illegible]移於龜茲城欻許勿切忽也顧[illegible]年錯白[illegible]頓終息養蓬本扶芳劉曰天爲欲天馬徠[illegible]極涉流沙九夷服夢弼曰相馬經馬腕欲[illegible]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好蹴[illegible]切踏也[illegible]曾與魯同李祥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illegible]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illegible]駒號天馬子洙曰天馬歌讚容與兮逝萬里又曰霑赤汗沫流赭表曰馬其行者追風逐電走過如掣電言其疾也夢弼曰古樂府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之外有橋曰橫橋如亭曰橫音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注廟有吳道子畫五
聖圖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洙曰天寶
初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
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
廟於天寧坊二年改尊太聖祖玄元皇帝
仍詔天下諸郡建紫極宮○天寶九載自
長安復適東都作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 金莖凡語變化氣象上句故欲如此清快耳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
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
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
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
凍銀床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 在周時爲柱史早失然能使後代拱而師事之此詩意也 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趙曰以廟

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所也
故以言廟洙曰漢書音義禁苑之禦折竹以縣
絕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分官守祧遷主
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琪曰碧瓦
琉璃瓦也洙曰班孟堅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定功曰老子生
指李樹爲姓而李以爲琁祖作曰仙李盤根大
洙曰漢李業王治夢曰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
武帝於猗蘭殿奕葉猶累世也世家讀舊史謂
太史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道德侍今
王謂老子道德經明皇親注也吳道子陽翟人
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天寶
間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風箏謂簷箏掛之
風際風至則鳴也銀床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
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史記老子周守藏室
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
之衰乃遂去鄭曰經傳拱漢皇謂漢文景皆崇
尚黃帝老子之術也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

贈衛八處士 鄭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特賓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
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
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
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荅
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
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陽閉之後此語爲陽○洙曰昭

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居于曠林不相
能也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鮑曰垍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內宅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而截不成對天上張公子
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
兼綰黃麻似六經兼綰六經高鳳張垍皆知戲耳內分金帶赤
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鳳謂鳳飛於高何物小兒攻是用人名戲筆與桃紅李白驛子驚歌等共親狎怨別不見履跡轉換而故人厚者自知之耳空餘泣
聚螢此生任春草晉老獨漂萍倘憶山陽會悲
歌在一聽夢弼曰晉天文志華蓋七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過華蓋言密邇帝里也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俱時童謠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洙曰漢光武與嚴光共卧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補曰拾翠殿在東內景福殿之東南望雲亭亦在西內景福殿之西鮑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洙曰以紫泥封誥故曰紫誥寫誥辭於黃麻紙上制辭謹嚴如六經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高鳳後漢逸民也車胤囊螢照書晉嵇康阮籍為竹林之會山陽康所居也向秀經山陽作聞笛賦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
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
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栢
路還見五雲飛師曰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洙曰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陵山陵也寢寢廟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翠微山杪也夢弼曰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實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色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
精靈上下合當將妻有恨王者今無戰借用語書生已勒銘
封侯意疎闊編簡為誰青洙曰晉陽秋云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俄而亮卒錢士李徽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後漢吳祐傳青簡書久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簡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
蹻騰赤羽千夫勝指麾為象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
外神速至今稱夢弼曰銛思廉切利也言兵威之行罷無不伏然須者蹻音

蓄莊敎言如猛虎之當嗥而爲之失喪其性命也脩可曰家語亦羽君曰白羽君月千夫勝吉所勝者千夫也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遺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颯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匈奴尙畏其部曲則遺者可知書生善頌者也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嗅放得是○希曰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呂霸城門或月青門絳水潰絳州而言洙曰漢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兵車行

師曰此詩爲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託漢武以諷朝也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公自注云古樂府不聞耶孃天子舉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洙曰秦國風有車轔轔注衆車聲車攻詩蕭蕭馬鳴注言不諠譁何說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洙曰里正一里之長也蒙勒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夢弼曰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蕃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洙曰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爲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二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五○天寶十載在長安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

百憂方知象敎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青秋秦山忽破碎秦樊家手本如此近是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瑶池飲日晏崑崙丘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洙曰王為撰頭陀寺碑正玄既沒象敎陵夷此謂象形象以教人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鄭曰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磴道屈曲而升也撑拄㡧切拒柱也塔每級之下蓋多枝撑至其盡級高處則為出枝撑幽矣鵝曰寺在長安塔高三百尺則秦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事高涇渭雖為大川亦以塔高而水不可見也宜知問樊家序鴈塔題名亦云杜詩所謂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蓋言其高遠洙曰山海經南方蒼梧之川共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也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又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皇帝之宫趙曰此暗記慈恩寺之事南望蒼梧託虞舜以思高宗西望瑶池托西王母以思文德皇后也洙曰韓詩外傳夫黄鵠一擧千里焉責陽鳥似吾註隨陽之鳥鴻鴈之屬也本曰鴻鴈率多周稍梁本宋戰國事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鵝曰舊本次此詩為成都作是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今以詩考之乃在長安作誤是咸陽華原二縣咸誤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氷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絶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聮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赤縣者為赤洙曰杜陵野老公自稱也杜陵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國曰杜陵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産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曰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蕭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之門謂之青門董京成衣百結之衣

杜位宅守歲鮑曰時公在長安從弟杜位宅守歲是年公四十歲

守歲阿咸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拘束投得憓悅爛醉是生涯趙曰績能自言則遠矣○咸一作戎洙曰晉王戎字濬作阮籍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鵝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

事坡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旛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喧譁正月公此詩也夢弼曰晋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序但詩淑先迹頌來易勿歎删盡譬此言期夾會宴也列炬散林鵶言獨炬之明鵶鵲驚飛也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天寶十一載在長安作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

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洙曰東蒙以蒙山在東曰東蒙地理志屬兗州趙曰蒼精龍劍也蔡曰春秋繁露云劍佩於左蒼龍之象鮑曰後漢公孫瓚劍銘含景吐商夢弼曰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王莽有意褒漢通子午道時名爲子午谷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夢弼曰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按道藏經晋時有戍卒也於子午谷入谷之西洞水窮巖忽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

樂遊園歌 公自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洙曰按西京記樂遊園漢宣帝所起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祓禊登高車馬填塞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鮑曰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即是前此以正月晦日爲節也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 勢字似無見 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迴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城約有趍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 語達白別 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每緝此結不自甚○吾當墮淚於此岸形淚及心貌鉄本作缺趙使定作鉄鶴曰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爲秦川趙曰長生木瓠乃木瓠脩長而生者用之以酌酒夢弼曰西京記唐玄宗開元間築夾城自大明宮至曲江芙蓉園以天子來幸之儀也洙曰漢

攡樂志遊閶闔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詄蕩蕩知渾曰詄讀如迭詄蕩蕩天體堅清之狀晉灼尼水詩翠集慨昏謂沈炯林屋鮮記見山下國銀牓相輝參封曰西京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去聲浮生多病休儒服宾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使

君求顏閣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欻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夢弼曰彼的先鋒皆以比諫議之詩筆也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注曰莊子曹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辨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按竟為祖所殺季布傳辨士曹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晉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送常書記赴安西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藉臣如仰頻語仁頭無人復慰藉如常也故與哀憐為對以為憑藉殊妹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异途逖矣懸隔藉本作藉非千金算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藉在常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殊曰詩一月三捷漢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夢弼曰按唐書張說一子均垍明皇特詔垍中書泊自翰林學士還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

也鶴曰舊本題作贈均非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言其出使荒遠絕跡特非常語故未易詳耳前計皆謂如建標猶言柱特據其詩告之意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公子如此想像出塵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

嘉謨及遠黎獮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頻躓游梁竟慘悽謬知終晝虎微分是醯雞浡泛無休日挑陰想舊蹊吹嘘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携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洙曰漢郊祀志遂來方丈瀛州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有馬韓辰韓弁韓三種故曰三韓爲貢注覽番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太宗卿事樂者也故用伶官樂祭事漢禰衡在黃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鸚鵡水鳥也賓中薑刀藝兆睢黃云昔人文黃多以兄弟爲友于日月爲居諸黎民爲周餘子孫爲詒厥新婚爲燕爾頗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宜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挾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汝惜居諸後漢史獨傳云陛下陛於友于不忍恩絕豈拒求通親親表云下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賢論中北韓光多興駒父云此歇後語也夢弼曰晉唐驥傳乃虔淳之兄子王導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子孫乎不知端倪此端緒也倪畔也洙曰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弟兄適籍悉畀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瑣天子刑也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學士依新舊制始於盧杞李注言濡刻为鄉以能文之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紀重澤師古曰釋謂傳言也趙曰適越遊梁公自謂也公本傳少寓宋吳楚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遊是也朱曰馬援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注云鍛鍊刻若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思顧我鍛深而自慚鍛鍊之未至耳夢弼曰揚雄從事成帝羽獵因作賦以風呂望釣於璜溪得五璜遇文王載俱立以爲師公意蓋有望於張卿之薦己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鮑曰鮮于神通也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鷹鸇雛風塵惠氣自得非獨贈人以此侯伯知何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略蟠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合沓更誰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郤詵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

芻淚落無所可入故如此言之悲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
隨諸彥集方覲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
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
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昧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趙曰語何足算也此言長伯之人本矣至於無算而鮮之致身則實以文章也洙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名鳳佳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詩處鳴字字賓也漢晁錯晉郤詵皆舉賢良高第公字舉進士不第賦有此歎夢弼曰兩都賦序言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業寀啟名明皇詔天下有一藝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或斥己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遂無一中者公為詔遂下是為林甫所沮故下有破膽陰謀之語也趙曰盧慈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
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吳從俗彫喻嫌古意○洙一定記曾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知其賢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
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
線跡春天衣着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
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佳處○商得全四香汗
清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
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此於白况寒士因意不合終限慨嘆○鄭曰殺所切赤黑色射食亦切熨紆物切火殺布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杜詩註一卷補遺

贈韋左丞 先兄貴詩脈去山谷嘗文章必理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

命意曲折後于少此深考古人告更加于
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從人靜聽而具陳之
耳自前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當
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
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
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學冠
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
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
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
不能爲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
然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
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
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
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
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
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
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
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
杜贈韋詩前後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
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
首清渭濱其道欲與韋別則曰常擬報一
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
後可謂頓挫高雅矣東皐雜錄云直問剖
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善
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奉寄韋尹 蔡興宗正異云尹謝餘之室誰林呪謝蕭維結從一作事見例下傳正文作難說乃字字之訛也吼一作門音川又音吼

謁玄元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無集必賦詩推一人擅揚郭璞尚

升平公主盛集事端擅揚送別相巡江淮
鋪起擅揚乃知于是詩盡手看前輩吳生
遠煙揚唐人素有此詩山谷謂王立之曰
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
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揚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
誇特業須要於
前輩中擅揚耳

杜詩註一卷補遺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趙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頌贊有體得故事外意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 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如新就眠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 此語深婉士大夫 畋獵舊非熊 詔符之叙賦詩中開合縱限類月略舉其似 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語傳括不倫相 ○洙曰漢武帝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爲第一師曰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洙曰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明入每起兵則傳箭爲號洙曰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爲祁連步瑕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次說皆破之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吐蕃本西羌屬數聚河湟江嶠間以輪參河西節度欲得其收復之洙曰遠伐大宛國得天馬乃作歌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邵氏聞見錄云左傳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爲鶴雖知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爲師爲賁杜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茅土其爵位輕重而爲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孫楚字子荊自負材氣多所陵傲參石苞驃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鄧當擊賊賊吏輕之蒙殺吏因投尉表雖自首承閑言於孫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師曰崆峒山在西正當吐蕃所入一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鯤曰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

兵則不得占去省河西 哥舒翰表爲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后曼與至但四自牧全不相涉○崆峒杓閒遠而言猶言涼伴非必其地也若曰一大地參熟當又少許王師徒妨刈麥耳況兵馬崆峒亦无義蘇注更屬撰可笑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杜詩每以飢附爲當然亦是偏見又以況人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洙曰飢鷹注見前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晉山簡進高陽池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爲强何如并州兒鮑曰捶楚言捶有罪者成謂唐時參官掾尋對受杖非也男參杖江陵詩云悟歸休當掾何處事中隙何況親狎獄訟寧終叢偷此豈身受杖於漢諸署郎郎師曰武威曰伸州洙曰掾漢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王仲宣

有懷 軍詩

奉留贈集賢院崔■輔于休烈二學士鶴曰公以天寶九載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俾待制集賢院召學官試文章崔于一學士當是試文之學官也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叶闇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日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鶴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無燕雀喧青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宋曆庶巳存此語可念不調而自決云耳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參洙曰天老指宰相也春官指禮部也傳大鵠退飛過宋都風也鶴與鵠同劉歆曰龍門在宝州東登者化爲龍夢弼曰杜陵者南北杜皆名家公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故山指襄陽之峴山公先本襄陽人桃源在縣州襄陽至縣州隸三百里師曰禁中南東西兩掖垣乃禁墻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鶴曰鄭虔鄭州人

不識南唐路今知第五橋自動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

與未惜馬蹄遥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夢弼曰谷口鄭子眞與王風有焉洙曰杜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杳起兩句先卑枝低結子

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

樓底晚飯越中行字字形容趙曰漢食貨志木千章注大材曰章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絶域滋蔓匝

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

坼漸離披香讀此再四感歎甚多以其言名佫王故也○趙曰戎王子戎以爲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徃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

藏蛇又極幽僻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撿書籍

賣來問爾東家子美因羨何林之趣至欲賣書結茅甚而容其志願也朱曰碾渦破碾間水渦漩也鄭曰掐正作掐如鳥切廣韻掐取物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綠

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

來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賓主可見以客於賓興移無灑掃五字自矣隨

意坐莓苔鶴曰漢武紀至碣石注此石著海旁碣石特立之貌洙曰引詩十五學等銀甲不曾卸晉阮孚爲常侍以金貂換酒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

裳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

有一山川趙曰磴石梯之道也師曰雲門謂雲擁其山門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

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多趣一石林蟠水

府百里獨蒼蒼趙曰生菜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入食單補於棘樹之下陰益其凉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

接羅剌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

湖興頗隨希曰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言勝昆明也師曰青荷葉酒盃也白接羅巾也洙曰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泛水也乞丘既切與也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

能文言外亦具世變醒酒微風入倒語意嫩聽詩靜夜分絺

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不乏趙曰白紛紛言其作蘿之潤如此也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柰何出門流水住（水住集作但出）

（何氏林泉覽揚別如此蓋是妙意）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

憐醉後歌秖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醉時歌（公自注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曰按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在官貧約甚晏如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

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

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

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

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

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但能痛飲即爲吾師）

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非謂舞也）

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

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

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閑閑動蕩讀之至老）

（不慣不減○希曰漢高祖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室註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夢溺曰羲皇謂伏羲氏之世宋翔屈宋玉也轗音坎軻音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反行軸車也一曰轗軻失志也或作坎坷義同轗曰按舊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爲於京安敢亦在日糶之數疏曰禰衡與孔融作尔汝交司馬相如與文君與之臨邛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親滌器於市中劉棻書從雄學作奇字王莽立棻以獻符命成實辭所連及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將欲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上韋左相二十韻（補曰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爲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投下題或候來逹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

洪鈞（明相業多矣未有如此好格決意者）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

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

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

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

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獨

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遵長尺牘與鷩坐倒逆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化）豈是池中物由來
席上珎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
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
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
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
巾（洙曰昭十七年傳鳳鳥氏曆正也注鳳鳥氏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黃帝名軒轅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也書高宗命傅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漢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比謂見素之父奏也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上術以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此言見素以材見用也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為丞相史記范雎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傳紱即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也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下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書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云領縉紳又先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鑑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時見素兼吏部尚書故云聽履曰魏志管輅字公明明周易無不精微援見素傳肅宗時有星犯昴言祿山將死皆驗洙曰前漢陳遵字孟公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吳志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傳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司馬相如字長卿者有消渴病禮弓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久矣列子有神巫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危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至足貴耶）

麗人行

（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鄰居第獨來或並轡入朝及夫人先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
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第三第四句便爾擬切盡身親見之自與想像次第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
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匐葉垂鬢脣背後何
所見（余用體）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
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
行素鱗（語特遠離稱前無肉互見）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
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形容賜自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御廚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
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
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

紅巾（蛮出以吊死然楊花背白飛誤揺者肸沙從如雲衛拂開合終難收拾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又丙語明上明後來鞍馬又丞相所歡要著又退來說也意極可想○趙曰胃宋諸人作貞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遊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楊花曰蘭葉婦人髻邊花以筆別鋪錦其狀嬰微也服飾之盛今之裙帶殿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智鳥合反𤫊告素反雲著胡蝶誥著大如雲霧之雲也花曰漢書皇后舞衣奉取其答實之義也唐書貴妃三姊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步搖曰駝謂乘亂其脊上肉高如峯者味最美春曰詩執其鑾刀注刀有鑾者言割中節也布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本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謂淳熬淳母炮牂炮豚擣珍漬熬肝膋也山海經鼓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丞相指楊國忠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謂得報書即歸則而前就至使如香廬高枕而臥寫意圓矣）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此般蜻蜓立釣絲間此趣盡景而極自然）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揖香廣白）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屣向東籬（步瀛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秦葬皇子起塚陂北為二曲名）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白日不將夜夢而見○師曰肘下當切夢弼曰甲言金鎖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注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漆其槍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三逸少書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鐵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沈槍正謂是也陳曰陶潛夏日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師曰判年謂半年也）

渼陂行（趙曰按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渼音美）

鶴曰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為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游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渼陂下語頗如此其間可想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接疊兩字語如樂府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

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寫景入微煙波遠近變態具足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悲愉之容幼眇之思○尋常賦樂事則所經歷駭傍者置下復道吾嘗遊西湖遇風雨獨此語如同舟同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希曰終南長安南山也洙曰木玄虛海賦冲融滉瀁箋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馮夷河伯也鄭曰舜二妃以舜南巡不反沉湘而死列仙傳鄭交甫游漢江見

二女解佩與之洙曰漢禮樂志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渼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去意易得出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崷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鼃黽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

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洙曰莊子目擊而道存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時從水中出寓人家賣綃臨曰豪與隸字岡洙曰終南白閣並山名鄭曰嵩華山峨魏上慈由切下子恤切秦州曰嚴君平隱於成都鄭子真耕于谷口皆脩身自保張子房願棄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脩

城西陂泛舟

鶴曰城西陂即渼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音牆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

酒如泉步瀛曰檣帆柱也上詩泉字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洙曰以棹兵陣而歌謗謂之歌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言嵩點翠巒艳如畫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洙曰按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為桓溫參軍府中語曰髯參軍以超髯故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趙曰主將哥舒翰也崆峒隴右山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步瀛曰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九翁時為白水縣尉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正晴又濕所以見此邑雨偏多也舊解誤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洙曰湯之時大旱七年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洙曰丈八溝是韋堅所通也唐年大曆初京兆尹黎幹開漕渠入苑闕八天寶下文皇帝有是渠全是夕開歛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蒼舒曰家語本以雲桃詫雲城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步瀛曰裴虬字原永嘉溫州也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趙曰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詩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岩

秋雨歎三首鶴曰按是年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之楊國忠取禾之

書者以秋曰雨疏多不害根也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立脩可曰本草云決明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東坡志林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

闌風伏雨秋紛紛伏疑伏伏又疑長愈失本真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荆公曰伏當作伏山谷曰書作長觜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蔡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荀曰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朱曰詩衡門之下注橫木爲門記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不王九州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走脩作奏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公自注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琅耶王徵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顧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希曰按唐志鄠高閣內大川灘書闕切趙曰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橫南渡以法牽牛夢弼曰周禮六尺爲馬李曰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注樊中所以籠雉也師曰雨潦阻礙所歡適者止於北鄰南巷耳掛席掛帆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

長卿諸自風致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
裏休看白髮生帝曰漢武（圖）書在東觀漢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許曰皂鵰御史以比補闕諫官也借可曰大宛馬乃天馬之種也夢弼曰始音試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洙曰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疏理匭使玄宗改爲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
收封事却是要點綴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
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白雲篇不必所出皆晴窻字史別揚雄
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洙曰臺公幹詩拘限清切禁夢弼曰詩退食自公狻儀郡奏皂囊封板故曰封事青瑣註見前宛秀龍詩編官貴青瑣闥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上還上河東賦此蓋公杜雄以自况時公既獻三賦又作封西岳賦次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噓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
馳賀奉寄此詩公在杜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
馬唐詩律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
宿頓輝光未暇申安慰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甚俗含情
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
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路牽
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夢弼曰長安漢之西京假漢以喻唐也希曰南省郎官謂夢弼曰唐爲郎中署長事文章叢通謂唐已父老何爲郎其以實言此以此東晉晚年除郎也希曰未之聞律體建安後詩律唐變至沈約但信以音韻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爲唐宋此以譽東美詩也趙曰唐沈既清有良史才爲史館修今特謂儒門舊史長則東美乃其胄也夢弼曰寓寄也直舍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漢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趙曰公大父審言常爲膳部員外郎故云司存何所比而然有感傷也借可曰劉孝標廣絶交論王陽登而貢禹喜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
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
日困香醪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以此呈明駙馬鳳毛即吹簫引鳳去之意也

麥鄒曰淑房大切洄流也海賦㴔泌沾起洄然馬里趙曰唐武后安東方紆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情境況然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古意○師曰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趙曰蜀地有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洙曰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夢弼曰奉先縣屬京兆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陸雲出補浚儀令比以稍揚奉先與崔白水也

世說桑落酒多夾酒趙曰有劉堕善醞酒熱於桑落之辰因得名庾信從蒲州守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衆多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玆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

示從孫濟夢弼曰濟字廣物終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薦峰轉折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好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洙不刈葵戒其爲人少可自足勿多貴望耳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洙曰詩傳噂沓背憎噂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傳曉噂沓易自求口實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鶴曰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朱曰寰郡記志渭州杞朝那註水有湫可壹不容穢濁龍所居也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君來謂出樹羽臨九州陰火煑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閣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澹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希曰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師古曰廣大貌鴻胡孔切趙曰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嘗以十月幸驪泉歲盡而歸詩朱牙樹羽本曰木玄虛海賦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趙曰龍者一名閩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朱曰屈原乃見蒼泉兒卿名也天上賦違奇異撥海賦洪濤瀇泱鮫人水居織綃者事助曰曾祝也社史也禱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曾祝杜之祝沉牛馬羊豕又文山之民獻牲牛天子與豪馬豪牛杜云似犛牛也北宮玄宗幸靈泉玉靈湫駐車祭龍獻人獻綃以爲幣曾祝沉牛以爲牲也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矣洙曰黃門給事中黃門侍郎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朱曰馬季長長笛賦五聲度於白雪綠水註二曲名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鶴曰橋陵唐睿宗陵

在奉先縣之西北豐山也趙曰李同州有城縣建橋陵改爲奉先又昇爲赤縣白舊史奉先縣以皆橋陵制官員同赤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地卻略羅峻屛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缾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崒崒洪河左瀅瀅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

固川原紛眇寘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名亭官屬
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羨竹潤裴李春蘭馨
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無味）遣辭必中律利物
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
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
霄漢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
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
零生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
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珠曰漢書言卓妻駕注天子切巔巨子之心猶膶害車脫出也楚辭招魂象設君室靜安閒些易習坎重險也蜀王本紀天高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倚可曰孫綽詩遠山卻略羅嶢亭市曰唐以來內官謂之中伏趙曰糧記倫物之享又視於無形趙曰高岳謂嵩山洪河謂黃河也肇呂邮切笋昨淺切山高貌瀅烏定切滎于扃切小水也倚可曰金城城名在唐爲蘭州郡號曰金城乃京兆屬縣華州亦有金城古此與據陵近沙苑綠左馮翊潘曰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岩亭高也莊子刃羽若發於硎莫京切砥石也後漢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崔瑗高於文辭有座右銘傳於世王喬葉令入朝數帝令太史伺望言有雙鳧飛來乃舉羅得隻舄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漢書師古曰下土即今之杜城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羽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
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趙曰我看王生如麟如鳳之又羨我初讀再讀若不可曉）且遇王生慰畸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
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況年苦無健王生怜我顏
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
百日交相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
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
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葅酸且綠
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
諧終宴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老
馬爲駒總不虛（匕清得詩別胡老馬反爲駒之健喚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飲只願無

事長相兄

贈田九判官梁丘 鶴曰梁丘為哥舒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摠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趙曰使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蕃款納欵也洙曰大宛馬者苜蓿草宛於袁切多殄曰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音飄輕勁疾貌某甘阮瑀注見上漢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鄒氏顯見錄子美詩以嫖姚對春苜蓿嫖姚字如律書讀平聲退之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鄭李對文章春苜蓿對霍嫖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下之

陪李金吾花下飲 鶴曰金吾李嗣業漢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 取其不經意○卯事指寫如拂古吹笛不類武人東客佳佳盡興 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毳充芮切細毛也

醉歌行 公自註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人有以清寫杼不濃至而正○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焉二歲曰駒李鶚曰鷙鳥擊鳥也杜可曰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洙曰漢蕭望之以射策甲朴翁部吏親挽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子鴻飛可以唾雪霧夢弼曰漢趙壹傳咳唾成珠○阿曰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

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頗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趙曰曾史綱鄭虔在官貧約乃引子美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賦知公之詩更史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鶴曰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者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匠斂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鈎清心聽鳴鏑清心譯好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皆相形容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鄭曰河北有五臺山

即文殊師利鎮靈之所趙曰佛經以書字爲白恐書爲黑夢粥曰高僧傳曇鸞法汾州石壁玄中寺寺近五臺山趙曰粲則信粲可則慧可俗書貪菩神咏是菩薩詩夢粥曰維摩經一心撰桂捕諸亂患妹曰紀子夏曰雖掌而豪居亦已久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馬撰鶯辟易數迟夢粥曰莊子大爲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下失毫芒淮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趙曰帝杀措四天地初起理津鴻濛涬曰陶潛陶潛樹謂太樸實運惠蓮也項籍傳諸將讋服莫敢枝梧注小柱爲枝斜柱爲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名紫燕亦雅駁如馬鋸牙食虎豹渾一作渾夢粥曰樂真作寥默公定作微

夏日李公見訪公自注李時爲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表李公當是李炎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實事宅入以爲下足鳥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自得適然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鬭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語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爲君謀鶴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洙曰古今注蓮花亦名水花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鶴曰鄠縣屬京兆陂在其境

應爲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雲子終不可解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

峯乃有風實要子夢弼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
贈我青琅玕

九日曲江 趙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
兼悲江水清源曲荊門此路疑晚年高興盡搖
蕩菊花期 洙曰桓溫九日宴龍山其地在荊州門外公欲龍山景物與曲江相似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夢弼曰奉先屬京兆府公妻子在奉先按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
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
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
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
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
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
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
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

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
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
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
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
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
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
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
羹霜橙壓香橘 推凡風味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
改轍群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
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
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

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洙曰莊子瓠落無所容註猶廓落也詩註契闊勤苦也嗇曰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趙曰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驪山故云御榻在嵽嵲徒結切嵲音蘖山高貌趙曰蚩尤塞與前導之旗羽林邑篤之軍也夢弼曰膠葛歐公及劉公攷作膠葛相如賦張樂乎膠葛之寓註曠遠深貌殺讀作陽按唐書天子幸溫泉賜從臣浴趙曰彤庭天子庭以丹飾之洙曰內金盤尚方石用也趙曰衛霍皆以后戚而貴此以比楊國忠輩也洙曰官家即曹操東掘掴持之豪峯兀高峻魏革義波切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夢弼曰嵩崒聲不安也上息七切下蘇骨切趙曰淮南子曰未有天地鴻濛澒洞上胡孔切下徒揔切夢弼曰掇都活切拾也觀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東坡志林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洙曰奉先次赤故蒲城縣劉爲奉先尉以其邑之山水爲障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情景交淡既活自在〇夢弼曰祁岳鄭虔皆善畫隋楊契畫傳於契丹故以爲號洙曰玄圃在崑崙瀟湘二水名黃曰吳越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夢符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哭下淚竹竹斑妃死爲湘水神號莫角切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性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也

天育驃騎歌

洙曰天育廄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illegible]自東南

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系即香也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如弟二句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夢弼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師道曰蕭稍著

捎尾之貌鄭曰縹普沼切青黃色趙曰唐百官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時人為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麗人坐事沒為官奴時毛仲領內外廄按張說作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上顧謂景順曰吾馬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功之有周禮廋人掌攻駒洙曰世說支道林常養馬曰貧道重其神俊耳騕於皎切褭奴了切神馬也驊騮色如華而赤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

驄馬行

公自注云太常良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無毀要有風味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洙曰昔王濟解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大宛

駿注見前崷自秋切崒昨沒切趙曰張衡西京賦隅目高眶注隅目謂目有角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夢弼曰肉騣者肉突起碨礧然也碨烏罪切礧力罪切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東坡志林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頷下垂明則立倒須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邵公驄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洙曰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夢弼曰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洙曰顏延年賦旦刷幽燕晝秣荊楚稱天子傳來八駿之馬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官定後戲贈

公自註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䧺曰公進二大禮

賦上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陳希烈試文並爲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列選序

權河西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凉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須微禄狂歌託聖朝 風刺得體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飇 侏口肉消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賦歸去來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反■賊中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起不患辭窮 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 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 可美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衷陝○趙曰晝正月上日註上日朔日也故王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爲上月沫曰詩我心憂傷怒焉如擣何劉沈謝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鮑照字明遠脩可曰字景文公

筆誅今人多訛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有肥遺事
鮑照姿之句晉金陵人有得地中石刻作鮑照
墓武后名照唐人諱照爲昭耳徐曰晉衛玠諡
道平子鮑樹左傳有濁如濁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時公

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
指哥舒翰時據山又召翰守潼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
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閒清晨陪躋攀傲
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
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水生淅瀝上有
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
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性情茲焉其
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
尉窮谷僻爲我炊鵰胡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
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拆何得
空裏雷殷殷尋地脈 蛟坼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當如此安得入地身
之用此起與到特事此作詩皆然豈有離詩專作寓言使人厭見也 煙氣藹茜
崒魍魎森慘戚崑崙崆山峒山巔迴首如不隔前軒

頹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
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
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
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林明搖征役猛將紛塡
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
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

幽明迫酒食傍皆謂拙○洙曰傳再有曰信宋
王招魂曾謂幽幾有曰欲南先賢傳郭欽史陽
于懷波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乞夢溺
曰鵰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爲臣炊鵰胡
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眞良覿崢嶸盤渦谷
轉渦烏禾切水渦也欻於謹切當自欻切坼昨
律切高峽執希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
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獸
爲年之王觴本中日此言至尊旰食雖御酒而
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
令畢公保釐東郊又徐爽盘與東郊不開丈帶
甲百萬罷一作疲經曰左氏傳魏子曰唯食忘
憂吾子置食閒三歎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

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
經華原而後至鄜州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陵北上惟土山連天走

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
潦相豗蹙翁匌川氣黄群流會空曲清晨望高
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敘述恐泥如此引賦可從登危
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礌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
勢閲人代速狀意不測更高更險與奇特然不有萬穴歸何以
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岸去
漱壑松柏禿乘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
洪河及關豈信宿㕓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

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
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
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
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
蒼天安得騎鴻鵠鄭曰豗呼回切水相擊也翁烏孔切匌口荅切謂氣之翁匌也夢弼曰踣蒲北切言泥高陸崖爲之泥泥也泥乃計切查與槎同礌洛罪反磈口罪反礌磈沙石也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臨塞也薛曰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坼匹妙切澇也夢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曰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十六百軸夢弼曰袁宇託鄭州洛交水在

縣南乃吾水交會之所及聞諸潼關也鄭曰黲千敢切黷徒卜切黲黷暗黑也

贈高式顔

夢弼曰按高適集或顔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入中對矣故人還
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
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語見曾次賓主兩得之○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黄公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當入酒壚論文酣暢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顔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己也

彭衙行

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漢馮翊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
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顔參差谷鳥吟不
見遊子還十子最是情痛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懐
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
飡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濕備徑滑
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

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
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
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
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
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我坐堂
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
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彭衙
行足痛走思痛非起行北也○洙曰書顔厚有忸怩浮乃走切擬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州同谷窪烏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帶曰孫宰書是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絶命辭云涕四流兮萑蘭嗟曰萑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寇也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
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
得幾時魂鮑曰平陰屬河南郡洙曰陸雄有魂則舉汝儒歸無計吾
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顔
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常棣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爲祿山所屠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起如畫話者叙事處金鞭斷折
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
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
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
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
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
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
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
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愼勿
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愼勿疏五陵佳氣無時
無忠臣之盛心倉卒之際語援盡情態○夢弼曰延秋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顔鮑曰東來橐駝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駝運兩

京御府与寳於光陽不知紀插帥曰明方伏兄
指哥好輸頓叨方兵守緩開也繪眥樂吐番掷
精兵而今爲賊所敗故云何恐也峰曰大子請
當宗即位於靈武師向南畢予即回紇也回紇
以北門白頭蒭而娟故其面皮赤城烟也朱曰
時回紇畢兵助順步符曰瀆秋東卒匈奴聞之
畢國蛻哭哉至剺面流血剺即剺字剺割也古
道用師曰坦羅聽也朱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
後漢蘇伯阿望舂陵城
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
長安 會殘愈悲俛仰具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
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廣切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
夫詩 最是真意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
遂雁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倘歸
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落鬼慈樞能自適者○語少味多蕃自寬○朱曰驥
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
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仰
叙曲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
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作曰
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毛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
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譜聞
此歌也○朱曰宋玉風賦蹙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
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雄豪
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來雖剪更不足道朱
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所居
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
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
之

悲陳陶 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賊安守忠戰於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
軍戰敗續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
云陳陶蓋省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
東城忠林慈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
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
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
與我軍忠待
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朱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 曰羣胡猶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 賊然夷狄之性不樂戰捷致奢噆雖有兵而都 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之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氷晚蕭颸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以去 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 按房琯特起軍於太白古崇庸飲馬長城窟奉 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 頭謂以黃裹其頭也 颸一作野燬色佛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一字 炙一態）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杜曰酒曰綠酒洙休文詩長來 命綠樽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 日書空作咄 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 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洙曰鍾離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乃 妹之郎伯猶書氏也猶曰長安上直 北斗謂之北斗城本曰春城故足泰城如大 歲曰詩北斗故臨泰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 紀妹氏之 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牧得是知此○更深更長乃不及北 ○司馬溫公曰䍧羊墳首三星在罶 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 而得之故言之者先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 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 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 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 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 悉 舉）

憶幼子（洙曰公之幼子 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

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趙曰澗水柴門指言鄜州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語貴不犯○悲而不傷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仳離放紅蕊（正字本不可評）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云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仳離別離也見詩有女仳離紅蕊桂花也趙曰青娥或作娥非本指娥眉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二星世說本女居河西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夢弼曰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陷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如何句道盡第常請之云耳○司馬溫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illegible]曰南苑在曲池坊南昭陽漢殿名李曰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宮才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汙遊魂謂貴妃馬嵬賜死自盡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南留蜀也蘇穎濱曰大雅綿九章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崩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昔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洙曰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客其公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

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
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去玄根妙門○乚字咱然以其析
蹊池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
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
兩君具賓主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
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
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其迭湯劇體頗自得意故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曰淵明詩彭祖愛永

年掉頭下可任夢弼曰葉父書屬文吟詩有祖孫集行于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古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懸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歷傳書也萄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若逢李白時蘇氣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魯訔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為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便角超卜夜深殿突兀風
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

絕鐵鳳森翱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床明朝
在沃野若見塵沙黃如此自好○備可曰趙摩經黃蓬各坐香閣下闖斯妙香即旃檀栴檀一味希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為長鎖公今所用蓋指為鈴鐸被東故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父有琅璫鳴佛塔之句皆本此洙曰玉繩星名趙曰陸德石闕銘銅爵鐵鳳之一盍施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故上聲床曰史記大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缾在手露洒不濡地掃除似
無帚明霞爛複閣霽霧搴高牖側塞被徑花飄
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

心郁能總鉗口開情落落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
泱泱泥汚人狺狺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憇
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修可曰本華升龍水謂早旦第一坂者夢弼曰複重也搴拓開也側急仄切按字當作祈大吠聲也又祈與信通宋玉九卞狺大信信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
幽期不知所與所期同但不字當作○隨意下字自論一一詩到扉開復
閑摸鍾齊及盛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

有多日開懷無愧辭善吳氏 黃鸝度結構紫鶴下
罘罳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
笑索題詩 過曰江淹大法服寺碑云光過水精之域聲一作齊昧曰禪經言開正法
知食眼瞻然覺就曰世說云陳暗養性人無妬心則鼓翮之說豈性亦可知已此禪經所以取
喻正法也洙曰說文論把胃之失余曰漢書音義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
形罘罳然一日屏也罘音浮罳音思洙曰妙門喜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
吾身亦自況悍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
世患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
對圖畫最覺潤龍鱗○東意寫景奇異態見其處鄴曰數迹摘切毛布也
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纑名為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為布洙曰妙門
交遠字道林有才十高僧惠遠有佛德夢稱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杜有雜崔氏草堂詩飯
黃青泥坊裹芹是也

雨過蘇端 公自注端置酒六圖曰端時白衣撰者升名記端來春始又繫

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
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入情此来 蘇侯得數
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
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牆隅草
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況蒙霈澤垂糧粒或
自保妻孥隔軍壘擬棄不擬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
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
饑豈無涯善自況 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蛇甘澤
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
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
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
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
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洙曰西都
賦琳珉青熒注子肯青之光生於陵陂描户孟切晧倍辟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郡
可誠譖蕭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董仲舒
傳爛熟綵而高遊兮夫因自引而遠去楊子龍隱下又涎希曰先門龐德公隱於在漢水之陰

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畫與槎同來曰世詠徵詩槎跡餘日書空作咄咄書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曰鄭駙馬名潛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謂馬乃虔之姪也鑑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 咄咄不一 然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 是是 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强徘徊 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叔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為漢中郎使匈奴單于徙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趙曰是年正月操心為安史緒所執故有脫身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叔喬笑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幸鳳翔公朋賊西走鈞市行在拜左拾遺○夏自賊中達行在所作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 洙曰岐路之間望樹而往岱山南折或見其嘗或見其面非身履須沛不知其有之二也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時略切置也洙日所親字見漢書

愁思胡笳夕 不特下句 淒凉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 五字可傷即旦暮又耳曾時更變 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 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皆隨人憂樂

諾○洙曰胡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洙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關庭聞道言何間隊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號動間去聲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𧜀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謝言暉詩還覩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又借章於司隸來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黃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跼行中路間關萬恐累百言不自憐者一見書決 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 凡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艱難危老不自然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

亡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耳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鳳翔北來曰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也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也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鄭曰中行

述懷 鶴反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詩中未見有爲賊所得一節豈非少脫身西走路致誤耶但自鄜州出即脫身也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崟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趙一時尋傷之懷類自能賦是髮不失○後山云丁歎問何如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鄭曰潼紀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鬱古項切積 曰通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各二爲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爲清選杜曰之

川在鄜州杜公之家寓三川嶔去金切岑音切山貌中與竹仲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師曰熊兒即宗文驥子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恙一曰慈占者人多野宿爲恙所齧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侍君子不舍二毛註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爲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王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闕妖氣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曰涼州屬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 鮮麗得事非衰颯老人語 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

閬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飡

令我悪懐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絶島鐏前失

詩流塞上得國寳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

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

昊 師曰桓典為前文宋東蟜馬時人詩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盗唐安西去交河郡以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吐蕃至德元載時吐蕃陷嶲右若鄯州河州洮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復隴州額洞存武威郡之患也萬口猶父謂杜鵑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事明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者懐官故云同官東郭瑁史思明西柱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歳川谷血横流豺狼沸

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

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

清緬通淮湖税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

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暦手畫三軍勢

氷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鋭幕府輟諫官朝廷無

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

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

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匡復資聊欲從

此逝 洙曰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瀾天狼之威弧黄曰予以此來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理兵鳳翔也詩為下國綴旒又公手亨君若發號施曰南伯謂漢中主將也猶可曰漢帝注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任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注旰晏也鶴曰補闕拿供奉諷諫乃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以侍御史爲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班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杜鴻漸奏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可如鷹隼

性懼深以有足望者 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

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
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
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
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
曰大布衣（日字恐誤）藉卿佐元帥坐看青流沙所以
子奉使婦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
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纒轡黃羊飫
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

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
驥龍吟廻其頭（孤峯石戴驛龍吟廻其頭皆奇語）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秦乃哥舒翰戰處詩如輊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烽燧夜則舉烽洙曰書西被于流沙禹貢文帝前席賈生事弼曰武威郡即涼西郡涼州也羶羊羔也大觀三年郭虛使虜將舉貴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使持立受立受云貴主野物可獵即食之不羶蘆酒蘗谷醞成可勝醉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甘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木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為證希曰漢高帝起撥亂世反之正魯可曰漢書光武

（時裏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等仍左侍史帷閣堂）

送常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夢弼曰同谷郡今成州仇池郡）

昔沒賊子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主事有
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
氣横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
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
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

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
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走
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猪
鞾蕃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烏驚
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横戈矛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鬬後會何緣
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
步道周論兵遠壑淨（句亦句）亦可縱冥搜題詩得

秀句札翰時相投 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 李陵曰十州記鳳麟洲在四海之中四面皆有弱水遶之海曰重安品那河廿理抱空滌抱罕故見陂邑抱音浮本袍茲白也泰伯山在鳳翔郡縣後地在成州二株野山上有池夢溺曰山海經注象猪能以頸上象射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左曰曰學婦云當充變雕態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楊雄相如而叙之曰搭魯曰詩有杕之杜生於道周釋文周曲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 趙曰郭中丞英乂之郭知運之季子肅宗嘉師胡對策又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燀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松沙皆屬縣擬然無理 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 上句有風下句倚時 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

無復繐帷輕 如箭入昭陽王維作今概愈甚矣非所忍言 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三月師愈整群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 評不必儀隨意描畫 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

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趙曰西山 將謂英乂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燀一作煇鶴曰天水郡秦川也雪山指西山也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撫云若破鯨鯢細洞趙曰特山及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驛胃周秦也洙曰文選上林下賴趙曰特山賊數度猪為冠此所謂餘孽而縱横也洙曰箭徹書箭也昭陽漢殿名前日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始吟細柳言宮人之旅乃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云甲帳朱幕一朝零

落落盤孟尚遠出人意或引其氏為婿漢書元
帝西有當少府甚先與當大為婿得金盤一枚
事非也朱曰不忌漢書註連闕也挽捨猝
又妖星出上切衛下楚耕切既儒有單門主贊
註門字宮穿增為實知圭墨子楚王令公輸作
雲梯以攻宋漢鄜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歷
下以北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守備縱令
閉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
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通
籍通朝籍也徵魯公自緒為擢遣也詩實夜周
行漢云月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
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以美其又也
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御乃之荊州依
劉表李賴衛註見苗夢陽曰時朝廷以賓平王
叔為元帥李輔國為前軍收復長安前律朝師
律也巴從朔也
官復還朔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請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楊盖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
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
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
守今日起為官垂涕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
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
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從茲正
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權可取猶稱不是權衷○趙曰吐蕃書說青海故公海氣寒也鶴曰常不氣祲謂京師南來故云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浮曰漢揚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傭書久勞苦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憐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趙曰吐蕃無長慮以若號大小拂廬也注手鵬之徙於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
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栢蕭
瑟九原中 朱曰禮闈謂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郤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御史常乘驄馬道曰避驄馬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御大夫之墓地也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步弼曰按李肆同史補宰相

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在拾遺與武正同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
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
任老夫傳 趙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無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豈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掌而題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事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開字 趙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拳參狀左補闕乃事少遊裝屬也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
酒醲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
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趙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翔還鄜州及崔以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集
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
家尚黑頭 人知江令自宋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言矣自梁入陳入自陳入隋話尚黑頭其人悔心事可知若一梁字而不勝其婉矣詩之妙如此豈時罵哉○趙曰三十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總自梁時在陳事東宮首以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後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
有神 王彥者亦自謂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
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小宜然

徒步歸行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甘曰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過作此贈之欲其借乘馬代步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
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
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
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
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甘曰家人望其歸願借馬馳去○洙曰論交一作論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櫪馬槽也備可曰推韻古今註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驃馬黃白色曰驃者曰按李賢案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吾於

數萬衆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計
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勸軍者光弼千匹

玉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 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村乃公赴鄜路紀所經見叢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表忌苦語轉接簡遠有哀篇餘韻未更自謂非書所及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趙結淒斷讀者兼為情○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昔時野墓前有碑曰醜齧重取漢邑如酒色之若也嘆四言四遠也惟四遠故松風不歇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註兵死之血為燐人燐者鬼火之名淋回莊子子綦曰如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註籟簫也夢弼曰美人言內葬木偶也公詩未意蓋傷昔時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擇峽盈把又自傷在在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正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為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狀形 曾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二語雄撑 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嶭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感嘆之在得体者 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邈一作迥岌逆及切業逆怯切岌業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岌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飛陛揭嶭直列切說曰唐志貞九成宮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常臨幸焉史志云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録事一人府一人史五人□四周錄王進於覺寄山海西王母與穆王觴於瑤池之上王先長曲水序穆滿入駿如舞瑤水之陰書峻宇雕牆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二年官書本及見以遺太丞作狩

羌村三首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
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
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 更字正合晏叟〇當時適然千載之訣常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〇爲曰赤雲西謂返照雲濃昔赤色味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崷崒金石崢嶸註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
却去憶昔好追凉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
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
且用慰遲暮 洙曰禾黍一作秫黍 修曰糟床卽酒醡也 群雞正
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
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
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旣未息兒童
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
四坐淚縱橫

北征 鶴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東坡曰此

征詩鉞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
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
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
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
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長箋自然不可無此〇悲結中

得微怨風未路出之篇曲致 細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
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
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
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
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韈
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
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
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
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
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
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此征精神全得一段畫意乞入宮總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至
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袄氣

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
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
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
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
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
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
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
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
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
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
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闕數音朔謂每有長亂於父天正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多明曰東胡指支變緒也昨是蜡蛾
其父揚山而禁位矣詩行過康莊猶遲遲也誅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帝曰鄉
郊攜鄜州也乃涇水之所通也鄜曰棣徐兩切株寶幽帝曰桃源在鄜州鄉曰鄜音孚鄜州
也時諸巾切界又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鄜衍於是作時

用三於列榮白君爲外曰虞閣哥舒翰所部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吏子寒來以海圖舊遺爲小兒短衣故波濤爲之圻繡紋爲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見背青黃見山海經夢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成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婁爲回鶻也洙曰送兵五千人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忘要竟爲害所以氣欲奪也有曰書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夢弼曰青埵碣不皆東北之地宮自此可以略定矣定功曰兩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狽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希曰褒如褒姒妲己也其言誅楊貴妃也猶泰道補曰唐人詠馬嵬之事

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爲端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兄乃歎誅祿山能使官軍背戮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心豈特不就文章體哉而造語卷拙亦失事君之禮也杜則不然此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然須官軍也明存元任回衰似周幽王者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曾回宣光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僅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獸水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因陵

天子外基之學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兎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爲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賓平王俶爲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大潰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 五丈本不可首與花字同 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

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羶魯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揭狀一日親見不可待懇像欲狂○本作只待獻香醪先生興觀序本定作隼飯來曰京縣者京師之游也特王師全安憂踏齊下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涼伯之書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異苑拓跋太原中見有人長寸餘被鎧持稍從帑中出緣祝登竈善山道士令以帶蒙塞防入孔穴不復出因於之有針許大蟻死在穴中布曰後漢第五倫使衛夷吾牧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吾候知長當死進氣似息非利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鍼曰書史御恨賊愛朝賀蓋行幸時以惟帝爲賊也趙曰古晃佛大夫之服洗日周禮以車轅爲門象陳壘之所施之兵志著白袍前獎書出稱擊入稱蹕止行人也昧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雊之祥服章多用羅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丈原時賊還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內八水涇渭滻灞澇潏澧滈散風尋書冠亂猶平也趙曰元帥弓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爲前軍入嗣業皆爲左右陌力將花門綰回紇也按唐志甘川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爲拓羯猶言戰士也漢西域洮縣屬隴西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騎突曰劒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劒漢霍光傳呂布裁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爲下殿走舊書不滿此語以收京言之向可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朱曰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得非輩盜起雖作九重居夢弼曰說文除殿陛也朱曰世況熒惑入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爲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寇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弼曰更平堪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況痛歎厚積之隨也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

罷已日灑酒望青霄希曰秋卑者生於排須成義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朱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制次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欲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曾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鮑曰羽翼懷商老謂暴杜為斷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授舜也洙曰傳誠文竹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不言宗廟而顧置之處收復之事具見非猶點綴者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情至語然喜未有極○顧幸捷書同日功喜之以諸先本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鄭曰鏟楚靱切平也洙曰詩杕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曰雜虜橫戈數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一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望收復長安增修阨險焉是時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為池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朱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困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殘蹂是以敗績書武城註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註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肅用明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患奈害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

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鵠君王指白日連雲
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
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
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
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遣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 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王時戎狄侵暴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而已 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 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洙曰前漢西域傳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内傷願為黄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 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 洙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今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 鶴曰左輔註見前題 夢弼曰鄜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有雪其上 今花門也左輔近于太白山 或謂回紇兵故白旗稱積雪然也 按大防曰杜詩連雲也右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有如此則上句是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

甚皆白然 按少陵之意以然 夢弼曰收匹戰功上林賦奔騰撇烈 本一作撇 洪正異作撇捩 洙曰太行山名在帝地 書頫漢書邦無敢推撞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 夢弼曰延州乃秦北之北門去州百八十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 鶴曰時官軍上知東討收復河南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惧有禽賊而入者故有此作 又按是年冬史思明節高秀巖以所部來降 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内空
剗把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廻略大荒來崤
函蓋虚爾延州秦北户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
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
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
誰敢叫帝閽胡行速如鬼 鶴曰張說嘗為朔方軍節度往巡五城指置兵馬 按唐舊史杜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官軍 唐開拓邊境建西城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 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 特禄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免呂吐蕃之禍焉 洙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 特歲安禄山河陽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将也 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将兵西備山

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背爲之奴嗣贈山丞谷卯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卯丈大夫薛景仙以按户部尚書兼戶鳳翔曹敗安祿山遊軍夢所曰見我卽吐蕃也兩冠猜恩明及吐蕃也時違結入冠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卽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洙曰樗散之村言不合世用也樗散字見莊子

瘦馬行 師曰此詩爲房琯作琯長師陳濤斜敗相出為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哀窮悼屈亦須痛決得意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長特況者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硉矶以前却記觀者如堵墻兆曰硉兀骨高貌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髀以年辰印印右髆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脾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夢弼曰六印一作大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黃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易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峥嵘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
吾今意何傷顛步獨紆鬱 夢弼曰拘攣謂以膝拘𤼵之洙曰支遁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鶴賦歸人家之害伊又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呼子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小兒語大家歡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洙曰堂草乃忘憂草令俗云萬年且霜雪下潤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内有紫宸殿即内衙之正殿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怨陳陶 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尤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遺今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先司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識其救巳也張元畫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卓犖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巳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寄史璘辟為府僚璘白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挈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之禍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蓋罪李白悲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黄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寡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頌舊業聰作參東聰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

曰先生所賦何爲減此因平生極力模寫
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讀
其離黄州詩偶同此句曰亂山孤城掩
于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
望亦對石脚神水下會燈崩壓塗
攢含層見實三峩鄰只通假借則之皇無
情老眠爲一酒萬工走鳴鼓觀棹捷於馬
聊爲通江宿寧府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
固似之矣讀
之嘿諭也

北征 唐子西語録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如人作家書乃是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註舍人先世掌絲綸

夢弼曰賈至字幼鄰父曾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爲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譔冊既進稿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嘗求安宮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初改蓬萊宮爲含元殿後改爲大明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杜麗自是若非微字情麗不免痿肥矣讀發此義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 洙曰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

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箭刀漏箭箭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九重且曰鬼王宮知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吉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可使後來寫無聞焉也至歐陽永

步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歌頌爭先矣小生亦云今歲蠻皷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滿建章劒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鏁曉鍾開萬戸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苕溪胡仔曰老杜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閣中杜工部集本不刪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夢溪曰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明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散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故以掖稱鶴曰舊史含元殿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爲左掖退爲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佳處自在可想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洙曰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霏霏亦作微微曲禮王佩垂則臣佩委蓬萊宮名即大明宮趙曰漢有鳷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之禁掖也鳷章移切洙曰青瑣瑣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中呈曰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春來云罷晝漏稀聞高閣

報天顏有喜近臣知恵月宮中每出歸東省會

送夔龍集鳳 一作聞本作皆聞先生于廷作佛 聞溥曰唐制照答正二品係九 婿趙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自而門丁在東故 曰眾省時公為拾遺夢溺曰夔龍身之二臣 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凰池並晉人以 中書擬適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 法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文昌雜錄所對天子 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 香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 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 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罷也又云香翻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數又退朝花底散歸 陡柳邊迷乃知唐朝殿花柳今殿廷惟植 提掇驛驛有藏鼓之

晚出之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張麗可想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 笑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焚藁是 猶欲知也雖焚藁外避人正是無破古事無 限懇款此事結語讀之數過欲懇 君當然之體 騎馬欲雞栖 忠實語為日夕處耳 不未嘗非日夕意也○洙曰衍滿到林云衛宏 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註衛宏奢漢儀使左滿 起宮衛傳呼以為偏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 晝不若夜之遠也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 其藁杜甫曰晋羊祜皆傳嘉言讜議焚其草故 世莫聞帝曰唐馬周陳事表姚崇舉每上封事

職削其藁序曰文選雜登和和獻翼帥上詩兼 柏寸卿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左掖之時乃白 侍夕也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 老健有情此非推挨 日晚宮殿風微雨句 比 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夢弼曰埤避移切 又皮卑切掖乃省 中左右掖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 之竹埤之梧皆長十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 門注洞門謂門之相當也山谷曰唐者中皆青 瑣畫雪來曰腐儒字見漢書通籍註見前詩退 食自公又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公時為 拾遺故用補袞事洙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 何以報之 雙南金

春宿左省 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而 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 風連西 掖動二 動字相近 星動較奇 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 建章宮有千門萬 戶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通俗文曰馬勒飾 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象九章之制

二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以下去通幰及珂師曰玉珂導者所鳴之珂或云禹非鵠曰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杜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賈至爲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肅宗紀二年九月庚午貶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褒邪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是送同省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日華門西故曰西掖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史河南府又為鄰郡還汝州山也洙曰青門漢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彘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使人送換為太守事二毛註見前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註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大體文章落上台話杜而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使索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鮮杜張詣又喜夕悲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更之豈之挽之顧之堵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也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都天為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紫微是也學士直殿試云詔從三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寮之兵服處註非一說若今言百寮也

曲江部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除仕起言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夢弼曰鵁古肴切鶄子盈切鸂苦奚切鶒恥力切正作鶒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嫁以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衆故喜而言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文力下同何作才力青門種瓜註見前此勉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嫌情詩到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小縱繩墨最傾倒律詩不甚拘律者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警策之至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可以動悟不特纏句而已

身趙曰富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梧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脚折余曰跰音半馬驚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利見高興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尾回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洙曰括濟惟之杖七嘗酒不濟產業事鄙夫人而婦人皆笑之鐫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生處欠人酒債欲賞此經挹償之古詩云共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錢鶴曰賈誼傳以尋常之計

清芳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古然○兩連事處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夠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希曰詩老夫灌灌毛灌灌猶款款也洙曰馬少怜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知何處還公堂用之言相與賞賞莫相違處此得非語同含郎中王考輔盧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檀名與宋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緒森青條弱李風紫豈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水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自於律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素敞一作官敞趙曰共棄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芙蓉踢曰樂二三句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音官切正作拚夢弼曰世說王子猷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以龍虎軍為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案志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驚當時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美紀註凡言賜金者其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傍者蓋曲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離騷有悲

錦瑟者猜寶璐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晦日正月晦日也唐書元和以正月晦日為令節見樂遊園題註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脩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罇愁 寓得康王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 明嵗復得一語 庶用慰沉浮 蔡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言蓋曰以蓬為戶以甕為牖洙曰語寢不尸黄曰陶潛夜行途中詩牀照天宇闊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

巴楚曰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包犧氏之號曰炎帝神農首義黄屋車上之蓋天子之禮以黄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註鳳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鯨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註程攜酒饌相就取別鶴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檢本曹當府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薫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 使識便不 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脩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泱莽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甚自吟畫

相安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
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
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龍
蛇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
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
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
淡來悲風 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奇在四門館晨有僧來隔之句之類事公賞其辯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偶然哉又云元祐丑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棋極有妙語予雖不愛此說然以謂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己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千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少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皆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為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漢漢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駙馬即潛曜韋曲地在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樽須盡日白髮好
禁春 反畫有木 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青何時占叢
竹頭戴小烏巾 鄭曰綠樽王切本作醆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愛來今淥樽鄭曰禁居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
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
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公同遺揄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當是歲拔除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住一作往納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趙傳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始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閣故云住日華東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悲召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乾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總曰唐志左春坊中允一人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陳琳擅有草檄檄也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大家數時之歎變其朴

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觀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也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賊受偽命肅宗憐之釋其死下遷中允涂口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作附及議曹公父子從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之不責趙曰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學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病今日一病者正言維也師古註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忠君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言戴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日以白頭吟喻其不改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凄凄重凄凄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趙曰江寧郡唐為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乃蕃福寺也晉時有僧常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朵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請朝賢註疏顧長康註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畫維摩一軀工畢欲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

一書就者慎嘲譏
而朶將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慈顏赴北 堂不減飾）聖朝新孝

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着更香淮陰

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鷄人晝秋期燕子涼

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賽城隍俗禮則亦及 此若非別註樂城隍）

（亦不 可解）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

妙獨難忘（洙曰又云天語辭中禁家崇到北堂 鄭曰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本曰）

（鷄人宮中司號者言許辭江寧隔鷄人之聞矣 沙角無子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趁庭）

（晤山谿翁就味十年遊父老集日賽城隍夢弼 曰張孝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

（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也工丹青傳寫形勢莫 不絕妙嘗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

（月餘登遊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阿 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金粟影）

（卯維摩詰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〇 賽城隍不作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

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

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

醉眠（亦一作尋夢弼曰禪氏栄覓能安者然也 鄭碓也梵言迦羅沙文此言不正正色四）

（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著當壞作迦沙色然 撰字先始添衣字言道服也）

憶弟二首（公自註時歸南陸渾莊夢弼曰 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

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狂催 我走也共時其）

（弟必病書其憂我若病 去雖真難言之情也）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

流（師曰齊州屬山東鄆曰烏 貢有濟河也因水名州）且喜河南定不問

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

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洙曰河 南東都）

（也時安慶緒奔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相州 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鵝曰以弟）

（在齊悲故喜 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卒然喜恨之意備此 而言弟言他鄉之勝）

（而故鄉之 亂可知）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

辭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亂意 苦甚）

（亦不可讀〇洙曰李陵書註辭房謂妾去室也 夢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

各又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夢弼曰校唐書李舟字公度隴西人父岑嘗為水部郎官柳宗元先友記舟求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虜旋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校讎妬出為刺史豢居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春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晳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潜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 爛漫是汗漫 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淡如荒澤老鷹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書大也歷於角切涯於人切水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趙曰上淳舟堅曰有君子白晳鬚奏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宗文宗武也趙曰是年京師始收復詔先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紐齋無狐捘使故云萬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光來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戲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洙曰詩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太夫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書郎官宿於建禮門黍事明光殿下筆為照詰出語為語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黑曰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登杜見有殊可易繫卧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无咎黄常明詩話數物以个謂食為契甚近鄙俗獨杜發用唉口驚樣間一箇而箇黄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箇箇是李彦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挍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實行間米老喫菰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洙曰老澤公自喻特

然喻李扶書也杜曰綃白馬賦別常思群絢綵
兎絶註納綠疾也滑可曰集斜漢中谷名谷南
口口窠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
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遮切鵠
曰爲貢嗜家事處東流爲漢註永知出山爲漾
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亦曰古
詩思君令人瘦
軒車來何遲

偪側行 公自註贈畢曜老杜曰一云偪側行贈畢四曜行詩中亦作偪仄偪側字出西京賦騁閃偪仄妙曰畢曜有文集行子世與公相善爲詩酒之交上林賦偪側泌瀄註相迫也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閒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強於壽家本無實又二字夢弼曰請急謂請假也朝官出入於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事門者會按名籍傳以通出入也唐口隸集敍唇時帖辛夷樹最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木筆北人呼爲不筆南人呼爲迎春夢弼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二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曰臣嘗讀杜甫詩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可爲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 鶴曰虔以至德一載各貶台州司戶○蒨作之作鄭之題何也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舞相拽孟言事假水愁亭非語耳 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此以深愁 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洙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爲長沙王大傅有鵩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

為賊以自廣此以比虞之遇橫也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此時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虞為賊所拘而不附賊也下圍口也露新圍屈輕刑也音夜珠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晉弼曰漢補衛有才辯而氣尚剛儀好矯持慢物故為江夏太守貴種所救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年丟於賊中被囚也幾死而又逃戚歸苦如補衛之遣彼也神仙得得說二娘實足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虞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洙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苦心悉錮使人悽然思群之有潛於春令死長之悔。未有如此句之苦者末尤可念非準有不能道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荊歡同株往昔有田廣田眞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庭前三荊便拆兄弟感歎遂不分拆復榮茂世傳人問頗是康哭极宣哉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瞀如電雷歎山淚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王並後集有贈詩二首趙曰唐中宗言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用此言己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飡。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此守事鵰使子美聞之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

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
激壯士肝趙曰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黄口也鄭曰披拂結切拂披也嗽古弔切深聲也呼井交切時可曰右軍與李陽冰居爭雁麻池日相毆擊以責乃呂陽與甜詩引陽晉史曰毅性日服御老拳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員外百韻所老拳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洙曰鷙鶻鷙鳥鶻類也詩見東急難鶻曰濡水在長安杜陵濡以律切洙曰簡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鄭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
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
出千人萬人變一鬨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
駘輩自傷所秉皆駑駘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
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
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
識側身注目長風生余曰秦欲伐蜀而無路達大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乃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縣中縣名余註乃揚雄蜀本紀所云也趙曰肅宗卽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洮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鈞洛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本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恩之過也伯樂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於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來京矣洙曰相馬經鳳臆龍鬐言馬胸如鳳馬鬐如龍真良馬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謂亦與賜衣之列有名字也端午被恩榮細葛
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
意內稱長短賜衣難非如此別是看得好及寫得著故自應厚耳終身荷
聖情夢弼曰說文絺粗葛也綌細葛也庚史詩話杜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

蜀乃全了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假以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矣

酬孟雲卿夢弼曰孟郊甘澤謠陶峴彭城子孫也開元間宅崑山置田疇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杜云按當即孟雲卿卽是也又有胡城過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須衮衮告別莫
怱怱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

淚各西東 趙曰哀哀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哀哀可聽魯曰張芳云忽忽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從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下國曰西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公去長安日陷賊中竄歸鳳翔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餘歲以直言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鶴曰按史疏不載移掾月日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參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趙曰公嘗由此道西歸鳳翔是爲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也夢弼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爲左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姦邪數構之也師曰廣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 鶴曰鄭縣隸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

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夢弼曰岳蓮謂西嶽蓮花峯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紹害也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縣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 鶴曰西嶽在華州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 寺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 夢弼曰崚力膺切嶒才登切山貌列仙傳王烈曾從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此爲不能進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爲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遊彼曰華山記箭筈峯上有穴峰兒人攀緣自穴中石上有至絕頂者來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學者儀和眼明太子詩降道眞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 此與大曆三年調玉燭又別 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 本屬細播

筆縱至此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

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趙曰秦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

食蝎者蟄虫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憫南方其歸也有詩曰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爲念故書蝎許蝎初一作常愁夜來皆是蝎蛛曰薄書期會字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踈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

雁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九詩未嘗無所託第不知姓者之辭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園句句欲比却如何嚴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錢氏曰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鶴曰時安西節度李

嗣業也通鑑是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建與雲及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印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鶴曰唐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蘇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着直略切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事言今書亦不足道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此詩經誠齋說盡矣曾手寫跋作好把杖覺情性甚急因賞其妙○洙曰宋玉九辨

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孝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灞谷之水爲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猶玉山與此二峯峙立也夢弼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健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陵燕春二詩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將一事翻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并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洙覺範成天廚自見○杜詩七言每句亦是本一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口芹何為

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閑鎖松筠

因草堂念維本是蕩然情緒少故若是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泥至青泥軍水經註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卻再仕朝廷違今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落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廣平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忌其才數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日猶絺綌洙曰左大冲詩南陌擊鐘磬北里吹笙竽葛之細曰絺粗曰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

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
戶有旌節 朱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瞻曰詩明使不旌步閉口詩騂角弓一作騂思營切角觚鏑丁歷切矢鏃也金爪鏑言鏃之利如金爪然蹴子六切蹋也詩並驅從兩狼兮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
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
為時所憐 前則其才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坡志林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撑已
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
以勸元惡 洙曰魯將縛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立之曰左傳譬之食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
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
得歸山岡 慵然世外之兒跳者痛快○夢弼曰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成陽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
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
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
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
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
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間迴首載酒地豈
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慼非朱顏 是篇意○愈覺憂愈痛心夢弼曰煙塵阻長河謂也兵塞洛也樹羽謂建旗旄也漢志成皐屬洛陽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今其族亦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所出也夢弼曰高上傳張仲蔚之留居蓬蒿沒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堵蓬蒿耳洙曰劉歆以揚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緒為惟昉詩有理趣東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潁水許巢父居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兩院遺補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趙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使侍遺補鵷鷺洙曰欲為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掾是走參謁郡府也正想氤氳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烟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行從之遽也山谷云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多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憶一作想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趙曰唐拾遺事供奉班洙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鶴曰晉儀衛志朔日殿上設黼扆張唐集履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也詩說傳來云王隆之嘗見唐本杜詩卷對寒雲雪滿山滿山乃白滿山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夢弼曰按唐志湖城縣屬虢州此有鼎湖鄭黃帝鑄鼎于此也趙傑曰公甞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湖北一開
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西劉顥為地主懶廻鞭
嚮成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
且將欵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
促曙光縈窓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
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
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鷄鳴淚如綫 趙曰左傳地主致餼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九月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 趙曰末盡春生洛陽狂使謝惠連春生鶤鷄句法夢弼曰長安乃西京九衢三陌洛陽乃東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鶴曲鷄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一作霰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夢弼曰春志閿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閿音文又音民字正作閿後漢建安中改作閿趙使云閿鄉里湖城西舍經閿鄉湖城公日南還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
不易得鑿氷恐侵河伯宫饔人受魚鮫人手洗
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
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碪
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
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
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情致婉娩○浚史詩 諸子美詩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有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聲風漉雨之句自古有之偏知腹腴愧年少山谷謂肥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為夫牽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司內饔外饔掌割烹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長織綃剖都喉切斫剉也當于聲又卸吳切洙曰七命云元公之舞出則九淚顏毛丹羽當蕪青攀命支離飛霜鍔紅眼貌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不腴說者謂冬時陽氣下在魚腹九陽氣所本之處肥美故云腴美人膽腴方寸切其衣以疑貴者蓋古風也夢弼曰偏見腹腴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腹腴為公歎而公食腹腴猶不及於年少也洙曰詩既飽以德大雅曰左傳少官異洙師曰貞顏色胡非偽也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廻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滅

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趙不知去年之事○鮑曰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唐志鳳翔郡縣有太白主秦口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山谷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杜引嵇康傳嵇康乃純天保以後皇史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夢弼曰此之謂踈傳雖傳曰善容止神彩旋然自天保以後皇史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雖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公自註曾赴華州日時寄員外茯苓賦曰綰自公帳華州華陰人肅宗即位綰自賊

中間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勲員外郎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斸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本草然後不可倍○夢弼曰本草茯苓二月採斷株至切以雖於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茯苓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淨無風以夜捐兔絲去之即篝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大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草與苓以為鳥獸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和早朝大明宮誠齋詩話云詩有象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也詩若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題省中壁葉夢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開五月江深草閣寒為

截斷眾流句若有解此當與眾同參

曲江二首蔡興宗正異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先字從一作正文作花蕊字畫少誤而成詣此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為工缺矣葉夢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為泡魚常上浮而淰若太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狂風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為

之使當入梟雄妹江梅玉又嵩寄餘梅風
金枝体矣范元實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
文者能輕之便生好風花也夫卽厭之然
文章論當理與不當耳苟當於理則綺麗
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
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
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
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
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
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
今言春容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
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
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
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

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子吉則有映
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青
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
性移奪造化又云地壓過雲開錦繡谿松
文水秦堂貫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
巧巧而能壯皆如是也

九日崔氏莊

吉今詩話云劉夢得言茱萸見二詩人道之而人能否子美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為優

早秋苦熱

誠齋詩話云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老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知

杜工部詩四卷補遺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洗兵馬

公自註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
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悲壯少及成王功大
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

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
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
雞鳴問寢龍樓曉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
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事外句外常有餘力關中既留
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
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

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每有風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甚嚴西春客臨蘇〇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棣山天先附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卞圜曰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曰夜本作夕奏剕公定作夜報朱曰詩准謂所虜一

書執之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夫希曰河廣指河北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夢弼曰自肅宗時朔方之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趙曰汗血馬出大宛國漢曰雅耳傳如以肉饒見何疫夢弼曰時回紇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為蘭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闕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曰崆峒山東岱諸河北崆峒山在西仙杖羽玄宗儀仗詩意謂駕真肅宗已清海岱而霄遊玄宗避賊幸蜀之際也鯢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王夢弼曰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

思禮也時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禮為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軍子儀則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詔以兵赴靈武步輔曰廿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去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謝希逸宣貴妃誄依華芳菓李善註王者之官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魯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舉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註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沫右山曰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離后睿哲在潛出龍樓

而門堅入虎闈而苗育註龍樓太子門名也洙曰搖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蕭夢留守收此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李輔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下決勝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飾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林若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夢弼曰張鎬儀狀瓌偉性倜儻好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琯罷鎬遂為相蔡寬夫詩話老杜云老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欲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視者以為張公鎬也誇雖夫鎬有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史思明以苑陽歸順為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

更何有吉陸山之亂已五矣後漢今周書有呂烟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梁陽之敗爭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𨾏年歌里北謂皇鸞天作主月𨿽來賓日際來土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條白玉布乾書白環西獻揖文東來種運山出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甑爭弼曰鎖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四時案是歌註見前吵陽公曰朱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瑞鮑照作河清頌題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二年七月黄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故京之祥也看曰按史乾元二年春華林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未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

琪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云得壯士鞭身蹴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當亭寫此時故稱殘作惟殘煙蝸作空同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時至是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鋭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彤戈布風莫守鄴城下

斬鯨遼海波夢弼曰尤虔謂回紇也時遣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如貔妖氛指司吐蕃時來陳爲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爲轡以應讖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彤戈謂待天子陽以脉戈而後性征也趙曰古樂府云王命宪上爲故和鸞鶴殺形戈鄴城猶掛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破因當以討吐蕃爲急也鶴曰吐蕃自至德初陷成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共懷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爲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州爲河間郡屬河北當錄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元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数金攢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夢弼曰歡金謂從弟幼時幾錢數也歡所具幼時總角草兮注聚兩髦也

獨立

鶴曰時公逐回於秦州賦此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幽人受柄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節度幕人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曰虔以禄山之汚貶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

雲邊世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劚龍泉洙曰公嘗贈蘇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留亂身洞曰晉張華傳吴未滅時牛斗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問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今公取以喻歲之賦自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救白州為吳吳乃牛斗之分野也劚疎玉切掘也

不見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遊齊兗間至乾元初白流夜郎赦有此作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說也備可曰范傳正李白翰墓碑云白之先寓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此云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山五老峯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本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忘本乃指廬山曰與君同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曰送姪耑遊廬山序云愁未歸於名山然則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也和丁酉曰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鶴曰按唐志新安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鄉王深父云肅郭子儀李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郭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急出兵之後師曰按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丁盡行秦之捐民毋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無泣血僕射如父兄 洙曰伶俜絲成半孤
軏伶音零俜普丁切夢弼曰抗根近步至緣卒
伶俜京此言子儀退軍滑陽也就根書就賊之
根故業聊葢祭緣山之壘事蝶中根於郁亦不
深入但近軌無而已緣卒謂訓練其卒甚京即
東都時子儀保河陽將曾守東都郭曰僕射郭
子儀也趙傲曰至德二載子儀授左僕射冬拜
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
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陝州宜陽縣即漢黽池縣地昔北狄侵太王于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下圍曰石壕陝東城也其地在新安西即石壕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
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
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
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
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
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
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
子儀在河陽將緣城守人又驚奔諸將鎮至狼
及數萬纔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瀆曰蒲
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後所郎矣

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
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
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乃為新婚念努力事
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曲折詳至
蔓綠凢七轉微顯倚迮○洙曰詩蔦與女蘿施
于松柏毛傳蔦寄生也蘿兎絲松蘿也陸璣草
木疏兎絲蔓連草上生其色黄赤今藥中兎絲子
是也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與君為
新婚兎絲附女蘿趙曰今公詩意謂兎絲當附
松柏而乃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
突孔無煖席又淮南子云墨子無煖席希曰宁
遵赴河陽註詳見前詩夢弼曰嫜姑之夫也婦
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姑嫜之成婚婚禮既明告

然後稱姑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夢弼曰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註尊章言舅姑也又曰生女有所歸註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按武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縱陽隅死地秦曰北山於大蒼黃不復養許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人匿車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汝朱切短衣也夢弼曰左傳杞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何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迕註錯雜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飡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夢弼曰長

安地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胡史思明救安慶緒自立爲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屬寧州後發宜又改爲是原屬水北杏園知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入洛遺表又李光弼以朔方兵平土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唐陸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號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歷多矣無知此語之在目前者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寫至此而無復依恨此其泣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

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始亂曰賊于國陣北斷當時鄴城之師潰也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戍卒掃衣雖閒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猶鳥之戀故林不以窮棲而易棄也鞞與鼙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謂天寶十四載禄山反時調發到今乾元元年是爲五年矣

夏日歎

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囚又云四月癸亥以旱徙市雩祭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日出艮正東北也中衢黄道之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散也光武紀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稟貸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禄山出爲范陽節度使與幽薊即范陽部是其節度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賊相傳唐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意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洙曰漢李廣傳註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鶴曰通鑑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灃西與安守忠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黄焉晉曰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陶潛集簡蓁煩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知語名書何事拘形役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洙曰陶淵明歸

去來幹殘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有赤谷之西昔曾孫與劉伯戩丁此谷川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公素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上地平曠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之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延人數日辭去旣出遂不復得路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乃之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覓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風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駃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匕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鬒髮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室王喬遂沐浴前其中由是尸解人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爲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從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又鶴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洙曰良岑東北之岑也虛駃翻發朝於蒼梧衡靈運詩引須臾良覿駃疾也奚士切又跰走切胝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 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杜公有寄元逸人詩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胡董京成即衛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乞市肆傳碑錯結以自賣鳥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黃長房棄妻子從壺公葛洪求句漏令以鍊丹砂葉眞忘切寄也一作鬢變鬒詩鬒髮如雲謝元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帝曰廬山在九江霍山在衡陽今推

霍山為南岳又云衡山又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關中沖治無不可感此皇初意與題事彼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以悲以訴自言自誓聆其情概而備嘆端悉書所不能知論所不能及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字字矜刻而不

鍊畫不容畫○洙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弼曰石李洽王昭君詞幼奴盛謝婿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為閼中卯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洙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占許無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史功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䕃綠葉云其葉至暮即合故曰合昏天竟曰周處風土記云合昏槿也棠梓曰陸佃潮銘曰合昏暮捲舒開日星豹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洙曰東方朔傳童僕毋以貴珠為事許棽朝來餘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杜皮時來付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失路便不可堪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顛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御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稀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

三江一錢塘二揚子三吳松李曰山海經云岷山南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公時在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夢弼曰晉子針切兔罝也事日鮑照詩昔如韝上鷹今如罝中兔公蓋用其律洙曰博物志一足曰夔胆魖也夢弼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曰蝮青變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夢弼曰撫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遭貶豈非為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為讐夢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司戶乃小吏師曰黃帽乃竹律冠也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

我故人進豈喪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虞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十字又從可念乏迹

前意○夢弼曰晉嵇康傳康字叔夜嘗著養生論頗會以書誡寺於又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難要天下妙以康為愚且因讃康叔め子紅俗帝遂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以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李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年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趙曰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饑渴故為仁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豈亦不頋之枯槁李山谷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用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頋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洙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

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遷吏部侍郎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曾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爲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曰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吾語耳寄樣曰語林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徽之爲桓沖參軍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雨餘甘蔗近捕每望東南雲令人能悲吒鶴曰唐書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嘗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願達而卒故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純舉之魯訔曰浩然峴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王士源爲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以求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鹿門龐之舊業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史范雲在獄中爲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悠悠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吒陟駕切吒怨也亦作咤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易乾卦彖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詞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曹植詩曰不我與忽御一龍之白蛟義手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易乾卦疏馬地類行地無疆良補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又州記云前賦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只怕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石丈望秦州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注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則其水鳥色如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道謂之魚龍川東坂四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混地破不得之多鐵蟒之形鯛鼠有孔一如描畫魚龍右之陝澤也豈

引魚豢其中山頹塞以土疑為石迎與形填卵
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鄉曰
禹貢註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所謂悉區
間鄉人謂之鶂鵌之說也洪曰杜心所書鷲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
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 可吉叢是風不
可風送雲詩云
下須如此評 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一七城言
以論兒輩 伊山
此寺傳是一作勝迹先生史州與傳是三字殊
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今城北寺即隗囂
故居也嚴五高切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
山渭水所出趙傳曰寺枕秦山下按渭水眉水
東流
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
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
來亦自誇 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
一郡故云領同谷圖謂圖志也流沙
即書所謂西被于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
之西赤嶺分界即經莫賀延磧又至衆能
驛劉驛長驛之類其名非一道黃番牙帳曰勃
令驛故曰驛道夢弼曰唐時貴人乘子大邑
惜正異曰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
施詩舊作珠乃汗文也白題從一作西題元斬
白題將李義與歷題司馬文作帥非也苏特曰
按南史裴子野傳特西北遠夷有白題入貢莫
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報
虜註云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額

寞亦自守軟弱強扶持未苦夏虫避叢甲春
鳥疑 埠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
根結在茲

日春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
揚波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
出擁彫戈 倚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
烏尾畢逋后山曰訛以言搖動也魯
訓曰毛萇詩
傳訛動也

夕烽來 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
點殘照 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
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
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
之平安火鶴曰烽有相平如予舒翰之
閭之散榆下來告急上遣李郡藍收兵赴潼
及暮平安火不
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 當外
清 奏苦 一 露衣它日傷心極征

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
長望衰颯正摧頹今首可報○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使人因杜
詩而爲之本來郡氏謂見封無風塞不夜城西兒有其地王根煙略西邊徼至其處誠曰不夜
蓋月如晝也田日晉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見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
朱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爲典屬國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
殺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
今來趙家叟有風俗○只是張騫爲傳好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
聞羽不得似卷也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洙曰張騫傳騫使西
域窮河源夢弼曰對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人織於室
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夢弼曰漢書張騫使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
求馬於宛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伐宛斬宛王其馬朱曰時安史之亂盡藏諸郡未平也趙曰天
寶十四載冬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驍核山反兵精少故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路可娛當路者可娛京食者
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夢弼曰使漢李郃善河圖風星知道使者

微服單行觀採風謠使者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
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洙曰晉天文志
漢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
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
閉小蓬門鶴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漢水河源見府詩注本鋤營反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
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
衰獻鼓鞞夢弼曰幽州薊門特爲丈思明所據誰自北言收復者誰也或曰言無人
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募時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傷征西指害
時討吐蕃也漢光武爲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妙在寫影
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鍾邊傳者所在皆此泉也
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有水汲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

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一樣事寫得流麗○趙伏曰秦州桃生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事末引二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九十九泉此名十九隨意彷彿記其一二○鮑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池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詠曰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對仔凖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群落日邀雙鳥急歸何是遺有此好語

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鸛鶴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客或作夜鶴曰漢書注邊方備胡寇者然火以相告曰烽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鷄羽謂之羽檄蕃紓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妻贊普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按贊普遣名悉臘來東古甥老帝勇類親中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昴為戶動相近星動較奇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朱曰候火言候烽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曰周禮絜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建幕軍穿井井成絜壺縣其上令軍中士

泉皆望見知此下有井臺所以當軌故以臺表井趙曰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彦晞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虎飛將軍曾曰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行舊鷁在一枝趙曰唐光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遂曰君自聖則忠臣不聞公微言以諷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地志云會稽山一有石穴要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而泉流交灌趙曰鴛行指當日同在禁省之輩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此畫似可百里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不必有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甚切忠愛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句意渾渾稱題○趙曰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趙曰流沙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從事西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積金劉石闢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渉又玉堂閑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山致高敞可以眺遠虛窓可以來風遊人如市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不論如何自是麗句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夢弼曰麝香小鳥隴右人謂之麝香鵽或云鹿也石竹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鮑曰按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州詩也下有隴答鵶戰鵡之句則知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是如杏七八月熟定夕曰尔雅釋水正絶流曰亂書亂于何詩傳爲月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東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薤性溫補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欬為寄小如拳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計必未嘗選未嘗遺也○趙曰晉傅玄麈賦狀如愁胡復齋漫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猱為詞何耶

番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

銅鉼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鉼未失水百丈有哀音惻想楚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八句皆正意○夢弼曰風俗通甃聚傳脩井也甃側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釵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昔遠致今盛於中國寓目喟然至羌女胡兒者矣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宛得種歸中國洗曰來微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遠方燧火曰烽塞煙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制讀為掣同俗音作徹耳

即事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見公主以無子得還鶴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腰支語不典豈所以賦漢公主者

群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鶴曰花門謂回紇也注詳見前夢弼曰時回紇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故云迴首意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結得洒落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 便只 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又踐之浮屯兆州爲臨洮郡亦屬隴右節曰鼓也人勇勁可倚守禦如通鑑載大曆間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殺得千人中夫變関至臨洮晉史秦逆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殷字切近悲杜 沙頭鼓上螢猶隱也 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 真賦鼓有景句 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史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障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鬭迴立向蒼蒼 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春達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有人語以於爲殘令公豈言仍於驌驦而不去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泉出嶓冢山又據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此當公或之北而賦也今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貴平王叔也老驌驦公自喻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蹊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鄭城圍 恨復以我解圍也鶴曰滄海本號渤海也郡至海爲近滄舒四柱讀廣道兵屬秦州有金微鎮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士皆金微而發也詳四鄭城時爲史思明所據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 妙處衆目得之

人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
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冬月況經長
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
聽空外音此篇極力彷彿之者〇夢弼曰邊城也蔡邕上疏云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月夜憶舍弟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
鄉明。弟皆分散無 問死生寄書長
不 兵

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
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
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尋陽郡今江州為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使其死耶當不復天矣乃使人不能忘者生別故也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
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
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偶然實境不可更遇水深波浪闊無
使蛟龍得洙曰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落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彥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厲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致者多矣亦聞其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伯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千言萬報三夜頻
夢君情親見君意八情見語傷極苦味告歸常局促苦道
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
若負平生志夢中有主語具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
顇語出情有自別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

名寂寞身後事 鶴曰悽黯情至極塞○長篇中不甚切摘者又别○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老子天網恢恢踈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既歸詩千秋百歲伍漆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脩可曰莊子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洙曰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鶴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頗將先生云只合作頗字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曰按唐州爲慶州內有馬邑州在泰成二州山谷間亦曰降書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註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趙曰時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步卒四茅土謂封建諸侯

見烏貢註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公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舍留止食芝草飲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世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四句自不可讀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不搯魑魅喜人窃其欺實乃魑魅能如此人之來以為喜則禍延之士不如魑魅亦多矣説上借事便見作者之意篇狀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秦州見勑目 勑一作除 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
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
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
精靈二子陸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
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
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諸歲不寧栖遑
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
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
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
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
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
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
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螢 傳舊曰讀書之勤 喚人看騕
褭不嫁惜娉婷 兩句關合謂異時相邀自惜過時也悶世乃知其恨詩未易的
初看失之 掘劒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
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
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
辞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勲溢鼎銘
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
鶺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 洙曰嵇康絕交書李樹粗疎夢
趙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突奧言其文章深
遂也突烏弔切蔔子突窔之內突字正作窔爾
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釋文音要
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字有落其
一毫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傳歲飢人貧卒食
半菽宋曰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投下幾死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
兵未出包胥哭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口司
馬相如蜀人也後寓資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
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
還蜀因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夢弼曰
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之正三
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漢書註引蔡邕云天
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洙曰漢書
羌胡種雜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居偃
切瓴靈經切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望雲亭皆
在西內洙曰宮臣謂薛璩司議郎為東宮柱史
謂畢曜監察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在周官為柱

下交趙曰點染爲文字也索丁介獨之貌爭翔曰宦黍趙翔鳳公自叙畏為拾遺在錄省特也晉車胤家貧未囊螢火以照書騄長良馬也婞婞佳人也皆公自喻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補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者刃砥石也漢東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給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二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迸稍得進用羇至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肯其糟而歠其醨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按油窮清渭長冷莖濁理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洙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示其速也鼎銘者銘功於鐘鼎也介雅曰四時調和之玉燭青萍劍名也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鴻鴈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高岑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公自註時患瘧病夢弼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又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洙情性也尤字惟詞客未忘耳）（有味其言）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即子美自道可為證）入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其不足可見然少陵上言富駱盧王爾者高岑也子美衆故為等如之言）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翺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鬭身強（[illegible]）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即小心也用得作家）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湫雲片片黃彭門「劍閣外虢略鼎湖傍荊玉簪頭冷巴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

等安平亦士常寄老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吾以曰青江淹嘗夢還人華竹絕婉美句人猶才盡 洙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得此鮑照也超曰沈佺期登文思會飛動才壯卿雲事婦口富 家集以貴主寵然待王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判史古之諸侯也其忠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語 侯明遠也乎刺明拳也判狀仙賢聖言孔孟向羇旅也夢朔曰昔顏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 一居江水為瘧光洙曰陰世碎客光以伐於畫隙之地不尔耶書易容稅超郡呰賣退錄正也 人雖未轉作搦可避之宅附閒巷不能之說也然自屏已蒸高力士寶王州李輔國校論射時 力士万迅唐功臣閑下杜子美詩云年拍瘴疾一鬼不靖亡陽日俾瘴癘惜哀抱霜霜徙皆潛

陳也有鐵蓋鮮紅則不特遊之而後登林其面矣菩釘曰操廣額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知竹之枝葉搖搖不能自禁持取此義娃曰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遂隱于鹿門山不返魯曰拾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鄭朔曰隴華姚雲公言其客居之矣楊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傳盡覽客即號州而號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之地也洙曰荊王出號已蓋蜀變也魯朔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然總老胡麻胡麻鳥者良今言烏麻丹楮亦彭號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欽從之今云貧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饒本晉地詩晉國風此晉也而猶之唐本其風俗意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洙曰史記黃帝梓彩岑老胡閑指安史也鵠常之詩話云

詩人貴矣同古詩篇之美多此詠璞璧王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虎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語云藻翰惟牽率山令動搖賦陳謙誠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神之興觴酌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設此略詩○白發適宿而太白足以當之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十字可誦者無鄰最切當 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 此用夫子事注亦未諭 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

辭體日看他用事之意梁獄上書辰巳用當時法誰將
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
乘槎與問津李白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
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趙曰太白褰研士玄宗從白遵地名白作序時白被酒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云歎錦蓋謂識成歎文也夆字如
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
袍以賜洙曰白為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營
救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臺慷慨懷古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
梁王不悅遊於免園是也又公與太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
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矢才卓礫莊子原憲曰吾貧也非病也夢弼曰後漢馬
援征交阯載薏苡種還人譖之以為明珠大貝此以喻白之遇讒求王璘反謂白為參屬與謀
也希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二危
與夜郎鄰境也洙曰賈誼為長沙王傅不得志有鵩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以
自廣趙曰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避秦
居商山中公見楚元王不能設醴而辭行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
白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拖之於俠雖能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
老五十韻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嚴五由給事中貶京兆尹坐非事貶巴州刺史公嘗為左拾遺兩省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官兩
油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
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
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船蒼茫
城七十流落劒三千畫角吹秦晉○畫角吹秦晉奇怪不報
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其用事如此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
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
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
引佳氣拂周旋揺按老成○亂來讀此十字哀痛來生貔虎開金
匣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廄馬解登仙墜事不俗
搭嘉不俚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
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暮景鮮月分梁漢

米舂給水衡錢内藍繫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曉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
響齊燕秉燭書枉滿樓牋 嶁復京使有此禁是比時殘礙遮勿自厭
戔 每覺昇元輔浮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鐵[illegible]
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徽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
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讓
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
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此紅翠在新舊下列是豈斷斷 貫筆論
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
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
拳 [illegible]宮 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恭度日應
用酒為年 甚言嗟稿之道可念 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
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此展字為治中 去去才難得
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三見焉字惟此
可耳 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
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

失侶自迷遭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
佳衣 雄俊志在必騰騫 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雨中忘鳥道四百里以其陰
絶特上有飛鳥之道耳余曰漢賈誼客陽人專
文帝聽為長沙王太傅嚴子陵奕名姓披羊裘
釣澤中光武微求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
上太史奏客星犯御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名
其釣處為嚴陵瀨夢得回憶所走行雖公自叙
舊書宗於打在也蛾曰無復雲臺伏者當時行
宮草創不獲嚴襲法伏也庾信哀江南賦猶有
雲臺之仗洙曰漢鄴會其為執下者七十餘客
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夢
弼曰蒼茫城七十稍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
城而走也劍指蜀之劍閣言玄宗幸蜀漁落有
三千里之遠近秦一百之間皆吹畫角聲少中用
兵也刑經之术陵陜胡星宮東都為賊所陷也
前漢志昴為旄頭胡星也洙曰漢董卓衷立志
奏無道恩性婚情擇用群士以韓馥等為刺史
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參符堅運衆伐
晉符王猛敗於壽鮮卑符融諫不聽後為鮮卑
所亡夢得曰董卓行堅以喻思明祿山之世亡
也李曰山海經赤帝之女娃遊東海溺而死不
返化為鳥其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塡東
海首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
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為革囊盛血
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此曰此皆言安史之不知
量也晉回石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夢得曰陳倉太白俱在鳳翔此言
肅宗時駐蹕鳳翔也按志鳳翔府寶雞縣又更
名陳倉縣有寶雞山按列異傳秦穆公時陳
倉人掘地得物以獻猜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

兒名為媦媦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拾雉逐二童二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又按志鳳翔之府錄有太白山按水經註山上夏有積雪故名錄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故名涑曰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死人如亂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內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收復兵趙曰時公為左拾遺老扈還京秦曰光武紀望氣者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驊驊蕙蕙夢溯曰漢儀云黃帝駕象黃而去後因以名廄王隱晉書宣帝內廄馬一日風靜天齊有別鶴飛至廄化為青衣童子騎一大馬來空而去梁漢來謂梁漢所貢賦之來謝承後漢

書章帝分梁漢陽木給民人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曾曰內苑宮苑也來曰頑延年詩嵩翻有時鐵殘也所舍切夢弼曰漢元帝寢奏之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林注以滿青為席用蔽地也時公任拾遺故云前漢偏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子齊魯亦曰詩成是貝錦箋云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曰鷙鷹屬也謂兩閑老知諸鵰熟百如霜鶻鶻不空拳則鷹有碎首之防矣朱曰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績作平聲涑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慶煩政安於安功曰郭景純詩漆園有秩吏註芦子嘗為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楚使者亟去無汙我故曰傲吏夢弼曰傅吏思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凶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飧晨蹤蹟為名誤驅

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脩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

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與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鶴曰嵩陽緑水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陟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黃曰此物指麟也夢弼曰歷下閔西公言昔與恩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爲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遠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束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餐遼徼遼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喻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真義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楊子谷口鄭子真耕于岩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結草爲庵于河濱讀老子帝篤性諸之書葛洪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回鎮皆置宮場以賦劉以供軍需也鶴曰鎮積如此庭都護府有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氏古臨洮岷山也考輔曰濟岳秋與羌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愛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曾據休前案綴芝更後身教篇吟可老一字買書貧宮詩觀刻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閒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將詩云呼烏争引子鳴鵠不歸林下食遺泥去高飛恨

文陰卧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僧史燕瞍瞍離秋欽五鶆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誣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又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絶父母恩吞聲行負戈趙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實宴亡命山林顏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如觀歷世苦○趙征行役性之志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與步之際其庶幾乎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梁簡文帝搴臨馬詩青絲懸玉鐙又沈約詩青絲控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左太沖賦振身千仞岡又云輔特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亂已久又恍而怨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遥望隴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即不必使旅欺索之意有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朱曰從徒字知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眼前諸惠中事通遠自列亦猶丟怨之体所以可傳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韓詩戎自作韓語皆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作者峻急自然○備可曰漢書高祖將名攀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千載不死陳洪未乾潛身

備行列一勝何足論備可曰列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鑄鉚為双劍一雌一雄鑄鉚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鑄鉚殺之眉間尺乃為其父報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大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備可曰漢書霍去病斬首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註名王猶言大名以別諸小王也轅曰周禮設宮立旌門註云以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乃伴與軍中始忌之意得之妙不可少者中原有鬭爭況在狄與戎猶爭功者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用帳也於鄴防召募蓋召猶自隱度而應募為召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曲

也猜可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鈎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塗金遂成二鈎獻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殺二子塗成二鈎於是向鈎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二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復欲一語似此踏千古下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建見娥賈撫繫問意賓說不能盡也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将誰。恐是霍嫖姚。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步騎曰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陽洛已也朱曰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吉下灌謂也銅輞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麾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各相招謂以屬其麾也蔡琰胡笳曰從出塞詩云借問大将誰恐是霍嫖姚陪拍中丞觀軍将士詩云漢朝嫖姚將唐拜書嫖姚校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頻妙反姚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又按荀悅漢紀作票鷂字云今讀者爲飄颻不當其義余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一音耳王荆公書有詩云吳鼓空從霍嫖姚亦承繫子美而用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此義亦人所未及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子。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将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洙曰左太沖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左傳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師曰主将謂祿山也祿山兵還主宗御承天門率百官送之賞賚無筭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将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解事語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鮑至退軍人則無餘矣○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門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師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志林祥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将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 公自註佐章豈在東村谷鶴曰按世泰奉佐是爽陽多致中侍御史律之正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閑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鶴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洙曰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三首 鶴曰還山謂歸東村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懶叔須汝故相攜 趙曰嵇康絶交書性復疎懶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舂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慢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洙曰分引泉以灌圃故交橫而落慢坡言坡中青叢如幔也

宿贊公房 公自註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師曰贊公與房唯遊從琯既得罪贊公亦被謫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 鶴曰直得自然 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鶴曰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下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於情之物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

君白玉盤

除架 公自賦瓜架也

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踈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虫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趙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實之勝杉漆之利贊嘗稱之公自華州來意欲居之故乎置草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 細字一字皆可 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携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 與細字一字相似 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趙曰趙景真書陟燀長坂披榛覓路蔡絛曰湯休乃僧惠休也以湯能詩故公以比贊公也贊掌以詩為公為勝事盛稱岩中之意公猶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陰故沍寒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 自然境自然語 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曚曨更越西南頂

夢弼曰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京師上刹禪宿也晉許詢與支道人交遊山谷曰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讀仍舊音試辨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疏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夢弼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招為招又省去鬪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 趙曰空囊詩所賦即史称公夫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意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修可曰列仙傳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趙曰楚辭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也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希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大人舉止羞澀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趙曰此賂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意氣浩然可以勸忠非淺之丈夫者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鶴曰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刪丹則柳子厚所謂四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為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焉首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是蹄之害流沙千里杜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横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磧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

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軍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如盡出塞圖矣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近日因見古人情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性古人亦如我也自隆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甚有悟入唱豆子兩回翫自本分弟獨引豆對楊枝無謂固是紀時節不妨借用拌語也 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此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楊

酒片落之水植曰言楊柳者以見昔秦待堪為寺主也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兩或作雨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歲年矣蘇曰僧玄覓百豐盡曰豆子熟矣張豆曰豆子眼中黑精也言無邪見也沈宏詩癡曰東坡送小本禪師赴法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一句乃是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補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曆間與嘉陵地勢險陸相當故名趙曰遺清獻公自成都拔名還朝官兩當縣廣幷聯有詩云被詔赴都堂物路兩當中衣宿中途註云閣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均為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王子妙在目前世常有此語自不多選 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鵾鷄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兩語復於 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折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

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
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
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子美心事如此因生一出言而傳不

行非徒言也○、曰相如上林賦亂鴇鴰杜云鵁鶄似鴨黃白色數功曰隴雲詩通波激杜渚
杜云杜渚曲渚也蓋所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持斧□□侍御也前漢暴勝
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逐捕羣盜長沙鄉潭州也洙曰西都賦傑於夫木稅余數加趙曰
淮南子鳳凰蓋而翔以避戈繳以此異之失所也夢弼曰鳳與吾侍鄉書同主鳳翔各居諫官
之職故云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夢弼曰問諫軍中反問也間去楚謀達協功師曰上官
言宰相也洙曰王弼曰仲尼旅人也脩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
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時爲拾遺見吳之斥而不能言深自
責其非義也趙曰詳味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發秦州

趙傍云日在秦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間發同谷發飾門
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
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也先後無復差次〃歸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
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可當
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蔣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

六十五里同谷其邑也○乾元二年冬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
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
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
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
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
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
微收豈復慰老夫惆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
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同谷

在京之南時不經兵殘破故云樂土秦鞨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
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曰成州有栗亭川鑑且栗縣在唐為栗亭館希曰崖蜜乃
蜂於崖石上所作之蜜成州所產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曰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川時亦有赤谷西峽詩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
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

辛巳栽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
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
死道路永為高人嗤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
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
泉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
見秦川肝腸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
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
九回坂也○九折
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
積鐵逕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
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
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
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硤形藏堂隍謂山峯如堂隍硤藏于兩山之
間也夢弼曰嵌空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開
闢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達抵之抵
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鹽井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嶲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
在川汲井歲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
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
嗟物理固自然夢弼曰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
鹽花也脩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
帝常困於蓮勺鹵中注蓮勺縣有鹽池廣數十
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夢弼曰搰戶骨切用力貌然
本出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洙曰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
夢弼曰官買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
石得六千言加倍而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
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
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飡此生免荷
殳未敢辭路難悲傷中原得詩人之正○洙曰爾雅釋雨土為霾夢弼曰殳肩
朱切古今注殳之遺
象也詩荷戈與殳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
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

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胡泉行高山下如雨冷氣四散爲雲也初

日翳復吐朱燕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

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語自老意

○洙曰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擅夾嬋娟王潤若對趙曰唐孟郊有三嬋娟詩嬋娟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鄭曰緘了六切又所陽切田曰凢與泄同泄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

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

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

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

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

突兀猶趁人謂前險已盡至此依然相隨來也及茲嘆冥寞鄭曰

磎苦奚切今作溪泰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鎭曰岳山注云吳岳也又曰國語謂之西吳泰都咸陽以爲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峯是也洙曰華山有蓮花峯崆峒山在隴右殺音陟

龍門鎭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

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鎭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

水白刃澀胡馬屯成皐防虞此何及彼屯成皐而此防隴門豈相及哉并後時也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洙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即閣也今胡家關道棧土肆反又土反夢弼曰編竹爲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趙曰成皐乃鞏縣之地胡馬指言安史之兵夢弼曰防虞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

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

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

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携奈何

漁陽騎颯颯驚烝黎夢弼曰我音武猿猴之屬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

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歌止曰麋鹿遊我前猴猿戲我側兩句而已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益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

朱蔚以喻言也鄭曰韓古畢切亦作符林曰積山之亂所領皆燕陽突騎也

積草嶺 公自註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飀林響交惨惨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相去向百里想像如見願休焉息馬之志也○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彦左太沖詠史詩飲何期濁度貴是不願餘鵠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汩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墮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怱 夢弼曰白馬成鐵驪言白馬經此泥濘中亦將爲黑色之驪也 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 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

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何淹留 ○趙曰不厭夢弼曰按唐地理志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也岐曰文王為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夫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長讀嘗如子夢弼曰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坐玄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註玄扈石室名也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遺曰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廉師友記閬峯太

白遠帥別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
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
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
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
從天來夢弼曰橡似兩切櫟實也狙千餘切猿
屬食橡栗者也莊子狙公賦芧芧即橡
子也鄭曰皴七
倫切皮細起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一歌與子美二歌
鑱長鑱豈不奇峭我生託子
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
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
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色字不得好非必人
人為我惆悵而有其
色○鄭曰鑱鉏銜切吳人云犁鐵說文銳也桊
鄉曰掺鑱之推鏟俗音字鋤仕衫切即鏟也俗
謂之地鑱又仕鑒切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
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
獨條謂之土芋根惟獨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
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今謂此非當以黃精為
正公嘗嘗用黃精字故集中有大平寺泉眼詩
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
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安

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
收兄骨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
他鄉惟占從公入蜀公在劍外有占歸
半生詩云文客應吾道相隨得爾來春曰使漢
趙李為賊所得得食之事自時紹賊曰種
彼不如乎肥賊咸其意俱含之樂府他鄉各異
縣長得不相見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鶖鶬大於
鴈似人家蒼鵞耳鴉鶬是禽也鶴九頭詩有鶬
在梁毛長傳禿鶖也杜曰左傳令收汝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
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
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為
我啼清晝不聞猿鳴竹林但覺多一字更自
哀傷音節遒古○夢弼曰地理志濠
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
按公集中有近聞書我妹也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是此
景黃蒿
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
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
不來歸故鄉何其魂招不來歸故鄉也○蘇曰
曰古城即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
也楚屈原放逐
宋玉作招魂時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嵷枝相樛木葉黃落

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掞劒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安 謂此狀迴春安者顧卑爲反王之析也户外同然千載如對○遠風湫龍潭也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洪興善補註巃力孔切嵸音摠欽功曰摻乃拔曲下垂貌夢弼曰蝮芳六切大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聲氣俱盡

一

萬丈潭 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 使合睽睍 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涔瀨黑知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孫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

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閑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 進奏語 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夢弼曰張平子西京賦在紘靈圃之中前後無有垠鍔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閒許慎註垠堮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鍔遲用事曰顯徒對切猶淯沱也水帶沙往來貌濃鄭花志㑹逆倒要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命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冒壘旌立旆

一

發同谷縣 公自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閒翮 洙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自秦州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今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喧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褰踞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洙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魯曰蜀門卽劍門也洙曰閣道卽棧道也冬青今之櫻栴也左太沖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耀儀趙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特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為南京故公盛言蜀風物佗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檝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蹴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洙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礧魯水切嶔崟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

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檝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窮而不塞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飛仙閣

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又酈元水經註云大劍戍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晉曰棧道盤屈有五里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趙曰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旋載太祀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舊增狀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群鷗 迴字

秋称

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唐子西語錄云子美紀行詩如江閣饒奇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倘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

桔柏渡 鄭曰桔居質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散絕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鄭曰笮則柏切洙曰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笮鶴曰成都之笮橋是也晉曰鴇鷁喻舟船也蠶是檢籍梁也橋壯也荅什曰釋文山頂曰巔木曰椒

劍門 夢弼曰按地理志劍州劍門縣有劍門山亦名大劍山自蜀出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

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峩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鷄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歎地險而恐負固者也○叔文有所不能及矣○劍閣天下壯關一作門鶴曰劍門背有關道張孟陽劍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所續是曰劍閣壁立萬仞洙曰劍山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劍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者西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匝徐口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玉雖無足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得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峩山在成都之西南峩嵋山是也連人因於珠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峩以二山無情之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為西塞之地自三皇王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脩職貢而大古之朴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象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鏟楚限切韻書云平鐵也

鹿頭山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舍劉闢處又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閒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硉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洙曰自春入蜀山嶺重復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險阻至此豁然見野曠鴻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於漢猶設官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喪伏窟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劍南節度使陸敏傳宰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有何深意到處自然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鵲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憤悲感天性綸至讀之黯然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 趙汰寫景註者肴肴附會可歎 自古有羇旅我何苦哀傷 朱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趙曰桑榆晚日也鄭曰填陟刃切定也爭鄭曰會與魯同填或音田滿也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五字偏盡是江雨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句著意對 百萬轉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希曰浮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横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洙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望光弼徙河陽思禮戍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士不敢犯洙曰薊北乃范陽盧龍等軍安史之巢穴也關西者長安以西當謂之關西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洙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兮變衰趙曰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巢穴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喜薛璩畢曜遷官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秋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巳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王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青山萬里行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遠國士青眼酒樽開此戒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 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緑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旗頭俯門亭層臺俯風渚遊目俯大江江縱俯營齋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錄云唐六典左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杜詩補遺

事有不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雲鳳引佳氣待周旋衆渺麼公題野亭云拾遺著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春引盧騎沙苑馬出樓真的錦紅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或

齋詩話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子美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范充國請行行老之

誠齋詩話老杜劍門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剗疊嶂與太白捶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門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捶碎剗却之句但覺一味麁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為主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酬高使君

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成都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事助曰涅槃經云世尊於雙樹間演說如來大乘又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漢揚雄作太玄經又答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有客薦雄文似相如者客薦隨寒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作者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姑取杜集紀之高適寄杜公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枕戈憶出戎府草草無恆欲寂寂如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杜送常建云何有庭無遇雁書跡莫相忘還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然南去雁看取北來魚受寄杜云春與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衆裏關心詩總發皆如歸磬在籬朴之列唐性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洙曰招提謂佛寺也註詳見前支遁與許詢講維摩經互致難為難解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起十字盡興故接得註明有情情已盡故入景更長即知行文不得不爾后人擬實欵之皆未能

卜居趙曰公到成都之日劍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有卜居一篇公倚以為題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鮑溺晉俗底心性伯仲之間見伊呂岐土宅宴當九堂前巴峽宰丑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落一杜鼠頭遠有滿夷始知氣女無數一雙三寸兩首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僧不分自今以後此等皆肆意欲携有陣野氣人家數不可無修眼之所適

更以為快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鶴曰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地屬萬里橋主人指裴冕也宋曰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萬里有橋萬里橋在浣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始有曰是浮名象與斷欲抛王子猷月夜泛舟訪戴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詩餘云引韻波矢黏試失黏則若不拘聲律然共對偶精到謂之胥李蘇李体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公自註榿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墮無心作解嘲夢所曰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榿木易成而蜀人美蔭而不富然余嘗盛攷部書無榿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為丘宜切后見汪判公集中有師有才指木詩云嘅啼江邊本有榿不圍封檀竹外溪地偏年免祖鵰代藏晚腳同

庾信移別如丘宜切為是也又蜀有竹名籬籬
力鍾切洙曰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
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
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左太沖詠史詩寂寂
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遊脩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夢弼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寂三明孟浩然詩禪枝怫鳴栖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必如此可以言氣象矣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此與甫文楊語意似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洙曰詩寘之河之干兮註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蒼然

宜衣纖食也若溪明光仕田李清府賓服藥謂
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也乃引
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以藥為
藥遮穿籞為欲以解子美詩中云常恐沙崩損
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後欲護錄又從
而信之皆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欄者植花藥
之欄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狂無可奈何之意自笑狂夫老更狂洙曰蜀有萬里橋註見前鶴曰按寰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也名百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清可比之滄浪也洙曰唐有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則狂可知矣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伸曰公嘗有肺疾此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蜀相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全首如此一字一淚矣○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為至○千年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又因老宋添我憔悴○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塩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親見至旅參政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故取以名之況杜子美寓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字必無訣當以蜀本為正

洙曰廟有六柏乃武侯手植也荊公語錄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空樹響壟月自秋胖也杜云濃雲岸際高孤月浪中翻此度信白雲岸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一字是陰鏗詩警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北一衝勝處信雲水帖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長勝度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而朝言先主及其子岸後主也蜀謂曰史亮表頻繁者聞出總六軍洙曰本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筍行田曰按石筍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筍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筍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益南筍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筍

南北筍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李然而括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第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事之害合實論也○鶴曰成都府舊為益州田曰杜光庭石筍記云蒸淨石筍之名有六曰石筍曰蜀妃闕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筍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九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華城曰成都記石筍凡材事也石之地而過必有小穴或有青如粟昔乃有細孔可以錦貫夢溯曰蜀都故事石筍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下閣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后推毀墮

地推故基在每亏大雨其前使人多得文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許曰援傳推誘瑟瑇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如明冠薄無與為比沫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紀鏡一枚表其墓又華陽國志云死化之遺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塚立其石因名石笋布四聚字記望帝禪位于相開明帝開明下五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女死輒為立人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曰小臣埔至寨識李輔國也時輔國雖閒二宮擅權之跡蓋影之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即遣使教正是詩書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琮琊自佳致致春光夫詩話云王元之在商州賞賦詩云雨沫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如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詩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該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益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燕知茅齋絶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其閒情況體又如此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總如此則樂大矣○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擕滿袖生揩柳絮曰於鄉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字破字擕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著自道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平常景多少出意為小儒牽强解事讀之可惜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野人漫興深入情盡豈復有能知者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成都時作入新津故有題北橋樓詩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此梢朶都全缺詩入老語生疆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静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此神交力盡亦間合展轉書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哀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西京東京賦洙曰晉孫綽與阮籍山濤為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郡曰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虎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鵜曰褒宇記望帝以德不如鼈令民禪位子鼈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烏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夢弼曰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料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内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

擬栩失山村村字失字是實字也五言詩第三
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
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
當活活則字字自響洪曰晉葛洪年老欲煉丹
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
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梅雨 趙曰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
雨來東乾坤萬里眼同得之容易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
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洙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
尹視二京號為南京帝曰成都府有犀浦縣蓋
李冰嘗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洙曰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懶
衣裳欅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照曬
翅滿漁梁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
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
子敲針作釣鈎趙意逈放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
外更何求全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
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
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夢弼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
於蜀工畫馬另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
馳或飲或驚或上頭或點尾曲盡其妙究
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
掃驊騮欻見麒麟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
看千里當霜蹄當字好○狂處正在當字以為丁浪切聲失時危安
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世賞
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
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必真目
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
情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
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
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

人生萬事知是何時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上宰家于西蜀殊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戲語名言 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 他句法則謂其或以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通人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

好句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兗州記曰人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壽水自海入江衝激大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李將曰南史齊武帝孫貴字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得自娛而已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縧西清詩話云齊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覺萬里為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論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用介冑之言不祥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事而隱其語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夢弼曰名畫記言偃作老松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焉不知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磊落氣槩 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 異思以描畫者不及此 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此起此結本取傾倒○夢弼曰名畫記畢宏大曆間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當代決可曰擺脫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金剛經偏袒右肩膝著地韓曰梓州生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錢齋詩話云麒麟圖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体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二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計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興縣詩懲憶昔曾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文章詩甚事耳註誤迴首興滔滔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趙曰差病狀也

野望因過常少仙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有寄常徵君詩云徵君晚節傍風塵豈晚年卻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可畫他人以爲不必畫者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洙曰青城山名灌口昔秦守李冰鑿離堆以灌蜀士因而得名

丈人山彥輔曰青城山記云比二萬五岳之長故名之又有丈夫觀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磊磊落落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峯西故國猶兵馬它鄉亦鼓鼙江城今客夜還與舊烏啼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煑鹽也洙曰雪峰即西山也上有積雪經夏冰不消

泛溪鶴曰即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馬曰練練白皃趙曰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均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也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畢提攜者又舉盡之義言兒戲至盡攜罟弋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閭丘師兄公自註大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

氣奔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此語最得大意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踈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盤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劍南合州銅梁縣此言閭丘銅梁之秀氣而生也洙曰揚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班孟堅兩都賦冰眠青熒曰日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端野寺靈崖碑靈政書寺今為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后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變

依仕過之耳皆須別元杜曰若杜甫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云漳章大水也生之年乃可知殊曰金剛經佛在金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諸耆賓不離斷殺新詩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盤事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絕句於徒過之每讀此二詩便覺當時情景畫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尤為可貴也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蜀州嚴牛家漢南見山得一珠如彈丸色明人日照西國請求珠也若至濁水今然何澈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句句洗刷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此筆奇與人意無異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註得猶城闕〇趙曰潭即百花潭也洙曰劍閣劍門棧道也鄭卬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賣酒處臺鄰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鮑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由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與懷鄭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

北道曰時成都陛為南京故公自註得將救關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只當如此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洙曰成都北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荊蠻荊楚也峴山在襄陽有王粲故宅登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仲宣井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意好青錢買野竹蹋卜

篆之差白幘岸江皋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𨓏到蓬蒿洙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令為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公遊公亦有詩與之李邠曰詩滿謂之任滿辭去也趙曰選詩辭滿豈多徒新病不辭年遠曰曹彧蜀人語翻見錢也洙曰刘既孝賦大言高數自若事對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方冦亂商便造李歡唯酒是耽每出遊重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也洙曰何遜八歲能賦詩為名流所稱仕梁為水部員外郎孫曰𨓏忽自切履屬也洙曰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後漢小紙本是賣業綵稱此有至足之味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有幾過後見朱青簾來此始覺有樣有歲有浚寄由實壓故兒范元實詩眼云工部有所寄用字如偷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西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賴燕受風斜以謂蕪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受二毛使雖不及前句警策亦自然帖耳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白然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寄楊五桂州譚公自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任總丁準後有廣州段功

書到肯揚五長史詩時揚長史必自桂而使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

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

附白頭吟夢弼曰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又山海經云桂林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桂成林言其大也鶴田桂林雖居嶺外梁治古始安縣荆州之零陵非營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益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雪成大云雪州與安之間兩山蹲路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此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為里咏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驃騎將軍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時出碧鷄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

梅香風韻閒談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香有無減去有用無用歲去作檢字淺近無人覺來往判公得好看疎懶意何長殊曰成都有碧鷄方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判公本作覺來往蓋賣余書請君除挑塔廷甘美示人曰夕汝已非珠夢帝於大數唯雷夜疎知過此無人覺亦不作睡又作氣熟矣判公

皓婦光社云無人覺來往下句覺字大好頭色赴春愁下句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詩見見吟尉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緣情此時

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

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亦究安江者江邊一樹垂垂發

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為廣陵記室按集有揚州早梅詩曰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酒長門泣夕驅臨卭盈應知早飄窻故逐上春來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

春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

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數百栽弼曰何邕為剝川綿谷縣尉與公為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公自注蜀人以榿為薪三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陰宋子自是遭陽十城之亂又之蜀之歸又坪未嘗得榿川也〇嚴有異崇范蜂黃云東坡文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榿栽又送栽掌赴王蜀觀詩竿𢌞任尺椎能壹榿太三年已之燒又何山詩王何良田不種買三年拉木行可應於字遇壽宇實無之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為丘宜切及按介甫絕句以榿字為韻與我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也老杜有覓榿木栽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蜀人以榿為薪三年可燒又壹成詩榿木凝日吟風葉蘿竹和烟滴露稍杜榿木名不林可充薪而已惟眉地最宜榿

馮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鶴曰復有赤江奴舟送韋班詩言當是為涪江對

落落出羣非欅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西陽雜俎世傳松十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公自註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一

早起上元二年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趙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棲遲於一丘天不易其樂

琴臺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又成都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蕭淵藻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代蜀下營於此掘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為六焉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

暮雲長卿檃把婿卯見之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酒足以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鑪相如親滌器於市中鄭曰鑪盛酒坊切頻輔也脩可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日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方室邇從遐慾我腸何緣交頂為鴛鴦又歌曰鳳兮鳳兮栖

我接得托字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兩語皆傷心而荒荒也驚○泯泯言共與声也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無紫要婚而畫鄰曲猜斜之態一家作一逕人只作披衣慣都是暗用莊子披衣註又不捷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曹良甫日記古人下連綿字下盧駱如色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逸之云月吐窓冏冏宵造微入抄床日陶潛以葛巾漉酒王直方詩話老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然不為人所稱也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偶然語偶然遭之耳讀書難字過真率有味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公自註東山隱者知余懶是真李曰楚辭翔驅予馬予江皋師曰皋緩也江岸共上性緩故云江皋石曰峨嵋山在蜀

客至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又是一体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床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洙曰按集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即斛斯融也

稠花亂蘂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怕春語數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是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惜情事開口亦難○洙曰梁益記云少城飛儀所築蓍舒曰左大中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註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

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放翁嘗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放字肯字看拙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駘蕩攜情○改是子美情四娘耳豈無似此無此英氣○苕溪胡元任曰賓客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杜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蘂商量細細開

春水生二絶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鶿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其八九絶皆放蕩自然足洗九陌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有者觀詩者以其為相兼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達夫芳露雨露之所濡可若齊結實雨句同其有德者氣象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遣意二首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焦點[illegible]然與亦將漸喜交遊絕悲調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放翁以也字作夜者最得村意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添無數謂一春生成也最是樂意爭浴故相喧趙曰韓詩溱與洧方渙渙兮註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希曰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顏師古註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趙曰古詩寄語故林無

歎鳥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閒言閑語非實緊不能道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人自以為我私則無私矣最是相繫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識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嘴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此公意常近此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

識盡鷄犬亦忘歸

石鏡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提携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高勸其遠○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

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牙將也時梓州刺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梓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為肩潸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麗言鄙語調笑入神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蔡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声放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綿劍榮遂普州此云綿州副使者蓋是時

子璋適治綿州也洙曰着柘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奐也子璋反奐敗走及花卿誅子璋奐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重平声山谷以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高柟鄭曰柟那含切木名俗作楠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洙曰蜀志先生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趙曰惡木不蔽障故枸杞可遂其生但當去木枝似妨雞栖耳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絕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非於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泥土重輕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揚數子二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以為戲使不及其纖風骨竟皆異材也爾曹自召不減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擬形容前輩之未易能也註謂當王為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技纖巧之態哉下是將它它自謂可方屈賈部恐更墮數公後耳其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救它人出己上別史自謂與三百篇相近小知愈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肖盛才文章綺麗為人世所尚謂之庾體作哀江南賦老見稱焉事武名物揚雄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楊王盧駱號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鄙通古未切屈宋虛原宋玉也晉梁詩体格輕麗義者以文之失歸晉梁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寄杜位

公自註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夢弼曰新州爲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矣云已是十年流也○洙曰玉壘蜀之坊名趙曰玉壘在利州青城縣公時自成都適青城因寄此詩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爲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

同歸出子美自謂將悲杜愁○洙曰荆州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劍南道按唐志漢台道遂四州皆有唐興縣今將此詩當是遂州唐興縣天寶初已改為蓬溪乃曰其舊名耳

分守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踈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洙曰劍外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之一部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公自註王時為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縉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別墅迪從縉來蜀縉守蜀州蓋在蜀適之後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官人律郎皆故用俗故不俗

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夢弼曰古語貪佛不貪僧田曰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成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為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是時作也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他人用衆人字○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稍梁難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洙曰楚辭泥汚后土兮何時乾左傳註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鶴曰斛斯大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註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

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鄭曰銼切卧切鶴曰蜀人以釜為銼王复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今題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絶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贈花卿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趙曰古歌錄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號紛紛半入晃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廻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鶴曰、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即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上也鶴曰主人指成都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冕公為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歲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是史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厨之限在東肝主怒非偶然顧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水作石犀五頭以壓水怪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

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
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
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來詳夢弼曰公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沈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沙鄭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逮今蒙福厭瘵字見漢書廉壹涉切浹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秦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城基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迹築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定南北樓高一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夢弼曰寰宇記彭州古灌口鎮鎮西有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為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下感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兵車行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筍行云安得壯士擲之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 大字難下 高
浪蹴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
便吾道付滄洲 洙曰蜀水之源皆出蠻地鶴曰蜀山高而陰長年雪不消故令云江漲雨有雨雪流也

朝雨

涼風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
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
得過清朝 洙曰秦四皓夏黃公綺里季入漢朝既定太子位遂辭歸隱於南山夢弼曰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
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
怪老夫潛 夢弼曰后漢王符著潛夫論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
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
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
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

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竚立久吁怪
静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十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遥望童童如小車蓋洙曰建康實錄鳳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為搃之餘曰東海何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位年少荀伯時為祢母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祢母何言耶趙曰元精字出后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少酸澁如
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
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
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
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
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
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瀟湘有橘洲每歲入貢也希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註玉食諭美食如玉也洙曰天子徹膳示自責也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論曰曰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唐羌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洪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鮑可曰唐之符乃涪州貢荔枝今公言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椶

蜀門多椶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
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
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
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椶木使我沉歎久死者
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
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洙曰蜀人取椶皮以充用當軍興時衣充急就曰取此蜀切叶竹角切字又作椶

枯柟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
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
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
來天鷄為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
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

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趙曰楚辭使涷雨兮酒塵郭璞爾雅註江東夏月暴雨呼為涷雨衡風陰風也楚辭衡風至兮水揚波鵲曰爾雅鶹一名天鷄赤明之鳥也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公自註崔吏部漪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掊頗安宕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甚是鍾情○夢弼曰崔公盖自吏部而適荊州司馬也洙曰九江在潯陽郡其江各有名見地志一水而曰九江南書註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謾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后土人呼為木復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洙曰瞿唐峽名灩澦石名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舊舟人以為水則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亦觀物自得之意又語如此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罌無謝玉為缸洙曰時明皇幸蜀府號成都為南京置尹比兩都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是第二句雪裏江船渡風前遲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蕊欲發照江梅書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洙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鶴曰王侍御時於彭州刺

文按公集有芙三彭州梅詩揶芳屋曰禺
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當有寄
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
至成都當無公乎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
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蜀州將高適建
而亦叙其自蜀而還蜀也鶴曰時成都尹
崔光遠累以高適
攝故適在成都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自俗見須成一醉習池廻朱曰漢侍御有繡衣直指使又貫二千石皂蓋朱兩楊春頌曰繡衣指言王侍御也蓋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言御史之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荊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夢弼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以比高使君也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公自註高每云汝年紀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夢弼曰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總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韮菹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公自註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鶴曰按公傳云公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又按唐紀云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爲成都尹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以不赴也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謂不敢就州知必爲汝來也春湖豈所居或巴州景物也○洙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代漢馬使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倩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爲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爲主吏孟康註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謬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從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何者馬數歸也

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鶴曰

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詩見拔鶴高使君自成都回題下註

伐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

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

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如此下合歡字惟曉頗見其詩

驅石何時到海東豪弼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此以日鶴為言也青龍以

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

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了適去洙曰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

不復過此橋書若噴曰川用汝作舟楫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使驅

石以下海也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

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

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

罷不無悲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鶴曰時高適守

蜀州而邦成都故云自成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詩中云橋東待使君

人知公是詩在蜀州作之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

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木曰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有兒

童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鶴曰集有徐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

却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也

奉待嚴大夫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建子月以嚴武為成都尹今公待

其至詩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

節度使廣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

節度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上皇以上元元年七月歸居西內已下復

預國事矣武安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二年春公為參謀時

為三也○黃庵元年成都尹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

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

下荊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

誰開洙曰倘佯翶翔將放也希曰倘佯字見漢書馮奉世傳趙曰淮南子鵜鶘大鳥也盡其象若虹首以架水思夢弼曰公聞嚴武王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荊門以近之也

江詠五首、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鄭曰墊都念切下也洙曰末句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種，却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花外義小忽得精語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夢弼曰名山志炭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而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比物最有用也

鸂鶒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可以有擬不覺群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消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洙曰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成都萬里橋公草堂在其西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不如醉裏

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幽情自適風味殊然○一本作春風盡先生定作風吹盡）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廻

無數春笋滿林生（得與之妙）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節竹）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五字極畫白前）門遲從榛草無心待馬蹄（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起語畫精）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四句精景肅然）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鈎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且樵且爨真倚灘之景）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結自放蕩）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此入元遺山云例懷閒字有說）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行蟻行列之行宋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遺嘳然傷濤為帝曰守何尚之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是攝曦衣以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洙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奴絶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征南越以楊僕爲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比廣之府帥楊僕以

比攝長史也趙曰廣州近交嶺與南海珠口鉅
界王莖皆蜀中地名廣州有合浦出珠夢弼曰
使持節借
段功曹也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卞困

曰按公文集有傳述
二為張叔卿孔巢父作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
峽傳雲深驛騎急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
思淚點懸 洙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趙曰別州記巴蜀有明月峽洙曰漢書去病為驃騎將軍晉張憑當謁丹陽尹劉恢恢留宿明日人還船須史使出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榮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
江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
寄錦官城 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
文場 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

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 趙曰吳祖與為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趙曰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是也洙曰跡一作蹤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夢弼曰按唐志

漢州有綿竹縣有紫者
山綿竹盖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
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贈別何邕 鶴曰何邕時為利州綿谷縣尉蓋與公為鄉人後有憑何十

一少府覓
桤木栽詩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
風塵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 傷心語別 五陵花滿
眼傳與故鄉春 鶴曰綿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故言何邕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為貢崖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言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
驚神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內試
覓姓龐人 洙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洙

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絶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羇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師曰公言鄭鍊出爲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累如此故衆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公自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 趙不吉甫導此 皁帽應嫌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洙曰蜀分東西兩川趙曰公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爲北而蜀爲南也 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俄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鱸魚膾遂命駕而歸夢弼曰皁帽一作白帽流傳之誤耳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下就居海上常著皁帽布裙又按杜佑通典㮣管寧在家常著皁帽洙曰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 趙曰公嘗爲左拾遺按唐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寵公傳李松奉引司馬鶴則奉引之有馬可證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濯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輩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又曰晉阮籍性疎懶至爲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焉屈原卜居篇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 洙曰按漢禰衡字正平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來重之衡復每慢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覓殺

之財音亦蔚漢佞倖傳孝惠時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杜云鵔音峻鸃音儀印鷩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趙曰嚴武以子美之才如閬州之則宜應不肯為侍中冠鵔鸃廁迹佞臣之列也夢弼曰孔毅夫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或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戲子美自恃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棲靜處欲其謹時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疏以解嘲也容齋續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惟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予考集中詩凡為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者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指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疑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夢弼曰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半腹虎臂灘揚亮為益州刺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也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語有天趣政爾苦索不能及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廻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夢弼曰栗讀禾音樊穫也穫中為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序曰指大男為弓弩手指籍民丁為兵也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籍也言無更代也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救衰朽謂子亦得養食其長上之養老者也洙曰郎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字如史記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皓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客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邀其過我語涉進退殖自負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忠長者轍恐避席為門趙曰隋文藝傳云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洙曰陳平家貧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舟前小鵝兒公自註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亭則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日所鑿也琯既死名之曰房公湖也時嚴使寄官池春鴈片三首公皆也漢州作也雖曰按九城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句意累盛後山祭得之故節度森整○亭符曰班固兩都賦擲鴻疊御繒繳身弼日本一作贈繳贈音增短矢也繳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畧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動字最佳長篇者兩語如此豈不軒輊浮動二字相若而數為勝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閣相親閣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惜北○洙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

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
爲趙將伐齊攻魏禮蚑龍爲折軍須師旅之費
也漢書武帝初筭緡錢注緡絲也以貫錢也謂
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蚨蝶麒麟羅錦
上綵錢也○師曰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
端錦以應軍須與筭緡者遠矣洙曰霍去病傳
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由
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
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
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荊州晴征南將軍公葬
譜預爲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事業
言與武相近也興緒
者謂興況緒意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鶴曰王司直時爲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 西得諸侯以下謂王
司直知我我
復含此何向
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已
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豪氣激人堂堂
復堂堂○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
魚也○夢弼曰趿先答切進足也○洙曰春申
君上客皆躡朱履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
劉表於荊州嘗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
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賚
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夢弼曰時吐蕃分三
道入寇欲取成都爲東有竇公以御史出
臨按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
是詩以
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
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
軀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
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卻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繡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
未落還成都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
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趙曰骨鯁者剛
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也洙曰漢有
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冰言清徹也趙
曰宋玉招魂云胹鼈炮羔有柘漿些定功曰前
漢禮樂志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酲註取甘柘

竹以爲飲可解酲也柘音蔗鶴曰笮橋在成都即笮橋蓋蜀人以竹索爲橋也師曰蜀有大井縣屬邛州夢弼曰按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闊然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夢弼曰按唐志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蓬茂姚悉八州西山三城列戍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朱曰漬暴勝之衣繡衣持斧出使也萊子綵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侯勝曰朕觀蒼如俛拾地芥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有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輩以竹筒上有穿眼共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記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行宮指所過贈詩之處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山谷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健鶴曰明皇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柱杖穿花聽馬嘶

王錄事許脩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其題可脩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缾

山缾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註草州謂驍使爲馬軍口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沭曰特嚴公以騎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亦自有趣○趙曰從佳句而語驚人實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前詩花鳥無用深愁耳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沭曰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錫禹山刪宋會道曰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詩晚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予謂此來狀採時之弊猶曰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卽非點鐵歸雅匠匠乎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條寬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爲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函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曰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詩清立意新蓋異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真古寔淸淡之宗義格極難到苟不深加東坡深造閑閑而妥曰我學淵明是猶學孔隱行陰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揖悉所而已

戲贈友二首 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者王司直郎前詩有短歌行贈王郎司直昔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此二詩本紀肅宗去年號但上古因書所見云爾此言焦校書自誇有膂力能騎生馬駒雖一旦被馬所傷若是而壯心未已猶欲擒胡也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駑駘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復相保

水檻遣心二首 鶴曰公初居草堂有水檻集有水檻詩云茅軒駕巨浪是也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長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illegible]〇岁曰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字字句稱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此兩句詩無深趣而亂離奔走自歎多累誦之可傷 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右山姑蝦耕拔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爲靈與雨露日月字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書外意 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趙曰一月不梳頭指使稽康絕交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晁曰有楓 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註朱阮劍外相知〇趙曰

行概蓋成行者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洙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乃勞竹積石横截中流以聚魚而失下有蛟龍窟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千秋萬里是甚義蜀非蜀也○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趙曰公在浣花寺書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忘懷欲南下今宵汸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遂之遂詩云偶上城南土昔人共傳春酒兩三盃予爽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夢弼曰黃魯直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每句中兩問答之詞公是詩句法蓋原於此鶴曰按集壁梁江曰州屬山南道又按是年羌渾奴剌寇梁洋等州吐蕃而成都此正言吐蕃羌渾奴剌之亂也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充突江山陰滅亡中至有介胄生蟣虱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清健樸野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即事鶴曰為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洙曰韝臂衣也以韝左右手於事便也見漢馬后紀註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王元寶貴重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幹曰高會有何佳談元寶見座良久曰但貴錦纏頭耳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宗可取此之似少年行每四句止然已不

為少○鶴曰求胡胡床之類也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開闢古今沙在言外畫不足言矣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劍閣蜀劍門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洗橋七上應斗魁七星松州在蜀雪嶺冬夏積雪即西山也

大雨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旱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只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躬洗冤囚徒使囚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尚慮濟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希曰蜀守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實內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有雙流縣趙曰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邑里爲之清深也又公以沉痾而得再甦於是頓忘進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似當而生也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無首緣尾隨事慨然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鷩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趙曰狼狽本二獸名狼其骸相附而行前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跬音丘弭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田曰墳濇迦志註墳淤閼塞泥也

寄高適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來官於蜀召還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春送嚴公入朝十韻 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召嚴武還朝

寶應元年秋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

鬥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轉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鶴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阼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北式紀令文錦于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王晏經一卷蓋其書也夢弼曰漢書穆傳以丹漆地故稱丹墀三老人語歸于吳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伏節死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夢弼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列於巴西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 洙曰落宿也音參 氣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 公自杜杜使君乃宗人也 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送嚴公早問之東也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撥之高通於參星也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實待白河之沈謂天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秦劾風霜勁空愁雨露垂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秖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武自註昔宮春閈今別巴夢弼曰書昔在帝堯時璣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作也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以南斗北以北斗魏文帝呈鵝兄弟渦水註馬書檄以賦敬亭在宣城謝眺敬亭詩云此山百里合沓雲齊擬

鷄朝吠飢鷹夜啼行雖紆組得戲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鶴曰奉濟驛在綿州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 餘情別恨坐想惻然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鶴知己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註故陳十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洙曰十遺陳子昂當爲縣令段簡衣業夏棲死獄中射洪梓州之屬縣也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節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客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為丞相○鶴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錦竹䋫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宗房侍衆最常遂走以課最被賞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鶴曰馬將軍疑是綿馬巴州也公別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矣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為子璋所殺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征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歸以此知其為馬巴州而作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

鯉騰出如有神賦得事外蟄龍無聲老蛟怒廻風颯
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
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
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
咫尺波濤永相失脩可曰陸機賦魴魚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魚美若也洙曰陶隱居本草鯉最為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禿尾槎頭皆魚名洙曰漢中鯿魚肥美嘗禁人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
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
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
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
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
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
物聖所哀內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自在弟意下如蒲跋沉著○宗功曰莊子律人之採捕若仲滑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往來鄭曰屈彊作倔彊物切秀洲曰崔豹古今

註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春泄河西二拜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見王鮪岫居義鮪居山岫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鱗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者曰書暴殄天物害雷然民用此以肴取魚之靈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常創樓於江濱 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咸康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下泙 不淺

海棕行

鄭曰棕子以意造之當作子今切 趙曰潘秦記載李賀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恐從海上來 鶴曰唐于西境端平說詩云江邊驛亭暮塊不見海棕高入雲註云即老杜所東律言棕此則公館海棕當在清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 或假情至可笑 移栽北辰不可得 夫芳換句 時有西域胡僧識 結更深深〇師曰綿州清本所紹信居其古綿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云東則左綿巴中 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植於京師而不可得也 漢武帝穿昆明池也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下經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為當時不識其為何本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唐彭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 白貫 意高

宗武生日

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從嚴公至綿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趙漢書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然其英華多擷其精粹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盛尚文選入選率術公從俗云吾家不于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夢得曰抱朴子貴更

鄉侍遊山中白首至天上誰家府選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

光祿坂行 夢符曰光祿坂任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洙曰一云開元年鄭棨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費糧上從揚儲永乙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鮑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九言動中靜靜中動意皆躍見叢合境趣自然不有耳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叢趙曾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又本不肯字入叢一作樣簾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註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 篇中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璡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拳臣馬助戰瑀與桃少遊侍不可帝怒此遂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皁蓋自醉逐浮萍 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上進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皁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幡皁蓋鶴曰按史云漢中王貶蓬州長史是史到篙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皁蓋及奉漢中王手劄詩云剳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 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

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嶠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歎倚鳳池則前比素有鳳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為鳳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並賓客之咸意度之美典刑存焉其目叙亦在裏許杜北空餘枚叟在徐陳以下復者枚叟但取稱耆而已應念早升堂留云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遜俱領重鎮除曰經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田謀急建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也

贈韋贊善別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兄韋之侄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秪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老人語洪劉飾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布西域兒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還朝尚在可拔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廻首白雲間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蔡曰晉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醸有貯酒二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家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

隨惠遠遊晉顧愷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曰世說載顧愷之常為虎頭特單舊註以為傳相錢矣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州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諸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背山最奇絕而山麓之勝始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為具畫通得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又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本日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遊借用此意沈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故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雀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李彌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臘下月光今圍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蒙正問切曰月暈氣希曰照或作照青見一書本如此故東坡有一絲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多嫁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子美因徐州文小為談史貞治中別駕謂郭從事疾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更朱徐為華州司馬給事郎清敗賊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刺某則別駕從事其衆尚長參州口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身被紺袖帶情文之麗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按漢當表與陳亚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遲原曰凝公云一賓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猶大而相知者皆泛泛耳沫曰魏志劉廙曰若范龍文武勝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以免甫當世難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劒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共憤惋不平猶肯未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慽慽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本分好語○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强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泪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頌主何蕭蕭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易曰日中為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杜云邪猶欺偽之事自餘贏豈饒足恃也洙曰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少恩定變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欲反逐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遠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

百國畫在雲臺 師曰豈云國之將興有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國祚永長豈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業亦以得蕭何曹參輔弼之功光武中興亦由鄧禹耿弇賈復岑彭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奉朝請畜得卿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李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冠耶耿賈輩遠矣是詩于美哀語肅宗無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復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 如此引袁紹事不被不曉 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獨好開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味曰與昔袁紹松據招狂河朔於三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自然壯麗 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巂州為越巂郡有越水巂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屬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巂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涉曰持歸賦天台瓊臺中天而懸居趙曰蔚然若茂蔚之色今詩人言水曰按藍然則天之貴亦可言蔚藍近世稱子蒼出示州印事詩云此然不恃身何處求色山光盡蔚藍夢弼曰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遠望皎如白雪為下云玉女仙人又皆指

覩中之景也洙曰晉祖逮望詩靈鷲栽萬文神叡攖嶁峨仙人翔其隅至女畝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亦在金華山也詩中及同遊英彼人按拾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云華公黌㯝衛之佼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景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彥昭字奐然與元振同為大學生故宜同遊疑有趙字也趙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曰趙彥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己曰金丹合還丹學藥者是也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並行于世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註云絳氣赤霞氣也趙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希曰高僧傳僧惠求感虎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弼曰釋書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師道曰蕪漫少耘鋤謂性地荒而不脩也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數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又法楚能寂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中戒忍林子美詩如名來足錫局僧前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外別有事在也鶴曰予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類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卿詩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它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

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有心方法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日盲人爲治目故造詣目良醫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日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部珊瑚真珠摩尼硨磲瑪瑙夢物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俗諺古者起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

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忙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曾已傾倒 修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三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來石崇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註云古者一兩金五十千金言十金則知爲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 人有此數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盡驚馬若維縶汀洲稍踈散風景開怏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末曰此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修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註俶始也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泣多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地理志梓州通泉驛去縣十五里有桂山水潔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身遠適荊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溪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舉進士擢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號曰代公魏州貴鄉人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傑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愁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迹池館皆疏鑿杜公臨事斷顧步勞橫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朱曰江陵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文選吳都賦貴價而騰越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軌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登上前奏誅懷貞等又扶帝宿乃中書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凡八年今公封云定策神龍後學者每疑之嘗檢之曰太平擅權自中宗而來則揣勝在神龍而下也俱須實等觀指揮存顧託獨八字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專位父子之間玄宗得以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矣又公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僧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常侍誄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訏字彥度沉考諸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一造之即頗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朱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擅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富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書畫之及踐祚稷於是時見禮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

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
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夢弼曰按俱有秋日遂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屢盤多傳叢紙好董首山亦崖岸撐蒼無昔老承微有遺歌客池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共額乃薛所書洙曰漢曹喜工篆隸變態封壘霧之法趙曰按薛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詩今在通泉縣慶壽寺猶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勢今常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贏贏纓捧此共蛟龍交相纏也詩人道實事如壯觀之句耳後所畫西方變相則亡矣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及趙彥昭同為大學生豈郭與薛嘗為同舍

後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
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
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
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
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
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夢弼曰國畫聞見志今世所謂薛稷八鶴

後人多效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体也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
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過形勝得
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
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
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
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
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
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
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
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洙曰後漢陳寔字仲

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當候袁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邊水縣也李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倚可回來句數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初建五都三年待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荊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六句死特甫做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洙曰梭伊誠切

於雲臺黃屋天子車蓋也鶴曰下詔闢荊門指江陵府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往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足縱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疏言房琯不宜罷黜宗恐罪相張鎬救之故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切哭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與京兆也長安日盡用晉明帝切時元帝問日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縊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京○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撰何

筆句然壽頭之桂城肩如此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擬絕太息跡
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新燕
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
能存厭蜀交遊冷以子美交遊當時蜀主活厭其冷豈非人情久客未有不相視落者子美後又有厭就成都六之句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
楫長嘯下荊門趙曰時史朝義也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園當附路柳更臨左手更疑辭也定功曰荊門山其峰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荊門縣屬江陵府

花底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
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
作委泥沙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
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
上遠愁人趙曰漢南應老盡公自謂時在梓州也夢弼曰灞上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
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
惜春光不相見趙吹老成願攜王趙兩紅顏豈獨黃四娘哉此王趙第次句註名耳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
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
有錦纏頭洙曰增饒名姬也朱子侯有董嬌饒詩趙曰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攜之詩馬句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時見端本日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
府鄭曰郪縣屬梓州郪七稽切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
有春趙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且不見舟楫之苦耳野花隨處發官柳

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趁何太頻

題鄭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發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閬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高崖下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

登惠義寺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郪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惆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傳名共判○黽范曰不住昔言與著也道曰誰能解金印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仍安禪合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班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蘇曰常琮侍郎常遊寶山常曰幾時到上方院口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南曰李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

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
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 集意 不分桃花紅勝
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
人到酒邊 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
化入詩句中與人埀客口不絕談其
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嘗何曾𦔳愁人
不肯明來翻從人亡安蔬欲白歸一夜水高二
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負鹽此漢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

類莛
事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
前輕淚逐勸盃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
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
郪縣南四面孤絕喻四州郭上
有長樂寺橫閣壁
花為一寸之勝概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

出雖花濺淚寺靜 含 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
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
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 含 金休作狂歌老回
看不住心 遠曰鶴林即雙林也過曰登所以
明夜而白日亦有之故云無白日此
言長明燈也借常燃字曰給孤長者以黃金
側布于祇園地夢弼曰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又要看術藉
不住心退尋因果

上兜率寺 夢弼曰梓面經兜率
寺在梓州郪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知會法堂江山有巴蜀 本梁江
山與巴
棟宇自齊梁 與前崔華州山不斷吳蜀水
相通同而蕭然感慨特異
信衰雖久何顒好不忘 似謂好佛豈深記何顒
耶概憶於食味周顒勸
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 石林葉
蕃
之食菜叢作周
蔬蘇出麈姓顒
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
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
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
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
仰古今之懷百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
南賦以金陵無所而自寬慈也洙謂曰何顒

疑是司顒盖何顒伎漢業細之華周顒常奉佛食菜攻之南史周顒字彥倫音韻辯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詠鶴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顒免興妙此句豈亦誤耶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盖喻大乘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大 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中引此又別有謂斷章何所不可亦詩之妙 空餘見佛尊 見宜自現見在佛 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洙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鶴曰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入為太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薨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

斷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註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洙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

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客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芑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語元魏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飽照詩翔風吹翔雪千里度龍山核辰自為貴當睹豔陽天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

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 攜妓不出稱此留歸後人 使

登自有婦英學野鶯嬌 紬曰古詩云度曲草月低鵝曰南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 責曰絹歌終更受其次謂之度曲循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云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之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 衣冠起暮鍾解不得 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 公自註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洙曰常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何生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絶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祈錄事 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寞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柂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眷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有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illegible]

又送 魯訔曰公送辛員外時暫至綿州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 [illegible] 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録事 鶴曰東津在涪川江水之東岸是也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自是丈人行陶令人小兒比怪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 鶴曰一州號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 春容猶大綫勢閒故是形容大涂處 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胷

又一首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又呈竇使君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耕猶有觀君 漂泊猶盃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使君諮議諸昆季 鶴曰鹽亭縣屬梓州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洙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後漢陳寔與諸子造荀淑手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也趙曰多名士指言當日之人以引下句

倚杖 公自注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凉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鶴曰西湖在漢州即房琯所鑿城西湖也

舊相恩追後 恩追不可辨 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

分去聲舟檝有光輝不飾光輝皆不注豉化蓴絲熟刀鳴

鱠縷飛使君雙皁蓋灘淺正相依洙曰舊相謂房琯也琯罷相後嘗為漢州刺史張有翼盤兆雕黃云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豉化蓴絲熟押盤俞詩剝將鹽豉美紫蓴又紫豉羹蓴香味全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或言蓴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為羹其羹可敵羊酪然未可併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為湖名可知酉陽雜俎酒食亟亦有千里蓴羹曰潘安仁西征賦饔人切縷鸞刀若飛洙曰漢制二千石皁蓋朱轓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亭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

應迴首為報籠隨王右軍鶴曰按史是年四月召琯召拜刑部尚書鳳凰池上應回首蓋期以再入朝也洙曰晉王羲之為右軍將軍性愛鵝山陰道士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答楊梓州

悶到房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溪

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解不得當是別有一時事○洙曰東州指梓州蓋屬東川晉阮籍謂王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師曰本作楊公池水頭蓋楊梓州先人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溉田之利在梓州青壤之西號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公有應載阿戎遊之句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

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

得獻金門洙曰蜀甘歲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公自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

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

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

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

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

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幽貞愧雙全亦謝困走中嘗有失身之恨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謂嫩變然○本作難欲迹自然

先生定作雅狀咏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耕手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九載遂了當言斷手者矣舊嘗之詩詁老杜嘗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也

栽本於何少府已求栽於徐少卿以至詣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蓋其飄泊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未及期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遠寄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兩邊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常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則喜可知也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實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則此中堂終始纔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居草堂僅閬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

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朽之傳嗟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趙曰泰本作幽而不可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鶴曰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

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鶴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洙曰梓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為東川號州之偏天西川公為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某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杜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改漏字為偏以此類極多夢得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為治第令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唐曰屢食將軍

第仍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留後禮遇之厚也 趙曰出號謂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凉字

改席臺爲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凉。老去一盃足，誰憐屡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趙曰臺高遠者以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氣 洙曰詩屢舞僊僊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爲佳 風生洲渚錦帆開 青竹笋迎船出 白白江魚入饌來官遊迎養離 别不堪無限意 艱危深仗濟時才 黔陽信使應稀少 莫怪頻頻勸酒盃趙曰大家指王判官母以姪比之也 洙曰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頤師古註䟽書姑淸可曰東征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爲之生使與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 鄭曰寰宇記黔州爲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旣留歡，兹山亦深登。清閑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飈，目存寒谷氷。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烝。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羇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 夢弼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 趙曰漢䟽廣傳設祖道供張 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 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逆前脩 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取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絶葷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

何所作 公自註 音佐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

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

無勞數趙張 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史既

綽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 公自註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夢弼曰

按唐宗家卜室圖有蕭明觀道士席謙步棋第一品又按公集有存歿口號下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

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荊州愛山簡吾

醉亦長歌 如此用事自是熙然得人事好○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也趙曰

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註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

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夢弼曰瑀諸兄弟也漢中王瑀乃汝陽王

璡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融兒常元特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趙曰佛書云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

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

人並懼安吟笑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借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也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脩竹園

椶拂子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

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

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咂膚倦撲

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

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

蕭蕭為羽翮如清風縱秋氣之將奪終感恩於篋中李林甫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註文選

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挾末後漢書云郎陽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錯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葵焚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從罄力是錢刀砺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直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馬夢弼曰朱絲繩乃印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賦作琴切字當作昔蓋也正手蛟虬皆膺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 公自注元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 兩句劉劉其不可極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 李語 自別丹陽侯晉室語其志公於白帝城則皆為也 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才能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皆語熟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任巡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僞以魚復稱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途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洙曰禹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經曰行蓋言太守李盡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別一小說載云不知貧病閒何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蓋唐時多以朝上入州幕如韋處仍寄洪州幕府虛侍御是也 趙曰偽書問世事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閬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閬州冬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鶴曰郪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驪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使杜丹云坳是舊遼高力遮蔽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墻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鵠失侶亦哀號 徐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爲警絶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兀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鶴曰青城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淒然 洙曰漢王喬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隻舄馬定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馬鄭曰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

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 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

峥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

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呈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萬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語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時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時云不愁巴路道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身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舟行端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世吳子良判溪林下偶談越云山來指點大峯去惜花枝不若子美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與嚴二歸奉禮別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 按冷眼為暖亦新 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高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字 夢 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鶴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成福爲南陽瑱誅成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又薛

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表云次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趙有堂但者如公輩不偷金豈可對人誦耶）梁獄書應作（公自言去声）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夢弼曰按漢范冉字史雲嘗爲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呂氏春秋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之下陽吏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卒爲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失舊作漢失字好誤雨中遠道不見也）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按吐蕃傳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罹于役是也唐志姓會興有羊灌田所築繩橋二守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捉江以竹繩爲橋也施曰出蕃本西羌屬太宗于

宗時以主妻之）

警急（公自註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去年發武建召高適始正除西川節度其在上元二年代崔光遠止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吐蕃陷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時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延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飽飛語強○夢弼曰高適嘗爲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

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爲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揚不受掣紲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鮑照堂峽詩云我馬骨正折）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趙曰按史肅宗時吐蕃欲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生陂羊之芳往倚姓稍吐蕃不遺十月破鄯州入寇大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部焚大散關又進京然旋命郭子儀禦敵子儀又開府方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公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也）

狂夫 鶴曰皆急王命狂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胡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略之捎而其下皆救北之事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冠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薊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鮑曰先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鐵年通鑑十月雍王适大破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諷然而來毛為敘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朱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以待兵聚糧趙曰此與世事以懲艱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叢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書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梁西兩川為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服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鋋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下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井指公孫述特借用其字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戍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於東蜀之路生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旗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霞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

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洙曰蠶崖灌口並南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足見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盡世官宦程元振當權用事權遂致明亂大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言我公至是亦有愛棟深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
古人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涕之感後時之悔百世同之紛紛乘白
馬壞𡐤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謠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狀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
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群
臣安在哉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也意臘月巴江曲山
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
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
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
狩早晚遍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駛漢武帝初幸汾陰尹洛陽後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以比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曄鶴曰按唐宗室世系表嗣鄭王房曄安忠公方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
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晉山字隱
魏闕尚含情趙曰承明廢殿名夢弼曰昔王子晉學仙隱于緱山是曰晉山又地理志閬州有古安縣本晉城時公與李曄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閬中鶴曰是年冬曄公自閬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墟江風蕭蕭
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
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
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
江城十字為得別是悲思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

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洙曰漢林中諸受兵毁心羽由越王置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道道是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當事緒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悲洙生恭有安可常不知桃生為何物偶閱方言業不能之問謂之生方悟桃竹為簟巴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閬杜子美有桃竹杖引於桃竹葉如椶卜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杖杖也讀外人多援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視甚嗇有取者直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玄又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也則刈又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鶴曰東坡在黃州贈清閑作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棗瓜自註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世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梓州刺史鶴曰梓州屬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澒胡孔切安古文切

冬狩行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章彝大蜀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勸其擁兵扶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是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識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駞駝嵬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

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變宮有氣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夢弼曰拔擢謂擢有所獲拔其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拔擢者以不相賞為間拔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詩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朱曰漢紀天子不合圍多獲曰公詩意蓋諷識當乘以諸侯而合圍下合古制步騎同請兵卒解甲也鄭曰當諸獵切見五致切高飽趙曰明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識帝異也朱曰帝統

薰侍御史救云一馬跳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卒寫卞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趙曰昔明皇以播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歎也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也作論則書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杜鵑行白馬行冬狩行早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行者稀公獨有會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註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崖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老詩古意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蹈得深淡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卻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以是章留後厚施說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猶難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白而書已且矣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慈味○黃眉明詩趙子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即所感自然及於求與夢塵服林林之意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趙曰詩衆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必羅蜜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弼曰西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栟櫚樹也注章留後知有人年切捨父逃亡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傳說遇到父所受雇除糞行披不淨其父宣言今是我子今有所有一切所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收藏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旣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寫得周全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書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患也夢弼曰青草湖在巴陵云峽謂至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蓋也洙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按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祈以言楚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 趙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收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 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處落自還雖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盡者無不可衆 車駕已還宮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荊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謂時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悲○趙曰按史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陽瓌首則以無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乜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待非苟於食香而然趙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蹕坤尚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洙曰漢貨殖傳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師古注云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千里吳石埼湖名也師曰晉

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

皇天撲而不與易者情事詣然三百篇之後少此而已白骨新交戰雲

臺舊拓邊此五字有日蹙百里之患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

騫弇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

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

合思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

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

明年乃得歸故用滿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蓋是年正月史

朝義雖滅而尚有來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彼也洙曰書偃武脩文

歸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焉今引以言長安時史朝義既滅路

道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翰曰上林賦云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

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

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

獨聽簫韶趙曰丹桂青梧之物者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壯之幹則枝無勝幹之

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世寬

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家意上疏諫曰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同姓也鶴

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嘗時諸將修於居第實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

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顧

問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

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異拜之非特假飾而已言諸將蒙

恩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更有無色有詞之譏

也，故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茅陽球吏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氐種迥，左擔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鮑曰：葭萌屬劍州，見唐志。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鬬且未歸，應結茅齋著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鬬。○一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另少語長 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鶴曰：綿州為巴西郡。

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閬州，其道經綿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齋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少淚以司直為司馬也。又知與徒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勑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無以上語有以上意下句猶顯然 先朝忝從臣。歎

君能恋主久客羨歸秦黄閣長司諫丹墀有故
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
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
今花正多 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深江淨綺羅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 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
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鳬別離傷老大意
緒日荒蕪 趙曰曾子老詩於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 鮑曰王使君謂閬州守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
隨舟 驗字俗後四句同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
鴛鴦日晩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
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公自註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
羣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
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還舊國容蓬萊足雲
氣 遠萊足雲氣語殺而傷 應合總從龍 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猶有至者郭子儀引二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漆邑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脩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雒邑避曰易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鸎入新年語 此五字起得又別 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捲
幔草碧水通池 上句有託下句無物 牢落官軍速蕭條萬
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希曰巴巴蜀自巴折峰間而言

日月還相鬭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洙曰漢天文志注星相犯為鬭又晉天文志參亥日鬭漢高七年月暈圍參畢畢星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其熒惑人主以召亂時柳伉上疏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溱州死

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廷魏都賦兵纏紫微西都賦注鉤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鬭矣晉鬭曰鉤陳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不忍寫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盛組不迫得詩之意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漢武帝行幸雍祠五

時道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衆此以譏諷代宗述於北上卻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卻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可念此豈待香色者幽人泣薜蘿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註上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宮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註邊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

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
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鄭曰咸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脩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滇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遶其城惣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靡奔走也洙曰嬖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貶復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
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
宜下鳳凰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和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設酒有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黃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黃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公自註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及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
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清江碧
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公自註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雖是江境語有神禹以觀內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更有紅顏生羽翰翰作去聲今人以為好未必致用也便應黃髮
老漁樵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洪惟勤之遊閬風觀玉臺註上帝之所居脩可曰顏延年詩揖袁既森霜積翠亦蔥芊註松竹重而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嬴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

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寬旌崇步得詩詰老杜滕王亭子詩云占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又極典重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字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滌恭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

柚拂雲和趙知滑稽傳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註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爲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

羌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出於胷臆聲氣自異○兩語自佳但前吾雖亂○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卽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陽若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趙曰撥張后能牢籠于預政事使與李輔國黨結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爲太子收天下兵馬元帥又仰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田曰子美稱肅宗於鳳翔時授左

拾遺後追從遠長安畫拾遺事供奉扈從也希曰掃山之亂靈武遣兵入討賊所以此蕃案靈而來西羌頭吐蕃也以雖當西蜀河北之地珠曰百官跣足隨天王踏此皆陷長安天子都陝趙曰宇未央宋牧以為郭子儀救史殺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既為祇諸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矜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鶴曰齊紈魯縞車在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夢弼曰前漢志齊俗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接也師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鶴曰按唐史是年嚴武再鎮蜀因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持彝去年冬方寺拜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比人洙趙者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洙曰章彝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詩大言之歎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群起十萬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黃曰美章彝善守東川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趙曰江漢垂綸公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援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夢弼曰按升讀去声故國猶長安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鶴曰公在蜀連年往來梓閬間蓋欲出峽遊荊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特悽愴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

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門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平遊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往成都言休為酒所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 鳥偶曰此詩序美托物以巳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自喻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夢弼曰左傳子羊曰吾儕小人皆有闕廢以避燥濕寒暑

百舌 十朋曰百舌旨反古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土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
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
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又謂陰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赴蜀山行三首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因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

汩汩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

西川物役水虛照物役不成語魂傷山寂然我生無
倚著盡室畏途邊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觀賞之也洙曰漢書註地著謂安土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
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死轉語何日兵戈
盡飄飄愧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之趣僕夫穿竹語

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魈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
笑樂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披耕切訓彈也洙曰狖猿屬鼯鼠也

別房太尉墓夢弼曰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
斷雲趙情苦語著低近二字惟孟東野有之對棊陪謝傅把劍覓
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慘地○洙曰晉謝安當符

堅入寇玄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便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竟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君愛其寶劍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川加檢

授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潜夫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以比歲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下註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註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皆逵臣猶理志曰都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爲魚以丙日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風俗錄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醸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號爲郫筒酒也脩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非傾醸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爲基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爲盛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恠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洙曰雪山斥候無兵馬時西山羅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附飲賦詠故比之習山簡習池之游希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斥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借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寧宅捨爲寺今尚在爲後漢周澤爲太常清掌修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闚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黄閣老衰顔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按集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最去千竿又云步屧萬竹疎是也黄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爲閣老武德間爲給事中時

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陳慷慨無限言外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洙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朓烏皮隱几詩云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田曰大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曰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有態度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先生云著小冠膝朱曰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註帙書衣也洙曰郭璞註衣書中虫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事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逼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花胡而實小戚臣因之為亂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

小起異國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隳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都倒戈賊臣互相誅馬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嗟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弦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㨾萬竹疎舊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趙曰大將起朝廷即是指嚴武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祿綵律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趙曰中

南謂邛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專城謂為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夢弼曰戰國策趙襄子智伯禍起肘腋洙曰前漢郊祀志梟為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大水漬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洙曰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妾為鬼妾也鄭曰薙芟草針切除草也皆棱觸切持婚也希曰大官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薇不須餘使村詩結于美草堂詩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句法也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掁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帶配爾亦茫茫 此語本悱悲清華之而止 有

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志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師道曰根撥觸處觸鄉曰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故今詩人懷想故居用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讀之悽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茫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水檻

蒼江多風飇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洙曰大厦將顛非一木可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師曰舷船傍也叩之以節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夢弼曰翡赤羽雀翠青羽雀上鵾雞杜賦鵾鶴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蘂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褭纜小逕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三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餧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蕊户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不可解不必解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冦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蜀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哉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衰之感也咸俟以之。洙曰蜀有玉壘山夢溪曰西山冦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自然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四句描摸幽興無味之味甚長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殁後方授一官鶴曰卽斛斯六乃草堂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殁鄰人嗟未休竟無宜室召徒有茂陵求極見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脩辭步驟甚近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繐帷在淅淅野風秋洙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禪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又悲於他作遂有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經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絶交論尓交盡利交興

寄邛州崔録事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内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

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渚行王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叟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仍役淒凉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註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口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只是一句變體自然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此亡自謂批涉是境方會奔走爲黃巾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俜卧疾頻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秖自惜晚起

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生語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耳瀼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參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魄苦語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荊榛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煑細蓴長歌敲柳癭小睡憑藤輪凴則非蒲團也似指侍御所來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㺄休作畫麒麟畫麒麟但好看耳不

傳用改是苦語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洙曰李氷守蜀造橋橋上應斗魁七星其間暗與曹操戰于赤壁改之漢靈帝時矩鹿人張角所部衆皆著黃巾同日反叛苟于吏寬衣皆慈鵠趙曰春鶯鳩月人所貴既而驚所工者在於造人之決月所解者在於傳人之神則以亂雜爽病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頡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曰喜秋月使人悲耳坡笑謂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洙曰語楚狂接與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乃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消渴病也洙曰嵇康絕交書目善睨起趙曰索班說言為況蕭索無親之若又音求索之索言我求班說我乎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史王泰洪詩老柱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見荊楚歲時記晉葛洪杜注不仕鄭鳴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園則有入嘴芋區甘蔗平臺潮口岷江所經也黨臺闕名在西山趙曰淵明恭龍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唯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又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謂請賓客洙曰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城石犍案臺並杜見前鄭曰蹄古典切脫也夢弼曰撕擦彌辭也曹植詩我有柳瓊歌藤輪謂車也恂她詩花蔓引藤輪軸曰撲鳥八切摘身上切獄名夢弼曰淮南子撲揄為書屯使罪伐之萬民皆喜洙曰漢書功臣於棋綺間陳雷為友如膠漆之堅趙杜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鶴曰按史賈至貶岳却司馬賞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颻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洙曰羲和以六龍御日謂此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八機獄也余曰古佘詩話云楊雲翁受杜詩稀例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遇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擬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推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登乘白馬故八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成曰山名居東都念子善師事魏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富貴衆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錢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爲閬州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義爲紹二年霸蕭庚曾寫繪畫將排律少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起得跡國江合書意

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大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著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家氣撥出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四句況吾雜麗政在事事記物事在言外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長篇意外洽瘠陰絕○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莫角切下晏貌同夢弼曰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著好曰按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涌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也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物後池如此鄭曰殺烏開切嫂好上即集切

下汝娃切婕官也步輦曰害制少官婕妤十人
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婕妤傳詔令才人收馬腦
盤陽將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疏細綺言狀者也
鄭曰騧胡華切大宗有六駿皆平寇時所乘拳
毛騧乃子劉黑闥時乘也洙曰郭子儀收復京
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師子驄師曰縞素
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磧
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毗腰經籠
象蹤跡非騎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
鄭曰風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道林常養馬
人有譏之者答曰貧道愛其神駿聊復畜爾今
公以支遁養馬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
希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宮在長安東舊新豐
縣洙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
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趙曰指天子傳天子西
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惟河宗天子
乃觀群猚馬河北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
下寶器今云朝河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洙
曰前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江中獲之夢弼曰指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升
此以比明皇今已升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
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
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
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地升遐群臣遵先
旨葬焉洙曰漢禮樂
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
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
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
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淒惻
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洙曰春秋富出漢書
註云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者曰喬琳歷四川判
史常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于綱紀一郡總勸
判史乎故六性亦謂之綱紀掾洙曰絲照白頭
吟直如朱絲繩趙曰管子曰九經重散斂以時
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洙
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馬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起語激昂悽愴少有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得又揚學
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
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性情浩蕩只在書詩
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
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
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

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閶闔生長風
迴立意態容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在慘淡經營中斯
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
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相向峨容至尊含笑催賜
金圉人大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
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
名言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故
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

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日坎壈纏其身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趙曰魏武曹公操也夢弼曰蹟乃操
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
人洙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葛
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
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時亦云房杜王
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當時已
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宜其
故激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
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
用筆咄咄逼人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
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
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
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

如金鐘大鏞在東序水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
語到極至處者也洙曰唐正觀中畫李靖等二
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顏
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
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面如生也洙
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太
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挂武功宮
公段志賢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
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
弼曰謂觀褒公鄂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
也說文角切下同趙曰明皇別錄上乘照夜白
玉花驄趙曰閶闔天門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
同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
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凡馬之
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
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

漢記杜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謂之蓋不待見畫
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寓則同老杜
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說東城芒不及至於丹
青引則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
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暗
彼駿骨實推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
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辭
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偉哉九馬
此詩文殺萬首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
謂妙絕動宮墻矣夢弼曰聞人掌養馬大僕寺
卑鶩容齋續筆云老杜於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
金圉人大僕皆惆悵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大
僕所不樂不然圉人大僕蓋收養官曹及馭者
而責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
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下內府殷紅馬腦盤

娘好傳詛才人宋玉此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
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
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大府寺丞楚辭忠坎壈而
不遇註不過飲壚鑪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註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

雖尚伏枕
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荊門好
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
堪壄館疎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
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

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
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
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 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
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式
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終口
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
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也洙曰內熱字出莊
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以厭
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
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
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汚
辱月窟可焚燒 諸宮闕 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秋天憶
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
前也趙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
也洙曰雪嶺即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勾
踐反國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恥龍
泉楚王劍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
苑到處洙曰長楊賦西壓月窟西域傳斥候百
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警漢光武拜馬武捕虜

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為嫖姚
校尉倫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一大鵰
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嘆曰此真射鵰
手當時號為落鵰都督趙曰漢明帝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
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按史是
年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趙
曰南史侯景將初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
來及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
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
月即為齏粉期 書生張星軍國類幸功成類知
此可歎于羨捕始祖也至放嬪

厭矣吾題吾說於此亦自厭矣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壘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也不聞請豈不聞乎鵠曰殺前兵馬請神策軍趙曰十月郎為齋粉期告以占破口之證也涂曰萬一皇恩下玉壘時降者皆被節錄河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之是年鄭公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拘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公自註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志公墓云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駛驍揚旗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飈急去擘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前書俯身試擊旗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廣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鄭曰駊騀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謂天成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廣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涂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涂曰主將謂嚴武

也公相朔武送朝來政日吾當速歸討矣帝曰甚丘指長安故告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鑑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眾上青天是也 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欲奪之也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為飛將軍 喻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 堪者不甚也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廬吏隱名 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蛾陂之陽 夢弼曰晉小寺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 語不僻 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椽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疎惑町畦 久有出意 蜀不曉人事分外我給暮中有不合故 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 鄭曰先見知洙曰曹子建詩悅身散馬蹄 莽曰莊子使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霜洗茅齋慰遠遊 洙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以為賊景則侯以為與出則長作者於景木有不無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麥稀

此句最香又云菴聲花院閒幃影石壇高吾柰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菴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與儉有味悠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秪合在舟中仕宦失志不能共施如此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早光輝

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之語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信要誡之悉可自大簡遂怱怱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魚竿自比太公○郎

謙倚梧而瞑但增桐字迥異本語不足為法○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聞通於上官矣洙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束縛者言性本疏散也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下泚著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

息一枝安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黄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床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

白意都迷 趙曰旅鬭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荊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夜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剏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志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撝會稽頻於海也趙曰兗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中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孫奕示兒編云梵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撰挑初無香退之云龍學士曰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荊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雲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此篇句句著畫意故以末聯本意謝嚴盡分明見寃之見也○夢弼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識嚴詩語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掛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賦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

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晚秋陪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詩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滿馱風醒酒船回霧起隄 雨脂皆緹縷 高城秋自落
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
白鷺為伴宿清溪 鄭曰耿昔史切疾執也趙曰清溪公指浣花溪耳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趙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陪同有作奉呈後如詠付池舟觀徹池盡圖至北池臨眺皆分兩賦詩其情分捐寄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闔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
映空采菱寒剌上踏藕野泥中素檝分曹往金
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
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
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
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本中曰何補參軍之一作參軍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
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
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破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
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
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
意顏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
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 鄒吳炤錦復引近年李鼎來瑱為戒非無為者 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
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
我麤席塵愧客茹藜羹 本一作帶織成夢弼曰濟淮天生出細織成珠

曰中有梓距至水燕喉細皆言紘紋也韓曰大哉萬古經謂法度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只聞弓珠宮希曰按舊史李禹嘗代唐充遠爲洞湖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來曰來瑱寄爲襄陽節度使裴茂歸瑱瑱强難制宣早拧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注曰蘇季子位高金多遠曰莊子藻淡不謹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青袍白馬眼見小子曾紛紛而起有何意承謂公止服九品僭甚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話經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子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有味外味舟舟下蓮壷夢弼曰淮南子匡床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閑自傷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愧人之不能拙者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萬物語材故生何處出塵氛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涂曰范蠡爲越吳以成名遂乃乘偏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趙曰其爾以畫舟鼎鴟欲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仍足好語○夢弼白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鄭虔蘇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云茶陽復寂寞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是中有迷悲若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闕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

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趍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膺呼癉病養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鶴曰蘇鄭之死適值嚴武姑叢吏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穀貴歿潛夫八哀鄭明詩亦云當時子進日始泰則於塞長安米萬錢同夜盡餘當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屢病養巴水瘡痍老蜀都蓋公自叙此時寢轉歷錦拜闇閣而復未成都也

去矣行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漢上鮑注以爲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䩄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飡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與此蟠蛟今人必以一飽爲詩所謂皮皆具○洙曰鮑照遠詩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前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更須措譬歸籍質拜也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長安縣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訖次掘得若環壁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爲屑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永泰元年

成都作 鶴曰時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斸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生平 夢弼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沉沉然 洙曰庾信詩浮蟻對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 夢弼曰度堂之度徒洛切 趙曰詩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有在澗之槃樂也洗音洒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與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洙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有汶川出西山 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 脩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 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 洙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柯超惠戢 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 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使以然投思致故不可及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遰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 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 洙曰董京故衣百結衣 夢弼曰莊子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木一作循籬無限一作恣意貫

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不奇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洙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註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鮑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瑬考漢表銀章青綬註銀印青綬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洙曰紱古蔽膝也家冕服以韋為之希曰漢李賢傳綁衣朱紱師古註云朱紱流朱象蓋為亞文也亞古弗字從冂謂之紱又作黻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李益中年皆不外賈政是作者 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荊州有王粲宅漢文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令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語近而別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鶴曰按史是年楚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陷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四一作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交遊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鱉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鶴曰按史是年饑京師斗米千錢趙曰公以年荒之酒價乏故乃併課園蔬貴以充沽直也併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趙曰是年吐蕃陷隴右河源舊係又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羌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雨復有清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堵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公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滅其備一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宋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陸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為曰按是年袁晁自台州又陷信明等州方伐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雨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急郭英乂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免五月以郭英乂爲成都尹公以英乂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起去草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痛得微至憐拋如洗

○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赤霄亦匡奇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 趙恣苦寄 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 淘河飛燕本不相涉用趙雖事曰去之兵捷識也 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名言偉度○趙曰淘河者鵜鶘也飛燕從江上來爲淘河所疑遺謂爭上魚而嚇之燕歸華屋之上貴此蓋趾銜泥而却落也益用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註云嚇音赫又青鵲口拒人也洙曰漢紀宣帝初爲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註云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鹹地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捐細故註細故小事也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下忠渝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荒渚一作枉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鷄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幘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夢弼曰鞴皮視切說文車鞴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趙曰南國指荊楚也安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分人一作主人雖發詩不旅道無曾改故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 亦顏風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洙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江綠深碧也山谷曰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趙曰拈旧本作黏非按元稹元日詩羨者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荔子雖有數種而暎官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麥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鮑日山谷在戎州有宋史平送綠荔枝詩謝誰間此綠荔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立之曰漢桓典號驄馬御史此以指嚴侍御也洙曰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峽程記萬州山其地甚諸蠻部有烏蠻秋雪來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僭稱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撥悶 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

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迴長年三老遥憐汝捩
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顔直當令美味入
吾脣 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東坡志林述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霜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蜀劉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蔡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篙梢曰開頭一作為蜨皆行船號切行日開頭郭曰捩柁結切柳按也趙曰川人不以淨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亡 公自註忠州作鶴曰按史是年正月左散騎常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
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袛
令故舊傷 夢弼曰按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遂侍中表云奉事金華之上雅識玉堂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由淋曰世說朝回為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成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朕將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為杜使君也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
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覓昔曾如意舞牽
率强為看 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湖灘忠州下瀼灘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

龍蛇 橘柚龍蛇皆本色語脩用下同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洙曰宋玉招魂仰觀刻桷畫為龍蛇些按華老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為之事公因見世有感也脩曰孔氏書傳曰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幷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内井邑聚雲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
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

居頼獨園花溪獨園與馬卿丁令同。沫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猶之峽江水過其中雖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氣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沫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鶴曰按史嚴武年四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謂共化為蛟龍而幽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耶後村詩話云古人感知己之遇李布奏事彭越頭下藏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孝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捽背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望往嚴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華府少年今白髮之作吳季重山陽舊雨有穿指捺詩五更悽無究論然貞死臥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墮淚矣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此戎戎淰淰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耳淰本上魚吠水貌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閒星月着一涌字更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懷舊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落句下忽憤口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乂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

脚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洙曰買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浩公言千萬間之廣厦自有深旨若淺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爲民也觀少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固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畢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晩遷居于夔州城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洙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砧斫音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張弓謂月如弓倚殘魄望其落也思歸之望歸士亦然○趙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廣公孫述借偁號白帝城洙曰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鶴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明下獨漢營爲然蓋房營亦然倚字從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蘂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無不可感與去年明年語別故如作者用心之苦語不在多輕香猶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夢弼曰袷古合切說文[illegible]衣也秋興賦御袷衣洙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鶴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逝崇高飛雨靄而至 占意精語 潺潺石間溜汩
汩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
降蕉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
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
霜九月天氣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
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謂臨江而費抱甕之力○鄭曰劲跡吏切爲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伶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崇銷鑠草木燋卷也洙曰詩遂象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
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
事即飛翻 洙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爲三峽之門師曰巳東有灩澦石高二十丈許及狀至則無知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
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
上遇衣襟 接上不可曉○趙曰瀟湘在潭州二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速故六巳惜也洙曰過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瑀遂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從以此詩詩中云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當是工在歸州爲太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
荊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
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餞王恩天雲淨絕
壁風竹在華軒巳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
朱邸雪朝旁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
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
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爲戀狐
狸不足論 比狐狸何謂 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鐏 布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王饌洙曰唐志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爲入期故云雪留志云官班一日朱紱大夫之座天子之所居也趙曰漢孝王時故象在諸文士之閒年最高朱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德脩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夷音曾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狠網傳封狼當道安問

狐狸避曰公言滇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罕
妾旣罷必將待妾以奉常省之數也

石硯 公自註中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廉得
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
光或雷電聯拗吞盡墨多水迹隱見揮洒容數
人十手可對面 硯大難爲凡客類擣衣石 比公頭上冠貞質
未爲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
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夢弼曰郭璞江

賦巳來之歲夏后流鑿今疑此石乃禹所鑿之
餘也洙曰拗硯穴也低如凹變穴相並吞盡墨
謂盡墨力所謂受墨足也遵曰多水迹隱見謂
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爲侍御頭上冠獬
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
也夢弼曰起草謂如制誥也漢宮儀尚書郎主
作文章起草陪可曰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
殿以金爲地以玉爲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
之于明光禁中丹青之地得
天子之顧眄思遇非常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
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掛席集
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
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夢弼曰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晉政多門 趙曰同調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 鶴曰五首皆言天寶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

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
閃朱旗北斗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
愁顏 洙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成每夜見數騎往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
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
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歸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
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君改卜極爲棄甚今在驗東北入此丈餘撅死時春子欲我玉魚一雙
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還奏聞有勅改葬於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捨掘之
屬柏閣已廢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宗明侍娟自何明爲親所虜晉獨行經棠武過天薑爲

表奏之陳巳思鄉之舊其里曰甲帳朱崖一朝
震洛茂陵玉盌遂出人間今公主用此但金玉
字異蹟焉引孔氏志怪乃文子之事也夢弼曰
詩首句言漢朝陵墓用是甲茂陵玉盌事以時
玉魚字改作金盌蚊引盧充幽婚事蓋正見其
有金盌字耳嶽有異藝共唯黃白府山詩云加
閑播山迷弓劍事知玉盌人間見蓋亦用此綱
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
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賢把若今
河隴纔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遠來長安
為寧戎之圖也長安號此千城夢弼曰或云閒
一作般謂于黃父名閒不應用閒字然按集又
有胡硎玳瑁開過殘之句豈非臨
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
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
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
升平

鮑曰蒙塵閒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外築三
受降城盖欲絕虜道也其後反復回紇和
親資其兵圖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荅升
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謂為天之驕子而回
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
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赴討安慶緒其後
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譏也胡詔祿山
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隘龍肅宗河北
晉地也此詔肅宗起於
靈武而河北後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
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
春農

趙曰漢此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
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
河北洙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
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
陽古河南即洛陽
時為安史所破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
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
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

聖朝

趙曰後漢馬援南征是朝柱標以勒功洙
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睹犀布瑇瑁
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
之珍盈於後宮註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民重
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阯上多珍異
璧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師曰子美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
之句盖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焚
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
一之事洙曰東晉石勒民集陵詔加王導大司
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漢
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絕戎之句乃歎責諸君
之亨高爵厚祿而不能臨患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令分明數舉孟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
羣材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之北公語往時曾隨嚴武登此臺迎中使來
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劍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詔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
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
來鎮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
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後是為尹之前蓋玄宗以
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
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兩川節度為三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
都有作二首鶴曰房琯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赴詔道病卒於閬州時權座於彼後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以共敗漢州刺史㨿之曰房太守正是根意五字吐言人所難言哉為太尉誤矣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世元齡後即孤魂
久客聞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它日嘉陵淚
仍霑楚水還洙曰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洪當為言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

事二十四篇以進詔安晃帝臨弔朝堂賜東園
秘器朝服贈太傅以殯加殊禮依大司馬桓公
温故事鄭曰孔明多故事舊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
之也恭克夫詩話云唐房琯上書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譖
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子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光張破膽頻
注語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肅宗與諸播遷而
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入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
嘗紹述是日修史其書必有自來大非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共惜乎史
臣不能為一日之也彼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其太讀省也坐牀琯後為袁撫方之謝安投贈
哥舒翰詩蓋有鋪敘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未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
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
曰房公之殯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丹旐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
同流死生成敗難言之情慰望之常居然短氣劒動新身匣新身說身曾不
雅必訥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趙曰善本作說身方有義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
總長白髮少寒衣寬為白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
萍流轉來書細作行鵠曰雖別而俱不能以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鵠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後郭子儀來問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
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
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
難棄鵠曰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渭州山古隴右岷州關內京州此皆指隴而言也舊唐書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遂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鵠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每入見賜賚繒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爲可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
戎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
濕漢臣衣洙曰花門即回紇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鵠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汛掃鋪陳之事裴施州裴冕也以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
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
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猶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故是詩中用事之妙青山自一川
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
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勑
廚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賞匹
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
供務隙它日辱銀鉤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
畫地來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
寇恂列郡宜競惜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
拂蒹葭寒嶠穿蘿蔦冪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
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
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

前途猶準的忽轉入中焉政似無說翩翩入鳥道庶脫蹉
跌厄夢弼曰䝉陽鄭氏之郡跌曰史渭持傍役蜀交銀蚕盤根錯事貴實匠献賞一作當
夢弼曰晉宗清論筆魯狀姓斧銀鈎又書范歐陽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亦曰茶邑問長
而迴王粲苑曰側既不上鞍避也鄭曰盡去聲朱曰後漢冠物然光武至頴川百姓遮道曰願
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客昔切曰詩註爲一名文蓋故今而書之曰爲龔泳曰
頻廷年詩首路竭陝娘修可曰馬援胡馬相法曰汾諸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鶴曰按史裴冕寅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抗說劉炟為判官短抵法冕坐貶施州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若無第二四句作讀兩語必笑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妙色品目
自高語亦岐互篇內得此自別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爲客寬
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
寄書白鹽北一句未了接一句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
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鉤紫衣使者辭復
命此其雜亂之無序音辟復命不可解作辭字是再拜故人謝佳政將
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夢弼曰詩註蟜大姓也書

天球河圖在東序又還渚如玉壺冰書在璇璣臣衍夢弼曰四岳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堯掌四
岳之官也朱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古詩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來夔
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大亂故趙公封冠至夔夔按荊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
飛百艘放出令奔語拙猛蛟突獸紛騰逬白帝寒城駐
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
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雲淚傷哀
猱鏘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鬼物撇
捩亂坑壞蒼水使者捫赤絛註引搜神記非也龍伯國
人罷釣鼇芮公迴首顏色勞龍伯國人罷釣鼇本不切直形容此
刀一出海怪盡能然芮公回首又顏色爲勞語殊不佳分閫救世用賢豪
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
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鍼如水即水
如鈎荊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

魍徒為耳妖腰亂領敌欣喜用之不高亦不雍
不似長劍須天倚 蛇足 怠多 吁嗟光祿英雄弭 光祿 未喻
弭又無縮つ心 刖有光祿ノ𠃍 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宪轄麒
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夢陽曰十道志三峽口 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
蜀分吟趙曰由此西王墓夔故曰超下牢夢齊
曰長州叔也今縣管也故出今弃言間處軍事
也劉曰精所交切涂曰尔雅注鵃鵃似鳥而小
晴中瑩刀鄭曰鐵陵茂切綾絓切泳曰神神
記春措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横刀而立
叱之乃曰吾荅水使者也列子龍伯之國有大
人一釣而連六鼇泳曰荀公荆南節度使也鑑
曰按史荆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為節
度使則衛公非荀公據衛此為荀也然王兵馬
使二角鷹詩亦是荆南荀公得將軍又何也鈴云
是趙荀公未知何所本泳曰左傳眾仲曰以德
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蜀水至巴唐
則為峽所東如環易夢弼曰王粲登樓賦以荆
山之高岑從濮陽賈時上元說當曰元結以一
九州為大王策時所谷劉郎曰牢音牢又音不
夢弼曰諸葛財賊探驍刀騎此伐知輓如軒
不高不牢牢與牢字通用修可曰荊楚故事篆
王肅左右曰恭為大言君子家五曰方地為與
國天為蓋雲云掛於泰長劍倚大外王曰蒼泳
曰宋向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畫像於麒麟
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鶴曰按史大曆初朝廷 皆以王昇代衛伯玉荆
南節度使此王兵 馬使將非昇乎
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
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動 起浮森聳賦二角鷹 不意出此○此悲臺
字使然呼鷹來食極則變狀同意也讀至迴風
陷日望可以送字遞向來之形聲意之哉許有
神助正在此等○ 以難遲雖以語人 畫
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
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 猛腦條徐 亦不成語 目如
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
易鞲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
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
楚楚 不啟 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
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
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鄭曰巃力空切嵸即空切 泳曰滔奇丙切賦巃嵸迦
迦註巃嵸高大貌鄭曰杈初牙切枒五加切不
聲貌薛雅曰陷淨貝物志彭雞黃送者賊常在
杉樹下竹兔小如野兔食竹巢侯虎一作溪虎
鄭曰將易音望亦隨曰漢書註辟易謂開張而
易其本處蓄弼口崑崙虞泉皆在西泉本作淵
公避唐諱也泳曰白羽箭也郗鄉子也鄭曰狻
先丸切猊
五兮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公自註陽城王衛伯玉也仙曰拔本將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荊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留是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筍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鶱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盡麒麟（夢符曰漢書註衛青任甸奴友克鞭帝號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言功洙曰晉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七歲近周家園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洙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筍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爲之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註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續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遷而舍學宮之傍軻嬉遊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馭衛問名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類字難下）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将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颻犯百蠻（夢符曰地志夔州古巴石城鶴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代宗寶應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次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尹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知何（下是又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

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子美七首併每篇故篇此又參差作故之比三首皆然未將梅蘂驚愁眼叐取楸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趙曰今又書牽船陵內地諸之宜音泝而曰漢書下瀨將軍註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及用之本一作上水船詠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病趙曰晉明帝只問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狹人以日邊爲帝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好請鶴曰夔州春節大昌二縣皆有生井隨日晉王導傳每京預積中州上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日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夢弼曰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此病危家居茂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自在他日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所謂他日一盃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脈脈去人遙冬熱鴛鴦病或是俚語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地儻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禹廟 䇿堂劉光庭自批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為廟在上，疏鑿控特也。謂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後人為禹廟詩落句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立春 大曆元年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惟趙浩湯按勝○趙曰唐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蛇言傳宮陵狀使臣美食大官皇高門之地哉注亦云少〻今公用高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逝錦江波 鶴曰軍旅西征則風塵戰伐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柏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 蜀 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朱曰為草堂之〻 攜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杜詩見前浣花溪陽細閣銘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它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一字注○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寓爲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趙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雨晏晏之解也唐彥六春甲子雨赤地千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洙曰公曰扇可相向則織絺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旦爲行雲暮爲行雨又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夢弼曰惜宋玉悲謂雨過晝夜然如秋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此於青山門幽坐黃鳥抱書眠更自潸切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鶴曰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毒泱于涉洙曰謝玄暉詩雖失蒲芳句沈約詩兩權雲相首當之胡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聖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分曾空救心皆本主一

一灰悲風合沓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
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
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
車駕既云還楹角欲穿祟故老復涕泗祠官樹
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
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登堦捧玉
冊峩冕聆金鐘侍祠恐先露（嫺死者也）掖垣遍濯龍
天子惟孝孫（無來）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
猶葱朧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膻肉
罘罳行角弓（不怠下著角弓頗無意謂）安得自西極申命空
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
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
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
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
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
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

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雖大萬無甚內地如）
天子惟孝孫元元歸始終一似卑擣未更衰之
○趙曰形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增
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
間安祿山陷長安（洙曰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
紂載木主而行（脩可曰歸懷棲怕也）（鄭曰）一作
猿犹文離子也（趙曰）禮記天子當宁而立師曰
白間猶象也畫蟲畫雖以飾之定功曰何平叔
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云白間牕也以白塗之
深曰一聖謂玄宗肅宗師曰祠官中祠之官也種
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郊廟此
述乾元元年郊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黃公曰
公時為拾遺諫官故得近臣（鶴曰）按舊史乾元
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
廟甲寅上祀事九廟遂有事于圜丘新史同而
今云前春指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
有誤王（洙曰）肅徒一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
在閤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
切夢得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
以言臣之不幸也留濯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鏡
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
也出曹子建詩戲拾翠羽（洙曰）前者厭羯胡謂明
皇時祿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謂代宗時吐蕃
又陷長安也（夢弼曰）俎豆腐膻肉謂汙灑祭器
罘思行角弓謂挾弓矢狼藉宮廟也（審舒曰）漢
記註罘思屏也帝曰漢書註以木曰孤以角曰
弓（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還罪
己之念故公詩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蓋
述當時之事也（夢弼曰）漢食貨志安民之道上
著為本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拂叔通曰古者

春秋穿鑿方今櫻桃可獻顆證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畋曰)京邸與換涇渭之民頃謠愁客得以歸弓墳墓惟子美衰老易飄蓬然不復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崖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稍邪竪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歛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制節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趙曰)峽開四千里言穿鑿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手(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鹽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脩可曰劉彝擇居龍交論非不望影星奔鷁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拔丈是年二月以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脩可曰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珠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雲安縣消中内相毒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懇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笋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省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趙曰少城成都小城也註見前巴鶯一作

巴賨爲是漢書劉章云深耕穊種立苗欲疏公言訟未鉏則苗擅名耳竟曰畫郎謂省郎也公詩爲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詠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爲劍南參謀左傳獻可替否

杜鵑 洙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杜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正是夾孔甘仕歎答殺人之疑作此村樣老入聲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饑作者當自知之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値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此起起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書江瀆泗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体非必事合程度侃侃者然也是篇可廢九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寓然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爲禽飛云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考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遲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憂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叠用韻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洙曰）晉羊祜鷹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比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脩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撫枕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若鄭十七郎詩云把文驚小陸即是指賁也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畢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値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脩軫

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
葵堇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
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趙曰禮記細入之矣人也以誠息道曰小惠相常閑諱護然所不至詠曰提裡應未忍謂不欺枉尺而直尋也(係可曰)張衡應問曰提裡邪至我不忍以救步于進者容我不忍以欺有(步躬曰)思厚求至言其有文章者也類淵因子憲言其有德行者也江淹賦華倚翰羊平原詠曰左傳貪人以為敏

別蔡十四著作鶴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乂為崔旰所殺時蔡著作扶其櫬以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
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
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
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
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
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
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
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

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
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
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軒使書札到天
垠洙曰漢賈誼上疏事勢可為痛哭者夢弼曰皇帝謂肅宗趙曰主人指郭英乂咸秦之感陽也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鮑曰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及柏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註玄甲謂甲之黑色也洙曰一作南轅吏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
當時夢弼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蓋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鄭之善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
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
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

報珠親知天畔少竊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
鷗洗翅呼猶閒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
使爲僚記腐儒 師曰崇胡可與爲飲子報之過汁味曰四慈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案技題跋此徐期四以詩云姓包路蒙盈録也苟未復牙豺子義以飲子對懷君方盈録牙豺之比也廣州府信得紫胡争勝偶録此詩在皆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此約增崇韵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延對假對雙声疊韻之賦如自朱邪之後織致赤子之派爲不惟亦對朱邪對于蕉雅俱流寓乃然名對爲名又如廚人具雞黍化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爲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又忍對詩拘把因晉有雞棲李尔何哈亦所謂假對也猶曰歸楫生衣臥謂歸舟雖理而久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行水衣於其上也味曰左傳同官爲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兒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乃知變化不可窮豈忍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 大曆元年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曾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弄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郡王璡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傷而有作也然抱材心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甚節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以押衙將軍從翰討九曲後明當斬翰之裨將守太原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當家語諭來錄揚國忠八諸以三千精騎之始不伏成至於敗思潼關行在肅宗責其下堅守引至彝丁將

新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奏太上皇恨命王
諫以為可收復數建見敗壽副虔瑋戰
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
拒賊長安平恩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勝
有功還兵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
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
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
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
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劒

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
飛兎不近駕鷙鳥資遠擊言專由外曉達兵家流飽
聞春秋癖胷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
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
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
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
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
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

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禁暴
靖無雙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
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
甚田横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
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到哉甚言文吏
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字○夢弼曰史記毛遂
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也定功曰漢
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弼曰馬鞍
懸將首腦用後漢彭寵傳事又挾詩馬鞍懸

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註鏑箭也希曰
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
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
伊州西州並有天仙夢弼曰唐書會要載景龍
間賛普請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
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
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
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趙曰飛
兎古之神馬也倘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
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當對武帝
曰臣有左傳癖洙曰翟盜蜀也潼關失守玄宗
幸蜀肅宗時為太子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
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翰不
見從遂至於敗陷被擒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上
林賦建翠華之旗注周禮熊虎為旗亘阡陌言
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帶肅宗步軍

烈翔注曰天子所在以張為獻部鎮雄所益詔思禮守武功以拒賊也弁曰背北積石軍參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遠人聞之吐蕃參莊哥舒翰奏狀兵於其側盧至失業之無一人得延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參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盡是至德二年王思禮從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曰茂盡事母戮既阨吳祭為舟延五期今錯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遂曰前云復假太原後則思禮兩鎮大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大原古之晉地也故云上秋論晉聞事與云冰白顏陂藺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曾共文來於文先傳乎此深識文勝者徒以取禍深曰鄧景山曾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為大原尹北京留守至大原以鎮撫紀綱為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死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抵失所以故不復按其罪錫曰撫舊史思禮既皆崇嗣代為大原尹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末而及景山蓋並見思禮者曰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凝毅統衆有大略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擢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大原尹兼加撿校司徒是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而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會者程元振疾之日號有以中偽者代宗詔入揆光弼哭相遇延不敢行會疾篤竟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薾竟何人灑涕巴東峽趙曰光弼加撿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詩止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將其官耳史云光弼撿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游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太原城光弼壁下食不滿萬賊以太原居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無斬賊七万首其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鴫曰撥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

來降光弼料其情實厚待明年執凡初累於軍
爲三路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注曰乾
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有相州
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屯兵光弼力救
戰東之思明因賊既鎮河北城兵河南賊勢
益熾光弼遂撤官吏引兵入三城賊得光弼不
敢西犯言闕遂戰于中潬四大破之賊此光弼
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大廟是也趙曰高視笑
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夢弼曰青蠅求
魚朝恩誣光弼之讒光弼也光弼畏罪有詔入
朝延不行李節州縣故云風雨秋一葉也趙
曰桃里豈葬地乎按本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
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郭西面南來抵里爲
右扶風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趙
遠將詩話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
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之云三軍晦光彩
烈士痛稠疊此所以備爲詩史也趙曰直筆在
史臣將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異
不幸遭誣致公恐懼之事
將來洗箱篋之所尋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
人挺之之子也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
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
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爲給事中收長
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
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
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
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
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
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卒年四十一贈尚書
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
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
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
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
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
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
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
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
俄寵辱匡人既不倫俄寵辱又無謂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
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烏
自朝夕白馬休横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
子荊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
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
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兹

報主顧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壺爲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趙曰歷職匪父任城耶常力爭謂武相雖蔭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諫耶乃御史之職也朱曰傳音孤忠反趙曰飛傳則傳遞之報也洙沔曰柏閣哥也蕭關即靈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翊肅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置武爲郡時嚴武從靈武行在故云鵠可曰良實要塋伏言行宮張衛之草創也夢弼曰笛鼓破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洙曰江文退別賦撫無相視正視大宋年号岐陽指鳳翔時

肅宗理兵鳳翔以觀征也趙曰任汲謂臣行汲黯以武之諫諍如臣汲黯拜京兆尹冒坐諱事此巴州故云鐵冠事也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以衛霍之爲將比武爲東川及劒南節度則迭遍之中猶可來而復楚也武爲京兆少尹又爲京兆尹爲成都尹劒南節度又復節度劒南此爲門登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川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鄭崇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趙曰漢灰炭爲光祿大夫常乘白馬是武每有異政鄉人白馬生且儉謙笑洙曰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猶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歎子産未足爲過也前漢文翁守蜀郡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史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勞郡曰自京兆尹空衍色至文翁倡化成以比嚴武爲京兆尹及鎮蜀應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特也武奮舉公爲參謀故及以紀室傳何遜報鈔子荊爲比洙曰舉賞何遜爲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謝緣字子前參有隨驃騎事趙曰豈無成都酒憂國八細閱言成都雖有酒而憂國難不歡當爲實飲故下句言覩釣閑遊亦無容民風也洙曰左傳晉侯夢二豎子居肓之上膏之下師曰以顏回賈誼爲比謂武年少而死也洙曰馬融好笛逝死召予之語靈櫬歸曰曰晉武帝拜王濬龍驤將軍濬卒葬柏山大營塋域四周四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洙曰據史璡皇帝憲睿宗長子上爲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諸位封爲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璡眉宇秀整性謹絜善射玄宗眷遇之歷入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話之所從出則同然笑慨臨傳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愛其謹絜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詔王來

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内上又回翠麟上又

少誤

翩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

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

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橛虞聖聽矧多仁官兒供

給賫水有在藻縩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晩

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待芳

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

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基父拡鬼隣究彼漢中郡

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

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洙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計壱周詩詁時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共未挽持不知其難也又其挽之力不及起分寸不可動者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声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璡帝子名半真天人虬髯似大宗色映塞外春此事力量不容能入到夢判曰翠麟馬名也越曰下拂明月輪言鴈下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之笑也晉列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爲之唏噓缺嘘開口而笑也洙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註橛郎月反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又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濩書楚元王敬禮申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爲穆生設醴按璡歷大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奉爲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謂辭也洙曰璡弟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瑀曰廣陵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近爲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又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仗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注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試問奇歎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富州朱孝召還爲戶部員外郎李乂毀崖州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爲姚崇所嫉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衒且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爲說所惡會陳州贓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遵化尉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澧灃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文名外不與士大夫接又獲進不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詔囑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祕書[redacted]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千古萬恨騷有餘情古人不可

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華
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千謁走其門碑版照
四裔各瀋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
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刼浮雲衛宗儒俎豆
事故吏去思計聆咏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
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豊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
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

未濟衆歸賙給美擬落多蕆獨步四十年風
聽九皐唳嗚呼江夏妾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
朝引用多寵發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
懍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宫闕深旒綴
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鵩鳥入寃斷蒼
梧帝衆枯走不眠星鴉無安稅幾分瀼庭竹夙
擁文侯篹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
詩易力何深啣易力未甘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
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羅是非張國公相
扼一危脆爭名豈古拙鍵捷欽不閑例及吾家
詩曉懷掃氣翳慷慨嗣真作公自註有和李太守詩咨嗟
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鍊䌸嘖迢遞坡陁青州血
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
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
詠六公篇公自註拙音敬暉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已泊扶相也憂來豁

蒙蔽沐曰拙筆傳筆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事請其文許後所受計萬計今公詩自蓋前白揚路至內來狀當時豈獨勸後世言筆爲人勸甚又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爲範興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續曰重壁珊瑚鉤麒麟織成罽與紫騮隨劍几凡此類者皆富貴之家以餽筆求其爲文斷史云自古醫丈獲財未有如筆之盛琳曰兵志周俞推建南大宅以舍孫某與衆爲支夫記越不父賓在緣趙中貴子出遣之金解左驂贖之巫入爲上客筆之重義好與又如此建日我歸明給其猶冰多識議言在衆人則諸其能則給在筆之身則雖多病而能推沐其勢也肯曰江夏雖用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筆父書本江夏人故云沐曰筆有批事日疏鐵鐵文士惟重之人求懷英張呂崇凡等有不順之言積忖法斷則

天加不虞邕進曰謀言尋因社稷望陛下可其
奏則天也肺始九之故云西獄大常議而折二
張爭趙曰實鎮有賂鳥獄弗彝于蒼梧之野詩
尽言風罵李財傳晉未細所執罵洙曰濱側以
増使奇分紛郡守鎮文張擁事以迪朋友此言
邕累為刺史在郡能好賓客也贊翻曰後讀蔡
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弱以仇怨違死獄
中今邕救死北海郡故以祭邕洛陽獄為比小
宗指吉温事見題下雖或作衆非以篇末復押
滁字左傳與小臣小臣能帶曰胥志并州滑南
郡吏名瑞滑洙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
亭詩今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未笑正指此進
蘇謂崔倩明蘇源明孟川謂物耕也常爲孟川
令時進李膺也嘗有文名建日相國語張說也
按邕書禮試說與相孫洙曰昔鄭洗對武帝云
臣對策舉進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比登下
亭唱和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
被郎狀殺之故陽地亦屬青州邕家葬於北海
曰邕有張柏等五王消狀相
六公詩萬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
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晩爲身每
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
志報效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
辭幽人歸來潜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亦
累踐晨趨閶闔内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黄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
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黄犬
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墻壖前後百卷文枕籍皆
禁臠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劒犀
兕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𢾰緬煌煌齋房
芝事絶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𢽾勸勉不要
懸黄金胡爲投乳贙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
滎陽復冥寞罪罟以横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則
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
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萬里餞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

兗州某蕪兗州爲邑洙曰子路爲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譜而已故每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狀史館多采其語趙曰臧戉亦累錢譜源明累遷太子論德步符曰類延年轉沉始平詩屢薦不入宮一覽乃出守越曰黃壁湖風春謂明皇以樑山及衆與出符不服陪八駿膺庭悲所遠謂源明不得息從繫于膺庭每悲恨自遠死八駿局轄王事夢鯛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敕有犯肆類其況李斯榜黃犬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受其節得知制誥故有戊杞之風也趙曰朱書死肆坐謀反誅臨刑辭其子篤亦時欺地土又果真以卿肆肆問曰汝嘆我耶篤曰今日何緣嘆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洙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

得乎趙曰蓋嘗言其文之異也出嘗充壽蜴錄建業每得二畔以爲繪勝頂上一會尤異聯以爲帝吁爲崇爵漢揚雄以賦爲畫子聯女篆刻然竟爲長揚羽獵賦見稱於時洙曰吳越王允實飲純鉤劍示薛燭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襄聖主得賢臣頌陸利草兒鄭曰劉止見切截也事九嘗切取也洙曰漢光武大興祠齋房生芝而作歌抵齋宗時李相王與以祈倚建勸上興祠禱事井中祈崇論杞源明數陳時政得失論其不可倫可曰尔雅贊有力註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音吠又音鉉贊載子載贊幽曰贊有儀歌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洙曰滎陽謂鄭虔也横少盖切晉晉畔端曰蘇鄭相勝而死死之日適值戩欲故有長安米萬錢之句譯見前注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窴

身潜淨濱爲里田枝門人說歌也枝村詩話云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對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竟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蘇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爲長篇有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皇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嘗圖山水好書常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絶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鶢鶋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公自註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

無不評入若答義等諸書又撥明本草如春圭臬星經輿虞肴地理共幼
如門蟲篆丹青廣于雲窺未遍方明諸大柱以孔東方
之諸則林居善神翰碩不一體變鍾繇兩夫雄外又白成一休故兩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皆獻書畫圖新詩亦
俱往滄洲動玉陛窯鵲誤一聲三絕自御題四
方尤所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
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
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
老萊台州掾泛泛浙江槳覆穿四明雪飢拾橡
溪操空闊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
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叢春深泰山
秀葉墜清渭朗劉誅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採紙
緣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繼吹燮
百年見存歿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
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若作與今秘書監鄭君
蓄舊輸并償鶻江陵○洙曰因游海島曰雙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觚大仲使門人祭之祗

子昔者海島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
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文選鶺鴒賦
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
特尽以呻大篇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羽
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神農者本草
實不公撰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今鄭虔
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漏
黃不悅師長鳥之答辞錄曰子美哀鄭虔詩
答叢何扶瘵蒼鳥外切筆多患義在最切又組
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
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聚其既粹失之遠矣
瘵以兩切弊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恣如人之
瘵也子美謂虔弘著國史及技藝不能自恣者
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自其書為
會粹亦未嘗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
選言陳主置臬圭者正圭以測日影臬者表臬
所以度廣狹也虔蓋富能書好青吉能畫泳曰
揚雄傳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朔誠
達多端應諧似優倫可曰雖時雖會父子善誄
書皆盡其妙技書既虔善草隸呂總云虔書如
風送雲收霞催月上夢弼曰滄洲謂虔所畫之
圖也後偽詩裏鵲皇悲鳴咏曰既既雲者闕錯
虔述著作郎黑參與裹芸香碑紙息盡故微書
各郡姿臺來曰四明山又相接皆在浙江夢弼
曰不見杏壇丈德虔為廣文館博士時也始曰
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魍思詩
無肉稅師歎師曰自春深泰山秀至時物集遐
想公追憶昔時與虔在闕中相從之學也趙曰
吾安放用吳木共壤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
咸共為竹林之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曰
鄭審與虔書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微阿

戎家詩杜甫公之從事也東城本作林樊子
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按寮議江陵石首
宅在樊公舊過
其㕵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像曰張九齡紀
州曲江人擢進

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
舍人出為冀州刺史擢招為抄書少監集
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
侍郎以母喪辭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為上
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危以
向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為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坐累非其人李林甫荊州長史又
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遇病卒贈荊州
大都督謚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
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
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
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
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
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
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
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
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
幣䘏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
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
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

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 九齡大節
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末
亦不及予於知失畫意 骨驚畏曩哲鬒變負
入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歸痛
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
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
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鳥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
廬並綺羅玄暉擁腋謙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
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繁朱鳥影歸老守故
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
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師曰自江陵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
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李注曰
老注階三尺衆由此於其山顏水今言想土階
聊有致者免舜之心故未遑於其顛也布曰玉
堂金華皆殿名贈曰此言九齡為校書郎為中
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布曰碣石義呼嶸言
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北
之地陽天地日蛙黽言天下之人蹐蹐有言如
蛙黽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東黽遊中莫
池拉澤陂弃口何志也宋曰大庾古平治之南

也退知吟大處何心能捨捩詔九齡荆遊貪之間未寧忘致治而不以嫌猜為心也異黒獲也
謝書禪詩誹謗毀不變趙曰鉛蜉傳中丞今云難家撰蜉冠而擬九齡傳不載為侍中右址應
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右地已謝罷為多幸笑詠曰漢雖貴為漢太子太傅謂元子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知父子相隨出關師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
卿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
年天降疾疫庭中水井邊橘樹可以代養至精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
乞歸養詔不許進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改亦痛迫蘇乾肩紫戚太
守破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荆州長史也沐曰晉庾亮鎮武昌衆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

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和為治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
黃鍾之律氣合公為謂大京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散快起舞觸衛薄丞蜜並言開
散由江文快神物缺起其高至並五臺之山也沐曰謝朓字玄暉為文詩羅住於字秀升長於
殘珠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於上
歸老守故林謂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蘇耽善本作無字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
終緊絕於史變纔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當史筆所當書昭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
籍李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趙曰向時擅數陽制作難上猜謂九齡之
死帝恭已衆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孫子作墓碣其銘曰盡

哭然根體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黔辨以明之其存意深矣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璩書詩余初讀子美八哀淚誠明詠六公篇要來錄叢藏恨不見其詩既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曆元年春眼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倖枝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是朝後文字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川所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皆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沿大曾因兩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精書不到 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夔州僧舍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

上白帝城 彥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初曰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辟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辟者天然自生之石辟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可名辟既言於牆上辟乳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號成家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建武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沖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也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束符渾渾有無限可歎事業李世君臣心非不分達近不主責玉若八口若人耳扔 佛主之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 哀袁語壯淚 錦

江。元。過。楚。劒。閣。復。通。泰。分之未數而後合于披傷感無如此兩語旨衡

誤喜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

半龍鱗叔真詒奇麗竹送清溪月風動竹明如送月苔移玉

座春玉座歸於昔上春掩苔耳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自然可以成本出處之限絶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

搖落況乃久風塵十字開合古今孰與關張並功臨耿

鄧清應天才不小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得士契無

鄰諸武侯相仍無此即此便不可及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

其自負如此向来憂國淚寂寞洒衣巾黃是曲折句句無實有味

真大手真蜀先主廟詩評書皆合○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孫漢以其所留之長業與後主也所謂長策者欲取中原伐諸葛孔臣耳諸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學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病卒于軍又銀書亮粮盡勢窮憂恚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歐於口切幾日夔州先主廟在山中秋云栾鳥遼則山中之除道也鵲曰帝漢乃指蜀漢也枝求安宮在蜀漢之側殊曰玉座本帝也樹玄帷觖董豪詩玉座掩敕賓況乃安身難趙曰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公以非身之流落因身況而

哀歎也沐曰關羽張飛皆蜀將以奔鄧為猶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

南陽語絶○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沐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鄉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九八行為六十四蕝蕝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其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有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混瀁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六百年迨今不動且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虎鳥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

吞吳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蓋四百年而猶不忘詩語自別其身真書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鶴曰崔評事公之甥氏也當是為羽林軍師爲官

颼颼西極馬，来自渥洼池。颯飁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自是好諧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歌危。脫劒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練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群寇疑。冰壺動瑶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彦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徕從西極又馬生渥洼水中蔡補曰颯音習唐韻云颯飁大風也洙曰定一作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陰沉鐵鳳闕謂宮北深處也西京賦註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敷毛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注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不朞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渭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羣賊得就擒也洙曰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洙曰晉樂廣見衛瓘曰若披雲霧覩青天趙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澂披霧之覩也

曉望白帝鹽山夢弼曰荊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自註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搆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去是除取坐接春盃

氣心傷豔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味曰杜子若白駒之過隙悠然而已詩或宴以衎古詩以心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号白帝築爲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州敗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排徊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柏行（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名亦今詩專指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北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宮植柏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此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詩之元氣在此）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岑沂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按成都先主顯西陵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柏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

宮戒外拓森森是也施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數異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故昇之語藻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夫不可致此形似語爲皮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昇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學者要往往在此兩体耳劉白招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脈不屬章門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待當之說耳

負薪行 昔曰峽民男爲南女當門戶坐下於市墨持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跋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勝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嘲兼一以歎悼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師曰賛有鹽井婦人或負薪以自給爺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又有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旋梢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土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可見〇錯可曰揚雄方言大船謂之舸艓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艓音葉鄭曰艓宜從快怊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回是而潰者水之漩也今言撇旋梢濆撇猶過捎猶泊也瞿口瞿塘峽名虎鬚灘名宋曰峽人以操舟入爲長年定功曰歸州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項界不爲基見〇志註

愁 公自註強戲爲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頗帶吳體 十年戎馬暗南

閟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
病虎縱橫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俳諧体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篁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
交愁濕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
家數去酒盃寬嗟君辭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
末闌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
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鶴曰中丞乃柏貞節時為夔州都督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與柏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琳貞節同起兵討旰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起得別蜀中寇亦甚柏
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
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
究卒伍芝蘭疊璵璠謂姪子樹同心注師律灑血在
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
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欻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結有城賢臣官則尊
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
再論作歌挹盛事挹亦叙謂推轂期孤騫洙曰晉卞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鶴曰三止錦江沸謂上元間段子璋反寶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故曰保為詔以渴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實有米蹕后援戎載軒實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鄧當時拔數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俱壯名今陳留亞劇
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
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
紅塵裏報荅在斯須憶與高李輩公自註高適李白論
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先帝
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
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雖朋友盡合
沓嶺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殁再嗚呼蕭條益堪
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獲
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鋪致備仲我哉典實○洙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共爲一州蔵河北鶴曰共新史公本傳云甞從李白又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又按九城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在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組下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攻吳其平和也鶴曰存殁在焉吁隔李白李侯高適又相繼而卒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膾出
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强老翁病身虛俊味何
幸飫兒童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
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
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鴬鷰立洲渚挾子翻飛還
一叢逯一取詳不佳此等詩可以不作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當以詩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言甚不類其識徵君

第一句已見今階前鳴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
鳴向人萬事紛紛猶絶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
州入夏知凉冷不似雲安毒熱新洙曰賈誼賦亂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
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
名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
没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

又荊棘暗長原乃知苦篁藿傾奪蕙草根小人
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牽強無味一經器物內永
掛鑱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
至感動百慮端趙曰公言所遇亦苦篁馬齒莧耳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
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
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篠簜伊仗支
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
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為牆
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
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
武誦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秋冬生者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燒古松根扣戍其根出月黑虎夔藩鑿半甚勤良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乃知曾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木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
午下山蘇尚閑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
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是知禁情豈惟干戈哭
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
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
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
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趙曰朝木為柴取竹織籬苦居竹謂匿心之苦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柏都督公嘗為柏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節日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耳

除草公自註去蓛也夢弼曰蓛音潛又除或刈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
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
能待高秋[illegible]有味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
先童雖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
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致藩籬曠更覺松
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趙曰薙之上省芒刺錐之欲發人也劉曰先童猶先者以身率衆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令可轉致水中大是亦水化也洙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引水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蜿蜒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
奴僕悲臬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
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
憂寬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夢弼曰時柏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
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
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沒沉亂水
玉愛惜如芝草芝草又不如董頭落刃嚼冰霜開懷慰
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
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洙曰左傳桑田巫山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謂師曰蒲鴿青謂色之青如蒲鴿鄭曰嵌丘銜如師曰嵌竇岩泉也本曰水玉水精也洙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耶師曰草草辛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公自註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肆人伯夷辛秀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茍筆而為畫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
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
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赤
飡貌赤愧相對淨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
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將軍何限蓋字不得所謂
行諸直如筆行諸加呼哉乎然使不得用意崎嶇

外卜遁曰公食許則裂而與之乃常坊扒發手信行者犯故律以答恭謹之句洙曰十功曰最下功曰殺夢野曰甘蘇耗閒井推指以滑入井無水技持井中遂有水越曰何似將軍盖意是用武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草字耳

催宗文樹雞棚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
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
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按
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棚避熱
時來歸閒兒所爲跡纖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
稀問可突過不可枕甯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被
見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紛敵籠棚念有
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
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九烏其氣心匪石
倚賴窮歲晏撥煩去水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
阡陌宗武補前詩宗文樹此棚皆頗若事○洙曰龍棚念有修近身見損益錯析此雞棚物得其宜近譬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錯宗文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皆之之辭也洙曰枕雞病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貴雞卵子得千餘萬賦買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
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
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
豹群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桑事祖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趙曰詩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胡胡奴陶範小字供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然相干余述其意宜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群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閒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
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
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
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
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

滂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
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為尊文章一小技甫亦自謂歉然於抒供之事已也本妙用忠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貴自從有道情甫尊己亦不可不辨也起予幸斑白因是託
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
微山華繫時危抱佳士況見軍旅喧醉從趙女
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顏我傷我騅烏淚痕餘生
過如鳥故里今空村趙曰東坡云吳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蓋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賦把筆切日始出見趙曰晉楊眺詩可憐摧謝子腸熱生病根照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有時世試經文令問鍾繇面何以汗對曰戰戰皇皇汗出如漿鍾曰卿在衆為信州唐初改為堯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書真秦聲也盆即甕生之矣搏耳箏髀曰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

峽中覽物

留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
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
口經春長辞羅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
高歌洙曰三輔水北扶風馮翊也趙曰公嘗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郡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州又貫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留蜀中瞻華州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玭鄭曰玭音泚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玭王也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
玉琴風杉曾晤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
蛇只自深夢弼曰寺名伏毒杜華州鄭縣劉禹錫到集云男氏改華州祠後由華鎮鶴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盲滄浪之水捷為龍蛇潛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
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公自註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
畫舸且遲回洙曰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臺之上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

無神班秩蒸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趙曰唐志秘書郎從六品上韜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杜細書必宋室之子孫田漢書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雷（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燋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眞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嗁瘖瘂向誰數暴尪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悝甲兵處分聽人主（孟子揣書）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先親親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鶴旱愈於盜又何歎也）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脩可曰莊子天旱金石流土山焦條曰高宗旻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眞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眞龍入室上以土龍也脩可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私甚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僖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暍於歇切傷暑也）

火（公自註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微語同）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貯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烟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爇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史傳稱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邊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鄭曰呼決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烘書就切炎也趙曰烘字出左傳行火所焚夢弼曰要平声關謂近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凉出舞雩草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今秋二物皆凉故願爲之

瘴雲終不滅瀼水復西來閉戶人高卧歸林鳥却廻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操曰瀼水出瀼州屬蜀道者釋曰宮中雪月積雪於山取其陰凉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斂翕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霑巾師曰雕胡即菰米也題曰暍於歇切傷暑也史記烏角鳴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大曆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兩句如何相合絕壁過雲開錦繡蹊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似還疑出尚方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燕禧奉節令故有此語竹觀奏即眞也○洙曰陰山句其山爲其地四時常有氷雪廣例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爲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至非無漢署香之嘆洙曰後漢王喬葉令每月

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趙表南方土作楚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来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年字好看他峰色畫清簟疎簾看奕棊無一字不重○洙曰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師曰潘安仁西征賦於豐山東之英妙承家言於明府繼終軍家風也洙曰鄒陽傳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註云傾蓋猜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隣耐人聒晚風爽鳥匿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採擷密雲

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券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欻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鈚逐狡兎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夢特曰按公曰有曰馬頭金匼匝今謂烏匼是烏巾也洙曰雨師行雨神也魃旱神也鄭曰券古慎字洙曰左傳魯僖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世紀武不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嚮之趙曰鈚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系此遊仙詩宗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頗踈踈謂縱誕也具周榆傳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頗似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豈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廠鳴玉淒房攏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 謂近雖咫非如其不合揆渥齊失身不知丈大之見有不然者雪傅何又此十字具有其實但上面寓不甚達其言君臣之谷則可識矣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洙曰周處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牛二星當令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盼可曰謝眺七夕賦同龍駕之容喬趙曰白屋貧人之居知周公卜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鄭曰湊乙業切潤也齟子牡所切齬偶許切不相值也夢得曰楚辭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米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揚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富恨我不見當我汝織爲曰洞微志載蘇德哥爲

徐摯把其先入曰當夜半可以蓋伏見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詮儀十卷云或於於昏或昏於旦皆非是當以見宿渡河爲候而見宿渡河常在中夜必須入仰占以候之崇少庭云公巽傳學多聞於證皆詳明不肯研磯同敢前見必過人予嫉天上紀於古不動見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又常在中夜之理識於昏晨與見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蓂修小說不見火然翟崇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李俗識河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第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内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

兆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爲識者籌毒熱遣此不自煩○洙曰陳孔璋檄曹頭塌翼颶日林下有塌翼謂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曰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美崔公之博于易複長於詩也夢弼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趙曰漢兆時驊騮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事也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石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勝叠語録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原去字無疑洙曰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王曰昔者先生嘗遊高唐夢其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又神女賦云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明日謂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

出冠盜役幾許（趙曰白露誰能數晴用佛書兩層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向風起清曉萬象萋
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
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
慘露濕赴遠役群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深
雲光廓鳴櫓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
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洙曰日有行黃道赤道時又陰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萵苣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
向二旬矣而苣不甲拆獨野莧青青傷時君
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萵苣何是以比君子莧以比之差勝耳然至勝）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按似有理○種萵苣得此子涉甚大青惡有味）
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
將已矣雲霞欻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可用）指麾

赤白口（卸甘）須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
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
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
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
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下知莧何來而叢生於此）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
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
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荊杞

中國陷蕭艾者國家爲取登于白玉盤藉以如
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趙曰漢書嘉生之類註專指爲禾師伯乃雨師風伯摘月之端本曰須洞雲色起先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作而止作爲靠謂斜雨向西也脩可曰宗生字出看都賦其宗則宗生族攢趙曰封己字出國語註云封學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
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鳧鶴熊羆謂無詫與則愈瘦身）

語味無足深窮

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自是仙骨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鶴曰鸛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群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鄭曰周顒刻畫無鹽公因山名曰鹽山有此句

灔澦堆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灔澦堆在州之西南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平沒沫口出諺曰灔澦如象瞿塘莫上灔澦如馬瞿塘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此賦之祖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每以詩說見意自是及救○洙曰世俗傳之必沉牛以荅神祇又亞傳千金之子不垂堂語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墜也

瞿塘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本中曰郭璞江賦也東之峽夏皆洪鑿

黃草鄭曰峽竹語云峽多多黃草生麗豹貨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洙曰試蒙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鎮松州在劍閣內已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爲夔州都督公嘗爲作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鸞珠有杯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鶴曰自負能賦鳳凰指主客奇端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

亦拘幾〇許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日無以娛樂願先生爲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鏡是秦弄玉吹簫來鳳凰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
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
拜霍嫖姚 趙曰繡段推崇王之額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鼓樂謂戲爲變換樂歌之者也洙曰漢霍去病爲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
僊公不但時人惜柂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
識自兒童 苦話羣不貴忌 處處隣家笛飄飄客子蓬強
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書侍御老子爲周柱下史而常爲少年鼓旋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能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昔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燕之好感音而歎賓曾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指杜處從我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犬
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僊鏡中衰謝色萬
一故人憐 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近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青
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
士淚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
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豈特一知己吾聞
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洙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盃寂寞言不飲爲聲金管迷宮徵言其聲之不遠以形容歌聲之一偶妙也倚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
三年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
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
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

霾㘒氣潮海蹴昊天 蜀地賦此故覺神勝亦今人所謂不切者 煑井
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
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
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
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
產四海絕隨有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
猶旅寓萍泛若夤緣藥餌虛狼藉秋風洒淨便
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

客前 百韻鋪敘無不有最是敘宴中述高宴無謂而然飄可觀轉入悲慨 哀箏傷
老大華屋豔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
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 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廄水 公自注西京龍廄門北馬門也謂水流北門內
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
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
徒惡不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
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

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
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
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
下牢千 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
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
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
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
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

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
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
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
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 公自注平生多病卜築遺棲因遭亂離故處妻妾安之地皆無復棄捐也 別離憂怛怛伏臘
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
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
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

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
氈謂叟於選監僧存此耳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
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
公自註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於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横通山谷處居人謂之瀼羈絆心
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
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勑廚唯一味求飽或三
鱣二歲柙頭可啖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
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邊缺籬

將秣拒倒石賴滕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
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澁寄語下句不成語
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違
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
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是正陶
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
爲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楫
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

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公自註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
昭王客赴燕公自註李宗朝有燕昭之賓燕周之賓也逢中非阮籍
查上似張騫逢中查上語何出也披拂雲寧在亦不可解淹留
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
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古意不斷澤國逐迴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峯生轉盻橘井尚高
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曉聞多妙教卒踐
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

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
刮眼鏡象未離銓自行難以下但取諸釋書寺悅禪自譯○兩兼兩詮筌銓
○洙曰島當指夔州以西有島白鹽也希曰樊有鹽井夷衆爲鹽洙曰峽土瘠磽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内京趙傳蓋公自謂者田在書社紀隨有譔餘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薦公有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安碑傳貝也洙曰凡時皆用左傳凡時而然又以而代鴟曰明皇開元初崖與夔官謂之南内上稱曉青律選樂工教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爲之問隅也洙曰狀余賣僕役漢功臣也左傳凡無禮於其民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又化是肥天不失舊物漢

書公孫洪貫衛青會於奴傳今言奴僕何知禮
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卿曰胡星指安史
亂也洙曰胡星見洩天文志奏更民然有業成
陳始王詩七月陳王集庇賦公曰此言肅宗成
中興之業洙曰此書出于政苦望事註見前趙
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
本得音問頻數而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
遜洗鈴期不之間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
帝使伶倫伐竹於嶰谷之陰以作管備可曰韓
詩外傳趙王使入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
試其柱王曰天時有燥濕故有緩急柱有推移
不可記也刊本標廣紀交論撫弦音徵未達緣
深更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
賓客事唐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攬者名為登
龍門行血污馬杜見前求嘉記青田有雙鶴年
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賓客也故用

四皓羽翼事斯蓋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
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洙
曰甄管寧常著白帽居海賦令不能趙曰陳江
德為尚書令而傳不載歸祀事其文集則有山
水柳北賦序云皇儲肆國餘展勞謀於宴有令
以抽托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夢弼曰東都謂鄭
在江陵南湖謂唐在東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
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臘洽所以發
先公客寄中故過伏臘而流涕豈鶴在長安則
遷在蜍陽公之鄰鄉也楊子或問少而好賦曰
然童子雕虫篆刻有賽府吁兄袁經息中有入
素書趙曰公言鄭來託憶其詩賦又常致書問
病沉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於
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
獨酣暢夢弼曰海棠下裏舞今世圖畫所傳樣

昔平林若果拐扮行杖亦用百錢於杖頭故本
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
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
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將置
之群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諸葛亮造八陣圖
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喊後半陂晚是託夔州寓
居所有也洙曰漢揚霍傳三體一音書定功曰
人來坐為賜宮賓縣帝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
數張儀坐以破為賜洙曰市師衆人指國遠述
多云賁陵鄉曰張會鄉切禾曰公唯宮園也洙
曰漢晁錯傳鑿大湖扇煩垣註云煩者內垣之
外游地也煩人緣切趙曰霧雨蹤章壯公自謂
録事人不服也馨香翁署妍蓋郎官極滿含者
入書中以粉畫之公雖為工部員外郎洗想其
官署之妍是耳洙曰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
詩匡鼎來張晏註云衡少字鼎接漢雕度字子

鎮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析於雲臺青爲殺
竹者爲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璧峯寺在
郢州下有諸漢十祖牧佛書自此婆尸常至釋
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佛乃釋源也師
曰自達磨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
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皆能入藏於唐其道
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尊曹溪師其衣缽歸內
供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
岐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趙曰蹦安字安
不少有盛名燕昭王尊身厚禮以招賢者士爭
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
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羅騫查事比之
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杜有天之芳封云
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杖拂塞寧在用衛璀
兄樂廣曰若披雲霧觀青天師曰風翔於破浪
公欲下峽歸故里也飛曰破浪帶用宗愨願乘

長風破萬里浪沐曰飛兵字出郭璞江賦告朔曰公自謂它日萬變過峽則巫山神女廟必在慕春開杜鵑時也所曰本出依地業言寓居僧舍也沐曰地業佛大弟子也僧徐仙人名香爐峯在廬山蘇洮論并在荆州建東華表柱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遼馬接南繁支址在德泊西里問下津上露夢氣黨燕仲視飛舊路路望水中晉類惟之宮畫雜拳像王簡栖玺作頭陀寺碑文師曰我地釋秋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沐曰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書云曹插精進人云如良醫治目印以金篦乱其翳膜

存殁口號二首

公自註內子皆將於藝秋前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註道士席謙吳人善彈棊畢曜善為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眾莫能彈棊註引藝經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棊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頂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沐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請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請玉局沐曰陶潛既歎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註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頴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 亦悲甚〇容齋隨筆曰杜子美存殁絶句每篇一存一殁席謙曹霸皆

乎戲鄭虔殘也黃魯直判江亭卽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体特少游殁爾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沐曰秋入一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者謂之外江所曰鷹隼建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愁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沐曰江陵右荆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天也又江山有臺觀一柱士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潩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註內弟吳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十字有共者則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沐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讀者此義）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宛轉可傷）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洙曰詠茅謂小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句）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豈憶假）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亦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語雖少頓挫起三四柱）（延不娠亂○夢弼曰夷倩與達球龍門死樹尚抱成池之曲希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贈蘇四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馬得豁心胸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偪側同君今下荊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洙曰爲郎未爲賤公自叙嘗爲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徯也來巳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三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狀其悔迹以自全也）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爲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烟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郛鎣非一）贈爾秦人父莫鞭轅下駒（趙曰消渴今如杜公自言自此疾捉攜愧老夫言不能提攜蘇徯爲愧也洙曰乜詩變風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夢弼曰）

蘇侯姓趙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名繞朝贈之以策三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註云策一杖也漢書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壯遊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敘壯年經遊之迹趙曰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遂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開九八九年後歸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公自註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皁櫪林逐獸雲

雲門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鵰鶚蘇侯掾穀書 公白

註監門曾 曾叅預 忽如擒鶻擢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

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

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

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

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 四句

甚悲 苓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

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

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

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

華擁吳岳螭虎啖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

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

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

諍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

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

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

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

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

格出尋常群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沐曰斯文當魏徒以

我似班揚謂當時鄭州蘇據州以公之文似班固揚雄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

安夫越書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塚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冢銘細曰劍鈎

故有劍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修可曰閶廬立門門以象天門作廟乃吳文帝孫和廟

也子胥伐楚和号明陵又置吳興郡太守四時崇祠立寢廟号曰清廟舊曰蘇州有吳太伯廟

又句踐廟沐曰越王勾踐卧則杖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

石刻紀秦德史刻家傳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

首於魚炙之腹中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為會稽太守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

章也守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判溪俱在會稽鄮

曰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沐曰屈賈謂屈原賈誼也剡字出漢書賈山傳賈山自下剡ノ註云

劉音學摩厲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語陽之墻也又仲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以考功郎

監故貢舉入貢院以來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部義臺故謝王臺也青丘

齊地名蔡州曰卑梁祿寒書周官齊地沐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醉而歸時

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往往至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彊爲比夢弼曰賓遊賓賢王謂如其汝陽王璡相善也洙曰璡元王讓檀中公等時生不害酒元王當爲錯生設醴奏賦入明光即玄宗廟獻太清宮饗廟又郊公獻大禮三賦帝奇之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黃金盡秋興賦班鬢悲以承艾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鬢乃積上之木洙曰楊子解嘲客徒朱丹其轂不知一跌洙曰之旗夢弼曰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開元太平日久玄宗傳心自志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奉鬪雞又有鬪雞使百兩輪袖鶡養雞也洙曰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謂玄宗幸蜀肅宗各鸞鶴謂肅宗即位靈武肅可曰東宮收

事天子比大母太子爲少濟蔓莽嗣爲仕伐有邑之罪責爭與當心戒汝鹿此皆痛不視枉也洙曰草莽天子征討之師也夢弼曰立異云矣出在怯風下下關云在雕州洙曰公身一不中謂春秋既于陵鄉封雖曰大單戴筆革革革辛苦冤夢弼曰備員竊補袞公自謂左拾遺也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爲關上獨寢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泣洙詩云以青蒲地曰青蒲主陵面析廷諍晉衛瓘欲啟太子乾將疏帝床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洗曰陳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檀弓中生不敢愛其死夢弼曰公爲拾遺會上疏言房琯不宜免相帝怒詔三司雜問張鎬救之帝意解令詩云君辱我死愛死殊怨事無儀詔此洙曰既有疾攝八月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痛而後受朝夢弼曰之拂避賁從詩意謂肅宗中興公當邑從還京今日家於殊

方如晉侯實從亡者而作之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公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耳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便乘扁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闘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洙曰古木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旰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味曰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曾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帝闕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何限言外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悉慨涕日然不抵眾故自可望○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也有龍池在馬趙曰按長安志龍池本平地素與初因雨水泥濘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数丈常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徹行而至黃山基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洙曰此詩詠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恨眾不允風刺深有○趙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趙曰吉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掖步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諷畫意不俗風而不犯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有號有理○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於可曰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矢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須角抵之戲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耳蔡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知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問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鬬雞趙曰明皇好鬬雞又教舞馬四百蹄又於梨園自教法曲故此詩致感傷之意鮑曰陳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兆亂之象也

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

掬長儀遊終一悶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

秋草木黃趙曰明皇好鬪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鬪家能當時爲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鬪雞可知矣來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月之爲東家驕其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羽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見馬歡落入開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居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〻宮居山頭殿外垂簾宮人無數先嶽隴而窺一時伶官戲劇類雜沓皆列於下老杜鬪雞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趙曰長安城謂之北斗城夢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駟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夢弼曰公爲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鑾幸再攀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鮑曰龍鑾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趙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群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伏人不忍言好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相輝樓爲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荊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爲遊宮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趙曰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鮑曰謂平時遊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遊在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洙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註謂提舉四海之內總其數也趙曰懸車東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爲守莫若恃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洙

曰莫愿一作草原左傳衆仲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
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
波綺麗爲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舊制清規亦何淨語
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求憶江左逸多病鄴
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
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
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
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薪歷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
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
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
興柴荊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
要佳句愁來賦別離洙曰舊制一作舊制趙曰心從弱歲疲公自謂也江
左指姚阮鮑謝之作也鄴中指曹丕兄弟及曹
將七子之作也洙曰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得之於
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粕已夫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夢弼曰按麒麟帶好兒及車輪徒已
斲之句公蓋自嘆弱歲言學爲文今雖幸有子
而有不能傳之之妙也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
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語
林曰操與楊修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齏臼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
絕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張華傳寶
劍之精上徹于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
中物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紀功趙曰月支以
比吐蕃也白閣乃終南山相對之
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公自註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爲益州司馬參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
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山林處士語此有餘悟
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
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羇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鶺
鴒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

袖不曾乾孫莘老云草黄騏驥病沙晚鶺鴒寒言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爲楚地之險吳中則有三江震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柏素縣切閙口使是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趙曰蜃賦蜃樓山高詩莫辨啼猿樹沐曰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洙曰一云夔府送田將軍歸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多酒可起地不可回起塘發又不可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遥憐似葛彊趙曰御史中丞謂之獨坐漢有異姓諸侯手牋白書彊山簡愛將也詩見前夢弼曰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彊比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本一作漠友先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爲問淮東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蔌何人爲覔鄭瓜州公自註今鄭秘監審○因瓜憶鄭審爲金陵有瓜州芳鄭瓜州皆詞人風流跌蕩之態亦多類此○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師曰瓜州金陵之别号鄭審乃公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如此作詩宜註者不能曉也○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爲沈約范雲所知薛郎中詩璩也昔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侍山詩註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泛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夢弼曰或云公取璩之詩廣之以美璩前在省郎今在荆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註校書郎孟雲卿○此孟子亦差異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洙曰世謂五言詩出於蘇武李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新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舊傳有鯿魚甚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洙

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趙曰有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鯿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曰朱張欽兆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

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韓子蒼曰東坡今事本蜜酒帶少兩句改藝字蘇公下筆奇偉尚憲定如此實皓三家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識見其引對但稱其渾厚耳趙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

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註右丞弟今相國縉○公詩晚年多剝用老語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為法黃山谷論書此等日趣成家此非字又別本是未害其弟為能耳○承曰按唐書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顯字特雖還尚書右丞晚作得藍田別墅奇勝所賦詩號輞川集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嘗求維文縉表集上之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

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興眺薦荔枝雖之故有霜露之感但語睢然向可眺○朱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註云即櫻桃也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

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謂變色○洙曰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

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兩語兩意○洙曰王甃井也趙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

駘背死勞生重馬翠眉須趙註意足如此但諸欠自註替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解然桂以重字為老郁貴群乾○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荔枝什蜀都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焚而下劍以獻為蒲今官司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大沖蜀都賦雲壑布衣臨武右唐光上書諫為枝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生而鄭切武長陵人為屋田而誤為童書非害殊當作須別或如此筆有指妃子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

松喬比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

鳳爽吹簫挽詩有此殘體○此武藝此美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引歷職

漢庭以中年胡馬驕兵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語有商量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遥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颸亦有氣泉井渫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筵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霑微河漢橋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巫峽

長雲雨泰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洙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香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此郎高選言王掄初官得京畿尉用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東堂見招言王掄翔見也東堂亦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郤詵遷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林一枝之對鼓郎纓劒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屬風吹蕭用蕭史數井王火燒而風風至洙曰十年胡馬驕謂安史之亂兩觀闕也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趙曰三朝謂明皇肅宗代宗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解印也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諫獵用司馬相如上疏諫獵趙曰諫獵阻清霄王掄在彭州必嘗上封事不報叨陪事府要掄在彭州又參戎部節度尊諫故云事曰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刺出總

戎麾洙曰易井渫不食趙曰九節旄所在必先掄井泉九有警必頻舉烽火今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皆以王掄參謀所致而然也洙曰張良借箸前籌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趙曰再哭經過能謂聞掄之死已哭矣今靈櫬經過夔州再哭焉洙曰之官字用漢書蕭望之便以之官趙曰渥洼道如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河漢橋如世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為橋此言掄之喪柩道路所歷也泰城謂長安馮唐公自喻注見前

覆舟二首

黃鶴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況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

沈舟竊使空斜影斜字得龍居悶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石字出左傳趙曰竊使空斜影一句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押之意盡矣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閒斬蛟劒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言船已覆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帥之意思必當時求藥方上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泰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

作飛纂註館山谷曰竹宮桂館事皆諂訛文宗好神仙夢弼曰漢眞人大升謫仙女隱在州砂中註云姹女眞汞也又道家四象論四方庚辛金汞女之異名故有姹女黃婆嬰兒之号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人佽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没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然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洙曰防隅一水關蓋峽口有關斷以鐵鎖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薾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公自註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為要衝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脩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長雲間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關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脩水關必在秋時夢弼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扭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号東都曰神都暖向神都寒未還謂輸運入京師也鶴曰青羌謂吐谷渾嘗封青海國王趙曰巂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如竹枝樂府矯矯長向不必親切為己○他字頗壅早晚意頗疑誤未有善本可證甚文許治○夢弼曰他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非精合善道不畫淒感之意

西閣二首大曆元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五字甚悲而不盡言開合盡之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夢弼曰周書時訓鶡始鳴通卦驗鶡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荆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蕪須入海求田曰鹿幼讀官儀相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員外郎也田曰南史蕭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洙曰尚子平男女娶嫁畢勅斷家事勿相關趙曰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洙曰遐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冥搜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洙曰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趙曰公時寓夔故稱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洙曰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鮑曰史記諸侯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昨時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社日詩如此不特物也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洙曰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璣曰社之日至大史占事洙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末句蓋自悔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鄭曰思息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截作切又則簡切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甚悽婉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嘆中夜吹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曲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

深詞所忽云馬援南征功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趙曰故園猶於此際有所觸聊之曲故思感之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亦未支著相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朱曰巫山有神女南成都有望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蔚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灧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慙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奇杜可向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恆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此膠漆謂晚似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上句兵連禍結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翹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帷好氣象有意思又非衣冠業家体面語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老成語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棋所遇止此昔自道地蒸餘破扇冬

駿更織絺對遺哀登楚麒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廷秋桂傾陽遂露葵大庭終反撲京觀且僵尸高枕盧眠畫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凢百慎交綏交綏自喻甫出蜀時有書歸班如令分雙鵰筆如歸朝日蔞節力定如何○沐曰此詩公首叙初召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叉雄而邑從扇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爾宗審幸于京郡末幾公入蜀爲工部員外郎今又居夔州故有洋流譜散之嘆也夢弼曰廣同馬相如爲孝文園令公嘗獻三賦故以相如爲比揚雄校書天祿閣上詔使來收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琯不宜罷相許肅宗故以揚雄事爲比沐曰漢光武赦凡陽會大雪風壓瓦皆飛蕭何傳一代宗臣公孫弘傳變遣則霍光金日磾師曰先帝暴■寢言霜示赦京餘寢病也宗臣曰受遺詔立代宗也沐曰恒山謂可比建漢謂遼東皆史思明之黨究也總戎謂元帥時代宗爲帥左傳齊責楚爾貢包茅不入趙曰此冠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玄圖公自喻不公在朝列也沐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貝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馬家語蟬翎戟以爲褻器漢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沐曰後漢劉玄傳諸將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荆州雜信傳有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僞遊於雲夢遂擒信以歸爾雅釋地楚有雲夢趙曰綠林雲夢謂荆楚僕亂也沐曰鮑王恩有以報異出入宮贈趙曰幾室者幾致

之室議政當以真亂爲盡難也沐曰江陵書轉雖刀之利擧悍曰號無言賦獻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盜益熾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數中受敕曰南郡盜賊爲害朕甚憂之太守威信素著其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除口漢司馬相如使君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釣瀨耕岩公借以自述也嚴子陵所釣處人名爲嚴陵瀨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地熱冬暖言變之風土也沐曰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公羊傳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吾道窮矣趙曰王粲登荆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尼丘故名丘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其山丘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避睢淵者學赤墻之綠註云睢淨三水名其處人號織藻繪錦綺天子御服出焉趙曰睢水在南部末州公少年嘗遊此沐曰曾子書哀若葵壺之傾太陽趙曰大庭氏至德之世也沐曰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後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於南宮雲臺左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沐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帝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蓋本樂府有關

山月又王褒詩蒯山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鶴曰李必晉文族也公先有奉寄章二首於其未會於夔此又在夔陪別其來并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川衣冠八尺身之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絶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敵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且爲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公自註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迥出諸侯先封內入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亦自未佳○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還曰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尚北朝更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艷世号爲徐庾体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汧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爲江西觀察使治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謁之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之句是既用陳蕃事注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朱絲繩堯時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以黃汧公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卧荊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趙曰先帝謂肅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名丹鳳城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此章入初共識時故難退○后山詩話松陵寄說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語之詩皆不逮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
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
賢群賢群戍語不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
疎豁秋興坐氤氳文功曰劉向列女傳陶荅子妻歸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
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也徐曰鮑謝謂鮑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楚楚逕添沙面出湍減
石稜生菊蘂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
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
徑開欲棲群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
迎自醱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

知歸舊米黃花賸新梳白髮微設肴年少樂忌
淚已露衣趙曰庾石醆物有餘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
書不至雁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
鳳城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鵠口公以去年愁至雲安故云南菊再逢趙曰鳳
城言長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趙曰鄭監湖亭在峽州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
公樓上拙句磨滅餘篇翰此篇半與一篇同杖自始平生一釣
舟高唐寒浪減彷彿識昭丘洙曰晉山簡庾亮事後見前註荊州
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云西接昭丘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
雲羅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
接意如何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

面一進階再見一除名一不拜職過者三而已 失御通家者衿押亦拙者之效也漢賈誼年少
通諸家之害
暫住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施玉豈
吾身 兩語實甚進諮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 者皆非下句更好○義不可解而甚有味
羹煑秋蓴弱盃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
頻頻 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趙曰暫住蓬 萊閣謂鄭監也後漢藏書於東觀學者稱
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相帝時始置秘書監 珠曰揮金字出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
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爲大傅歸鄉里數問其家 所賜金餘尚有幾趣賣以供具設酒食請族人
故智與相娛樂漢安西征賦飛翠緌抱鳴玉以 出入禁門者衆矣趙曰末句謂鄭監分我以賦
詩之氣象則佳句 莫也頻頻言之乎

秋興八首 八詩大體沈雄富麗哀傷無限 盡在言外故自不厭煩讀小家
數乃不可 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 七字
拙 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
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 語苦 奉使虛隨八月查畫省香爐違伏枕
畫省香爐雖點綴 意然語亦太朴 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
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洙曰宜都山川記巴 東三峽猿鳴悲猿鳴
三声淚霑衣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齎糧
求之而到天河宗懔作荊楚歲時記乃傳會以 爲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
之耳趙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官儀尚 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爲尚
書員外郎自嘆遠去省中以多病伏枕故耳下 句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汎汎 汎汎無 所得也 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
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 既有技不拘于涉只用 二人名亦莫知其意之
所在落 落自可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洙 曰
漢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悅其 言遷爲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
徵向受穀梁講 論五經於百梁
聞道長安似奕棊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

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趙曰在此言變之此乃顧右則捕蘭征內言當時西有吐番之亂魚龍川在秦川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律句有此自覺雄渾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希曰南山終南山也洙曰漢武帝作承露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漢武帝殿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公關遣曰崔豹古今註云南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青瑣者中門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走便是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御氣即御風つ西句寫幸蜀之愁懷故京之思不分遠近如將見馬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對句耳不足為羅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洙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泛龍舟宴賞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洙曰漢紀註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地有滇河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西都賦註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弼曰菰米蓮房皆言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有悲慨○可念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甚有風韻春字又時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趙曰昆吾御宿乃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及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峯乃終南山之別峯與渼陂皆在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近之詩云舞鑑寫窮浩行天馬瘦檣亦效此体趙曰貴妃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問乃詩人雖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李廣郭朴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弼曰子美昔遊渼陂曾留篇咏集中有渼陂行故今想望有白頭低垂之嘆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特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嘆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此自律句○每於句內歎曲至後山便變四字耳公又云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鈕德）

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沫曰天雖多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沫曰支離字見莊子註云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註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是不斤斤用事結得更高○希曰歸州有宋玉宅歸與夔為鄰故此篇詠宋玉趙曰楚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夢思之句）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定得語落）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沫曰歸州有昭君村蔡舒曰漢元帝時宮中按圖名幸王嬙字昭君姿容甚麗畫工乃醜其狀會單于來求美人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葬之胡中多白草昭君塚獨青沫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按謝曰石季倫明君辭序明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註殿今為寺廟在宮東）一體君臣祭祀同（沫曰蜀先

七剋備以誅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天狩
陸遜所破於掾歸步碎魚復改為永安逆卒於
永安宮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弁曰春秋繁露
白鶴知夜半註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
門菰書
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兩句氣緊力足掩上句之方○知己語貫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冰曰宗臣字見漢書蕭何曹參為一代之宗臣註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紀文帝典論傳殷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夢弼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運一作福終一作快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去亡草聖秘難得 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 又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洙曰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歲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退氣感清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若非光筆墨殊作見起語豈不大笑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竦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語勢浩然筆勢意滿不待沈著 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韝上 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鶻來曰玄宗太平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溫泉宮教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擇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曰相公相鴻漸也是年授劍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 與誰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秋暮

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
梁益軍事無孑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況
子巳高位爲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
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舟巨石橫登陸
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夢弼曰梁益劒南道也解榻用陳蕃事山門公自謂在夔峽間

送殿中楊監 蔡興宗正異云別離足期足字集作定蓋○上句已云濟雲飄定安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孟冬 太曆元年冬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夔州之西閣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柑霜落爪嘗稻雪
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
喜息蛟螭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
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 五字有味如矢吾伴 無錢
從滞客有鏡巧催顏 趙曰楚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故云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
爭迴 每有氣晩變化目前 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
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三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
相參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

落任江潭趙曰郭璞江賦悦褰穫於清旭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寒風吹草木兩疎字不如此有畫色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趙曰怳栰泛切夢符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飈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群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夢弼曰睥睨城上女墻也趙曰左傳鄭伯之旗矛弧洙曰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野人之意且語引又何所辯為懶

新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露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謂不憂盜也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金波綺席如甘破呼以為不掇不可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語無據特寡景入微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夢弼曰後漢梁冀竇憲皆有綺疏注鏤為綺文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

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籌停娥並亦自知之耳消木不多何所容之多也

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涉口樽紀四郊多壘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子美賦物別字爲體異於唐人纖巧然此等又類可笑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如知可知或慣習元從衆五字以業然亦有見役又云便往時相學乃王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夢弼曰見見編切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桶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謂不容其長大諸恨風雷肯爲神爲其不容以自肥然以此無妨泥沙涎沫決之變又未必不怪其苦也口三句述所不味蔡討曰鹽鈇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涂曰筒桶捕魚器也

白小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質退錄云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鮓不特靖也者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荊楚而此時則嘗與魯氏定爲夔門之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曉此意日易傳鮮物以飾分張子子西爭欲援筋拾弔以啄不取之

麂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十字無限傷盡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又是一意亂世輕全物外然諸兒亂之果未易爲此言微聲又禍樞並偈時又一意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又一意衣冠兼盜賊語問饕餮爲此

鸂鶒

鸂鶒含悲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毒所可惜洙曰補衛鸂鶒賦雅背綠衣聚衿冊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非工部則此語失矣）殊方聽有
異失次曉無憝（五字備讀熟）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
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反解○洙曰鷄有五德見韓詩外傳）
（趙曰劉孝綽詩一物之微並留亭育）

昔遊

（鶴曰此詩追與高李同遊時在開元二十五年）

昔者與高李（公自注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
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清霜
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
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
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
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
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賦詩
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
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
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徊龐公任本性攜
下卧蒼苔（鮑曰唐志單父屬宋州夢弼曰碣石海旁山也夢弼曰肉食字見左傳夢弼曰青歲猶言青春也洙曰市駿骨遂見前龍媒良馬也商山謂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猜謂劉備之於孔明情好日密呂望封於齊營丘傅說相殷高宗此皆際會而有爲者也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公以自況耳）

寄杜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爲客恨江上憶
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
灑裛新詩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仲通與弟叔明俱嘗爲京兆尹）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
名藩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爲政他
日有殊恩（洙曰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
朝朝金吼霜鐘徹（其人必能笑金吼霜鐘與其音也）花催蠟炬

銷卑危江檻底雙影謾飄颻趙曰今峽案故旻謂不來宿者娛我以牙案故安戎也夢符曰山海經豐山之鐘霜降自鳴洙曰早危用王喬鳬舄事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頊愧
倚薄毛髮具自和長自搔木自肌膚潛沃若太陽信
深仁衰氣欻有託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
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用知苦聚散哀樂日已
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
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夢弼曰顓頊北方之帝倚詩謂附者西陸氣過人也謝靈運詩撫疾相倚薄

小至夢符曰或云陽爲太陰爲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
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舒拙
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
掌中杯夢弼曰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綫之工味曰續漢書以殺事炭實作之端易覺者低之氣至則炭飛而皆通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云物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
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
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
山閣趙曰倚然止今如此本尤奇特評者既過放者失之

玉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鶴曰衛伯玉時爲荊南節度等使加檢校工部尚書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鬃飄赤汗跼蹐顧
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
伴習池遊朱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霑赤汗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習池注見前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黑白二鷹羅者
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
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
可見請余賦詩二首鶴曰公常踏注兵馬使二角鷹見前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

心力破寸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鞲注性語有興味貞鵰礙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趙曰鷹所以獵此野鷹也故云自擬變信詩野鷹能自獵洙曰史背鷙鵰注鵰背胛也東觀記太守耿嚴曰著更如使良鷹下鞲命中我國東馬援曰按兎有三書燿俘見於死乎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趙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士色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鶴曰中丞柏貞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第也衛尚書伯玉出晉封邯國太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素趙悲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抱如銀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夢弼曰齊書方鎮夔州東峽忠縣萬五州防禦使緣荊南節度來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射僕台為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兩句對者自足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何足良與評詩未易以此。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臥龍固是躍馬何恨古人聞曰自足為欺實如此人事音書漫寂寥蔡寬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第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禰衡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語有助耶洙曰臥龍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山有白帝祠左太中蜀都則公孫躍馬而稱帝

瀼西寒望洙曰瀼乃棠功水名夔有澗水撝道山谷間中人謂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鄭曰瀼奴浪切个作瀼

水色含群動朝光切太虛洄形容氣格甚高年侵頻悵

望興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儉隋高

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洙曰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春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趙曰蒼梧以述舅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少沙頭衝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爲仗主人留鮑曰黃州俗買薪沽水夢弼曰少猶少頃也少一作已洙曰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趙注是○洙曰肯一作任趙曰肯別定留人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更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無敵使以其近縣名故之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敵使惟太白云山色倒少青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若無贈字何以成詩問法看詩妄亦有見地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阿蘭若唐言無諍也致僧寺謂之蘭若

赤甲大曆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春公遷居赤甲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上皆赤色望之如根脾故謂之赤甲又甲本岬字洙曰赤甲白鹽瞿唐峽口二山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述事兩句下又不相屬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洙曰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夢弼曰鄭審薛璩郗昂岑參皆公之故故舊也鶴曰評事必審評事第郎中次考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塩客居愧遷次春酒漸
多添花亞欲移竹（下句韻勝）烏窺新卷簾衰年不敢
恨勝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
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
一問函關（夢弼曰按地志雙沱魚復瀧邪風濤雷射其地卻而不得上故名魚復浦定公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香故以名之洙曰一一問函關特吐蕃亂關中之信不通）

宋玉歸舟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
才名（非石豈才名之力未之絕也）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
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
已打岸弱雲狼籍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
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灢滑限

西東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
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
雲莫白濕仙衣（石燕仲女州得奇花將李從俗更如）眼邊江舸何
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洙曰湘川詩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山則為石高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注子前）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
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
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
於馬上往來輕（上句更似有風韵）虛疑皓首衝泥怯實
少銀鞍傍險行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
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荊棘底中

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横
索錢

熱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羇棲尚甲兵幾年逢熱食萬里逼
清明 不特他語而悲 松栢邛山路 未必子美先塋在吾意高邛山耳 風
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横 邛本一作江鄭曰蒙
字作邛山因邛來山得名在蜀中邛崍恭切田曰十道志邛山在洛陽縣北邛其舍切夢鄉曰
楊在蹈封拖江邛山古今未洛九原之地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 他時見汝思親之心謂身後來食言甚苦
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 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
書難得江州淚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其所在也鄭曰長葛隸許州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
東雲覓月鶤相和摩霄鶴數群野花乾更落風
颭急紛紛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 遭泥去泄區
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 壯 迴首
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洙曰周南謂空陽太史公留滯周南天子之門西觀
謂之象魏夢喻曰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居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
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鬭不開干戈盛陰氣未
必自陽臺 未必自陽臺此語指含天寶之悲耶遠回味更泥楊妃為何物郎語矣
洙曰莊子秋水時會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卜居 鶴曰公是年二月赤甲遷居瀼西

歸羡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
丹梯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
似昔人迷 洙曰遼東鶴注見前趙曰史記莊舃故越之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尚
猶越聲本錄吟笑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舃顯而越吟十洲記東有碧海趙曰變汀之北其山稍
遠故曰覓也洙西曹一作晋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右十日今謂之欲无語則暮春時也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是人江北草従人草不類

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稔。郊本一作邦洙曰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注高祖初爲漢王得巴渝人並趫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巴渝之樂由此始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眼前語道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自在江猿吟翠屏總苦

壯年學書劒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此指甚麼香亦云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劒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鬪空懸鴛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趙曰尚書郎公自謂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禄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第二句大俚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咸諷忠婉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註可當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敕授者朝廷遣使教諭竟不至

鳴玉鏘金盡正臣脩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盡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春錦曰萬春亭所出如世說載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皓因舉觴勸帝云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唐制內官才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
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 趙曰白首郎公自謂也用馮唐意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入
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鄭曰澶市連切漫莫半切趙曰唐志山東
即河北道洙曰削成如按言已平也鄭曰青丘在青州爲河南道洙曰左傳齊伐楚曰爾貢包
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臨
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 紫氣關本生注老氣橫出亦是兩絕句宜
爲一趙曰紫氣關書函令關也周將尹喜爲關吏望見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洙曰燕昭王置
千金於臺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
雙闕舞雄豪復遺五陵知 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非常知何乎
目五陵豪俊使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宜見於言外即李後李肯倂息疑形容斗盜嫣而復整
〇洙曰漁陽突騎邯鄲郡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將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
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將軍謂河北諸將

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當是指李懷仙時爲幽州節度使弟來辭何以謂將軍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
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此詩十二
首史安史又叱萬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戢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玆暮春
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
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
應瘳 况轉道著 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
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
爲人 情事驚痛語得傾至 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
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洙曰終南山在長安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
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

絕始星星（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春令在京兄弟急難）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僊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謌謳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余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開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視青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名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甫禪峽中悵禹功雖說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趙曰公才闊松門峽方突衆流吐之欲攬衣中而去李翔曰鳳池謂朝廷也趙曰使者指薛璩也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盖無二字下停好兩句差精○洙曰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郎曰皛胡了切明也趙曰陶淵明詩皛皛川上平洙曰古詩特山爐中百和香舊香蘇合與都梁帝曰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

懷灞上遊（鶴曰灞水在長安）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吉語如訣○上十字亦不恶）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

月

萬里瞿唐峽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
青天爽合風襟靜當空淡臉懸南飛有烏鵲夜
久落江邊洙曰峽一作月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晚登瀼上堂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十字起得又引開襟野堂豁
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風晚
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群盜久相踵黎
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
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淒其望呂葛不復
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
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夢弼曰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洙曰呂葛謂呂望諸葛孔明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夢弼曰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所書初不見重於當時得子美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金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而今皆傳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邵氏聞見錄韓退之石鼓詩子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
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
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
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子美書貴瘦硬謂八分篆耳坡詩拾誤評也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
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
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
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
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
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
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
何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流動可觀此詩叙古外殊不爲發越故終篇自歎浩然然愈好邵氏兄才力薄三字謂退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欲起語究化蓋自負也○洙曰蒼頡皇帝臣也觀鳥跡而爲文字鮑曰鳳翔府陳倉縣南有石鼓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說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洙曰周大史籀始朔大篆秦李斯繼作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云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洙曰秦紀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

功德其文李斯小篆備可曰續讀書柱帝詔吉縣立老子祠並刻石即亳邑八分也師曰按杜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於光和乃靈帝年号相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洪曰韓擇木碑有隋肖唐時人工八分張旭飲酒輒草書人呼為張顛張相即李斯中山即蔡邕歐公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時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刻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刻肖趙明誠金石錄云泰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摸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摸拓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解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刻本歟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子美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騎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汗駿驛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俆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爲問嵇康養生被殺戮甫自爭使惟作者能爾○起結皆不稱○黄洪曰庾信詩醉來拓金戟古詩白馬紫游韁洙曰決臆怒也趙曰追風馬名漢天馬歌霑赤汗宜流詩騂騂始散東城曲錦天子侍黃之渥其馬噴玉璞豪竹大管也洙曰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豎子至 大曆二年夏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瀼西

樝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熱捺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洙曰日一作緣趙曰一作欲尋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腰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夢弼曰苞蘆謂蘆笋也洙曰金腰褭馬也 修可曰屠蘇自成作廜蘇玉篇云廜蘇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廜蘇廣韻云廜蘇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廜蘇釀酒因名今詳是詩先置歸晉蘇正謂屋也子美寄杜陵七首陣日錦為錦 洙曰語致速恐泥獻芹見嵇康絕交書美芹出左傳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 趙曰盤飧字出左傳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 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猶為窮平莊子虛室生白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入寰之喧卑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疏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櫺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天覺曰奇巘山兒洙曰山比曰

陸山曰唐韻櫟音櫟木名或云喜木上足石原半洗曰石櫟其子如芋鷄其皮可以染亂竹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無載石櫟以充糧也補曰古詩志上用白日洗曰書阮籍常於蘇門山也抒發與商巢林古父抱仲常氣之術登嘯不應籍因長嘯而退前志謂為是好為梁父吟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描寫不盡雖無上句況活可見欻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夢弼曰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研壓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茢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不趙曰詩江之永矣吾鄉賦開此戶以向日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張風自信羽攜翩凡舟用所自得者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後漢末王粲字仲宣依劉表於荊州因公樓而作賦其後指荊州樓為仲宣樓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杜觀滋蔓難何若洙曰更僕以當次更代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鄭公謂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夢謂丈士也若涉萬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主于田野此即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西京雜記菰白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鑿音作傳治米使白花曰鑿舍也謂之菰米合白粲炊洙曰搗檡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者意衰年肺病唯高

枕絶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錯不載爲戍恨更多

灩澦

灩澦既没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與舟航惡年少休飜盞并橫黄金夢弼曰寰宇記灩澦堆冬水出二十餘丈夏水没手没鄭門擴户孟切下以理也沫曰一作撈

季夏送鄉弟韶陪黄門從叔朝謁鶴曰時杜鴻漸以黄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亂遂還朝

令弟尚爲蒼水使公自注韶比兼閬江使遣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太尉直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美未必不爲名言早閒貧閤畫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仲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乃退齋三日遂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洙曰長安有南北村最爲名墨趙曰漢武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絶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渠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夢弼曰王去聲

群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簫韶此等拙句殆不可解但以爲含蓄○趙曰明皇寵幸祿山卒以怨根起兵於漁陽此句古當是中有判簫韶謂霓裳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懸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遣瓊蕊相趁鳧雛入蔣牙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夢弼曰唐韻作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

分飛兩隨神女下朝朝 偏可曰愛有半田瑕疵清出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
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注曰峽人謂拆舟人為長年三老長上聲
田曰扶送梁貴得少好喜錢之戲注引何承天
纂文曰誥德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憶惜成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
寶屛見楚宮猶對碧峰疑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
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蕭地
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惟此最得武侯味暢羲漾
上卿翁請脩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
夔州 田其權州郎詆以比古人樵恐失之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
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此用出處之散缺落何至此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

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
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
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
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況乃懷
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
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
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

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
謂死戰地也○末上後園山脚耳却從昔登東
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悶遠故狀拾悲動
○鶴曰東岳在兗州即骨地涂曰朱崖海南州
也望潛在東華泛秋神主寶冬時也鶴曰平原
北德州屬河北道開元末張守珪東梯山討奚
契丹故戍役為民害公言至趙時事也龜蒙二
山名龜山在兗州
蒙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
維舟 清深 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游天寒出巫峽

醉別仲宣樓 洙曰仲宣樓荊州注見前

更遡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眞傷白帝秋群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留 洙曰晉公卿禮秩持進尚書令皆服水蒼玉趙曰宋玉賦上翠雲之裘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鶴曰官猶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勞行田它時古曰行音行謂之行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事渚即東也耗稻謂第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州還度人白有此引門官與行同皆下切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罝岸傍穀耆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荊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 不知所從幾何而領散之隣里其近心如此注者乃不盡知 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洙曰莊子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搰音骨切鄭曰搰乃刮切掘也趙曰主守謂行官張望洙曰潘安仁藉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坻記月令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 恐泥去用 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 昏渾語生 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

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瑶琴本不相覺過得故實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胷襟馬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滌流數響賞簏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播背脫我頭上簪洙曰漢武紀計估法計者上封背也楊子唐志夔州貢柑橘謝日日步偶詠茶瑞瑞其風程若我瑶琴為婧日謝脫有詩烏皮隱几詩

柴門

孤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檝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

干戈際宅幸蓮華遮石亂上雲氣衫青廷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岳白年敵居蒿士差師注差草也未聞陰有是耳但言蒿士蓋亦可一笑書此谿平昔迴首循暮霞夢弼曰谽火含切谺虛加切谷中也嵌丘銜切嵌岩也洙曰夔州為夷州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晉王耶軍詩人有過甚者然是以戒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鶴曰按唐史是年吐蕃犯近畿故此詩有不與賦斂之嘆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

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匀冬菁飯之半（飯之半亦奇怏）牛力晚来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来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吽（三步六號愴）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朱曰尚經矰繳勤一作贅号謝曰矰咨登切繳與藥同之若切矰繳以絲繫天而射也）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常北斗直想照西秦（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本）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来歲如今歸未歸

寄劉峽中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内多雲雨秋来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開逾澄昔歲文爲理群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大后當朝肅（順天語則）多才接迹昇翠虛攜魍魎丹極上鯤鵬宴飲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簟冰（只合用字當即用冬冰字韻出謂筆）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繼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来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

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
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
談笑勞歌踊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
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
增乳貲號攀石饑籠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
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
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凋夜飄零免戰兢皆為百
里宰正似六安丞此六安丞亦難注姹女縈新裹丹砂
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
張兵挑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政術甘
踈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澠咄
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
蠅注或以白鳥為蚊蚋非是有兩句皆浅語成甚律度○洙曰峽州夷陵郡道曰更起生兵
音平声洙曰玉蠅霍名瀾元帥詩玉蠅佗建章道曰家聲同令閩公吉巴與劉使君也洙曰片
㕔賦脩變應注指鼓也南更江海爭得五色官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終南山卜廬玉潸
餅謂盧照所工動措逸良餅稷也趙曰聊從月雜微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相挑而求之也

洙曰易得魚忘筌傅元咏晦音何其也趙曰勞歌踴寢與聞勞我歌詠而踴躍於寢興之間
不謂長也蒐曰郎官公曹郎也漢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洙曰潘生驂閣遠一作潘
吏書閣遠晉潘岳以太尉掾富直子散騎之首高閣遠密勝景字擢風興妥復匪遼底寧其辭
見岳秋興賦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揚稱賜爵關內侯貲音眥注見八卷
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人切將盡則有劫灰此劫灰之餘也勞曰杖
漢祖諱數吉事皆出為六安郡丞趙曰公謂昔為郎官自可出宰以言壽瑋故正如桓譚之
杵旨也洙曰姹女丹砂修煉之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
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漢徐樂書陳渉起窮巷奮棘矜注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
鉏兵器故但有戟杞之耳矜音巨中反夢弼曰伐數伐猶伐性之伐數則言壽也或作伐叚非
洙曰禮記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晉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揚子鴻飛冥冥
弋人何篡焉詩青蠅喻讒人也趙曰江湖多白鳥與白鷗波浩蕩同言自適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
秋山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
泊損紅顔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栖愁裏見二十四廻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是夔月者也鶴曰公在雲安與夔州暨望夜見月凡二十四回趙曰公謂者月至晝夜不違銀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橫然後止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自是不離人道誰不了此光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廻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鶴曰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負米力葵外力葵園不可鮮夕葵亦惟讀書秋樹根卜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洙曰家語子路爲親負米夢弼曰力一作夕洙曰夫門賢孟母教子擇鄰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剎相蒙冪登床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夢弼曰登下謂薦之於俎也趙曰小益謂卷耳未能療風也洙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晉得曰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云覈音紇京師人謂麁屑爲紇頭唐柳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夢弼曰西京雜記漢侯李有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兒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同元使君舂陵行大曆二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居夔之瀼西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

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
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
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
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
元（比意也好）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
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
采世上名（自叙如此而起興如此比元之二詩故是作者語人詩家秀且自道却似
可笑）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
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
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
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
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丹青謂圖像示人也）獄訟久衰息
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
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岳（別）之子寵若驚
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謂元詩古奉官判鉛括）我多長
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
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淡墨字欹
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洙曰漢賈誼上疏云當今事勢可為慟哭者二可為流涕者二匡衡陳便宜又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奏洙曰兩章即元結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曰莊子汎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曰近休明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趙曰不苟非長纓謂元結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洙曰長卿病謂痟渴也公孫城謂白帝城即夔州也）

春陵行（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
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
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伯餘封皆曰失
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
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
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
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
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
人實困疲大鄉無一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
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呼
尚不忍况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
更無寛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
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
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
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
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
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
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
能制敵歟盖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
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戸洞壑當
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
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
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
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
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
竟凌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
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四十叔幾人
卓絶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頭復天
官汝門請從曾公說曾公即曾祖太后當朝多巧計
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汙清濟國嗣初將

付諸武公獨死誶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
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
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 狄事亦宋
汝曹又宜裂上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
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
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嵒蛟之橫出清泚
不成勳業更自疑注 早歸來黃土汙人眼易眯 洙曰狄仁陳封其國
公左傳魯衆閒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
將啟之楨武后當朝章唐爲周吳中宗爲廬陵王遷于房州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數諫后
或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帝曰裂土即裂地桀敖書裂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就第賜
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衣之戟曰棨洙曰詆訐也漢息夫躬歷詆公卿大臣歐曰眯
莫禮切莊子秕糠眯目

寄韓諫議註

令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
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
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

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
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
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
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
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此篇多洲作洗愁鈔矣韓注太竟不合○
師曰地里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洙曰梁元帝纂要云
日光曰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爲
韓報讎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
身呂后德其爲太子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
而食趙曰神仙傳壺公教試費長房啖令蝕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朱曰史記太史公留滯
周南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
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
酒新詩終自疎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

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洙曰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鶴曰夔州雲安郡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双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一涊使奇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好句先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此魏侯獲出似無謂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陁夜騎天駟超天河攙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趙伏會節仕量甚偉○注謂子美自稱節上此必不可者也洙曰枕堅執銳見漢書揚蕤參差見相如上林賦鄭曰轉仕咸切石高收執銳談吳子良明韓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洙曰君門羽林禁旅也鹵有羽林軍趙曰隼鶯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陁謂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月題寶校星纏鏤章霞布洙曰天官漢書中四星曰天駟攙槍妖星也熒惑火星也翠蕤雲旓旌旗也鄭曰攙初銜切搶楚耕切旓所交切參錯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樂錄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旿收斂殯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趙曰鉤陳星名玄武闕名節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惟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弱水長劍竦雲端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狎至熟竪日以日金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非死能死忠者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與何精歡與地同耳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論至不可 灘則妙罪）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群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閣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吾落良生語短而陽○亦自本分黃數有情質於強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鶴曰拔史見年九月十皆冠靈州邠川京卿戒梁）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語自補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趙曰讀插樹始鶴見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趙曰周禮醯者注云醯醬釀曲成而汁滓相竹夢弼曰司馬遷傳兄弟擁粟之食注音粹粱妻曰一斛粟舂七斗米為糲醉如呪見漢周澤傳師曰方法謂進酒當之方法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泄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言坊應不論淺深突九意○謝下得）

衆壑生寒早長林捲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亦聚前人所不到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馬蹄亦得大意吟詩坐迴首隨意葛巾低自畫跡曰左傳子蒼曰人心不同如其面馬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鷄鶵門何向沙虛岸只摧李集兆傳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出越兆容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峽内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鶴曰京一作首鄭曰迮側格切迫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今又可知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此在此失自笑自言

金絲鏤箭鏃皁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洙曰金絲箭皁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冊表變夏輕兼箭畫〇趙曰書若虜織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鶴曰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曰亦材官之士多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曰花門回紇也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

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正至中郎郎將皆遙事注名又請集之賊復以多冊收數幸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夢弼曰按唐志翔麟廐名洙曰漢文帝以千[redacted]馬駕鼓車

往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鳳凰城謂京兆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洙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逢刺史王弘送酒至即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謂江總什昧得賞眺昭在耳其言深矣○洙曰江總字總持在陳後尚書令陳破入隋授復歸老江南師曰子美檢校工部朱紱每魚故託江總以自況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鵞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病複高秋洙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士養好鵝因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趙曰戰國策蘇秦字季子附說秦王黑貂之裘弊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老一作豈洙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竹葉酒名也鮑曰筆談載此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洙曰唐志九日賜宰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歆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

拭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群盜愁絶更堪論鶴曰樊川以漢將樊噲食邑於此得名即杜牧之鄉憲求為長安人川渡所謂切夢到口於南長安之南山也來曰沈休休文詩來命綠樽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句自雄陽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結復鄭重句句實乃不滿耳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踈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黄甘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何等括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一時謂諸家然合今夕言之則語病萬里故鄉情星落黄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夢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黄姑者或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黄姑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耳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清動盃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洙曰陶潛詩大運句如此日盡盃中物海上查注見前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秋味曲折自不容無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窓樽蟻添相續樽蟻疊酒又不成語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洙曰茄名酒有蛻蟻浮蟻在上泛泛然

暮歸

霜黄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古樂府少又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鶴曰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藻鏡加拭江

山樵悴人 樵悴子浙道生之數流湖之故也 秋風楚竹冷夜雪

梁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夢符曰晉書制曰簿頸絵 鄭尹曰唐簿史許子儒居選部不以淚貶爲意 杳曰變實楚地四州有纂陳

馮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凱曰土婁河南地名也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荆隸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鶡冠子 語出方南武 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 意其語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鶯山樹呼兒問朔風 不聞風聲惟見落葉○聊曰鶡老易物也其詞充已亡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爲冠以表武士夢弼曰後漢輿服志鶡冠環纓無竅如鳥鶡尾冉左右下索虎賁羽林皆冠之黃曰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鶡爲冠因號鶡冠子出袁淑真隱傳沐曰劉向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居李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 五句塔異 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夢弼曰讀杜樂志杜閶闔天門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 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指但覺彼此有之 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 建用六句引譬而不移 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請文動哀王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斬郅劍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局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 此其用孟光舉案事以美新昏也德勒之甚○其人必新娶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

日冷冷我歎黑頭白君青銀印青銀印青以綬青朔之也
卧病識山鬼爲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
魚腥東南兩岸坼横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
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
女噀雨鳳凰翔褭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
一拭淚夢覺有微馨偶叙峽中事又神女期前卓意又託丁鶴則情前好
鳥也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辨
渭與涇龍蛇尚格鬭灑血暗郊埛吾聞聰明主

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
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公以降有仙姿故以況之高曰揚舲行舟也洙曰莊子磨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硎范蠡既破吳乃浮江湖變名姓爲鴟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步粥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凡深曰漢鄭弘爲大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朔朝見弘曲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如初趙曄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文君新寡相如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被帝曰本

石白虎書本石作右洙曰本一作帝李文選我天女襄王夢神女變東華表鶴言丁令威注此見前注曰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可剖而食之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鶴曰按是年六月劍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
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兩句皆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舟行之
妙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

星朝北斗南北朝北斗不必可解五雲多處是三台南極一星謂李祕書北長安三台指杜相公

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
星下直廬六龍瞻魏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
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百姓免
爲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從萬騎畧姚墟來不意至此貺
錫地也職謂也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寂寞方歸

順乾坤欽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搴裾
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疏
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
宮虛觸目非論故新知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
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數里闘戰連脣齒
國單慮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杜秘
書比外書戚山中台星入朝謂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
弭南翁憤始攄對敬抗士卒抗士卒是極意下器乾
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無功而元禮者如此
悉而去驚也御鞍金騕褭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
李不戒語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
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井臼倚薄似樵
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濁水
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
之初非年號姚寬古今中興於姚摭言稱田天寶謂唐宗即位舊武神都像帝東謂玄宗幸
蜀未還時乃謂肅宗承捐限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北誅諸呂迎代王於代邸而立之是為文

帝文帝即位益封諸呂濮二千石黃金一千斤書爾曰未盡侯乃高祖舜王之子李秘書亦宗
室也故以為北誅曰魏牟眺誅文帝帝不答起入內也隨消引其休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後
為夢之闕今皆綠林鄭少韻人大夫宰相呼鞭韋為竹林之遊故詩曾以為惠魁武奏事曰君有
患則神明於災謂之明擬漢張湯傳乾沒注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瓚曰貯研水之器也鄭
日乞去說切鈔楚交切沐日杜陵謂水公之故里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鶴曰韋之晉為衡州刺史

寵渥徵黃漸不知別有黃香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
背水如依山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
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洙曰漢黃霸為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徵守京兆尹寇恂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爭為
曰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高車一馬行春鶴曰峽內憶行春寄守峽中郡徐謂擁注見前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
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
綺未稱臣定功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崖蜂作蜜於崖石間今云崖蜜松花熟又謂
採松花而成蜜也崖蜜還綠群貌仲益取胡延瑞伯常論詩云忠曾寫槐詩已崖窟十分洲惠

洪以屋曳為腳枕又有谷子假京城名注杜詩夫金城土酥淨如練為盧菔根若東坡地黃詩云崖蜜物片冷山姜發芳辛制地黃法富司姜與蜜而用櫻桃可食黃師是守此時以酥酒煮東坡答詩云賦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知酥謂土酥為盧菔根可食

大覺高僧蘭若 公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
日暮鐘諸生尚乞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
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
門徒 趙曰廬山慧遠師也脩可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因用以名寺若尔者切夢弼曰乞去飯切洙曰廬山北東南有香爐峰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趙曰飛錫謂和尚去冬往湖南見自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為託邑子兩人夢弼曰門徒謂從此詩弟子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弟子當備供養以待之也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大曆二年夔州作賜田是年秋公自瀼西又移居東屯又按史九月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
面同烟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
將守桂叢 洙曰淮南王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上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
稻畦市喧宜近刹 公自註西居近市易果為近刹市三倍左氏傳晏子對景公語
林僻此無蹊若訪袁翁語須令勝客迷 勝必勝也字誤○夢弼曰勝賓正初陸機詩遊賓帳殿客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
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荊即有焉 此焉字不知是他無俊押是耽延後押
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夢弼曰畬音賒燒榛種田也劉夢得竹枝歌云長刀短笠去燒畬
半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
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

首想朝班

簡吳郎司法 鈞曰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爲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秖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疏籬却甚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此兩簡語甚婉奕解詩旨君此實與使人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鈞曰當是柏貞節之子姪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希曰古稱貴人之子及管事其父者曰郎君尹曰禮記隊擊衣夢箭曰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郢中者為陽春白雪屬而和數十人而已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群筆架霑窻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喻其子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户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 此隱居似在大路傍故云 悵望秋天虛翠屛 洙曰齊周顒隱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過此山孔稚圭假山神作文以却之曰北山移文夢弼曰孝起以來處隱士名之曰徵君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
衙門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鬬跡月
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鬬雀
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
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崦（夢弼曰崦衣儉切與崦同）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
逢人（上句只是此意愈覺蕭索）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

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
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夜重
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
深歸（此嚴武輸并稅江村入夜歸不堆少者情事不同）暗樹依巖落明
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茅屋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
雲山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
粒未吾慳（鄭曰袂古洽切復衣也）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
俱匀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盆自
有色如銀（鄭曰唐志房州與夔同爲山南道伊闕河南府縣名黃曰魏文帝有車渠盌賦又渠六種盡盃名曰玲瓏渠盌）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此井絡亦用變）
了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飧
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小事雖不能道能道者少○洙曰左太仲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注岷山爲東井星絡之維）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
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
厭北山薇

檀欒攻吾短（梁厚共 刑鳥然）山林隱與長掉頭紗帽側
曝背竹書光（有典有則 有興有情）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
房（幽事楚楚然不容偷與養 雖成錫如龍十累遠矣）稀跡小紅翠駐屐
近微香（清遠閒曠少見首尾如此可愛○趙曰 竹書謂竹簡書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
高風（輸不 又會）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
女賜被隔南宮（洙曰後漢樂崧直南宮家貧無 被帝聞而嘉之詔入官賜尚書 即已不食 并給帷被）

身許麒麟畫（羚 畫）年衰鴛鷺群大江秋易盛空峽
夜多聞（素嘉非不小苦而氣 聲老戍上下日是）逕隱千重石帆留
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洙曰晉郝隆為南蠻參軍 上巳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 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 始得蠻府那 得不蠻語也）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久客掩
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思汗馬天
子尚戎衣白將風颭脆殼橿曉夜稀何年減豺
虎似有故園歸（洙曰白將芙草也殼橿折也鄭 曰殼烏閑切赤黑色橿丑成功）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
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
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卧又塵及饔豈無平肴
與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
邊月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糠籺對童孺
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
誰訴尫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浮俗何萬端幽
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
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夢弼曰消 中謂渴疾也糠籺非精米也籺胡骨切一命小 官也洙曰後漢龐德公尚子平俱是逸民傳趙 曰宿留音秀溜出漢 書謂有所須待也）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

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
舟進所如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
雲根雲根自佳用得緣細如畫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
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謂時事○夢弼曰猱乃高切玃厥縛切尒雅猱善援玃善顧趨曰淮南子注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

瞑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
枝深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
掩見清砧洙曰星劍劍上有星文也玉琴以玉為琴飾也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
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
氣豁煩襟若無題字實曰豁音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逆旋
隨雲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群麝香山一半亭
午未全分夢弼曰夔州圖經曰香山在州之東南

天池鶴曰天池在夔州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
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
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
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
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雁序萬里狎魚翁
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誅茅亦不成語○洙曰荊楚歲時記載張騫尋槎至天河織女指授石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天子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
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
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州流

濁涇（洙曰漢書文帝時匈奴大入使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注細柳在長安昆明池南）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
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避俗）胡笳在樓上
哀怨不堪聽（希曰雙崖謂瞿唐兩崖也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侍燕玉而援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煖也楚萍注見前卷）

白狗斜臨北黄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
兼風曬藥安垂老（五字有味）應門試小童（閒趣有商量）亦
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白狗黄牛並峽名）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
邊明（輕清道盡）秋日新霽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
碓半濕擣香秔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
雲遲上馬迴林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灔澦潤
色靜書幃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
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
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
鷗飢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
日灑如絲（精意○珠曰神女鮫人注見前）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
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
夕應傳呼（希曰魚復浦白鹽山也洙曰松門亦地名）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
高風（境意靜）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
燭長夜始堪終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瘵餘夔子國霜薄楚

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蘂紅年年小搖落不
與故國同
十月一日大曆二年冬夔州作鶴曰按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有瘴非全歇爲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
風寒蒸裹如千室燋糖幸一柈茲辰南國重舊
俗自相歡洙曰夜郎西南夷也捷爲有郎溪燕蒸裹燋糖變俗之節物也柈與盤同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去聲亦佳伏按用養字代供字之理且烏變鬼稱烏鬼亦可乎鸕鷀自是不必餌黃魚爲所捕自不相得
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新知漸熟漸疎
未能還舍其形容世態深得心觀溢事之餘情見語味　治生且耕鑿只有
不關渠頗此事不關渠耳〇洙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說有四曰鸕鷀曰豬曰烏野神曰烏蠻鬼其曰鸕鷀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豬見冷齋詩話云川人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爲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則字當讀爲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者見小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家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使作養畜字讀余嘗細考其說洪以爲鸕鷀者是也鮑曰爾雅注鱣魚中黃而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爲黃魚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
人情蒸裹如千室尚自少意謂送者縱横似家家如此至粔籹作人情則俚矣　瓦卜
傳神語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公自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巫山也〇語自可第無上于涉〇鄭曰水經注江水經巫峽過奇巷坂洙曰左傳楚人謂虎於菟菟音塗符曰米麪粔籹蜜餌有粔籹注云粔籹以蜜和米麪煎作之粔音巨籹音汝參符曰元稹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又神龍中西京壽安縣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廷子過客被之以卜休咎仰爲吉覆爲凶洙曰戶一作耕史記火耕水耨畬田注見前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鶴曰按是年秋公自東屯又歸瀼西此復至東屯蓋冬初也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
家池姑存備体　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
積一學楚人爲
短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

殘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爲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苫子粒紅加飡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初聞其戰伐見野哭而已五字悲甚結字尤蕭索可憐雖意沉者非註之悠悠者

柳司馬至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自将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些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 此謂霜天冬廻在到宮闕 戀主寸心明 鄭卬曰唐志吐州有那邪道條可曰

邏山谷名也按此蘇文剳本杜詩作邏娑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當是從舊史為正鄭曰邏功左切些四蘭切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大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驕 東坡志林杜子美云自平宮中呂大一世史一無來處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大一叛於嶺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大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冬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大一逐刺史張休而反又按唐志嶺南道歲貢金銀孔翠象沐日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是捷刺史師曰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又雨期王将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将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

脫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
毛知子登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
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
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昔范增
碎玉斗來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
月荊南雷怒號洙曰漢高祖見項羽於鴻門行趙翻上留張良以玉斗獻范增
增拔劍撞而碎之梁簡曰南史侯景令東吳兵盡著白袍自為營陣趙曰閶闔吳門名也

虎牙行公自注虎牙灘名也蕭銑據江陵日也兵于此後常為屯戍之地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
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漢氣峰
巒窅窕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
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詔秋風滿
蜀也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
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
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亦是捏合不甚打切
意○洙曰銅柱雖名在培陵青丘內地為洛陽鳩日聞木一作國八荒十年防盜賊[illegible]有脫句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
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
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
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
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
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
鉤曲曲直吾不如貧賤候樵牧鶴得甚根○趙曰朝班公自叙
舊為朝官也鶴曰按虎牙行云壁立石城橫塞起銳錚鉤器行云崔唐石城草蕭瑟則石城乃
夔州地名也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
公侯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
出日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
營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
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
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

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琳曰水石凡烟陣寒之中付仰切夢弼曰從八武始鐵木取火地生爲熟量仗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陳曰熾入火化而無訣之心生董仙直筆而是非之嫌起故以爲隅苔僞附也終契如往還一作終然契如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子美以詩𢿘散語故索多誰從此序引張顛草書陡快頗𡸁惜悲非公不聞此妙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名狀得意○收字謂其猶隱隱有聲也但舞一劍若謂其如雷如霆則非矣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氣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兼至慘然如對笛中斷聞者猶不堪也○鄭曰爗音鴇灼也洙曰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其羽翼夢弼曰臨潁縣屬許州洙曰唐紀玄宗親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左傳爾墓之木拱矣趙曰足繭足胝如繭也

有歎（公自法傳蜀官軍自圍普建）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自西歸皆可言江東）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洙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黄甘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散籬巾秀色壺屛紆挑蹊李徑年雖故杷子紅椒艷色殊鐵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杜林香出實垂將盡葉帶斜杖不重蘇愛日恩光家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顔動覓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洙曰晉潘岳興賦序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風興晏寢匪遑底寧於是慨然而賦）

白鳧竹

君不見黄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謂鵠）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饑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爰洙曰是鶢鶋○夢弼曰同語海鳥鶢鶋止於魯東門外爰居會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大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王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洙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眞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内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虚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黄牛（鶴解帶曰沙頭亦地名在江陵僧可曰嶢關注在此藍田之南今以觀赴藍田故云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馬度秦山雲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又覆似致不遺歎劇提攜如
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
疎枝半不禁洙曰歎劇一作劇歎王戎好作如意舞文君作白頭吟更信
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若在如存皆書札語卜築應同蔣
詡徑爲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甚其弟
勸兄酬何怨嗟黃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今在城
北三里羅含爲桓溫別駕以廨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洙曰三輔決錄
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貧種瓜長安城東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
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業之
子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
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横乾坤子建
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溫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
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繡

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䰟三峽春冬交江
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盃
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
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
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
盤飧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
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鮑曰高祖二十三子
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女霸楚哀王智雲先夢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詒除籍故此

止言十八子而太宗有天下十七子封王也趙曰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詳詩意李義當是
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丈人又指李義之父葦爲宗正卿焉曰古制敦謂敦
後宗族也朱曰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也河間獻王德漢景帝子也趙曰賈誼過秦論寒者利
短褐注云小襦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啣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
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
爲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

邊避逅一相遇長卿消渴病公幹沉綿疊清談
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
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
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騖西謁巴中侯艱
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爲天軍
佐崇大王法度推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
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
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爲我問故人勞心練

征戍 趙曰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馳千里鶴曰閬眞大理寺下也傳曰漢司馬長卿南使蜀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寘身清漳濱巴中指閬州主人謂巴中侯也帝曰漢天文志有羽林天軍唐兵志則有天武健兒神武天騎其以此爲大軍耶趙曰言淮海則必當官於揚州等處也希曰南翁即如項羽傳所謂南公也趙曰左傳稱其公宮猶卧天一柱則因以矢封閬州也神異經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收入帥是指封閬州

錦樹行 題曰錦樹使人刮目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
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
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
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氂牛自古
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
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
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
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變後語言多亂雜有過當然者當過前後看〇夢弼曰青丘亦地名前非內地當洛陽書趙曰氂牛者中牛也鄭曰

氂陵之切又莫袍切生女本又作一生

白帝城樓

江渡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
深遊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
擬放扁舟 夢弼曰夷陵峽州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
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非寒江流甚細有

意待人歸（趙曰鴉綠也謂天霽之色澄如琉璃 曰玉繩星名謝宣暉詩玉繩低建章 希曰檣烏謂船檣上刻 為烏形以占風也）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雲崖絕變石風幔不
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
動幾銷憂

寄從孫崇簡

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白虎溪（起高 赤）吾孫

騎曹不記馬業學居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
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
裹酒長攜牧豎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好〇路可以出此王子猷為桓冲騎曹參軍桓 問曰卿署何曹答曰不知何曹時見牽馬來似 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 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劉向列仙傳 祝雞翁洛人也居尸鄉北山 下養雞千餘頭皆有名字）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鶴曰卿 二翁姓 一崔乃公 鄧氏）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
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
時見息兵（趙曰大兵 未撤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
江深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春歸待一金可 念臘破思端綺 非工部全未見 疑此誤會）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趙曰睥睨 城上女牆也洙曰古詩客 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非瘋非 狂語）山黑家中已眠臥傍
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
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
不睡誰能那

夜聞觱篥（師曰樂部曰觱篥者胡笛也卷 蘆葉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也 唐編入鹵簿名為笳管通典曰觱篥不名 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桃皮為 之者桃 皮吹）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實歷嘆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

敢釋〈館可曰西京記漢元封中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深曰者翁公自稱也○寬曰白羽扇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迭送將安歸〈寬曰淮南子日中有踆烏注云踆蹲也謂三足烏也〉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泪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盡其悲語舊灑〉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簇岸黃沙走雲

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夢弼曰詩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崑崙山為天柱崆峒山為天關〉

晚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

青海戎殺氣南行動神軸不循苦寒何大酷巴
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廻斡人得知 兩首兩操作 皆自然○隊
日本一作江門鶴曰 青海戎指吐蕃也

元日示宗武 大曆三年發州至江陵府作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稜楊素翁伻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多爲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畧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寧欲隨然會意處蓋以數語終以泪沒世俗初不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离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則求之則得之深者但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公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又示宗武

覔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老人語○洙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之於此遂止佃因□休卿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鶴曰陽翟時屬許州穎之所在也荊南即江陵府有舍弟觀取妻子到江陵詩

太歲日 鶴曰按史大曆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朔初三日爲太歲日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閶闔開黄道衣冠拜紫宸 等常大体 榮光懸日

月賜予出金銀愁寂鶯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
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
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後山詩話王摩詰詩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壯也鶴曰唐當宸正殿名珠曰中偃曰紫光出何休氣四寒紫光即五色也趙曰蜀人指蜀江爲江西以其從西而下也散地閉敵之地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鶴曰放丈大曆三年吐蕃入寇十月路嗣恭又吐蕃戰于靈州敗之）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溪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
龍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群（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指隴州也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烟塵朝庭忽用
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說舊事○咪口贊普吐蕃君長也鶴曰開元末吐蕃金城公主遣使來告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城捨其相收九曲故也）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

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趙曰劉芳標賞紀交綸舞不坐影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舊隨漢使
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更少也須萬匹蓋之○鄭曰唐書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夢符曰唐書于闐國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趙曰堅昆國出碧盌）
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
歡娛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春
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嗁飛鳴還接
翅行序密銜蘆俗薄江山好（無情者不變）時危草木
蘇馮唐雖脫遂終覲在皇都（呂氏童蒙訓云杜詩如雖出蒙記憶素經陳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雖虫不說寄書而說素經不說疾病而說沉綿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十字自是慘悽）冰雪鶯難至
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
脉久無勞比素絲（稀脉少疊鬢愁○桑緖謂清詩話云都人劉克有枝典）

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絕交
論靡不望影星奔
勑律天西釆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舊隨漢使
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更少也須萬匹答之
○鄭曰唐書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夢
符曰唐書于闐國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
必得美玉趙曰堅昆國出碧盌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
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趙曰爾雅云四氣和
謂之玉燭修可曰唐以老子爲聖祖封玄元皇
帝師曰爾雅釋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浮
雲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
三峽鶴曰當陽縣屬江陵府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樹添颿詠禁火卜
歡娛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春
入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
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
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
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劒衝星聊暫拔匣
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
路難趙曰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洙曰歲時
記人日剪綵爲花勝以相遺或鏤金薄爲人勝
以像瑞圖之形趙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
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
岫鬱嵯峨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餅不拼新
掩捲牙重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

序不敢強爲容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圓念搞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雪離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謂卿家所有更贈君此意尤厚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語自可合○詠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怪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臠去東牀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虛張遲水出麒驥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欵欵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闇藏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題意懷次詩不盡興○詠曰晉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都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潰書爲生涯注水中左傳秦晉匹也晉江左以王謝爲冑族晉樂廣以女妻衛玠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趙曰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宜都而止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言思歸之久得舟則快矣而臨別不可爲情也王字當見反聲殊不用力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猨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

脉泳雪曜天衢(有狀麗意)鹿角兵走險很頭如致胡
(公自注鹿狼頭三難名)懸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
傾撓蓑囊半壓濡生涯臨梟兀死地脫斯須不
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
蕪隳烏牽絲飈驪龍濯錦紓落霞沉綠綺殘月
壞金樞(商陰賊玉塔儆閣本出於此)沉箏笆初获沙箅出小
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環州
繞曉驕前聞辨陶牧轉盻㛋宜都縣郭南鐵好

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慰息胡詠割昭蘇意遣樂
還笑衰遲質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爐立
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
途(迮次者休)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厠儒廷爭酬造化
樸直乞江湖灔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
已已嬾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公自)
(注此寺有晉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形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
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

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
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異代同歡)
五雲高太甲(太甲欠考注謂以太甲比代宗然且無據)六月曠搏扶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苶未必免
崎嶇(宋曰神女峯昭君宅注見前左傳鄭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夢得曰本草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之海馬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注陶鄉名江陵縣西有陶朱家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宋曰宜都峽州也趙曰廷爭酬造化公常為房琯不宜竄黜夢得曰梁張僧繇等於江陵

天皇寺柏堂圓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壁確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或謂釋門之內圖素王之容雖曰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滅佛然去知不利於後聞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焚為附庸荊楚祠宇莫不毀撤惟大皇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覺又嘗於此寺畫龍不待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見諸宮故事定公曰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撫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九疑陳曰湛盧趙正叔名晉天文志昴為旄頭胡星也書胤征羲和俶擾天紀鶉首秦之分野屬雍州趙曰鶉首麗泥圖謂廣德元年長安陷也洙曰伊呂韓彭謂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

意者也又藉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饌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卧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揆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趙曰山谷詩集有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云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袷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如何香櫓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趙曰峽州有下牢戍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稱唐杜族弟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寔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汙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鎩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劫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歸朝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嗔長年已省柂慰此真良臣洙曰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夢弼曰永泰代宗年號鄭曰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子孫後漢書注云今在辰州界洙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鸞翮有時鎩鎩所拜切殘也趙曰施州為清江郡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朱曰長年操舟者

泊松滋江亭趙曰松滋縣屬江陵府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凡水深處必黑惟湖光宗白非子美誰能道此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恨不復舟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洙曰一柱觀在江陵高堂觀在巫峽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闕闕不見 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業，公自注時陽城郡王衛伯玉爲江陵節度使 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前。泛泛 舟愛向前至江陵息也老病也○兩句字字有意心 夢弼曰郡國志荊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 洙曰史記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歌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夢弼曰時杜位爲江陵行軍司馬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公數自稱令弟皆劉惠傳復可據耳 凡才汚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白晝滿蒿 花蘂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老人相弟 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洙曰潘岳秋興賦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宴胡侍御書堂 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洙曰漢揚雄作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趙曰翰林以稱鄭李及胡侍御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絶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言得當日之意 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蔡有翼雲兒雖云遮莫直俚語猶言任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致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云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遠莫耽湖連市城不如當代自譽遲元微之詩從遊罷馳驚遠莫寺陰斜束枝詩巷難以枝布臼遮莫千山更萬山皆用此語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與來敘舊不覺哀樂自然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有含急耽者○鶴曰按史岐王少[illegible]即不合○範濮宗子依以

開元十四年幾此當是指嗣岐王珍也洙曰明皇雜録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夢弼曰雲溪友議明皇伶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南國春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此篇不忍再讀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洙曰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楚大夫屈原宋玉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

三朝紀事有情執不受娓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趙曰楚地多楓言南下之累黑水在鄂杜之間去長安爲近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爲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趙曰晉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後竟被誅今以言李長史之父惜乎無所考洙曰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漢韋賢父子明經立至丞相易訟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九二子克家夢弼曰南史謝鳳子超宗宋文帝見其作殷淑儀誄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洙曰龍泉楚王劍名趙曰赤壁言李長史所經之地蘇州有姑蘇本山名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不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

甚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宸徵事
業南紀赴恩私卿月昇金掌王春慶玉墀薰風
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
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洙曰後漢章帝詔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孫李昭示兒編云杜詩中多有反求碑齡刑崔湜曰但取不礙諧皆作平聲趙曰潘陸謂潘岳陸機洙曰孫吳謂孫武吳起書卿士惟月趙曰金掌謂承露仙人掌此譬其近於顯要也王春度玉墀言其以春時詣天子之丹墀也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

得過字 鶴曰湖亭在峽州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
醉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
白遠來過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
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
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盗相隨
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刺下以又杜鶴淵封平之又步卒崔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平之鶴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屬山南杜鴻漸生吳璘楊子琳平崔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學林新編公子美杜鴻詩前四句或者謂是忍下注此論殊非子美又有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杜鵑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
齧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希曰唐志鳳翔府盩屋縣有駱谷關西南不入年用谷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
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師曰時天子命陸雄以三千神策軍渾瑊蜀中之亂羌渾謂吐谷渾本西羌之種也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
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

爾爲 問字不可解恐同字也 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
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成齋謂此識諸公會不見招鮐至限渡得義外
意○ 咏曰渥洼汗血馬見漢書禮樂志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誌摩
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詩朋謂注兩樽曰朋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
子重泛鄭監前湖 此題畧不可解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鄰席淹留
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棹
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
貪緣 咏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晉山簡遊習池鄭子真耕於谷口並註見前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大曆三年夏江陵府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
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寞隨煙燼卿
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
金印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
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
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説老翁漂零已
是滄浪客 趙曰向卿姓名無所考鶴曰尚書謂衛伯玉也時爲荊南節度江陵尹趙曰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
韻得深字 鶴曰唐志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
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長
夏白頭吟 咏曰揚雄有宅一區家素貧耆酒宓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御史府名烏臺注見前希曰唐改秘書省爲麟閣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李弼 曰李尚書名之芳宇文名或尚書之甥也石首縣屬江陵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 甫 酒香傾坐側帆影
駐江邊 之芳 程表郎官瑞晁香令宰仙 或 雨稀
雲葉斷夜久燭花偏 甫 數語欹紗帽高文擲綵
牋 之芳 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 或 單父長多

暇河陽實少年 甫 答居逢自出爲別幾凄然之方

○洙曰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

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書明狀夏羅注習雄名漢蕭望之爲郡有雉數十常隨車

翔集王喬見習鑿子戲泊單又滿見爲陽令盛見前注左傳晉侯曰原公我之自出

多病値熱奉懷李尚書 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
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
望宮恩玉井氷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
難乘 山陰野雪夜舟 ○鄭曰暍音謁暑病也趙曰唐制百官賜氷詠曰侯陳遷每飲實

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於井中雖亦急終不得去待此部刺史奏事過遵値其方飲刺史大窮候

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廉休趣與蕭公疾盡

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飲尚書之期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懷戴安道便乘舟詣之造門

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
勝篦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紅還積浪弱
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卻向西暮年漂泊
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慘悽我行
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
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
解攜蹉跎長泛鷁展轉屢聞雞嶷嶷瑚璉器陰
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杖策門闌
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巨海
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
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五
陵溪 鶴曰澤國字出周禮勤雨字雖出穀梁傳言不雨者勤雨也而此乃勤欲之義洙曰

家語孔子恭見不勝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吳周瑜求資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囷米各二

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成都城北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江陵望幸 此舊時因至江陵系於此

雄都元壯麗望幸歘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
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 且懸且書舍卒有氣 未枉

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璽吉居守付宗臣
早發雲臺佽恩波起涸鱗 琬曰按史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為南都又按

廣德元年正書八月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畧可當方面仕大事乃拜荊南節度使蓋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王內翰注云時人驚在蜀然明皇幸蜀時未以江陵為都也洙曰周謂王者雲遊遠遊為入駿之表漢武帝南巡至於盛唐注盛唐南郡也景帝將七國反以誅鼂錯為名錯欲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中蕭何漢之宗臣嵇曰宗臣指郭子儀時代宗幸陝郭子儀旋復京西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
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夢弼曰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虢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
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
浪月光芒螢鑒緣帷徹蛛絲罥鬢長 閒令不厭 哀箏
猶凭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
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
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蹋文場 觀歷此老若爲予言 餘力
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趙曰泊船近城日爲城所障故云城日避烏檣此公之巧句也螢鑒者以螢光可以照物也鄭曰晉音試桂也洙曰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論語楚狂接輿晉張華見劍氣衝牛斗史記平原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謝莊月賦端憂多暇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趙曰節度使衛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
濛濛濕朱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
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
古情

脩可曰晉羊琇登西樓賦云雲擬浮細細之輕雲來拱漲濛濛之落暉王逸少見之愛美竟日洙曰漢宗室高中郎將杖鉞持兵瞥州郡貢珍為冀州刺史皆奉傳車駿驚無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珍之郡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悚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又作此奉御王　豈自以前作為未愜耶

西北樓城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出語如此江風山月何足陳哉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沫曰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公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餘光憶更漏況乃露華凝沫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趙曰金波謂月玉繩謂星也沫曰漢志五星如連珠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趙謂星往引白榆杖但疑難他語如何見是星月乎見詩每有此體〇沫曰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剎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秖應學水仙趙曰鮑照詩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南庭老公自謂也南庭者猶北地謂之北庭耳趙曰結字音係出漢書張釋之贊爲王生結韈注結讀曰係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衮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迴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烏曲怨憤庭鶴舞

催頹秋水浸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
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甚苦）蒼茫
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饑藉家家米（公自注藉入步）愁微
處處盃休為貧士歎任受衆人咍得喪初難識
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
周地皆登屈宋才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
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霸業尋常體謂出孫子外此宗臣所甚諱也）
群公紛教力聖歷宵徘徊數見銘鍾鼎真宜法

斗魁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凶
門轂少推垂旒資穡稅網但恢恢赤雀翻然
至黃龍不假媒（非子虞自貽卿）賢非夢傅野隱類鑿顏
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燔然而止○師曰唐六典注補闕
十遺武后時置取諫官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之義以名今公正言為十遺時也洙曰漢朱雲
折檻詳見後折檻竹注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
雲臺趙曰庚雅云為歲也洙曰漢銳豹傳人生
一世如白駒之過隙拙鋒趨敗火漢樂已堂
循以救蜀火趙曰月令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兮
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見雷之三聲矣夔楚
人稱子也帝曰公自入蜀至下峽之年恰是九

春其中在夔三年耳洙曰成都記望帝死其魂
化為杜鵑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以
爾貢包茅不入及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
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南行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按鄒王南征王漢以膠舟故溺
死趙曰禁鳥夜啼之曲而庭鵠為之舞也洙曰
司馬子長罪任少卿書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
而求食三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
額曝腮而返漢書註諫臣之舌又禍生有胎晉
阮籍為步兵校尉痛哭途窮漢末王粲字仲宣以
避難流離作七哀詩漢高帝與匈奴結和親之
約晉張華傳中台星坼未幾華被害鄭曰宮伊
烏切洙曰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盤石
之宗也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
以此封君步弱曰淮南子君命將臣辭而行乃
爪翦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洙曰馮唐傳古者命

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史記成湯見
野張網乃令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
用命乃入吾網老子天網恢恢春秋演孔圖口
烏化為書口口奉以著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
玉趙曰遺甲曰赤雀不口口口圖錄賢注赤雀主
銜寶陽精也瑞應圖曰黃龍四龍之長也王者
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此皆言祥
瑞也嘗弼曰淮南子書君欲相類關使人以榮
先為類聞鑿坏而遁揚雄
解嘲云士或鑿坏以遁）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詩話不必有此但評接句最善可觀）片
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不必其事長路自廣）

秋風病欲蘇古来存老馬不必取長途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雅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始少服楊曰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蓋以自喻也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巂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夢弼曰唐志越巂郡南道也洙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

折檻行鶴曰此詩似為崔旰作也大曆初杜鴻漸入蜀平日旰之亂尋表旰為節度使是年四月旰入朝五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公蓋深惜當時朝廷無一人敢言者香蒻同漢成帝時朱雲上書乞斬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故後世殿檻皆由以雲故也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洙曰房魏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開秦王開文學館有十八學士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也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定公曰鄭蘇德宗常乘白馬與閻羽射羽中額後渾謂之白馬將軍喻可白左太沖魏都賦階隅嶙峋洼高也容齋二筆云杜詩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謂諫諍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其亡久矣杜有綠房相因文言鑿公問世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鶴曰石首江陵屬邑也薛尚書景仙也按史永泰大曆間吐蕃屢遣使者來聘以户部尚書薛景仙報之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舃秋來把鴈書荊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閒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拔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疏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殺廢

鴛鴦圻宮蔴翡翠虛鉤陳推儆道搶槊失儲胥
文物陪趨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猰貐晉唱卻
鯨魚勢悵宗薾相材非一范雎公自注秦相范雎為客卿非晚其謀使王大夫館伐魏救韓其相秦廿來復擒盡曲高平坡之又以其謀從反間汾疑起以馬服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平晉楚雖之盟故以此諭附屍填太行道血走
浚儀渠溢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攄榮徵臨大角
皇極正乘輿乘輿平聲與諱去聲唐人多此語賞從頻峨冕旒
恩再直廬公自註公嘗執金吾新授羽林衛從二侍軍豈惟高衛霍

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
宋玉戰策兩穠直鑒凝勞懸鏡荒蕪已荷鋤畱
衆拔述作公自注百篇見公新文一卷重此慷吹噓白髮并
彌褒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政涉體何如公自注公須奉使如任晉已見上應訝駝湖橋崋餐占對龕十年
嬰樂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扶閣鄒生情曳裾
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略
孟諸恐淛語不野育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努力

愉肝膈休煩獨起予趙曰西嶽仙日也見易林許明州鴻書謂明府得辭尚書省門也沐曰淡江賦見弟三入交愛堂同被而寢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自為八座趙曰胡星指言祿山也沐曰鄭都銅萊麞皆麞蕃逗西京雜記有翡翠覆廬曰鉶文帝夢競屋兩尾滌此化為舊嶲詩曰所夢星西都賦同以勾陳之立又微道錢銜錫羽非長鵠賦水雖鯀聚以為餘界注檢槊作木擒相槊為細也槊力軌切諸乎音儲舊以侍前須也又儲胥館名鄭曰鞍為然切翰冀孔功獸名趙曰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京觀夢弼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此以比郭令公沐曰天行山在河北汝歲渠汴河也夢弼曰溢扶浦切亢貢之河水名言尚書公嘗諸郡節度兵會於溢口也沐曰晉天文志大角星名天王座也左傳晉侯賞從亡者晉弼日以清衛青霍去病比其武功以鯢魏德建徐公幹此其文學也趙曰翔鳳舍其兄弟也沐曰衆狙出莊子史記稷直有司馬兵法誠會詩話云有用文語子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穠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洙曰胡鎬濠州有橘州也扶閣出語注見前熠燿螢火也蟾蜍謂月也夢弼曰爾雅十藪宋有孟諸在今在梁國此乃公夢進言梁宋之藪趙也趙曰遼海指幽燕淺志注填淤壅泥也

哭李尚書之芳鶴曰尚書唐宗室也安祿山反為范陽司馬祿山反百拔歸京師賁絕切史也蕃欲留一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也

澄濟與萬里遊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懸

歎船（極楚偏痛）相知成白首此别間黄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容易沉着）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絶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樊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田横門人挽歌云薤露蒿里亦曰漢書注蒿里死人里也洙曰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禮乃解其劍繫之冢樹而去世言顔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趙曰管輅見顔志方投倚夢謝曰奉使失張騫諸李之送廣德間嚴使吐蕃拔公狄日愛府詠疏百的未云遠中非阮籍查上似說審亦謂李之芳而言也趙曰史閣言書名於史明也洙曰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禮記晉肉歸復子上王蓋登樓賦西接昭丘注楚昭王墓也趙曰滻水名在長安灞安卞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洙曰使漢李固應詔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之喉舌也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悵然何所不盡）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公自注公歷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洙曰蕪城賦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趙曰魏文帝爲太子時應瑒劉楨並見友善洙曰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黄昏鳥投林羽翮輕（洙曰朱一作滄溟恨衰謝趙曰公爲尚書郎賜緋夫故云朱紱）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是可歎）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諸首餘的）○（趙曰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言李常侍之櫬自廣南來也梅嶺今南安軍桂林今靜江府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耳貂）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可惻）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假對）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洙曰青瑣謂省中門也銅梁蜀中縣名定公曰前漢書有王子）

侯表李常侍乃宗室之子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 洙曰漢高帝入關諸將遁亡者數十人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晉謝安拯溫請為司馬將發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易子龍蟠于泥

泛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

久客

羇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洙曰漢書翟公書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荆州賈誼文帝時上疏事云可為哭者一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鶴曰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也時鄭審為江陵少尹○大曆二年秋公安縣作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 不如者亦以為寂詩矣 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比過字氣味別加送聲之送甚可傳也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螿隨汎梗別燕赴秋菰棲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喣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洙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潘岳閑中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鉤放之其後魚銜珠以報凡由移文竊大草堂濫中北岳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無以進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之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以獻厲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以為誑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為誑刖其右足文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漢書鄭莊置驛請謝賓客

移居公安山館（鶴曰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太常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時人號備為左公因名曰公安）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官亭夕作戲簡顏十少府（鶴曰顏乃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語意拘入）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趙曰叟指在聽端公詩調當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鶴曰即顏八分文學）

神僊中人不易得（一曰風）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況吳人）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西前人若為不見唐突可人）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鶴曰神仙中人正以顏為尉而言也庾振梢荊南呂侯得仙今稱仙尉本此洙曰杜陵漢宣帝陵直長安即公之鄉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夢弼曰蜀巂州巂山比拔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州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公與顧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故有狂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烏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趙曰質朴謝軒墀言不復仕於朝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

風煙（趙云於皇□田田北史韋夐卷高不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遙公居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夐之後為逍遙公房別夐之後為小逍遙公房洙曰能書一作常能鵬曰按史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公自注世南）今喜識玄孫形像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淨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罇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致解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洙曰董仲舒有玉林繁露劉公幹詩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沈休文詩客位衆着生夢溯曰魏志蔡邕奇王粲聞其至門倒屣迎之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趙有氣格過公安肘香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

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鮑曰吳孫權封呂蒙為孱陵侯即公安在漢為孱陵縣魯曰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趙曰灑落君臣契謂先主與孔明也）

呀鶻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鴈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疏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皁鵰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公安送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夢弼曰晉肅即李賀之父鶴曰公以是年冬發公安至岳陽）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可念洙曰北系里在江中銅柱在交趾漢馬援所立錦城成都府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

斐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至㝡漢初老將
清猶茹芝甚自重。越曰漢初老謂四皓也秦至漢與相隱而不出也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
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幺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
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
交墮小戀歎數四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啓青銅
鎖巾拂香餘擣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七字倒玄
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
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恍惚詳扶風洞水聲合時
青兕黃熊啼向我岑寂語。四白之附仰形容之妙徒然咨嗟
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訣隱文須內教數却
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
瀟湘柂此憶昔與昔遊皆紀方外。使稱其遊與事整始終人前說夢。按曰公昔遊
詩云昔謁華蓋君深殿定玉脚人指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知詳考二詩
之意蓋公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死也鶴回董鍊師即前遊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

王屋山時董在東蒙今在衡嶽范元實詩眼云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怨山谷云不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盡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
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以下多此体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
二字二字作兩節老病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盡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
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
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公自注明皇師詩拜
木曾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
顧於韓蔡內辯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鈎深法
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疏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
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
閒白首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
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
鄉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污
官位故舊獨依然時危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

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
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蔕蛟鼉好爲祟況衆
水賊繁特戒風颯駃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
子干東諸侯勤兎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饑費
香餌請哀瘠痍深沓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
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
得後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辛不知爲
何名○洙曰後漢蔡邕爲中郎將熹平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書丹於碑使
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兩經記乏觀中得邕石經殘板皆八分書韓擇木蔡有鄰善八分
開元時人○東觀餘論云顧傢瑤鐵鍾筆力遒餘地者在開元中梓最顯此特盡謂顧戒
香也○訛其遺蹟乃知子美未盡知之耳碑自作體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借可曰約書
爲△世士作力先師曰書應明皇工八分章草業沒矣特張說爲麗正殿學上獻詩明皇詠形
篋上八分書讚曰鴻鳧知鼎兮喻清川討林秀發朔先光對所謂柳札流傳者此也洙曰銀於
拜蓉內排排厂小字謂獻文學八分外能小也師曰排睞謂於字中號明眼若玉珂事馬之飾
邑頒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洙曰才公字如辻海人謂才盡汚字如漢宇李高云文汚玉世
之○姿此乃公自叙也鶴曰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使之吐谷渾邠貝州又使州兵馬使劉治
殺於仲卿幽州兵馬使李懷仙害是年史東諸侯者自長安言之洙曰祖東也又言貴華使臣
其在唐乃西京東都使所治洙四聯有陛士劍猛虎行溺下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
無枝志士多苦辛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
留製作長開篋句擬心神 擬心神拙 沙村白雪仍含
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蹈爐峰置蘭若徐飛錫
杖出風塵 洙曰晉惠遠師居廬山僧惠休姓湯能詩廬山有香爐峰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
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檝眇然自此去江
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
所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
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

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首尾痛激○子美就年時事雜亂無復詮次如此歌本沉射隔隔鼓由機力出汝字處前未了復劉時事因及私鑄之未了然以畫角老人詩意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華生此等流并至不可讀亦不得不以為戒也○定功曰沔地里志沙部雖有晉鬼曰吳猶自吉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洙曰州則投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為之庸又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益汪盜竊雖以缺錫無復錢形既公鑄者為官爐鐵步剔四刻以錯劉泥作撥也

發劉郎浦

趙曰上道志劉郎浦在荊州先上納吳女處也呂温詩云吳西成將此水浮真珠步陣隱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洙曰黃帽乃榜兒青鞋乃芒鞋也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夢弼曰孝子薦其甘旨此謂董頲有母也

趙曰小長安鄧州也見光武紀注趙公必鄧州守也門廬望用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夢弼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幽人

孤雲一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

翠蓋慕把東皇衣㡘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
名未足稱舊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
悲夢弼曰麟疑作靈趙曰南史賈誌見徐陵曰天上石麒麟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矣歐公曰惠補箋謂惠連許詢也夢弼曰見一作宏孝祥曰中黄經但服元和除五公必灌多天得共鬱注云服元和謂明津液師曰按唐史拾遺思貽荀旺與甫交嘗以詩倡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口此拾遺必因甫詩創此二字何其舜名獨見識也甫詩無此酬倡

泊岳陽城下鶴曰岳州也居天岳山陽故曰岳陽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
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實歷諸別圖南未可
料變化有鯤鵬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史記天增氣嘗曰鯤鵬之圖南見莊子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鴿鴉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
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
覓酒家壚趙曰漢書鄭莊置驛請謝賓客此簡鄭判官似云然洙曰漢書文君當壚注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形如鍛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浮氣壓百代為五言絕唱之絕下兩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適等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趙曰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
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眾中見毛骨猶
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
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
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笑青雲期
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弊得無妻
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
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

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合珠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珠自道其平生所遇者可恩者 始兼逸遇與終慎賓主儀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洙曰鄭公姪微也趙曰晋元帝幼時樵處吴之謂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趙兄江兄甫洙曰真從太宗年號時鄭公精巧多所献替行色謂魏佑之文庚也莊子卑爲方行色鵠曰蒼梧山在道州今云蒼梧陰則在洋者也洙曰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與此人同時哉國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趙曰長卿專子曾以比魏佑歸曰程土宣謂去歸王也洙曰書相辟王食多行曰傳猶碧攜趣也子房賦錫得金銀洙曰晋書石崇與王愷争豪武帝助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應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鄂杜傍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扎銷魂逐去揚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趙曰參謀公自書也以當爲幕府參謀耳秦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用坐幄字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杜陵俱在長安鴻曰西戎鄂杜傍足年吐蕃邑那富州京師咸戴洙曰鄒湯傳傾蓋如故苦弼曰吳越春秋干將莫耶之劍伊次吹毛遊塵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大曆四年春由陽作

湖閣無雲霧樓孤屬晚晴 逸近巢淒著已有情 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洙曰後漢徐稺字孺子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唯見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南史謝玄暉五言詩當爲宣城郡太守史記楚屈原放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見而問之離騷濟沅湘以南征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鄭曰砅理列切○水深至心曰砅今作礪○砅字青此古澤則厲字也牛今作厲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

剪髮鬻市充盃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
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
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
坐真氣驚户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
常肩與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
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
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在馮翊爾
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
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
紫遊韁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
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
青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
泛上瀧舠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
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洞主
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或騎鸞騰天聊作鴻
鳴皐
鶴此王○西清詩話唐書列女傳王珪徵
鵲自喻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
次與進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
夫貴無疑所戡止此曾之少陵詩乃嗟之母杜
氏非盧氏也能識真主於例微尤偉甚少陵詩
上丁祥諦如此丈乃大之世號詩史信矣桐江
詩話云西清詩話下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
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姓不姓盧乃珪之妻非
母也史氏之說如此容齋隨筆云觀此詩疑指
王珪珪翊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之又大
不合參循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房杜
必貴貧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
不對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手按唐烈女傳
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
如梅善二人通共家每李說之知其必貴恭說
賁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曾不足卞但唐高祖
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
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
毀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
平劉黑闥數亡之餘宜自文之以取功名建戍
乃請行共使婦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
底婦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
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无忌曰王珪魏徵昔為
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
我故用之然則建興太宗非書交明矣唐書載
李氏事亦來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氏樹其祖
始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判死妓王若真
下可曉也夢弼曰王珪日李氏珪之婦卜氏詩
中所頻則皆非李氏也嗚明術同所也水花一
水很踪口貴人尚賊青衣知草亦四葉日常答

其封置左右子員四入經曾以來直湖之戍别詳見六。此非趙曰鄭州狀尖異自海南節度使張

中書判才也洙曰唐制判州有漢陽縣傳張悉切○傳中也如今人之衆驛是矣鄭曰誑言變助音力趙曰嶺南人呼虛滿為龍夢陽曰東韵龍水名在嶺南律呂黎處之游南行逾六句始下昌樂瀧鄭曰番禺廣州也本二山名番禺何切禺音愚○趙曰番禺觀賢頌必宗室之子為節度也錢曰按史時李勉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趙曰當時盧奐為南海太守自言開元以來廣府節度使清白者有四裴伷先李朝隱宋璟及奐也貪見沐浴青綺燕家而不污太貪刹也虞孔齊甫案身處府齊而未嘗自閱貫南有滁湖當其長謂之渊主降户江切○禮記堂上技武帝爲祖録郞大賤也帝高遠圓進奇貨非勞下可能諸名曰皴鑄今古幾貝也洙曰晉

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

過南嶽入洞庭湖

鶴曰時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茨森秦儉翠牙穿裛槳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比此入言衰之甚矣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與賢非夢

傳寫同客鄧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鶴磯上楚詞東鄂渚而返顧鄭曰說文舳舟尾艫舟前也趙曰本言竹筆解詩意乃蘇清之詩差滑有節而著有牙也夢陽曰王荊公木竹等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追死沅湘之間曹公曹操也以舟師敗吳於赤壁趙曰殘孽語吐蕃也洙曰潘嶽通傳閒廝養之役者矣鳥未之權注斯取薪者養養人者也趙曰晉書稽康吾貴業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之下洙曰秦何傳驛使諜及吕布用何計誅賊高祖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衛卿平者故秦東陵侯召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討上大說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趙曰所以引韓曰紫芝人於湖中種田故有棐依之也郵籤謂漏箭以中所用以知時也

宿白沙驛

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塵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

的近南濱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頭下邑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崷崪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遠回斡明受授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晩熊挂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群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言吞聲混瑕垢 沫曰左傳闕其口於四方鄭曰中陂仲切○洙曰朱湫元與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傳曰公以天寶十四載冬被亂離長沙自閬隊入蜀至大曆三年春出峽於一紀外謂在蜀一紀又始出也洙曰山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之處也陶唐帝堯氏也其民清扑無知至治之世也倚可曰屈原汨羅賈誼謫長沙皆以被讒毀而廢跡也鄭曰鬱岳崷崪音當切○崷卒山峻貌逢曰觀篙工之逞巧回斡如此有之者應觸類以推之於他事莫不各有穎脫之手而求古來經濟之才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柳子厚作羆說云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公詩爰以羆在樹而守虎明矣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鮮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趙曰博物志舜死二妃以淚揮竹染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洙曰百丈牽船索也連竹為之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

日高舟子廢炊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
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
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
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
奈何黠吏徒逾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貰
縕袍洙曰莊子原憲縕袍朱崖南海北名漢貴官之髮朱崖鄭曰即潭州之丹
崖也趙曰左傳逋日之未洙曰逃奪謂侵奪如逋徽然不以法也鄭曰貰貸也如貸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書外狀由向來雲濤盤公白
注雲濤盤渦名極為險阻眾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櫓本
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
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鄭曰呀虛加切口勃
曰呀坑者於坑如口之呀開也洙曰坑一作阬
夢弼曰坑一作阬力難口也宋祁曰讀子美減
米散同舟之句則可以推食解於百世之下也
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然遠已下句其村陋
也此或其悅情世人當用不復識許
過矣然亦不能捨其笑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上麗飄風過無時舟檝不
敢繫回塘澹暮色日沒眾星嘒缺月殊未生青
燈死分翳極明滅之態安得不悲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
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
垂彖繫此彖繫亦何嘗抽膚引耳○趙曰易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早行

歌哭俱在曉與劉險語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
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
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
未揖讓崩迫開其情趙曰易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夢弼曰篇太陽辭奉表書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夢弼曰津口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
雲岑自足景象可喜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
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
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

襟 趙曰巢元中鳥桂山詩當作柚挂作羽翠 曰陸士衡詩巢除殘涵臨有積峯

次空靈岸 鄭曰當作空舲酈元水 經湘水縣有空舲峽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鄉音春留遺恨耻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鄭曰栝古活切木名趙曰 謝靈運云徒旅苦奔峭 日余濯奔流 崎詣嶒峯

宿花石戍 鮑曰按唐志潭州 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閑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 十家 書不 能拯衆 日爰貧 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鄭曰罷 音疲 洙 曰罷人吉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 安居也夢弼曰左傳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 閱世知道者之 言可以有者 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醒僕夫問盥櫛暮顏覛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 洙曰漢書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信可曰左傳 罷於奔命洙曰一作踏逕醒鄭曰醒析侯切口 洙曰夫武王伐紂夷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 之趙曰蘇秦張儀歷聘六國游說皆以衆馬資之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 當蛙花報與玉色無當同然對上文 妨字則不穿險命卸謂子言也沙 記臨與地標識栽折 花以當之以有理 羇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 陳曰仲继者康把子在廣烏上言春水張而世所經者高也仰曰施當乃花搖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來 烏則宿矣吾行猶去矣花無笑作者自然別 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至羅浮 青海 是物關兵氣 老語 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步翔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渡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注假使曰嶺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嶺以爲嶺曰裴送之詩納納江海深沫日古樂府行行重行行黄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

嶺南曰曾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舊曰唐志潭州有喬口鎮江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朱曰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朱曰漢書江南之地人耕水種注云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

北風 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伏曰唐諸人作北風詩形容寒猶定不亦此有象意 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爲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

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薾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酆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詞洙曰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吾幸得之一然此胡雛指安史此逆言天寶之亂兩京陷及玄宗肅宗播遷于此夢弼曰本朝再樹立謂代宗時也貞觀太宗年號先王罪己謂肅宗即位嘗下詔痛自引責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颻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鉤走鹿無返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任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

差自受合馳驚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爲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鮑曰湘水自桂州灕江而下故云桂水鄭曰閬下泥切不庶也泥乃計切步術曰晉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遂攜子姪俱行後止於羅浮山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亂走至交趾後以劉璋招入蜀事先主鄭曰衡山上有祝融峯涂曰言老人星以在南極羅浮山則在嶺南也

望嶽大曆四年春晚自潭之衡嶽回舟時作

南徼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鳥之象也洙曰書望秩于山川注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嶽視三公事禮四本一作洞庭瀟湘用舟如萬門洙曰衡嶽今則亡謂也方之性亡失道日渴日望日出萬於高峯也義如渴雨之渴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步函曰昌之語峯皆朝祝融獨紫蓋一峯不朝傳東去鄉日煙書業山高說曰日夫人曾魏舒之女也初清事知神仙有言四仙人降之畫傳其秘術壽終曰以杖代尸而升天封南岳夫人湖南縣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洙曰騎竹謂騎竹馬也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諡曰定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今其廟有井存焉洙曰洙亦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趙曰鍾鼎謂擊鍾而食非而生也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 洙曰秋千皆清明事妙分著二句而將雛遠更自深然非深穿也趙 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趙有譯意 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洙曰劉向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秋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曰十年蹴踘言事與也拼雛遠謂其子遠也趙曰後四句公清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容從

容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
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
今徵歛無 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二月達御史拔南城詩或爲是而作也

發潭州 鶴曰公自潭之衡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
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
首一傷神 洙曰賈傅謂兄前唐書傳遂良丁酸指太宗令侍書高宗時爲右僕射因諫帝不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爲后左遷潭州都督

雙楓浦 李翊曰按圖經在潭之瀏陽縣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
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
借上天迴 欽曰無主之地傷世狹也趙曰此詩用衆主意

酬郭十五判官 受曰公在衡州郭判官自潭寄以詩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

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
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
時程 洙曰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照明月珠也又搜神記隋侯珠徑寸夜有光明舊湘曰橘洲在長沙郡之喬口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困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
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
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
能高 洙曰賈誼傳長沙卑濕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習而能晉郭曰世說庾闡作揚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紙爲之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
文星 沈壯可錄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 此事不足爲工爲字 王
無分別是泮小而近口日月自舊昀事若以自喻豈不泛甚狹矣南話亦適可知此相應
孫文人行舊老見飄零 洙曰惜犯諸侯楊參叛恐從殺事弼曰李勉鄭

迴櫂 鶴曰公至衡州畏熱復回將歸襄陽下峽竟留於潭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缾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裛沉綿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廻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趙曰衡州志衡臨蒸之其氣如蒸水流出湘故曰蒸湘鶴曰開推湊因更月暮而也東言朱夏言已暮謂曰沈休文嘗詠沈謝湘詩曾孔予事曰湖南士風尚兼茶客之詩以六七歲蒼若續前之句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峴山乃襄陽公懷歸故曰有舟之津上衛為上下而自衛口津為峴亦向後詩可考也朱曰晉杜預平吳又刻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宋玉記王粲宅在萬山之東宅有井史記魯仲連齊人貴新垣行儀危軍無之功六十里平原君欲封之辭不受田單攻狄城不下魯連爲書以遺燕將燕將見書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華燭蟠長煙鴰鶡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師曰道州南外也州長曰伯夢弼曰白團謂扇也鄭曰鴰不鳴切鶡何葛切鳥名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趙曰唐制饒州本信州避皇外祖獨孤信改爲費鶴曰按唐志饒州舊亦爲信州詳詩中海甸及饒州之句當是饒州也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能典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卿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

早荒榛棘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酧塵生彤管筆寒膩黒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别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烏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大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絶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

非子夫吾不讀之矣趙曰世說克時老人擊壤而歌准海句則時淮海無虞也洙曰謝靈運詩

謝庭芝景早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晉書劉真長遣傳嚴見張孝廉船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徐孺子去則懸之趙曰言王公之待我如陳蕃之見孺子我將何以酧之乎潁川陳氏郡名謂陳留也以比王信州洙曰詩彤管有煒我國策蘇秦黑貂裘弊師曰塵生彤管筆以白漢書為左拾遺也洙曰曾子建詩風流雲雨散一別如雨又劉孝標廣絶交論烓羅雨散漢書高祖以尉佗平南越使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説佗卻迎北面稱臣對紂物如丈史公自序留滯周南步騭曰大史乃公自比也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也洙曰堯稱陶唐氏淮南子云鼓見言王詡曰無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哭韋大夫之晉懷州椽曹中大曆二年代有述身中丞之晉赴湖南

詩意大夫終州南不於岳州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黄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過駭倉卒北思悄聯綿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旐泛堂前帟幕疑風燕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强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洙曰郇瑕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也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希曰士人一作文人洙曰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廣絶交論曰陽登位貢公喜左太沖詩馮公豈不遂白首不見招趙曰過喜事也洙曰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誼舍誼自傷以為壽不得長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治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師曰蜀郡師言蜀人思耳之德也洙曰吳季札劍縈淨君家樹而別漢韋賢子玄成傳以明經歷位

至云相師曰紂漢賦旅頂有英掖之高也瓜寸作高卿曰帝首歸小幕也夢弼曰莊子宙宇未之白賾賦弁盂白之室歸長衣之堂洙曰世說張憑舉孝秦事請劉真長諸言循曰張退矣長曰卿且去當取卿共詣撫軍須史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夢弼曰去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鶴曰江閣近潭州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秖瘦長夏想爲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 洙曰彫胡注見兩夢符曰荆湘間有錦帶其苗嫩脆可食春未開花紅白如鈴孝精曰錦帶吐紋絲也其肉肥美堪作膾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 洙曰漢紀與郡守爲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司令郎見互不疑傳趙曰公嘗爲郎故用同舍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鵩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洙曰飛鵩跕鳶見前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鴈取看北來魚 洙曰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希曰衡陽有回鴈峯相傳鴈自此而回洙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相憶無南北故公以北來魚戲之蓋謂鴈不過衡陽而遂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黄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趙曰白首爲郎用馮唐顏駟事鶴曰湘潭縣屬潭州韋自相憶寄詩而公在潭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千秋節有感二首 洙曰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大曆四年秋至本潭州作

自羅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迴衛𢷬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夢弼曰左傳鳳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言禮官撰節於鳳曆也趙曰明皇居藩邸宅有舊井湧爲小池常有雲氣黃龍見開元帝即位遂毀宅爲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然立望西南去鄭曰塹七豔切坑也說曰漢武帝穿昆明池底悉是灰墨後問西域胡僧曰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鶴曰金吾將軍掌禁衛者趙曰惟兩字聖人之道猶中衛可致傳耶豈若斟酌多少不同各從其所宜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夢弼曰明皇雜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宴群臣宋曰曾子庭洛神賦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又迴而察之若芙蕖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張平子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索背各切繩也謂走索以爲戲也鶴曰湘水之源自桂州灕江而下昭不盡以至下潭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與江浦忽訪老夫舟楫已而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玉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波寒江遲 六奇○ 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文帝爲大子時有七子從之建皆被討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洙曰楊雄司馬相如也師曰清瑤中指江上也洙曰漢志元豐中芝生甘泉齋

秀夢淵□本一作昨夜月入城湘娥昭賓帝一
姬也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侍
者也吟詩殷殷留金石聲詩中正寫開闔新作
史是黃初詩人有一首寄晝鮮川白星蔵兵云
附書與我曰不然此生已矣須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發重之如此唐藝
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
蜀商人苦之稍自改以比並踰後折節讀書進
士及第湖南崔昌作亂渙走交廣與哥舒晃反
伏誅然則杜所謂靜者也與在廣州作變詩
詩二十九首上廣州共一□卷發為青綠業盜安
亦老頃從對空床此惠難遭一女不得織寫久
艾其穿一夫不得悲四海行路難獨寺不在大
福寺不在先世路險玉門函谷當勉旃其二曰
青蜂一成東畝挂冠本枝竹人百歩外乞斯端
為我長安大道邊狀渾渾家兒手持夢金丸弦

満無所疑一作始下來學者鳳昭陽身如燕翁
猶宛轉逃所之後有瘵疾心事向不如當時此
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
書記無語意不與他等歟有旨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
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此為河東之醜婦漸起興以下令不相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
動引經鄴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常暗誦孝
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為

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
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
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
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
太守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
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羲和天為成用
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
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

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風后力牧泛久亦頗無謂口鶴
曰從諫章圖經唐王季友鄴城人家貧賣履博
極群書李勉引為賓客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
篋中集又按史李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
以廣德二年為洪州刺史大曆二年入朝拜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四年冬入廣州崇道先讀
之亂寧公在潭州故有此作夢弼曰按本傳李
勉初為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修可曰說文培
塿小小山也培都苟切塿路苟切夢弼曰尚書
人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
輔右曰弼洙曰風后力牧乃黃帝之臣也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息

吉先丈
守鎮裒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
鄭僑但借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
拙相於契托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鄰好
艱難薄氓心杼軸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
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
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當事者諸帥是時清非
造化與盡却鶯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
傳鹿是馬莫信鵩爲鴞莫信鵩爲鴞可也鹿馬不可辨未解依
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疲字見籌體物幸鷦
鷯辜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洙曰生出侯曰原公我之甥出鶴曰公之祖母盧氏故云暮婦曰公之母鄭氏鄭氏之母崔氏以鄭氏洙曰孫楚字子荊石苞驃騎軍事趙曰左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子產名也鄭好紵言之使江陵當艱難之際杼軸空而民心焦不可多欲以爲鄰好之來也客星伴使公自言伴使也洙曰秋與戰以步曰遷運詩嘉洙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漢賈誼在長沙有鵩飛入誼舍似鴞不祥鳥也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師曰滄洲神仙所居之地趙曰左太中詩得公不意

不見招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
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
因格鬬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
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
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顦
顇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疏號令明

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
以姦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群馬
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
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
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與菊花路傍摘九州
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
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
弟優經過辨豐劒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
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
待長沙舊驛樓 趙曰分源豕韋派言劉與杜同出也左傳晉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有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預注云劉累代彭姓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劉孝標書年事道壺容還夜斷涂田晉張華與雷煥卜斗牛間紫氣實劒之精在豫章豐城乃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得石函中有雙劒東大門之期是鈎吳主所鑄之鈎也光武與馮異璽書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此劉琨與親舊書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登舟將適漢陽 鶴曰公欲適漢陽不果遂留潭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
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
道素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
往永息漢陰機 趙曰公二月到潭度居春歲曰春宅涤田莊子子貢南遊遇漢陰見丈人為圃畦也鑿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為圃者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
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
置玉壺多 氣字多字較別 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
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 抵接自在 秋晚岳增翠風高
湖湧波 突兀 騫騰方知已淮海莫蹉跎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
渙侍御 鶴曰裴虬為州刺史蘇侍御時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
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知無心人舌
存耻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
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
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
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
面花映肉軍符侯印豈取遲紫燕騄耳行甚速

聖朝尚飛戰闘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
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
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群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
簫管黑白髮舞劒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
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
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
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

粟薮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
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
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朱曰張儀謂其

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答曰在儀曰足矣蘇曰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稱曰按集中有送裴二尉永嘉詩趙曰曾為漢放帝部曲名綠耳周穆王之八駿也蔡曰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目梁冀爲跋扈將軍授鉞築壇言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也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又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劉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劉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禮記孔子對魯哀公遽數之乃留更僕注漢太僕也君實與則正立事擯相更之者爲父將倦故使之相代也鄭曰根之人切擬與舞同趙曰蘇秦字季子舒揮傳角立傑出蕭猶七世孫曰雲孫比以言蘇侍御爲李子之雲孫定王城在潭州漁商市亦在焉騷曰茅齋蘇所居楚老公謂漁商市公所寓也晉與見前蘇侍御來訪詩序曰楚國先賢傳諸既君市北而肩以居徙每出肩輿數十至此連袂牽車飲酣自若洙曰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又漢陰丈人抱甕而灌畦蔡曰市北謂南市也北郭南謂定王城郭之南也抱甕隱几公自謂也趙曰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第頌頗爲正直所羞鶴曰此借以諭諸將平安史之亂有功於京師賜第也洙曰晉謝安起於東山

奉贈李八丈曛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人
得有得有者不可得有也早年見標格秀氣冲星斗事業
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
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區區猶歷試炯炯更
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篋書積諷諫宮
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所親問淹

泊汎愛惜衰朽悲白髯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是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回首 洙曰神光唐高祖也趙曰騄耳赤驥周穆王之八駿也洙曰身氣沖星斗用鄭城劍氣事蘇曰曾頻遠思友詩精義則神與清機發妙理洙曰難雖体貴安言於難難之際能脫略細務也夢符曰達識又賦文固無取乎兄長在去尸洙曰漢匡衡傳尸說詩解人頤趙曰莊子庖丁解牛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夢符曰晉丈清安謂鄭超為入幕之賓洙曰東鈞謂作相也詩東匡之鈞淚者項籍使延增說項梁云南翁謂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趾固當遁賊北史顏識其倚伏用塞翁失馬事事見淮南子朱曰鞭斷見前詩注史記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趙曰洞庭長沙荆南衡湘皆相連之地也

曉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洙曰潘岳閑居賦壽觴舉慈顏和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世說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向古樂府玉

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奇失遠遊子月圍湖不歸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 夢弼曰建封劉文静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子美父閑為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辭去後為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見本傳

嘗讀唐實録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劒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城英雄種宜曆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 新趙其序外祖玉此 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内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浣雲堪結友稽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税駕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義在雲

臺撕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此五字欠姑出周注功業竟

何如洙曰隋大業中晉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靜爲晉陽令裴寂爲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
知隋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頻數
王賛之遂起汾晉昔漢高祖起於豊沛故以爲
比也洙曰漢以蕭曹爲宗臣見本傳賛夢弼曰
當城劉氏郡號也趙曰詩日居月諸洙曰梁書
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
王踐善踐士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妻於家
躬營哈飲晉據東興山濟結紳交原後坐事臨
誅詔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巨源濤字也
師曰公得建封以其子嗟之夢弼曰晉杜預爲
征南大將軍今以言尊之旨爲湖南而辟建封
爲幕客也洙曰漢賈誼大帝時上痛哭不帝之
書史記樂毅爲燕伐齊甞王既之毅遂降趙惠
王運書謝之叙亦報書焉趙曰昔葛管仲諸葛
亮也洙曰遂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十州記
逢萊山在碧海之中
木皆碧故曰碧海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

二十四韻鶴曰公之祖母盧氏也韋尚書名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
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開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
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
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衆

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
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
帳旂動詢黄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群
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
體風流後代希對敭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里
愁書字山中疾採薇撥盃要忽罷抱被宿何依
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
時飛洙曰朱旛丹旐也蔡生二千石朱幡幷字從巾從車義不同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
幡乃登陸則又幷丹旐矣此當是軍校送之者
挽者營中之將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挽每營一
挽則別爲幡耳洙曰既功非必執紼詩頗剛紫
参趙曰晉王泰爲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營
塗城獬豸侍御史冠也世說陳仲舉言爲世範
行爲士則塵沙落禁闈言吐蕃陷京師也牝日
掃除非言灑吐蕃不傳上策也銅壺更漏也玉
帳將軍之帳也洙曰黄閣老三公也漢書匈奴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趙曰言天子雖動詢大臣
而莫肯以白登之圍爲慮也晉殷浩被黜終日
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夷齊隱首陽山採薇而
食趙曰撥盃揮盃也夢弼曰要平聲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

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註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絃琴歌南風之篇有矣）尚鎖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
邈羇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震字無所爲震川震澤）湖平
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樓故國悲寒望
群雲慘歲陰水鄕霾白晝楓岸疊青岑鬱鬱冬
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鴞禽興
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汩沒時物正蕭
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
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糝
汝貴玉為琛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哀傷同
庾信（公自註庾信作哀江南賦）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
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
遇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舂草
封歸恨（語衆人）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
涔涔瘞夫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illegible]）
（[illegible]）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

迷浩汗峻址得嶔崟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
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
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公自註侯景陷臺城者）書
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
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
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此極楚楚第可引用□來）

曰史記黃帝名曰軒轅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帝者參用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詠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書主霍澤吳太朝告讀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仲宣登樓賦云曾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似題倚謂賦鳥也猗可曰風俗通汎今應劭讀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于中如蛇宣思之因得疾郴知之延宣於座設置酒指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御曰缺感尊中弩言久病也淹留冠上簪言不用也咏曰絕辛毗諫文帝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世曰漢揚雄校書天祿閣王莽時以獸符命投劉歆子棻於四裔辭所連及使者來收雄雄恐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此以喻昔日給事姚而侍肅宗也咏曰陸士衡

詩客嗟郭安陸願言思所欽往子慕貴不移迹
曰文與汝通惜湖南觀文也承賞也迹曰陳跡
健章奏曹公讀其檄而頭風愈今公自言述作
異於陳琳不能愈風也讓志陽錦帳公嘗為員
外郎故云莊子是陸沉也注沉不自水而乃在
陸朱曰張華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
數粒漢書王尊傳金道揚雄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步瀛曰公謂
諸公會館金勝金也師曰春華封鄭根言不待
鳴珂致封也源花費猶壽言尚遊亂也鮑照有行
樂至城東橋詩注云有欲眼樂行以宣樂之從
外戚傳許后當姬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
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有毒
有壽争趙曰潘岳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無
側而瘞之瘞於蜀埋也今詳句公心有責子
之禍但無所考矣錢曰淺元稹誌公墓石嗣子

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早世甚明又按公集
大曆二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峽
一子尚無恙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
在衡長沙後四潭故下自又月湯死事公與聶
令有書當是遊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
公之墳也洙曰列子夸父逐日於隅谷道渴而
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
壽陵餘子學步邯鄲未得其國能直匍匐而歸
耳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
鐔音淫劍鼻也趙曰詩巧笑倩兮洙曰後漢公
孫述恃其地險自立為王案武時從夏界兵及
隔輦城步踊曰北斗直也趙曰金陵記江
南東止於傳舍將去以馬鞭策賜於井中謂
無厭而期矣不久復經此城欲此永遂為背肸
之判刲情而判以使人伏之曰千里井不濕劇

傳又五千里井不反唾疑坐字之誤也洙曰左
傳蔡今之滅曰此語為近事為九州楊雄作十
二州箴晉書鄭與為句潘令求丹砂以尸解得仙
趙曰蜀志許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
遊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公以喻己之南征而
歎力之猶在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
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待雪字不識山陰
道聽雞更憶君鶴曰注見前南樓在武昌庾亮諸佐史比登者必置迷言而書歸租經過此地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間字好語空中
帶雨不成花或有或靈也工句奉對
金錯囊垂罄銀壺酒
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公自述何遊詩城陰變星昏
鶴按○云陳曰此地多雪長沙南部偶有此故
趙詩云洙曰王莽錯名錯刀以金錯其文王
云立之詩話云鶴按常語陶潛還句後作絶句却
約艇○次韻三會鶴接趙佛帝曰公作此句
在此詩之前而於此方引過句何也豈不以昏
鴉常用之字惟有所本故善用之乃引為證歟
人不用字也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𤥨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蘇口史記蘇秦字季子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陸士衡詩沈跡似埋照者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昭帝時傅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北闕鶴曰按史是年十一月桂州人朱濟反寇管經略王翃敗之故有此句帝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蘇徯僕適桂州所經地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大曆五年潭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爰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曾使波瀾闊服食劉安得業尊 獨以服食取漢中 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夢弼曰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卒鶴曰公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入日寄詩當在上元二年也趙曰按史適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故有瑤墀侍臣及鄠杜失鵰鶚之句鄠杜謂長安帝都也洙曰楚辭使湘靈鼓瑟子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此言思漢中而不得見也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屬文漢淮南王劉安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趙曰晉向秀傳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特生游宴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洙曰宋玉爲屈原作招魂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
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
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
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
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趙曰身在南蕃無所預謂子美寄居楚之地而不預朝政也龍鍾行不進貌遠忝二千石此適自謂爲蜀州也洙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公嘗有詩云甫也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爲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
清塵公自注嚴在領蜀都余陪參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
津王忠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
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公自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溫凊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爲及大夫人喪遊衣事又有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所謂一死生不減骨肉則眾滲之契可以見矣張老存家事嵇康有
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辛巢許山林志夔
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

地蒼茫土木身塤篪鳴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
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
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
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
起轍中鱗趙曰嚴武初鎮蜀蕭使君參其幕府洎康之西來也蕭使君自幕府入爲含入而公爲參謀故蕭之後故有前後間清塵之句君到凡詔旨制敕盡書兩制舍人皆起草除曰王忌王喬某令鍰急事嘗忝爲中年令聲娛馴於朵下又蕭望之爲郎有推備事此本用雞令事以使君蕭姓也故兼用望之爲鶴日蕭使君草事輔公有蕭明府賞燃充推戴詩備可曰漢書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趙曰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晉莊獻智也文子趙武也又左傳楚子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今趙孟即文子趙武也范武子即隨武子士會也公詩稱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用事密以張老爲文子家是而又以文子之於范宣子家事治語甚明之張曰晉趙武子稱其子曰山公在收不孫吳趣曰隨制判史幸畫熊於軾雅江縣名錦州錦水則成都也漢志尚書郎奏事曰含雞舌香公舊爲員外郎而今留滯於江南自多病故有曠絕伏枕及迴雁長卿之句停驂雙闕早則

目言致生之早也洙曰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曰周昨來中道見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録事之攝郴州 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劉牢又異焉鄉作古非一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别淚血渭陽情舟鵠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句漏且南征渾季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凉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趙曰周禮教國子友行以尊賢良徐庶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龐上元司馬德操之流洙曰晋書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劉牢之之甥也趙曰林烏反哺聲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也張華注禽經云慈烏曰烏鳥長則反哺其母東坡志林云陳伯鏘云慈烏北地烏撒小哺哺之聲可聽洙曰永嘉晋年號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趙曰郴州有橘井蘇耽之故宅也詳見前注洙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左傳常官而行何強之有也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鶴曰韋

[illegible]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發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趙曰五嶺注見前衰牢記以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也洙曰晋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才其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漢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官送一土金趙曰此戒鑑可直以廉也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俗語不俗論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悦餘波及老身趙曰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注謂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璧也蘇曰謝玄暉和登孫權故城詩雖圖然若茲茂宰深匪陸太白贈義興宰亦云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材希曰山雉江花蓋暗用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美其知縣也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鶴曰唐表豆盧本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
所爲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㘭熳通經術兄
弟刷羽儀謝庭驥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
西田翁琥鹿皮 鄭田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作鐵劍五山之精合八金之英
練而爲劍定功曰鑄玉于東遊黄澤使宮樂謠曰黄之澤其馬歆玉皇人壽穀漢書大宛國多
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貴復韓兒謂某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曰日曰吾子
遠上將云符采照爛張文帝卓裘旋賦發符采而揚榮楊曰傳玄樂與馬賦曰符采揚發大幸
言符光粗發也洙曰左傳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晉郗詵對武帝
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故及第者謂之折桂本此易澔于陸
其羽可用爲儀晉謝安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
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趙曰晉潘岳欲與成以太尉掾寫直子敬賦之晉今公乃工部員外郎
李乃主客員外郎處亦省郎之官故云潘省會於斯參務曰宗府有鳳將雛曲洙曰鹿皮翁
注見前卷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
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宿稀繫書無浪語愁
寂故山薇 黄鶴曰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過過春而回帝曰公在南而鴈北飛故
曰背人飛曰鴈足繫■用蘇武事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 先花字生 却過清渭影高
起洞庭群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
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鶴曰公在潭岳舟居小寒食如小至謂前一日也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 意雖索寞語不寒儉 娟娟戲蝶
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
看直北是長安 趙曰鶡冠隱者之冠也見隱逸真隱傳舊注引漢陳眼志以爲
元貴武騎之冠卦也洙元貫詩眼云此俊期云雲白山青萬里幾特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
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洙云人如天上生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皆不免踏襲然亦易優劣也公谷曰船如天上坐人以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
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侄期之語也然之以
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又曰前人詩有水而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
然可謂點鐵成金邵氏聞見錄云或以沈雲卿詩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爲

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舩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洙曰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金鐙下山紅日晚 金鐙馬鐙也 牙檣捩柂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趙曰著直略切觸也趙曰漢書王褒傳齧膝注云良馬低頭至膝故曰齧膝洙曰朱達明善相馬銅文帝將出取馬入達甲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忽香齧帝膝帝怒遣使殺之漢馬援南征交趾後又擊五溪蠻為晉書葛強山簡愛將也步詩曰廣韻鐙都鄧切鞍鐙也埤蒼云檣帆柱也畫尾說如牙故曰牙檣師曰柂所以正船搖撥曰捩郎曰捩力結切拗也趙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祓水上之類以唐氣朔考之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則祓除之義尤明

贈韋七贊善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誨過失贊禮儀韋贊善必見素之侄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兆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 公自注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 時論同歸尺五天 公自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洙曰杜陵韋曲地名未央宮名並在長安鄭曰塞悉則切洙曰句踐既滅吳范蠡扁舟泛五湖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 遮字如字 珍重分明不來折 折字是 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

於毛蝨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趙曰古樂府題花句引落鶴曰公寄書生憎柳絮白如綿之句亦惜猜生憎皆方言也洙曰本作不來也一作折鵲曰顧雅鶪伯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修可曰蘂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祿山麓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峯乃嶽山上之二峯之壞日湘西古渡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縈諸峯疊秀下緻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岳麓書院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佛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班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公自注宋之問之貶望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洙曰玉泉地名洞庭湖在岳州之前亦沙湖在永州趙曰向湖陀經經樂園王常作天樂晝夜六時雨曼陀羅華釋氏經靈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洙曰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烏言李紱金樓有四畫文端之勢也天合昧涉海則方丈蓬萊方丈國乃仙岳也張騫博賽曰烏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河源思親所謂崑崙有寺虛寶下居穿涤勒字穿以力耕手題曰桃源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宮字朴畧也易去擊洙曰橘州柳江中四洲之一夏中水汎惟此不沒上多美稱故名老宿僧之年臘高者鈔語曰野客對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子為永嘉太守性好山水肆意遊遨窮下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山賊不知為靈運也何顒當作周顒詳見上變中寺詩何顒好不急注洙曰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腑然事曰山谷說此白云山鳥山花共友于易一要字便覺下讀無驗南去謂兄弟為友于者眾後語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

帽侍君傰 傰曰胡珮晉地號著侍御史簪白筆立數陸書過以記下法趙曰把官言姓別郎珮之時也師曰從百越言從奏是趙之部趙曰漢書御史以澤船為黃頭郎注五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詩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 ○鮑曰商於乃張儀欺楚王之地楚世家注商城在於中也商州也舊為楚秦百世口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為臧玠所叛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云永曰商或作傷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名在虢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涉不可楚詞哀郢淨湛湛其若霰

入衡州 鶴曰公在潭以臧玠之亂遂入衡州衡州按史是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瓘潭州為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楊濟各出軍討之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中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 此寡妻如何下 兀者安堵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燋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剌遷延胝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舂容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黄劇

孟七國長馬卿四賦良門關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渙

勇銳白起強閥罪富形勢凱歌懸香藏氣埃期

必掃蚊蚋馬能當橋并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

行厥暑雨厥土闕清涼雖謂郴為清涼州可也諸舅剖符

近開緘書札光頗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揔

外家養謝安東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鳳

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公自注授張勸柴荊寄樂

土鵬路觀翱翔顧曰漢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洙曰易師卦象曰師

出以律失律凶也左傳璞瑜甍戰國君含垢金湯語金城湯池也是河圖蜜而多納芳吾固知其祖錯而雖入趙曰苦節士指崔瓘也按本傳崔瓘以士行聞開大暦中為湖南觀察使持吏寬施不奉去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若寡妻從為郡元者安堵嗜言寡貴平日塗援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化如凡者安於堵堵之下不從驚動也元恙指歲鄉也以崔瓘護守有年不能鵝予神將李伍衣食丁錄遂敗謀而為亂也夢符日崩推五達謂之衆六達謂之莊雄曰書天道福善禍淫人明就定傑鄉曰毖子手足胼胝胼蕭眠切胝張尼切定乎也鄉丑昧切鄉州也泰蜀長沙郡掌縣曰齊烏埤言城烏也埤部咡切我曰埤當作陴雄曰史表旗亨詩下堞也立旗於上故名陴陼者設炸隧於樓也櫓者城上守望樓隆者城下之衆也漢書作鼓岩御之上迹

興下小壘也布曰漢書樹壘為國柱石又御史號獨生風霜則御史之任時稱端公以為道州刺史楊中丞洲為衡州刺史故云滁曰漢將挾傳刺孟以鐵頭吳起九國反天下騷動大將須得之隱若一敵國矣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屬上林長二世及大人而賦夢溺曰史記張儀頗為門閥之閙又白起為奇將善用兵號曰劇孟為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渙為人勇決時崔瓘蔡夢弼曰易師出以律否臧凶亦音鄙趙曰郴州指并已見前注又有馬嶺山亦名壽仙山蘇耽入山學道其母往觀之見其乘白馬遂然故又謂之曰[illegible]嶺其上有壇夢弼曰時公之舅崔偉攝郴州公欲往依之剖符注見前頗之一作類夢洙曰南史江摠字總持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晉謝安放情丘壑每游賞以妓女從趙曰戎師指故夜公自言階故濺斷散如鵬程也漯土謂郴州也鵬路翱翔謂衡州刺史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

公

姚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旰脫身亦

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

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浞齒埋冰炭耻以風疾

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痈痠

道遣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

身當閫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旣輯睦䆁行促
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先脩天
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截胥濮義名光史
臣長䇿可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
裒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齒莽同一貫
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慨宗英李端公守職甚
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徽 不肯
緩好語亦緩說亦好 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
幹扣寂諸煩襟皇天照嗟嘆 越曰嘉本作友掌治世作友嘗字
是善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又當帳下之難不能一沙自免使賊乃自以爲愧矣帳下指
臧玠實良指崔瓘也洙曰道是形數謂逼亂而殉昔瀦曰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參符曰濮書
注上游水之上流也趙曰時澧州刺史楊子琳出兵同討臧玠故云上游兵也見後封爲今詩
中公自注田曰南圖字見莊子趙曰御史相呼爲諸公時李勉自御史中丞出爲廣州刺史亦
以兵討玠參符曰若子天下神器從變華帝侍永豪上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
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世趙曰陸機文賦叩寂莫而求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鶴曰裴虬時爲道州刺史同討臧玠之亂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
山雲會開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
洗伏波軍 洙曰本一作南極伏波銅柱注見前趙曰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
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
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冑子
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
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
塗塈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
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
時轆轤凍堦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髣髴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西河
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

凡百慎失墜 趙曰旄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昴為 旄頭紫微帝宮也慧紫微言其紀
帝座此追言安史之亂也洙曰漢書文翁為蜀 郡守興建學宮以教蜀人佻悅整肅貌胄子為
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詩閟宮頌僖公能 復周公之宇也鄭曰阤鉏里切砌也騶芳味切
洙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趙曰 公謂宋詩之官倦於跋涉而不來宋吾詩吾之
詩如史官載筆尚可記隆載 之美效備國史之失墜也

朱鳳行 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濟作也 時濟稱連帥之職以討臧玠之亂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
身長頷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
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
鴟梟相怒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
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
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
田 鄭曰耒陽衡州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
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
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淼麾下殺元
戎湖邊有飛旐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
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
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 子美將死猶憤憤討 亂與在北坑趙殊不
表興此其甘以 辭訖失身命者 方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
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
公自注時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聞崔侍御滉 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衷州北揚中丞于琳問罪
將士自澧 洙曰史記刺客傳聶政殺韓相俠 上達長沙 ○ 累而自死其姊嬰狀尸哭極哀死
政之帝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 姊一烈女也師曰狄相孫謂狄仁傑孫秉彝也
南史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敕帝語工曰孔休 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趙曰本作前朝蔡伯世
本作前朝為是豈聶令之父或祖嘗作翰林之 職乎爍以沼切酒清曰醥洙曰漢司馬相如作
喻巴蜀檄秦武安君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 萬人夢弼曰公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宜悉
坑之也鶴曰按史云公至耒陽聶令饋牛炙白 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
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 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鶴曰公時在衡復回次 潭蓋欲歸襄陽也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

曾賜履境非吾土倦登樓 自引李杜亦頗 朔雲寒菊倍離憂 鶴曰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是年為十二秋矣趙曰尚方賜履公準為左拾遺故去殊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漢陳重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靈帝時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杜喬又范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以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注云李膺杜密也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鶴曰是秋公將比首卒於潭岳之間洪云竟以寓卒嘗於岳陽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天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過洞庭湖 鮑曰洪玉甫云此詩逈入得之於江心一石刻王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傳奇山未必似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重刊集千家註批點杜詩後序

感人易動者莫如詩古詩三百篇至矣後世作詩者惟稱杜子美可以步馳三百篇之後歷觀其長篇短章吟詠甚富優柔沉鬱格律皆工玩其辭審其音多愛君憂國之蘊藉而當時事實並載其中故唐人謂之詩史然識歷該博寄寓深遠實未易以闡明茲承
靖江敬覩我
國主重刊集千家註批點杜詩訓釋備具闡明無遺且親為製序以弁其首可謂遇子美於數百載之上而有功於詩學矣序之言曰誦詩

讀書乃養心之第一義心旣治而百事理又曰以少陵之詩而探之索之其心殆有至樂存焉又曰與於詩者必能立於禮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大哉言乎一哉心乎其與東平之爲善河間之禮樂同一揆也夫人心之入道猶人身之適國適國者不拘千蹊萬徑入道者不拘誦詩讀書今我

國主能玩詩以養其心由養心以治其國則古聖明王之道亦不出乎此矣抑能翻刻杜詩之善本以傳四方使四方之人因批釋以明其詩諷之誦之玩之味之而深好之焉則忠君愛國之念油然而興是亦有助於我

聖天子平治天下之理矣豈獨有功於少陵而已哉

嘉靖己丑孟夏之吉

奉議大夫右長史海陽臣吳朝喜

稽首頓首謹序